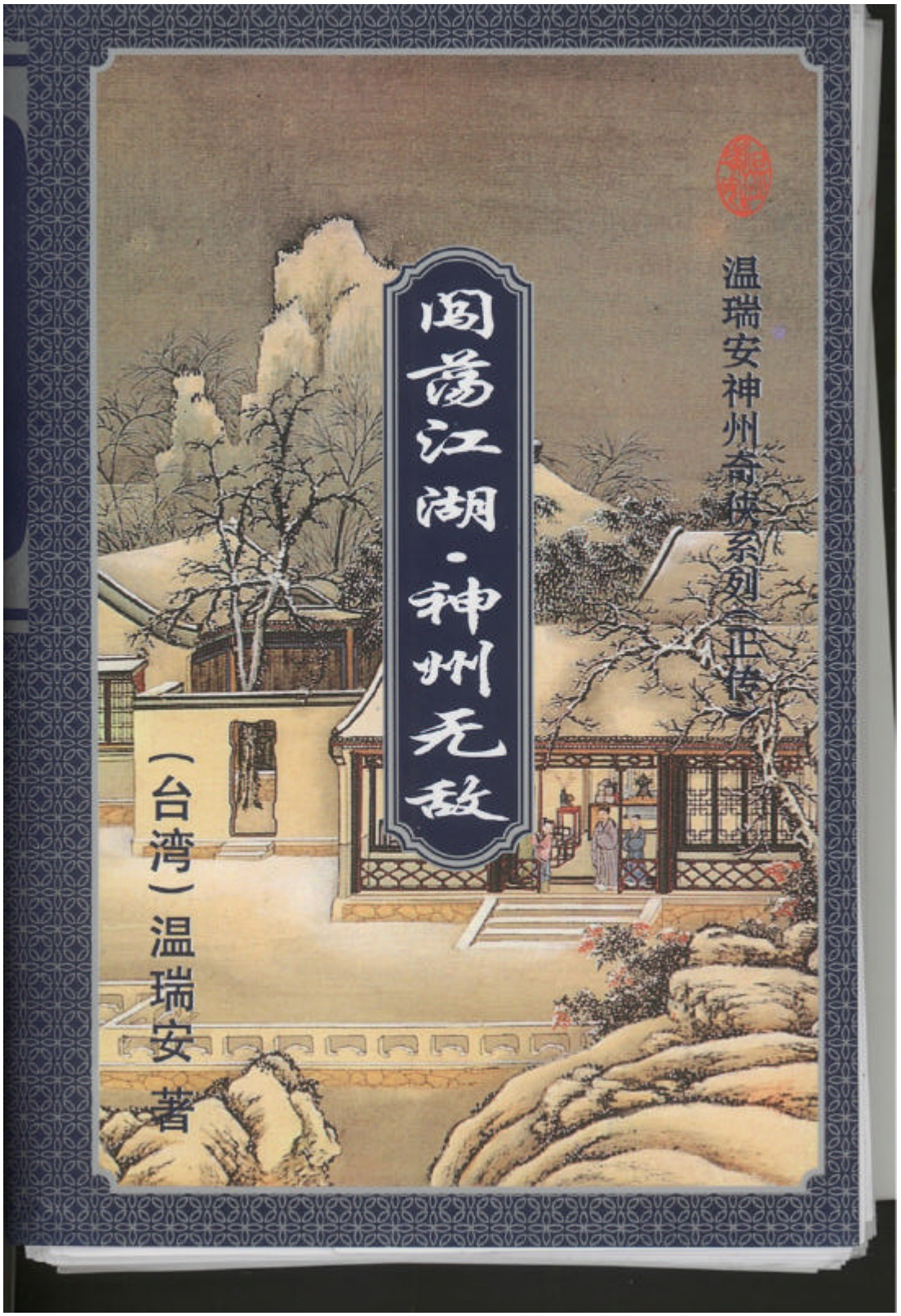
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正传
闯荡江湖·神州无敌
（台湾）温瑞安著

闯荡江湖

第一章　君临天下

一　心刀与手刀

“到金顶去。”萧秋水说。

“去做什么？”萧开雁问。

萧秋水良久没有答。

“如果我告诉你，”他终于说：“你能不能不生气？”

萧开雁沉实地颔首。

“我答应了剑王临死前的要求，把无极先丹送到李沉舟手里；”萧秋水简单、扼要地说：

“而今李沉舟正在峨嵋金顶之上。”

李沉舟是毁掉烷花剑派的元凶，也是武林中白道人物之首敌，更是族仇家恨的匪魁；——而今萧秋水却答应了一个毁灭萧家的首脑之要求，给李沉舟送上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瑰宝：无极先丹！

萧开雁没有直接回答。

他平实恳切的脸，横着浓眉，在遥望山谷远方，远方的山谷。

远方有云、有天光。

“峨嵋的云，真不同凡响。”他忽然冒出了这一句话来。萧秋水举目望去，高处不胜寒。

“从前武林中有对兄弟，姓姜，人人都知道姜氏兄弟一联手，天下难敌手。又说姜氏兄弟两人一心，如同一人：姜任庭是老大，运筹帷幄；姜瑞平是老么，决胜千里。”

萧秋水望定他的二哥，他不明白萧开雁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说起这些。

“可惜后来姜二成名了，名气几乎要比姜大还大。他渐渐脱颖而出，做事不在他老大的影子之下了，自创了一套方法，而且扬名海外，很多姜大以前的旧部，都跟了他，于是，两人终于相互猜忌起来……”

萧开雁平静他说下去：

“终于他俩为了彼比的自尊、权威、人手、利益，而引起争端。姜二年少气盛，声名鹊起，姜大身边的高手，转成了姜二手下的红人，姜大心想：你既吃碗面翻碗底，我索性要你好看，究竟姜还是老的辣……为了证实这点，做颠覆姜二身边的亲信，并且遣人在姜二的组织里卧底、离间、挑拨、狙击，无所不用其极；他弟弟开始姑念其栽培之恩，一再忍让，但不甘被对方小觑，又怕退无容身之所，故挺身而战，所用手段之辣，亦不在乃兄之下……”

“如此；”萧开雁很快地结束了这个故事，“两兄弟拼斗不已，实力大损，姜二屡次要求复合，姜大碍于颜面拒绝，待姜大有意撮合时，姜二羽毛已丰，无意回头了……所以当权力帮崛起时，这兄弟，便被逐个击破，个别给消灭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一套方法；”萧开雁凝视他弟弟，说出了他的结论：

“只要你信任他，便由他做去。”他殷实黝黑的方脸坚毅无比：

“你要送交东西给李沉舟，便去吧。”

“我信任你。”

萧秋水看着他这个沉实甚至太老实了的哥哥，眼中不禁已有了崇敬之色，他补充说：

“那无极先丹，其实是假的，而且有毒。”

萧开雁“噫”了一声，沉吟了一下，终于道：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倒不是指我们两个，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磨擦较易，从办‘十年会’一事上，便可看出；”他接着又说：

“他在点苍之败，引为毕生之憾，现处于失意期间，比刻不宜再刺激他。”

萧秋水急询：“大哥有消息了？”

“没有。”萧开雁望向山谷的云雾，老实的脸上呈现了担忧的神色：

“不过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

“我了解；”萧秋水答。他现在才正式感觉到这平时木钠的二哥，并不像一般人想像中那么鲁钝——这就是大智若愚么？“如果我见着大哥，尽可能会让着点。二哥不用担心。”

“那我就放心了；”萧开雁道，他每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般有力：

“从前的权力帮，为了灭‘姜氏兄弟’一脉，折损了创帮立道的钱六和麦四两大高手；”萧开雁叹了一声又道：

“要是‘姜氏兄弟’不分开，当时权力帮倾全力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也不会有今天权力帮坐大后的局面了。”

“我懂；”萧秋水连声低应：“我懂得。”

萧开雁平实的脸诚实地开心了起来：

“你懂得就好。”

“我们上金顶去吧！”

“我们？”

“对。我们，一齐！”

峨嵋山以万佛顶力最高，次为金顶，再为千佛顶，但以景色幽境佳绝，仍以金顶称最。

在峨嵋，东可望二峨、三峨两山，南可眺枭湖诸名山，西见晒经山，北瞻瓦屋山，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他们两人才走到天门石附近，便发现这两座灰黑色丈高的巨石上，坐了一个人。

一个温文的青衫少年。

乍见有些儿像柳随风，然而又不是。

下面的路狭窄，一不小心，就摔落万丈深崖。

萧秋水。萧开雁同时都思想起，近日来盛传的“战狮”古下巴之死；死前有一个温文的青衣少年跟踪，然后战狮等一众高手，都分别身首异处或被吓死等，无不能活着下山。

莫非这青衫少年便是……

那青衫少年向他们笑了。

“你们要上金顶？”

萧秋水反问：“你是谁？”

那青衫少年还未答话，山坳处又出现了人，青衫少年飘身在一簇一簇迎风吹送的茅花之间，轻笑道：

“奇怪，今天访客怎么特别多？”

萧秋水笑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讥诮：“哦？访客？”他说：

“峨嵋山是你买下来的么？”

青衫少年好像没看见也没听出来他的讽刺似的，道：“便是我买下来的。”

萧秋水倒吃了一惊：“你真的买了整座山下来？！”

青衫少年笑了，“天下之地，莫非皇土：权力帮君临天下，这小小一座山，区区的一峰金顶，当然是我们的。”

萧秋水瞳孔收缩，戒备地道：“你是……”

青衫少年抿嘴一笑：“李大帮主座下一名小卒而已……”

话未说完，来人已欺近天门石，一现身，就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青衫客展开包围。

原来这四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大天王属下：“三英四棍、五剑六掌、双神君”中“五剑”之四（“蝴蝶剑臾”己为剑王屈寒山所杀——见神州奇侠故事之《英雄好汉》）：断门剑叟、腾雷剑臾、闪电剑叟、鸳鸯剑叟等四人。

这四人武功高强，原与萧秋水相熟，曾先后在丹霞岭上、峨嵋山下与萧秋水照会过；萧秋水还曾拯救过其中的腾雷剑望，所以相交不恶。

只见这四人如临大敌，青年却洒然无惧，萧秋水大奇，惑然问：“他是……？”

青衫客却洒然一挥手，大石之后，立即有十八个眉清目秀的青衣童子走出来。

十八个稚童出来后，又出来十八个幼童，每个束髻冲辫的童子手上，都拿着个长方形的沉甸甸的匣子。

青衫客笑道：“开！”三十六个匣子一齐打开，一时寒光乱影，映眼耀目，原来三十六个匣子里，有三十六柄不同形状的刀。

青衫客笑向萧秋水说：“你刚才问我是谁，现有你总该知道了吧？”

萧秋水嘎声道：“刀王？”

青衫客一笑，随手捻起一把刀，众人离青杉客虽远，但青衫客手一执刀，刀一横胸，众人只觉胸臆为之一塞，寒意越距侵人。青衫客道：

“这是冰魄寒光力，原藏于极北之处，深入地底，近年来被该爱极思剑魔人所掘发，现在落人我手中，用此刀者，每一刀劈出，俱是冰之魂、雪之魄、霜之灵、寒之胆，——这是一柄难得的奇刀。”

忽然一闪身，冰魄寒光刀己摆回匣子里，他左手又自另一童子匣中抄起另一柄刀，这刀平平无奇，但一拿在手中，刀身立即发出大漠风沙一般的嘶鸣以及隐漾红光，青衫客道：

“这是宝刀，名叫班超。”

汉时班超与手下三十六剑客，扬威异域，碟血万里，纵横大漠，功高日月，这把刀名叫“班超”，足可见其威，青衫客笑笑又道：

“这刀就是昔年班超所用，三十六剑客用的是剑，他们的头领使的却是刀，好刀，快刀！”他随手一指再指，道：“那刀是‘割鹿刀’，秦时逐鹿中原，始皇帝令一代炼剑大师廉大师所镌，逐鹿中原，割而分之，便是这把刀；”青衫客顿了顿又说：

“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富国强兵，师胡之长以制胡的贴身利刃，名叫‘杀胡刀’，这刀一旦露锋，杀势第一；”青衫客笑笑又道：

“有些刀，单止一柄不为刀，要两柄合在一起，才算是刀，有的更要七、八柄，甚至十几把，加在一起，才为飞刀，你看！”说着又拍了拍手。

石门之后，又走出三十六名童子，他们手上也有匣子，但盒子较为宽大，打开来尽是亮光闪闪的刀刃，青衫客随便指了指，点了点：

“哪，哪，哪——那是鸳鸯刀，两柄合为一把，要两柄齐施，才见功力；那儿的是‘七级浮屠刀’，要七七四十九柄一齐发出去，鬼器神号，方能见效……”青衫客一口气说到这里，吁了一口气，舒了舒身子，有说不出的倦意与蔚洒，道：

“不错，我便是刀王。”

他笑笑又道：“我告诉你们六个人这些，是要你们各自选择一把属于你们自己的刀——我就用那把刀杀死你们，这便是我对你们最高的尊敬。”

他说“杀人”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虔敬，仿佛能死在他刀下，是一件很光荣而庄严的事。

“我只诚于刀，我是刀王”。

断门剑叟“霹雷”一声，怒喝道：“什么刀王？！剑王尚且死于我们剑下，你装腔作势，到头来也免不了一死！”

刀王脸色陡变，涩声道：“剑王死了？！”

腾雷剑叟傲然道：“朱大天王的人要杀你们，还有幸免的不成？！”

鸳鸯剑更冷笑道：“兆秋息，你还是随屈寒山的冤魂去吧！”

兆秋息，就是权力帮“八大天王”中“刀王”的原名——“刀王”兆秋息、“水王”公共工、“人王”官古书，都是李沉舟身边的爱将，也是权力帮中的重将。

——而“刀王”兆秋息和“剑王”屈寒山的感情又极笃，“刀剑不分家”，在权力帮来说，是两扇门神；在李沉舟来说，也如同左右双手。

而今屈寒山却死了。

近日来权力帮在波诡风云的江湖变化中，牺牲已然极大，兆秋息心里是难过的，——偌强鼎盛的一个权力帮，是靠了多少努力，仗赖了多少人才，经营了多少次险死还生的血战，方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近日却屡失人手，损兵折将……

——而今居然连“剑王”都死了！

闪电剑望见兆秋息呼吸急速，他的眼睛亮了。

高手对敌，越是愤怒，越容易导致疏忽，只要有大意，便有机可袭。

闪电剑叟道：“不但剑王，你们的火王，便死在峨嵋山下，鬼王，死在锦江之中，药王，也被斩杀在烷花溪畔……你们‘八大天王’，早已死得七零八落了，啊，哈哈，哈——”

萧开雁忽然冷冷地加了一句：“一双蛇王，也死在伏虎寺中。”他加上这一句，是因为他也看出一个人在盛怒与悲愉中，连语音说话难免都会尖锐起来，武功必然打了个折扣——在这种情形下出手，很容易有机可趁。

萧开雁虽然老实，但并不古板，权力帮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自然乐得与朱大天王的人共同歼灭当前劲敌再说。

萧开雁的话，连同“四剑叟”的话说了下去，“刀王”全身就开始发抖：他不是怕，不是畏惧，而是悲愤。他武功高，但年纪轻。他还嫩。还很容易、很容易就激动。

他突然抄起了一把刀。

一把黝黑的刀。没有丝毫光彩的刀。

四剑史与萧开雁诸人正在等着他出手。

一待出手，就全力还击。
兆秋息出刀。
刀劈天门石。
“轰隆”一声，丈高的天门石，分裂为二。
石破天惊，兆秋息回力横胸，大笑三声，满目是泪，但激动已平息。
他的伤悲与愤懑，已随着那一刀，劈进了山石之中。
他又回复了洒然。
一个刀法大家的睥睨群雄。
他屏息看自己的刀，几络乌发掉下来，与天地气息同度。
然后他又说话了：
“这刀叫‘霹雳’，开天地，辟日月，中刀者，人焦裂……你们还是先选一柄能有全尸的刀吧。”
闪电剑叟这次倒是首先按捺不住，大喝一声，一剑刺出！
剑迅若电！
喝声未闻，剑已刺到！
这剑快比声音还快。
但就在这时，一点刀光，一明即灭。
刀光只一点而已。
可是剑未刺到，已从中被劈成两半。剑裂为二，剑劲全失，这一刀，正好击碎了剑的精气神。
闪电剑叟的剑，便成了无用之剑。
兆秋息道：“这才是‘闪电刀’。”他手上有一柄刀，其薄如纸，乍然竟看不出手上有拿着东西。
这时又有两道剑光一闪。
两道剑光同时发自一人。
鸳鸯剑叟的“鸳鸯剑”。
兆秋息蓦然返身，返身时手中已多了两把刀。
然后鸳鸯就成了四把。
——两柄剑被斩成了四段！
“刀王”兆秋息说：“这是‘斩剑刀’。”
其余“腾雷剑史”、“断门剑望”等纷纷怒吼，扑了上去。
兆秋息脸带微笑，以一敌四，瞬眼问已换了七柄刀。
他换到第七把刀时，四剑叟手中已无一柄剑是完整的了。
就在这时，忽然又加了两柄剑。
一柄其黑如墨，一柄白如洁王的铁剑。
萧开雁的双剑。
双剑架住兆秋息的刀势。
兆秋息不再微笑；他又换了四把刀。
换到第五把刀时，萧开雁手上双剑只有招架之能。
四剑叟和萧开雁，总共五个人，但只有两柄剑。
就在这时，兆秋息忽闻一个人说：
“真正好刀，不是换来换去的这些，而是只有一把，上天入地，碧落红尘，只有一把。”
“心里的刀好，手中的刀才利。”

兆秋息大喝一声，又把萧开雁另一柄剑剁断，返过头来，只见山气淡淡，一个人长身说话，气态上竟似帮主，他吃了一惊，定睛再望，才知道是一个剑气一般的少年，怒道：

“你也懂刀？！”

萧秋水说：“梁大哥曾指点过。”

兆秋息佛然道：“谁是梁……”

萧秋水答：“‘气吞丹霞’梁斗梁大侠。”

兆秋息恍然道：“哦，是他——”

萧秋水道：“他算不算得上是刀法大家？”

兆秋息道：“当然算得上。但他的刀，只有一刀，我的刀是千千万万的，每柄刀，都有它的性格，你会用千万把刀，就要熟习每柄刀的性格，使出来才集各刀之精，众刀之锐，方才是一流刀客。”

萧秋水反问：“你熟稔了千千万万把刀的特性，但你自己的特性呢？”

兆秋息一愕。萧秋水又道：

“要是没有你自己的性格，你的刀又如何通灵？刀无灵性，不过是凡铁而已，纵是宝刀又何用？”

萧秋水双目如刀，盯住他说：

“你身为刀中之王，但人却为刀驭，然而真正属于你的刀呢？究竟是你用刀，还是刀用你？剑王尚且有掌剑，掌剑即心剑，剑由心生，传入掌中，你呢？！”

兆秋息怒道：“我当然有！”他扬掌道：“我有‘手刀’！”

萧秋水冷笑道：“我是浣花剑派萧秋水，也学过濛江剑法，梁大哥也传授了一些刀法给我，他出手一刀，却是刀中精华，招中神髓，这一刀，才是势无可匹的刀，属于自己的刀，‘心刀’！”

兆秋息额上大汗涔涔下，他自幼浸淫刀法，不信有人能在刀法上胜过他，但萧秋水又说得如此有声有色，条理分明，不由得他不信，不由得他不惊。当下喝道：

“光说无用！使出你的‘心刀’来！”

萧秋水缓缓举起了手，五指迸伸，宛若刀锋，冷冷地道：“我要使出‘心刀’了。”

兆秋息见萧秋水如此凝重，也不敢大意，暗蓄内力，右手淡金一片，冷笑道：

“你放心，我的‘手刀’必定剁在你心口上！”

二　权力帮主

萧秋水的手，缓缓地乎伸出去。萧开雁等莫名其妙，但见萧秋水煞有其事，便屏息以待。

兆秋息像盯着一条毒蛇一般，盯住萧秋水的手掌。

“心刀”在刀学中，确比“手刀”还要高，兆秋息是听说过，但从未碰到过，他也知道梁斗的刀法相当高强，心里丝毫不敢大意。

然后萧秋水那看似平凡无奇的手忽然加快，戳入。

兆秋息心想才不上当，若轻易接下，定必中了对方伏下极厉害的杀着，所以运尽“手刀”之刀，一刀斫出，以硬拼硬，要把萧秋水齐腕斩断，同时也封死了萧秋水所有的变化。

谁知萧秋水没有变化。

他那一招，师出无名，根本不能变化。

萧秋水运用的是不变化的变化。

他的手和兆秋息的手无可更改地触在一起。

兆秋息要一手斩断他的“心刀”，故此用了全力。

全力的刀锋，如刀切去。

萧秋水的手如磁场。

没有刀气，但布满内力。

兆秋息一刀切下去，碰到的不是刀，而是浑密的内力。

那内力没有与刀锋发生碰击，反而吸收了对方的刀气，刹那间，宏厚无匹的内力，摧毁了“手刀”的锐劲。

兆秋息脸色变了。

他的手已收不回来了。他嘎声喝：

“这不是‘心刀’——！”

萧秋水说：“真正的刀，又何必一定是刀？！”

萧秋水凭犀利的内力，化解了兆秋息的“手刀”，他不是以刀胜，而是以力胜。如没有力，又如何发刀？真正的刀，也许只是力之巧妙锐利的运用而已；而真正的力，则是气的运聚发放。

——萧秋水有气。正气。

他吸住了兆秋息的“手刀”。他的武功，远逊于“刀王”；但他的内功，却远胜于兆秋息。

兆秋息的内息被萧秋水的巨力所激散，再无法凝聚，所有刀学、刀法、刀艺、刀技上的方法，都用不出来。

他挣扎了一会，终于完全不动，脸惨白一片，双目如刀刃，冷冷地盯住萧秋水，一字一句地道：

“萧秋水果然名不虚传！”

萧秋水淡然一笑，道：“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兆秋息双目冷冷地瞅着他：“什么问题。”

萧秋水道：“我是跟一行人一齐上山的，但昨天他们都失踪了，跟贵帮有没有关系？”

兆秋息瞪着他，反问：“是些什么人？”

萧秋水道：“大侠梁斗、海南邓玉平、东刀西剑等，昨晚全在伏虎寺失踪。”

兆秋息冷笑：“是我们的人干的。”

萧秋水内力顿盛，一摧之下，兆秋息大汗涔涔而下，厉声问：“你把他们怎么了？！”

兆秋息咬紧牙龈，却是连哼都不多哼一声：“我不知道。”

萧秋水知他也是一条好汉，遂减了力道，问道：“他们都是我生死之交，情急之下，刚才误伤兄台……请兄台指示明路。”

兆秋息冷哼一声，道：“他们不是我捉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萧秋水念及人王、鬼王等舍身救柳五的义勇，屈寒山拼死为主尽忠之举，虽有蛇王这等见利忘义之辈，但对权力帮而言，“八大天王”大多是号角色，也是人物，萧秋水生性本就并非对善、恶截然分明，只知道是对的，千山万水、赴汤蹈火也势在必行，心里对李沉舟手下“八大天王”的人，其实也有几分敬意。

兆秋息道：“我知道抓他们的人是谁，可是我不会告诉你的。”

断门剑叟在一旁瞧得不惯，一个时顶了出去，“砰”地撞在兆秋息心口上，兆秋息一双手还是给萧秋水制住，无法闪躲，中时后便血和秽物齐吐，吐得脸肌抽搐。

萧秋水阻止道：“不可……”

腾雷剑叟冷晒道：“有何不可，这种人，不打不识相！”

说着飞起一脚，喘在兆秋息的肚里，兆秋息皱着盾，淌着黄豆般大的汗珠，吐得连黄胆水都咯了出来。

萧秋水喝道，“他也是一条好汉，用刑是万万不行的……”

闪电剑叟猛欺上，以剑锷“平”地撞在兆秋息的小腹上，哈哈笑道：

“你小子心软，迫供不成，让老夫来吧！”

兆秋息全身痛得发抖，呕的已是脓血，但始终未发一声。

鸳鸯剑叟跃近又想拷打，萧秋水陡然松手。

兆秋息突然回身。他手上本来没有刀。

但就在他一回身的刹那，刀光一闪。

萧秋水虽然反对“四剑”如此对待“刀王”，但也不忍心见鸳鸯剑叟如此胡里胡涂丧命在兆秋息刀下，他及时一掌，“砰”地后在鸳鸯剑叟肩膀上，鸳鸯剑臾跌出七步，恰好避过一刀。

刀“嗖”地自袖子里收回去。

萧开雁也不禁动容道：“袖中刀！”

鸳鸯剑叟怒吆：“萧秋水你……！”

闪电剑叟道，“萧秋水你助权力帮的人！”

腾雷剑叟因曾受萧秋水舍命相救之恩，即道：“萧秋水救了老五！”

一时各执异见，兆秋息抹揩了额上的汗，捂腹缓缓立起，袖中“嗖”地刀光一门即没，他惨笑着说：

“这就是‘袖刀’。”

萧秋水点点头，道：“我看见了。”

兆秋息道：“那是我要让你看得见。如果我用它来杀你，它就快到你连看都看不见了。”他苦笑又道：“刚才我还在负痛，现在好多了。”

萧秋水淡定地说：“是。你现在好多了。”

兆秋息吃力地道：“刀快到你看不见，便无从捉摸它，捉摸不着，你的内力也无用了，是不是？”

萧秋水笃定地答：“是。”

兆秋息笑了：“你放了我，我曾上过你的当，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所以我再要杀你，就一定能杀得了你，你相不相信？”

萧秋水斩钉截铁地答：“信！”

兆秋息笑：“那我要杀你了。”

萧秋水摇头。

兆秋息奇道：“你不信？”

萧秋水笑了：“你不会杀我的。”

兆秋息问：“为什么？”

萧秋水轻轻地道：“因为刀王不是这种人。”

兆秋息静止了半晌，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泪也出来了，又骤地止住笑声，道：

“你以为刀王是怎样一种人？”

萧秋水即答：“坏人。”

兆秋息变色道：“那我为何不杀你！”

萧秋水冷笑道：“但你是条汉子！”他笑笑又道：

“何况，刀王兆秋息不是为听阿谀奉承的话而问人的。”

兆秋息沉默半晌，大声反问：“坏人中也有好汉？！”

萧秋水的声音如一记记沉厚的钉鍾：“不但有好汉，也有英雄！”他朗声道：

“刘邦狡诈奸险，善用智谋，却是流芳百世的大英雄；楚霸王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河，却是名垂千古的真好汉！韩信原为市井之徒，无赖之辈，但在角逐天下的争霸中，却是豪杰；曹操篡夺天下，挟天予以令诸侯，威震神州，却是不世之人物！”萧秋水一口气说到这里，旋又低声道：

“问题是谁好、谁坏？好怎么分法？坏怎么评法……”萧秋水叹道：

“也许，也许好坏存乎一念之间，善恶亦然……”

兆秋息大汗洋洋而下，似乎比萧秋水扼制住他的“手刀”时还淌得多，终于大声道：

“那你为啥不加入权力帮？！”

萧秋水笑着反问：“我为何要加入权力帮？”

兆秋息欲言。又止，隔了半晌，终于道：“我们是擒住了梁斗等人，但帮主素来对梁大侠等之为人，甚为敬重，有意招揽已久，故暂无生命之虞。”

萧秋水顿时松一口气，说，“不过梁大侠为人正直，绝不会加入权力帮的。”

兆秋息眉毛一挑，冷笑道：“昔日饮誉黑、白二道的‘大王龙’盛江北，以烈直称著，最终还不是投入了权力帮！”

萧秋水不答反问：“金顶上有些什么人？”

兆秋息脸色陡变。

他瞳孔收缩，目光又变得刀锋般锐利。

“你……你一定要上去？”

萧秋水说：“是。”

兆秋息跺了跺脚，恨声道：“我的职责是阻挡来受邀请而要硬闯上山的人……不过，你一定要去送死，我也由得你。”兆秋息冷笑一下又说：

“何况……我适才败于你手……你就算是硬闯过关了。”

萧秋水一拱手道：“多谢。”与萧开雁返首欲行，断门剑叟嚷道：

“我们一道上去。”

原来“四剑叟”适才暗狙兆秋息不成，伯他复仇，深知单凭四人之力，恐非“刀王”之敌，故欲与萧秋水结伴而行。

萧秋水侧首询问：“四位又因何事，非上山不可？”此刻萧秋水虽年纪最轻，武功也不高，但隐然气派，云停岳峙，萧开雁在眼里，心下暗暗称许。

断门剑叟道：“我们得悉章长老、万长老二位在六榕寺一带图拯救邵长老未获，却查出峨嵋金顶上燕狂徒的《忘情天书》出现江湖！二位长老赶去，天王特令我等来听候差遣。”

一闻《忘情天书》，萧秋水不禁一震，萧开雁也变了脸色，昔日章残金、万碎玉赴六榕寺，萧秋水有听邵流泪说起，当然是为了无极先丹，而今又爆出册《忘情天书》，武林只怕又要掀起巨波，已由此可预见。

兆秋息干笑两声，道：“嘿，嘿，不错，《忘情天书》就在上头，不过凭你们的本事，上去只是送死……”

腾雷剑望怒道：“你瞧不起咱们……”

闪电剑史的大喝如半空中打了一个焦雷：

“你想怎样？！”

兆秋息傲然道：“也没怎样。只是你要上去，不如先给我杀了。”他冷笑一挥手：

“……先过我这‘七十二刀刀大阵’再说！”

那三十六红衣童子及三十六彩衣童子立时转动了，每人提着刀，急旋起来，鸳鸯剑叟大笑道：

“就凭这些小孩子……”

蓦然寒光一闪，饶是他避得快，胡须也给削去一绺，只见刀光闪动，方位转移，快得令人目眩头晕，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不禁为之胆寒，损人的话，则是不敢再说下去。

就在这时，苍穹之中，传来“■■”之声，悠扬悦耳，久久不歇；萧秋水曾听说过，金项上有一巨钟置于绝崖前，终年在云雾山壁之间，甚有来历。

兆秋息一听钟响，即令七十二童停止攻袭，脸容甚是恭谨，一直等到钟声全消，才敢稍动，腾雷剑叟满腹疑云，怒吆：

“你闹什么玄虚！”

兆秋息挥手道，“你们上去吧。”

四剑叟一愕，才明了金顶钟鸣原来是权力帮主给部下“刀王”的指令，想椰揄几句，但又忌于李沉舟君临天下的威名，有所惮忌，便只好迅步上山。

这时钟声又再响起，在峦峦群山之间，隐隐传来，远眺高峰遥处，气象邈远且森然，再回头时，已不见萧秋水。萧秋水已上山。

钟声倏止。

萧秋水只见山意森然，山景幢然，金顶平台上的情景，令他倒抽了一口凉气。

原来山上黑压压一大片，竟聚集了数百个人。

萧开雁失声道：“权力帮在此开大聚会了。”

萧秋水道：“看来不像。”

只听一人站起来大喝道：“李沉舟，别人怕你，我可不怕，快将《忘情天书》交出来，否则我普陀山的人，要你的狗命！”

他一说话，众人一齐嚷嚷，真是四方震动。这些人穿杂色衣服，装束不同，脸貌也丑俊各异，显然是从关内关外各处赶来聚集的。这些人都功力充沛，一齐起哄，真是山摇地动。

但他们虽敢起哄，却不敢近前一步。

面对他们而坐的，只有一人。

萧秋水一上来，就看到了他。

几乎只看到他一人……萧秋水之所以倒抽了一口凉气，不是为那么多人在金顶，而是为他一人。

那人在萧秋水登上极峰时，似乎也扬了扬眉。

一个人，面对，一群人。

这是什么人？

这时置放在峰边的巨大铜钟，又“■■”地、柔和地响起。

那人坐在草堆石上，轻轻地弹指。

钟与他之间，相距十二丈余远。

他的指风，射在钟上，连铁锤都未必敲得响的巨钟，却声声响起。

钟声一起，盖住了群豪的语音。

只闻钟声，不闻人声。

萧秋水等在天门石旁所闻的只有钟声，便是这人，隔空弹指，所发出来的掩盖噪音的磅礴钟声。

这人是谁？

萧秋水却在千人万人中，只看见他。

这人也抬起了头，似越过千人万人，在人丛中望了他一眼：

——那深情的、无奈的，而又空负大志的一双眼神！

萧秋水蓦然悟了。

他悟出当日之时，丹霞之战里，“药王”莫非冤因何误以为他是“帮主”，也了解了“白凤凰”莫艳霞等人，为何错觉他是李沉舟了。

也许，也许他和李沉舟，无一点相像之处，但就在眼神、就在眉宇间，实在是太相似了：

——带着淡淡的倦意，轻轻的忧倡，宛若远山含笑迷濛，但又如闪电惊雷般震人心魄……

那人笑了。

那人笑得好像只跟萧秋水一人在招呼。

这时包围圈内七、八人已按捺不住，拔出兵器，纷纷跃出，破口大骂：

“李沉舟，老子没时间跟你耗！快交出来，不文咱们就一起上！”

只听身边的断门剑望也“呀”了声，道：“万长老、章长老果然在这儿！”

只见两个老者，站得最前，一个宛若天神般高大，容貌如玉树临风，一个却十分猥琐，神色似老鸨般淫亵闪缩，在他们后边，紧站着四个人，一名就是刚才第一个跳出来破口大骂的头陀，还有一个宝蓝衣衫的老望，一个浑身像铁骨铁身铁铸成一般的道人，还有一个呆头呆脑的秃顶锦衣人，瞧群豪模样，似对这四人甚是敬畏。

萧开雁知道萧秋水不识得，便道：“那人大大有名，头陀便是普陀山九九上人，老者是华山神叟饶瘦极，那铁衣道人是泰山掌门木归真，锦衣呆脸的便是天台山有名的‘扮猪食老虎’端木有，都是极犀利的人物。”

萧秋水却想到了浮尸在浣花溪水上的少林狗尾、续貂大师、武当笑笑真

人、昆仑“血雁”申由子、掌门人“金臂穿山”童七、莫干山“九马神将”寅霞生、长老“雷公”熊熊、“电母”冒贸、灵台山掌门天斗姥姥、第一高手郑荡天、主华山掌门“万佛手”北见天、副掌门“千佛足”台九公、阳羡铜官山“可禅隐人”柴鹏、马迹山七十二峰总舵主石翻蝉、雁荡山宗主驾寻幽……

他眼睛却仍是望着那人，那面对许多人的人。那人丝毫没有惧色，眼神温暖如冬之炉火……

那铁衣道人陡地一声怒喝，好像军鼓一样，一声一震，力盖万钧：

“李沉舟，你究竟交不交出来，我木归真可没有空跟你蘑菇！”

他一说完，衣袖一拂，袖如铁片一般，“嗖”地切在金项的一块岩石上：石如脆饼，割裂为二。木归真怒说：

“李沉舟，十六大门派，给你杀戮得家破人亡者一大半，今日血债血偿，你再也逃不掉。”

李沉舟笑了。他的笑容有说不出的自负、悲抑与讥诮。奇怪的是这三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情态，竟都在他的一个笑容里含蕴了。他说：

“你来了。”

众人一呆，相顾茫然。萧秋水却知道李沉舟的话是对他说的。千人百人中，只对他一人而说的。他居然镇静地回答：

“我来了。”

李沉舟那眼神又变得这山般遥远，不可捉摸，但深情……他双指挟着一管茅草，说：

“你果然来了，我听柳五说过你，他遭你擒过一次，他很服气。”他笑了笑又道：

“要擒柳五，已经了不得，能使柳五服气，简直不得了。”他如故友相逢般熟络，随便指一指身边的石头，轻描淡写地道：

“坐。”

这时群豪甚为吃惊，纷纷回过身来张望，却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淡定地越众人而出，自然得就像回到自己家居一般，就在李沉舟身旁坐下来。

李沉舟望定了他，微笑道：“好，好。”

萧秋水正待答话，忽听一人破口骂道：“兀那小丑，在这儿目中无人，勾结奸党，我储铁诚……”

萧秋水一听是“储铁诚”，霍然一震。原来“千变万剑”储铁诚是青城剑派的一流剑手，与萧秋水祖父萧栖梧可说是齐名剑客，不过为人不但不“诚”，而且甚是卑鄙，昔年内外浣花剑派之变，储铁诚便是其中鼓励、挑拨、唆教、离间的人。

萧秋水稍一皱眉，李沉舟淡淡地道：“此人说话，太过讨厌……就不要说下去了。”

那储铁诚不顾三七二十一，继续骂下去，突然李沉舟的手动了一下，储铁诚脸色一变，连忙掩住口，蹲下身去，大家探视了半天，却见他终于忍不住，“呕”地一声吐了出来，是两排被打落的牙齿，和一小片茅草的长叶；落叶飞花，均可伤人，在李沉舟手上轻描淡写使来，更非传奇，也不是神话！

李沉舟也没有多看，向萧秋水笑笑道：

“他，不说话了。”

这时群豪哗然。很多人不自觉地退了几步，却见一人，全身穿着金亮，

遍身戴满金镯子，叮　作响，亮笑着前来，就像一堆火一般：

“李帮主，我们天王有话要我禀告给你。”

李沉舟睥睨笑道：“你是朱大天王的左右手之一：烈水神君蔡位神？”

蔡泣神一震，道：“帮主好眼力。”

李沉舟微微一晒：“在广西浣花分局卧底时，你就假借绝灭神剑

辛虎丘之女辛妙常的名义行事？”

蔡泣神又是一怔，道：“是。”

李沉舟道：“可惜啊可惜，祖金殿居然还会对你那未不了解，中了你的暗算而死。”

蔡泣神与雍希羽剿杀祖金殿的事，才不过一天，而且是在峨嵋山脚下得手的，其时李沉舟还被群豪困于山巅，而李沉舟居然已全知悉此事，这才叫蔡位神心服口服，一时答不出话来。

李沉舟淡淡地道：“我本可就在这里杀了你，但两军战阵，不斩来使，今日你的身份是使者，你有话便说，我暂且寄下你的人头，他日定偿祖金殿之命。”

蔡泣神听得勃然大怒。却又觉得李沉舟凛然有威，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却教人深信难凝，心下一寒，但想到今日围剿的高手不知凡几，自己也名震江湖，何况章、万两位长老都在，定必相护，暗忖付，李沉舟再厉害，也无法对自己怎样，当下假装掏出柬函，骤然一扬手，打出一团火焰！

李沉舟宛若没有看见。

火焰照映在他的脸上，他的眼光突然有了一种无法掩饰、无法抑制的、狂热的、焚烧的光芒。

连章残金、万碎玉二人全神戒备，准备李沉舟一旦出手，他们立即截击；群豪也期待李沉舟出手，看是否有机可趁，看这名动八表的英雄人物，是不是如传说中那般深不可测的武艺超凡。

可是李沉舟没有出手。

他炽热的眼神，一燃即黯淡了下去。他犹如日暮黄昏中的人，疲乏、而带讥诮……

三　李沉舟

李沉舟没有动，甚至连看都懒得看。

他背后却蓦然出现一个人，一个文人，一个幽魂一般的人。

这个人一直就在李沉舟后背，但李沉舟在，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这人一出来，“ 刺 ”地打开招扇，向火摺一扇，立即有一团水雾出来，掩熄了火焰。

火焰一灭，他又退回到了李沉舟的背后。

李沉舟甚至连动也没有动过。

章残金、万碎玉全身蓄力欲发的功力，却因李沉舟全然未动，不动就是最佳的守势，也是最恃的蓄势，李沉舟就算一出手即杀了蔡泣神，总算也有瑕可袭，而今巍然不动，章、万二人，凝聚全身功力，旨在一击，对方却破绽全无，一时满腔真气，无处可泄，“ 砰 ”地一声，两人站立之地，四分五裂。

就在这两大高手将真力宣泄的刹那，蓦然眼前人影一闪，赫然竟是李沉舟！

两人此惊，非同小可，猛运内力，“ 残金 ”、“ 碎玉 ”掌，同时劈出！

李沉舟一个翻身，飘然落回荒草石上，端然坐下。

他嘴角多了一丝血丝，直淌了下来，他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然后他前面的烈火神君蔡位神，眼睛瞪得老大的，抚胸倒了下去。这一倒下去，就永不再起来。

众人再回望，章残金。万碎玉二人已不见，这两人适才所在之处，只留下两滩鲜血。

章残金、万碎玉是昔年朱大天王创帮立道时所设的“ 七大长老 ”仅存的，两位当日围攻燕狂徒之际，六大长老中“ 三棍一棒 ”祁十九、“ 东流扶桑客 ”诸序中、“ 冷拳 ”居正、“ 塞外神卜 ”卞晓风全被杀死，“ 别人流泪他伤心 ”的邵流泪重伤被掳，独有章残金、万碎玉二人逃出生天，其功力之高，也可想而知。

今日李沉舟被围于峨嵋之巅，朱大天王特命章残金、万碎玉来对付李沉舟，以蔡位神吸住李沉舟主力，其他的“ 六拳 ”、“ 五剑 ”等，不过是派去寻找“ 无极先丹 ”之下落。

章残金、万碎玉的“ 碎玉残金掌 ”，一直是独门绝学，也是武林中掌法中的至尊宝，朱大天王本以这两大长老之力，加上围剿的四大掌门和各门各派高手，以为稳可歼灭李沉舟，但李沉舟用身后的人，一举灭火，使章、万二人，自行消去真力，再迅快无及地猝然出手，先杀烈火神君，再伤章、万二人。

章残金、万碎玉毕竟并非浪得虚名，也各击中李沉舟一掌，李沉舟是负了伤，章、万二人不敢再留，立刻就走。

李沉舟淡淡地道，“ 我不斩来使，但对刺客，又另当别论。 ”说着又溢出一些血，显然受伤非轻。

众人见李沉舟一出手间，便杀了蔡泣神，赶走了万碎玉、章残金，简直神乎其技，大部分群众，情知不敌，纷纷退走，一时间走了几乎一半的人。

至于四剑叟，眼见萧秋水与李沉舟居然似熟入般的，而李沉舟在举手投足间，竟然就杀了“ 双神君 ”中的烈火神火，又打退了章、万二长老，简直

匪夷所恩，看得连眼睛都直了。

李沉舟收回两只手，把手指一只一只，逐渐屈了起来，看着自己发白的拳头，低声地道，“章残金、万碎玉，名不虚传，好厉害的掌力，但他们中了我的拳头，已活不过今天。”

四大掌门：木归真、端木有、九九上人、饶瘦极，以及储铁诚等，眼见李沉舟也不知怎样的举手投足间，便在自己等面前，杀退了三大高手，一时也为之变色。

这时场中跃出一人，正是柔水神君雍希羽，扶着蔡位神的尸体，一脸怒愤之色，怒视李沉舟，李沉舟淡淡地道：

“你还是不要妄动的好，朱大天王的人尽丧在这里，对朱大天王来说，不啻是个经不起的打击。”

雍希羽冷笑道，“你中了章、万长老的掌力，已是强弩之末。”

李沉舟一笑，“那你可以试试看。”

雍希羽抬头看李沉舟那深湛的，远漠的、深情而又空负大志的眼神……他经战无数，十荡十跌，向无畏惧，而今一见李沉舟双目，竟失去了出手的勇气……他叹了一声，咬了咬唇，道：

“朱大天王本来要蔡神君来，是要告诉阁下一件事。”

李沉舟笑道：“同时也命他能杀我就杀掉；有万、章二位高手在，蔡泣神当然尝试，一旦杀了我，应该七十二水道的副总瓢把子，那非她莫属了。”

雍希羽无言。李沉舟又道：

“她既尝试失败，亦已死了。朱大天王的话，你来代说，也是一样。”

雍希羽恨恨地抬头，狠狠地道：“天王说：阁下是陆上龙王，他是水道天王，至于谁是人王，谁是天皇，还要请阁厂过去一趟，引证引证。”

李沉舟道，“很好，朱大天王早有与我决战之心，他约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雍希羽答道：“天王说：凭李帮主身手，其实无须选择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李沉舟大笑道：“好，你告诉朱大天王，李某人一定会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雍希羽突然低头，竟向李沉舟叩拜。

这下大出人意表，就在雍希羽叩首下去的当儿，于背项间骤然射出两道墨黑的水泉，直喷李沉舟。

李沉舟没有动。

他背后立刻喷出两道白色水泉，恰好抵住墨色水柱，四道水墙，半空落下，洒于地上，立时冒烟，岩石井作吱吱焦裂之响。

雍希羽眯起了眼，瞪住李沉舟背后那人，恨声道：“‘水王’？！”

李沉舟背后的人冷冷地道：“正是。”

众又哗然。原来李沉舟背侍的那人，正是名动天下“八大天王”中的“水王”鞠秀山。

只听李沉舟淡淡说：“柔水神君你莫要再出手了，再出手就活不回去传达消息了。”李沉舟一直好似是个很温和的人，用很温和的声音说话，但这平淡温和的一句话，却令柔水神君雍希羽深心感到颤惊。

李沉舟挥洒问杀退朱大天王的两名长老，更诛杀了烈火神君蔡泣神，惩罚了储铁诚等人，真是君临天下。本来得知风声，在此剿袭李沉舟的群众，

大部分斗志全消，只留待观望，部分已公然撤退。

若是单为了捕杀李沉舟，这些人早被慑伏，知难而退，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为《忘情天书》而来的，这是武林瑰宝，谁能得之，使可拥有昔年第一大豪楚人燕狂徒之武功造诣，有谁能不动心？所以留待不走的，泰半都是为了这一本足可令人舍死忘生的奇书。

只听华山一曳饶瘦极冷笑道：“李沉舟，要我们走可以，只要交出忘情天书，我们立刻就走。”

普陀山九九上人也接着道：“这忘情天书也不是你的，你武功又那么高，何需窥夺此书……还是交出来，让天下有缘者共睹，不是大家都好么！”

九九上人这般一说，正说中大众心事，君豪纷纷叫好，高呼响应，宛若雷动。

泰山木归真情知李沉舟武功超群，以一敌一，断无生理，但若大家都豁了出去一拥而上，就算李沉舟武功再好，也双拳难敌千手，当下大声道：

“若这厮肯交出来，便是罢了，如若不交，咱们一齐上，对付这等奸恶之辈，无须讲究江湖道义，杀了为民除害便好！”

天台山端木有阴阴一笑道：“是呀，他武功再高，也没有用，当年燕狂徒就是给我们一拥而上，便杀得落而逃、生死无踪的。”

这一番说下来，众人又群情火盛，信心大增，纷纷聒噪不已。只听一人怒叱道：

“好不要脸！昔日十六门派攻杀燕狂徒，哪有出过力，都是跟着后头走，真正出手的，是权力帮的四大护法，哪是你们这班鼠辈！”

说话的人是“刀王”兆秋息，因愤懑不平而涨红了脸。忽又听一个声音吆喝道：

“胡说八道！围杀燕狂徒，权力帮只是帮腔作势而已，真正杀伤燕狂徒的，是我们天王的长老，我们七大长老都因此役而牺牲其五，居然轮到你们来认功不成？！”

大声说话的人是“四剑叟”中的断门剑叟，李沉舟偏了头，向萧秋水低声道：

“这人倒蛮有胆魄的。”

萧秋水中心一凛，只觉李沉舟在这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中，依然悠闲自若，谈笑自如，还能观形察色，臧否人物，心中大是佩服。

只听一人冷笑道：“你们权力帮中争权夺利，鬼打鬼、人杀人，自家的事，当然跑在前边，朱大天王跟燕狂徒是两派对立，此消彼长，自然拼老命，那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发话的人是华山神叟饶瘦极。“柔水神君”雍希羽回骂了过去：

“你们十六门派，就算侠义相助么？！当年你们若不合力歼灭燕狂徒，燕狂徒就会先把你们逐一灭了，你们是为了苟图安命，才趁这个热闹，居然在打杀中还落于人后，真是丢尽了颜面！”

饶瘦极怒吼一声，正长身而出，天台山端木有为人却极有城府，阻拦道：

“天王的人听着，我们此番来峨嵋，一是为诛杀李沉舟，替天下除害，二是为求使武林至宝《忘情天书》，能重见天日。我们在此胡骂一通，同室操戈，不是中了敌人的计？”

众人一听，大以为然，一时又摆成阵势，围向李沉舟。兆秋息冷笑道：

“好哇，所谓武林正道人士，居然与朱大天王的人‘同室’起来了！”

在李沉舟背后侍奉的“水王”鞠秀山也挪榆道：“岂止‘同室’，简直‘同流’。”

端木有却脸色不变，笑嘻嘻地道：“就算‘合污’又怎样？‘下流，又何妨？如果必要，昔日我们黑白二道围攻燕狂徒，不是同样‘流’、同样‘污’！”

这时忽有一提双短戟的大汉朗声道：“端老君大，万万不可，所谓：盗亦有道，我们联朱大天王以制权力帮，总有一日，养虎为患，更何况又毁坏了我们持正行侠的原则……”

这人一说话，即有几人附和，萧秋水认得此人，这汉于是湖南一带的豪杰，也是少年创帮立道，仗义匡正，快意思仇的侠士，外号“银戟温候”，姓唐，名洁之，跟唐门可没有任何渊源。

端木有温和地笑道：“唐老弟，这你可有所不知了，我们今番为是的《忘情天书》，只要李帮主肯交出来嘛……一切都好商量，我们跟朱大天王的人既然敌忾同仇，为何不‘并肩作战’？”

“银戟温侯”唐洁之道：“不对，我们今番来，为的是歼灭万恶之权力帮，再聚众瓦解朱大天王的组织，怎可本末倒置，为求夺主而来？”

唐洁之这一番话，说得很多人低下头去，萧秋水心下更大是赞赏。端木有些哭笑不得，道：

“唐老弟年少，不知江湖事，并非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死牛一边颈就可应付的。”

唐洁之正色道：“汉贼不两立，江湖上同声共气的事，我也懂一些。只是有些原则，却颠扑不破，此乃大节也，大节不可稍移。”

部分武林人士，当真怀一腔热血而来，听得唐洁之一番话，激起了任侠心肠，不禁耸然动容。

饶瘦极知道场面不易控制，向唐洁之招手低叱道：“你，小兄弟，过来，来……”

他是想制止唐洁之说下去。但就在这时，骤然精光一闪，端木有一招手，一支蛇锥七寸长，全钉入唐洁之心胸之中。

唐洁之猝不及防，仰天而倒。他的弟兄急忙扶持，纷纷怒叱，皆变了脸色，九九上人铲杖一扫，扫倒了几人，这些人显然都不是这四大门派的掌门之敌。

萧秋水霍然立起，对端木有这等所谓名门正派的人恼极，眼见唐洁之的一名义妹正冲了过去，端木有肥短的手一拿，已抓住了她的脖子，萧秋水忍无可忍，宛若见到他的弟兄受辱一般，贯力于手，一把抓落了坚硬的岩石，呼地全都以“浣花剑派”三大绝招之一：“漫天风雨”的招式发了出去。

端木有见萧秋水内力居然如此之强，砂石挟劈空呼啸之声，飞击射来，忙甩掉那女子，全神以待。

就在这时，李沉舟手中的茅草碎然射了出去！

射至一半，茅管分裂为三。

端木有正想拨开砂石，突觉左右时俱是一麻，正要退避，“跳环穴”又是一痛，“卟”地跪倒，萧秋水的砂石，等于都打在他的脸门上。

茅管虽轻，却后发而先至。

砂石经由萧秋水的手上发出去，以他此刻的内力，是何等惊人，端木有脸上顿时一片血肉模糊，仆地而殁。

这时众皆哗然。木归真的声音越众人之声传来：

“这浣花剑派的人做了权力帮的走狗！不要放过他！”

很多人喧哗呼叫：“萧秋水杀了端木有！”“萧秋水杀了端木有！”

更有人大呼：“萧秋水杀了端木大侠！”“萧秋水与白道中人为敌！”

萧秋水一时百口莫辩，怒极啸道：

“那唐洁之的命呢！难道被端木有白白杀了，便是活该？”

此刻他功力十分充沛，一旦大呼，把全场噪音压了下去，但七八件兵器，已向他攻到，萧秋水十分愤怒，一时忘了闪躲，李沉舟在旁边用袖子轻轻一划，已把来袭的人都迫了回去。

这时唐洁之身边的弟兄，匡护着唐洁之的尸体，抢了过来，站在萧秋水的身旁，其中一人悲声道：

“萧大侠，我知你向来正义，请你替我们大哥主持公道。”

萧秋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萧开雁那边已跟人打了起来，萧秋水感到既连累二哥，又使浣花剑派声名受污，罪孽深重，但又分辩无从，一时为之气极，只听李沉舟端然道：

“在武林中，通常都会如此，他们说你是什么，你便是什么，不由你分辩的。”

萧秋水突然站了起来，倒立一会，翻了三个跟斗，双拳空击了两下，嘴里随便拉了个调，唱了几句小曲，但脸色平和，重新端坐下去，面对李沉舟。

这下子轮到李沉舟莫名其妙，摸摸鼻子道：“你在于什么？”

萧秋水道：“我要促使自己不致于太过圃泥于这件事中。”

李沉舟眼睛里有春水般的笑意：“好，很好。”

萧秋水道：“反正别人怎么看我，我还是我；”萧秋水也笑了，笑意像春山远处：

“难道给他们说了，我就不是我么？”

李沉舟眼睛里更有欣赏之意：“哪有的事！要是这样，我早变成了天下第一怪物了。”

李沉舟“君临天下”，自是在江湖上、武林中被揣测最多的神秘人物，如果真如传言，不变成三头六臂，也非成了畸人不可了。

萧秋水不理众人喧嚷，望定住他道，“你的人，不像你的部下，左常生、康出渔、屈寒山这几人都十分卑鄙、狡诈。”

李沉舟点点头道：“我也十分狡诈。”

萧秋水道：“可惜他们简直不义。”

李沉舟眼神又有了那种空负大志般的萧索：“但在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尽忠。”

萧秋水道：“这也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

李沉舟一晒道：“其实大英雄、真豪杰，也没什么由己不由己的，只是我们这等世俗人，才抛不开名、利、权欲，不由己也是活该的！”

这时兆秋息已率七十二童子护守着李沉舟等，李沉舟却继续与萧秋水对话，宛如未觉一样。

萧秋水沉恩了一阵，接道：“屈寒山虽然卑鄙，但的确忠心；”他望着李沉舟说：

“我就是为他所托来见你的。”

李沉舟双眉一扬，道：“哦？”

萧秋水道：“屈寒山死了。”

李沉舟的眼神顿时黯淡了下去，俯首看自己盘膝端放的手心，重复道：“他死了。”

萧秋水隔了一会儿才说：“他是为了争夺‘无极先丹’才死的。”萧秋水说完了之后，定定地望着李沉舟，想观察这位当世人杰，听得这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丹药时，有什么表情。

没有表情。

一点表情也没有。

李沉舟只是淡漫地“哦”了一声。

萧秋水接道：“他抢夺‘无极先丹’，是为了送给你，那时他遭受烈火、柔水、五剑、六掌的袭击，已断一臂，但坚持要送交这礼物给你。”

李沉舟缓缓地摇首，眼神里也不知道是怒哀，还是揶揄：“‘无极先丹，确是罕世之宝，但为它而死，实是不值的。”

萧秋水望定他道：“屈寒山获得它时已重伤，生恐朱大天王的人追杀，所以用人质来威胁我，要我把丹九交给你，并希望你收丹药之后，能下山一趟救援他。”

李沉舟问：“他在哪里？”而没有问：“现有丹丸在哪里？”

萧秋水深心感动，正色道：“他把仙丹交了给我，就给人杀了。”

李沉舟一抬目，神目如电：“谁杀他的？！”

萧秋水道：“六掌。其时只剩五掌，后来也给屈寒山杀了一掌，现在四掌都不在了。”

李沉舟问：“为什么？”

萧秋水答：“给杀了。”

李沉舟紧接着问：“给谁杀的？”

萧秋水紧接着答：“蛇王。”

李沉舟紧迫盯人地问：“两条蛇王？”

萧秋水间不容缓地答：“老人与少女。”

李沉舟长呼了一口气，道：“这两人窥视先丹已久。”

萧秋水心下更是佩服：李沉舟观人于微，知“蛇王”等早有叛意，显然已有戒心。

这时群众一听“无极先丹”之下落，纷纷都停了手，引长脖子来聆听，无疑《忘情天书》、“无极先丹”都是十分吸引人的事。

萧秋水又道：“你没看错，蛇王夺取先丹，后来少的杀了老的，女的又被我和唐方所杀。”

“唐方，”李沉舟欣赏地笑了，“就是最近时常跟你一齐闯江湖的女孩子。”

“是的。”萧秋水眼前仿佛幻起了脸色苍白的唐方，受伤的唐方，不觉忧心忡忡起来。

李沉舟也看了出来，关怀地问：“蛇王把唐方怎么了？”

萧秋水怒吭地道：“咬伤了。”李沉舟“嗄”了一声，萧秋水接道：“后来给唐刚接回唐家疗毒去了。”

李沉舟吁了一口气，道：“这里总算离唐门不远……以唐家堡的运毒手段，要治疗蛇王之毒，当无问题，问题是赶得及……”

那边群众，只闻二人又不谈“无极先丹”，早已待不耐烦，一人暴喝道：“喂，小子，无极先丹究竟在哪儿了？！”

其他的人也七口八舌，纷纷追问，生恐问迟一些，无极先丹便会飞了似的。

这时萧开雁也已回到场中，到了李沉舟、萧秋水的圈子之内；李沉舟也不去理会那些人，径自道：

“你说得对，我部下中，本领是够高了，但品行良莠不齐，像蛇王这等劣行，更使权力帮声名万劫不复。”

萧秋水冷冷地道：“权力帮本来就万劫不复。”

李沉舟脸色变了变，旋又笑道：“你的话太武断。”

萧秋水断冰切雪地道：“我说真话。”

李沉舟冷笑道：“没有了权力帮，单就仗这些贪活好功的伪君子，天下会更好吗？”

萧秋水道：“不会。”

李沉舟笑了，问：“所以说——”

萧秋水切道：“但有了权力帮却更坏。”

李沉舟脸色变了。

萧秋水但然道：“他们是你的部下，你的部下品德良萎不齐，那便是不对，你要负责此事。”

李沉舟道：“不错，我应该负责任，但你也领导过一众兄弟，当初，组织一旦扩大，不可能事事控制得宜，你也不可能人人兼顾，样样皆管。”

萧秋水断然道：“不能管，就该放弃。”

李沉舟沉默。然后他抬头，他说：

“你知道不知道，这十几年来，惟有你一个人，敢对我这样说话。”

萧秋水望定他，真诚地道：“便是因为这样，我才说的。”

这时旁边的人都为萧秋水捏了一把汗。以李沉舟的个性与武功，杀萧秋水乃举手同事而已，而萧秋水居然敢如此一再顶撞他。

群豪更是奇怪纳闷，本见萧秋水坐于李沉舟身侧，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尤其是萧秋水诛杀端木有后，更以为无讹，却是两人针锋相对起来，各持己见，完全不像是同路的。

良久，李沉舟静静地道：“柳五厉害。”

萧秋水道：“哦？”

李沉舟喟息道：“我是赞他好眼光。他没有看错你。”

萧秋水道：“哦。”

李沉舟忽然笑了，他的笑容又有说不出的讥悄与倦意：“你知道他怎么说？”

萧秋水默然。

李沉舟自己说了：“他说像你这种人，能收入权力帮，便赶快收了，如若不然，则赶快杀了，多留一天都不可以。”李沉舟认真地道：

“柳五是世间人杰，他这样说你，是重视你。”

萧秋水也感动：“我怕他太看重我了。”

李沉舟疲倦地笑了笑：“你名不见经传，武功又差……”他忽然用一种很冗长也很特异的声调说：

“不过。他并没有看错。”

李沉舟眼色一暗，道：“但是，他还是看错了。”

“他看错的是我。”萧秋水不明白。李沉舟解释道：

“因为你虽可怕，我却不杀你，我要等你更可怕时，再来杀你。如果为了一个人将来可能是他的敌手便要先杀了，那我就不是李沉舟了，李沉舟不是这样子没信心的人。”

李沉舟又说：“现下武林两个最出风头的年轻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皇甫高桥；我不杀你们，除非他先杀了你，或者你杀他之后……”

萧秋水沉思良久，良久没说一句话。

他沉思的时候，显出一种犹如千古悲哀万古愁般的压力，连俘躁不安的群豪，一时也未敢干扰。

然后他说话了。

只说了一个字：

“谢。”

李沉舟很慎重的听了这个字，然后很沉重的应了一句，只有两个字：

“不谢。”

萧秋水肃容道：“我谢是谢你再让我有一次机会。”

李沉舟笑说：“其实你知道我是李沉舟，便不必谢我，纵败了也是我自找的。”

萧秋水道：“你知道我是萧秋水，便一定会谢你，你不用推辞。”

萧秋水年纪虽轻，但与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坐在一起，谈笑自若，丝毫不见失度或失措。

李沉舟忽然又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

萧秋水截然道：“是。”

李沉舟：“那我们还是不是知音？”

萧秋水毫不考虑道：“是。”

李沉舟双掌与萧秋水对掌一拍，大笑道：“可惜无酒，否则为了这个‘是’字，可以大醉三百杯。”

四　争夺

萧秋水道，“其实英雄论交，亦不必非要有酒不可。”

李沉舟更为开怀，畅笑道：“是是是。老弟真合我心意。惟庸人才须杯酒在手，方能作快言豪语，哈哈哈！我等岂须如此！”忽然脸容一整，道：

“我这是第二次见到你，你可知道？”

萧秋水倒怔住了。

“我没见过你呀。”

李沉舟笑了。萧秋水坚持道：

“若我见过你，一定认识。”

李沉舟笑得又似远山：“我见到你，你见不到我，因为相隔太远了。”李沉舟笑笑道：

“你的眼力当不如我好。”

萧秋水的眼睛亮了。“是不是……”

“是不是在大渡河与青衣江中……”

李沉舟微笑颔首。

——观音山一带，萧秋水等行边，其时细雨霏霏，江水气象万千，空濛中带过惊心动魄的浪涛，江心有一叶扁舟，始终在怒涛浮沉中不去。

——江河起伏，巨浪滔天，人在铁索之上，尚且为这排山倒海的气魄所震摄，人畏惧大自然的心理，也到了极点，然而这叶轻舟，就似一张残叶一般，任由飘泊，因本身毫不着力，所以反倒没有任何翻覆可怕。

——萧秋水乍看，还真以为是一片叶子。

因为要是人，不可能不怕大自然，且能如此融汇在大自然中。

然而却不是叶子，而是舟子。

不仅是舟子，而且舟上有人。

人便是李沉舟。

遇，而不见。

真是如见真人，真人见而不知。

萧秋水笑了：“原来是你。”

他的眼睛又闪亮着兴奋的光采：“那末伏虎寺中，大侠梁斗等，乃为你所掳了？”

李沉舟反问：“什么时候的事？”

萧秋水的心开始沉了下去：“昨晚。”

李沉舟道，“不可能。昨夜我已被围于山顶。”

萧秋水的心完全沉了，沉到底。他知道李沉舟不会对他说谎，也没有理由要欺骗他。

李沉舟道：“这次我来峨嵋，为的是要搜捕那两条蛇王，却不料无端端来了流言，约齐了种种高手，咬定我在此地击杀燕某夺得《忘情天书》，因此困战了整整一天，真是莫名其秒……”

萧秋水忽然道：“我差点忘了一件事。”

李沉舟道：“无极先丹？”

萧秋水道：“我要把它交给你，完成我答允人家的诺言。”

一提到“无极先丹”，几乎在场中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直了眼珠子，握紧了拳头，要目睹这武林瑰宝。

李沉舟淡淡地道：“这是屈剑王辛苦抢来的，我当然要收下。”

萧秋水爽然道：“好。”伸手一摊，赫然竟是五颗红色药丸。

就在药丸一现刹那间，数声沉闷如野兽般的低吼，人影倏闪，飞扑入场中。

最先出手的是刚才粗声追问“无极先丹”之下落的鲜卑人，他一出手，右手夺丹，左手在刹那间递出了十二招，有九种武功居然是江湖上罕见甚至失传的奇招，其中一招居然是正宗少林“达摩指”。

但是李沉舟一出拳，那人就飞了出去。

飞出去很远很远，倒地时已没有了声息。

可是扑来的人很多，其中还包括饶瘦极、木归真和九九上人、储铁诚以及柔水神君等人。

李沉舟一扬眉，萧秋水却望定着他，摇首。

李沉舟略一沉吟，没有动作，萧秋水手上五颗药丸，已全教人夺走。

萧秋水正在说着话：“这丹丸原是邵流泪从燕狂徒那儿盗出来的。他把假的丹药，诱使雍希羽将之取去，献给朱大天王，想借刀杀人，可惜屈寒山不知，半途将之夺攫，想奉献给你，所以威迫我这样作……”萧秋水一面说着，场中已断喝连声，萧秋水径自说着不间断，李沉舟也耐心专意地聆听，但场里已死了几人，伤了十多人，为的是争夺这伪“无极先丹”，已无暇理会萧、李二人，哪还有功夫去聆听他的话。

李沉舟故意问：“那么，这丹丸是有毒的？”

萧秋水大声道：“是的，这丹丸含有剧毒！”

这时只听“哎唷”、“哎唷”、“哎唷”连声，华山饶瘦极已夺得一枚丹药，连伤杀数人，生恐别人来夺，便一口吞服下去。

众人眼红耳赤，全在争夺这每颗可增进一甲子功力之药丸上，哪还有功夫去听他们的对话？就算听得见，也不愿意相信。

萧秋水目睹此状，叹了口气，道，“难道这世界上，真话都不如假话能教人相信？”

李沉舟笑了一笑，道：“那也许是因为真话比假话难听之故。”

又在这时，又儿声惨叫，九九上人已击倒了几名抢夺者，拿得一丸在手，欣喜欲狂，哈哈一笑，吞服下去，一面揣想着他功力陡增一甲子的幻梦，边打边狂笑。

萧秋水只觉毛骨惊然，尽管眼前有着如许之多人，但在厮杀声中，萧秋水只觉自己乃在非人世界之中。

李沉舟很了解地看着他说：“你别自责，说什么也没有用，他们不会听的。”这时木归真与储铁诚已各夺得一颗，仰首吞下，储铁诚还边服边用双剑一扎，把一个抱着他伸手要拿丹九的人，割得肠子都流了一地。

李沉舟偏首道：“那真的三颗，是让你给吃了？”

萧秋水怔了怔，道：“是宋姑娘告诉你的吧？”

李沉舟笑道：“是。”他忽然狡狯得有一种眩人的俊美：

“我早知道这药是假的。”

萧秋水动容道：“你在试探我是不是在骗你？”

李沉舟望定他，说：“因为你不曾骗我。”

萧秋水沉默良久，才道：“幸亏我不会骗你。”

李沉舟微笑望定他：“幸亏。”

这时剩下的一颗“无极先丹”，你争我夺，但以雍希羽功力最高，他喷出毒水，击退众人，有些人沾上了，狂嚎打滚，十分痛苦，雍希羽抓住一丸，往四剑史处一抛，疾喝道：“我来断后，快回献天王！”

四剑叟中，鸳鸯剑叟一拿捞住药丸，断门剑叟、闪电剑叟、腾雷剑叟连忙组织剑阵，以抗强敌，众人因这是最后一粒丹丸，都全力相争，而柔水神君因被剑王盗去丹药，自知失职，怕朱大天王怪罪，更全力抗衡。

两方面交手下，因各门各派人多势众，朱大天王的人大感压力，就在这时，饶瘦极。九九上人、木归真等犹未满足，还要夺取此丹九，包抄袭去，闪电剑叟首先遭了殃，被杀得身首异处。

萧秋水霍然而立，道：“他们曾跟我并肩作战过，我不能坐视不理。”

就在这时，只见场中数人惊呼：

“他，他吞下去了！”

“给他吃了，糟了！”

柔水神君正杀得性起，听如此说法，莫名其妙，返头一看，鸳鸯剑叟脸上一个诡异的笑意，雍希羽颤声怒问：

“你……你竟然私自吞食了？”

众人见丹丸已无，皆颓然住手，鸳鸯剑空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像偷吃了糖又伯被大人查觉的孩子，直勾勾地望着雍希羽。

柔水神君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杀将过去，才不到几招，鸳鸯剑叟已现凶险，忽而半空又多了两柄剑，因“五剑叟”手足情深，总不愿柔水神君搏杀他们的兄弟，所以以三战一，竟与柔水神君雍希羽拼斗了起来。

其他的朱大天王党羽，见几个头领乱作一团，一时都不知帮谁是好，真是尴尬异常。

就在这时，忽听一个尖呼。

原来群豪中有一女匪，距离华山神叟饶瘦极很近，乍见饶瘦极的样子，不禁发出一声骇然的尖呼，一面还颤着手指指向饶瘦极，竟骇晕了过去。

众人因此都拧头望去，只见饶瘦极脸色又紫又蓝，五官齐溃，七孔流血，但他自身，犹未所觉，还带了一个极得意的表情。

这情景十分恐怖，众人都骇然说不出话来，饶瘦极见众人望着他，神容都很惊怖，还以为他因功力陡进，神光隐现，表情愈发得意。

九九上人本陶醉在他服得仙丹美梦之中，忽见饶瘦极如此，不觉心惊胆战，叫道：

“饶兄你……”

话未说完，饶瘦极“凸凸”两声，两只眼珠子，竟自眼眶里滚了几下，竟连耳朵、鼻子都剥落了下来，嘴巴也裂了开去，众人尖叫，胆子小的人连手上兵器也握不住。

饶瘦极这才“咕咚”地倒下。九九上人心悸胆寒，忽见众人又望向他，神情又是跟望向饶瘦极相似，只是更为惊悸，他双手摸着自己脸孔，猛见自己双掌皮层剥落，血肉腐烂，他尖叫道。

“我……我……我是不是也——”

说到这时，声音愈薄，愈是尖锐，到了最后，只有风声的嘶嘶之声，丝毫不成语音，“突突”二声，他的眼珠子也飞落出来。

那边的储铁诚怪叫道：“这是什么药！这是什么丹药！”一面叫一面吐，脸上已开始变色。

只听“呼”地一声，一一铁衣人越过众顶，落在萧秋水身前，一把揪起他，嘶声道：

“快拿解药来！”

萧秋水摇首叹息，向木归真道：“没有解药。”

木归真扬掌要劈，李沉舟也叹一声道：“你去吧。”一拳击出，木归真的胸膛便陷了下去，鲜血狂喷，喷到一半，变作蓝色，众人急忙退闪，木归真却已身亡。

他身死了，肢体才开始腐烂。储铁诚看在眼里，脚都软了，哭声道：

“这是……这是什么药？”

他的牙齿已被李沉舟打崩，说起来因颤声之故，甚是可怖，有人已掩脸而逃，有人更蹲地呕吐起来，萧秋水道：

“我也不知道。这药原来是朱大天王的长老邵流泪用来毒死他主子的毒药，现在邵流泪已死，解药也没有了。”

鸳鸯剑史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嗄声道：“为何你……你起先不说？！”

萧秋水叹息道：“我已经说了。”

众人细想了下，隐约记起，萧秋水仿佛有提过……但那时大家都杀得性起，你争我夺，哪有心听？

这时储铁诚已“嗖嗖”两声，也是眼珠子飞掉出来，许多胆魄比豪的人，也不忍看，掩目退避，鸳鸯剑叟长叹一声，大声道，“替我转禀天王，就说我临死前还对不住他！此刻代他身死，也算恩断义绝了。”

说罢，横剑自刎，尸身栽在他两个兄弟的臂膀里。

众人大感索然，纷纷退去，剩下的不到百人。

第二章　八大高手

五　铁骑银瓶·东一剑西一剑

李沉舟叹道：“你争我夺，到头来便是这样的结果。”

萧秋水蓦然反问：“若果你不知这些丹药是假的，是不是也投身于争夺之中？”

李沉舟沉思良久，终于道：“是的。”

萧秋水点点头道：“我吃了三颗‘无极先丹’，一颗是给邵流泪逼服的，还有两颗，是宋姑娘顾全我……”

李沉舟颔首笑道：“这些药明珠都有跟师容说起，师容转告了我……她也服了一粒，一粒留给了我。”李沉舟笑意里有说不出的狡猾，又有说不尽的好看：“她还说你是个真君子。”

萧秋水正想说话，忽然山下远处，传来犹近在耳边的叱喝：

“吠！权力帮的小子！快滚下来！”

萧秋水一听这语音好熟，李沉舟却微笑道：

“赫！你们何不自己爬上来！”

他随便漫声一说，声音却是开扬悠悠地传了开去，这时山巅“飕飕”射入了两道人影，又急又快，所带起的衣袂劲风，令在场中群豪眼都睁不开来。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场中多出现了两人，都身着白袍，一个银发金冠，一个白发银冠，都是道人，在场中年轻、中年甚至老年一辈，大都不识得，但有数名高龄高手，却脸色大变，有一名还“咕咚”一声跪了下去，颤声叫：

“祖师爷饶命。”

众人不知所以。这两名老人也不去理会他，银发金冠的偶然呼道：

“谁是李沉舟？”

却见李沉舟也站了起来，态度甚是恭谨有礼，众人正奇怪这两人来头好大之际，忽听萧秋水上前行礼，毕恭毕敬地招呼道：

“晚辈拜见两位前辈。”

原来这两人不是谁，正是在丹霞岭上，巧救萧秋水与未明珠的武当名宿：铁骑道长、银瓶真人！

铁骑、银瓶两人，著名的是剑、掌、内功三绝，尤其是内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至高无上的阶段，但他们当日，因不知萧秋水已服“无极仙丹”，几丧命在萧秋水手里，一直到如今，他们两人，心里还暗暗感激萧秋水的手下留情。

二老一见萧秋水，想起丹霞之败，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铁骑笑道：

“小子，你也来了，姑娘呢？”

萧秋水脸上一红，想起当日在丹霞谷中的荒唐事，旖旎情景，银瓶端详了他一下，即道：

“唉呀，怎么还是内功好，武功下济呀！”敢情他一眼就看出了萧秋水的功力与武艺不调。

萧秋水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是好。铁骑又嚷道：“这里有没有李沉舟在？”

李沉舟沉冷的站了出来，道：“我就是。”

铁骑打量了他几眼，喃喃道：“很好，很好，”银瓶也叹了一声，向铁

骑道：

“英雄出少年，这句话真是没错，看来我们早该退休啦。”

铁骑苦笑道：“不过还得办完此事才走。”

银瓶也苦涩地道：“这事儿不好办吧？”

铁骑道：“就算办好，也要觅个好徒儿，单靠观里的庸才，怎能继承你我的衣钵？”

李沉舟从中截断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

铁骑道：“你有无一个手下，叫做柳随风？”

李沉舟点点头，铁骑轩眉道：

“那就是了。他在浣花萧家，杀了我派掌门大禅以及总观主持守阙；我要替我的徒孙们雪这个耻，报这个仇。”

银瓶道：“少林听说也丧了掌门天正、还有七大高手中排第四的木蝉、排第五的木蝶、以及排第七的龙虎，据悉武功徘第三的木叶和排第六的地极两人，也要前来金顶找柳五报仇雪恨……”

铁骑道：“又听说你在此地夺得《忘情天书》，你武功应已不错，加上《忘情天书》，那怎可以！……所以我们先赶过来，要先木叶和地极之前会会你……”

银瓶道：“你快叫柳五一齐出来。”

李沉舟笑了。他的笑恰似春山般悠远，又似狐狸般狡猾，可是非常好看：

“是谁告诉你们我在这里拿到‘忘情天书’的？”

银瓶道：“一封信。”

李沉舟问：“一封信？”

铁骑肯定地道：“是一封信。”

李沉舟忽然扬眉问：“你们之所以得知我在这里，还有《忘情天书》的事，都是因为收到一封信？”

大多数人点头或应是，少数人因戒备而缄默。李沉舟笑意里有说不尽的揶揄：

“为了一封神秘的信，我们莫名其妙的在峨嵋金顶，大杀一番萧秋水忍不住问：“那末以前‘战狮，古下巴被杀的传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沉舟答：“古下巴那一行人，确是柳五和刀王等所杀的。我本来就把蛇王包围在峨嵋，古下巴等人假借游览之名，想救走他俩，而古下巴原来是武林四大世家‘慕容、墨、南宫、唐’家中之慕容家门人，来意不善，似有意收揽蛇王，故我下令杀之。”李沉舟目中第一次有一丝毫、一些微的愤然：

“所以，也因此暴露了行踪。”

银瓶奇道：“那末说，这里并没有《忘情天书》这一回事了？”

李沉舟笑道：“《忘情天书》却没有，‘无极仙丹’却是先闹了十几条人命。”

银瓶道：“不管有没有，我们还是武当派的人，武当那一宗血案，还是要血债血偿的。”

李沉舟笑道：“武林中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本就是常事……两位剑、掌、功力三大绝，在下早如雷贯耳，但两位也知不知道，在我帮内，本有四大护法……”

银瓶变色道：“‘九手神鹰’孙金猿和‘翻天蛟’沈潜龙早已死了……”

李沉舟却紧接着说：“还有蓝放晴。白丹书二人……”

只听铁骑，银瓶二人一齐叫了出来：“东一剑、西一剑？！”

李沉舟笑道：“正是。”

铁骑、银瓶有他们的当年。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好勇斗狠，所向无敌。但也有一对难兄难弟，像他俩一样，在江湖上大大有名。

那便是著名的“东一剑、西一剑”。

东剑蓝放晴、西剑白丹书，他们两人，在江湖上曾制造了不少血腥风暴，当然这一步步逼使东一剑、西一剑终于与铁骑、银瓶对决的到来。

他们就在天山一战。

这一战下来，真是惊天动地。四人都还活着，但从今以后，铁骑、银瓶束发为道，东一剑、西一剑也归属权力帮，不再似昔时之连袂闯荡江湖，肆无禁忌。

这一战对这四个人，影响都极大，使得他们都一度萌生退志。但这两对人，却始终谁也没服过谁，他们知道彼此还活着，就不断地苦练下去，也许就是为了日后免不了的一战。

而今这必届的一战，居然来了，而且就在今日。

这时忽听“空当”一声，置在金顶崖边的钟，突然飞起，里面出现两道电一般的闪光，飞夺铁骑、银瓶之脊梁！

蓝放晴、白丹书，几乎可以算是近百年武林中两个绝异的人，他们剑法走诡奇、倏忽、快急一路，迄今邪派剑术之中，尚无人能超越过他们的。

铁骑、银瓶二人，出名的掌、剑、内功三绝，剑法乃得武当阴柔之正宗，掌法以得武当绵实的颠峰，至于功力，造诣之高，恐怕未必在当年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之下。

铁骑、银瓶二人，素知东一剑、西一剑犀利，如单打独斗，正面相搏，其结果未可预知。

可是这一刹，大变骤然来。

那口巨钟内，竟然就是东一剑、西一剑藏身之处。

两道剑光，微若萤火，但迅若急电，已刺入了铁骑、银瓶的脊梁内。

东一剑、西一剑两剑皆命中。

就在这瞬间，铁骑、银瓶内力的深厚，才完全显露出来。

他们一齐转身。

东一剑、西一剑“啪啪”两声，两剑齐折。

剑尖仍留在铁骑、银瓶背内。

铁骑、银瓶回身，出剑。

东一剑、西一剑运用断剑，一格。铁骑、银瓶出掌。掌劲“砰”地打在东一剑、西一剑胸口上。

然后东一剑、西一剑的身躯就飞了出去，飞过之处，溅洒了鲜血。

但二人身子尚未到地，突然一扭，又向山下掠去。

铁骑怒喝：“别逃——”声音忽哑。

铁瓶断喝：“追——”声音已噎。

两人跄跄踉踉，但身法依然十分迅快，直追而去。

场中只不过一下子，又没了这四人的踪影，就似一场来得快又去无痕的噩梦一般。

地上仍是留有触目惊心的鲜血。

有的是东一剑、西一剑两大高手的身上淌出来的，有的是铁骑、银瓶两

老前辈身上淌出来的，更有的是武林群豪在舍死忘生的争斗时所流下的。

在场中眼光锐利的高手都看得出来——

东一剑、西一剑虽施暗袭，但武功与银瓶、铁骑，绝不致相差太远。

现下东一剑、西一剑身负重伤，权力帮仅剩的两大护法，只怕难存了，但武当派的两个耆宿，只怕也是一样。

对付这两名武功绝世的道人，李沉舟由始到终，都没有出过手。

萧秋水忍不住道：“不公平。这不公平！”

李沉舟偏首问：“怎样不公平？”

萧秋水跺足道：“这就是你的部下，偷袭铁骑、银瓶，算什么英雄好汉！”

李沉舟侧脸道：“东一剑、西一剑与铁骑、银瓶武功相仿，但稍逊半筹，这我是知道的，他们同时也是宿敌，白丹书、蓝放晴二人要杀两个老道，那绝对是力有未逮的，难道我硬要规定他们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手吗？那岂不是置这二个替权力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人于死地？如果是你的兄弟朋友，你又忍心这么做吗？所以我既不鼓励，也不阻止；我不出手，已经是很好的了。如果是你的弟兄，眼看要死了，姑不论他们出手得光明不光明，但你能忍得住不插手吗？嗯？”

萧秋水一时无言。李沉舟笑笑又道：

“其实要作为一个武林高手，首先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而且随时防患于未然，更常先置自己于绝地……铁骑、银瓶，武功虽高，但未免太天真，还不适合于这险诈江湖。”

萧秋水沉默良久，终于抬头，目中闪耀着精厉的光芒：“我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但贵帮之所以腐败，子弟之所以声名极恶，也就是为了这个，随时可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改变了原则来迁就手段，并不惜弃信背义。”

李沉舟长笑道：“一门一派，是非曲直，岂有如此简单？闻少林一脉，门户森严，门规更是天下闻名，但也出了木蝉、木蝶这等卖友求荣的人……”李沉舟缓声道：

“木叶、豹象两位大师，可以为然？”

他的声音虽平和，但悠悠地传了开去，只听山间传来了极深厚、端静的声音：

“阿弥陀佛，人谁无恶，惟佛是善。”

只见山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两名僧人。一名僧人，满脸皱纹，形同朽木，但双目湛然，背负长形布包。另一名僧人，十分精悍，黑须满绺，但目光甚是慈和，腰挂戒刀。

李沉舟笑道：“这次峨嵋金顶，真是热闹，冲着我李沉舟的面子，竟来了这么多前辈高人。”

在场中的武林高手，听说是木叶、豹象两位大师前来，都纷纷为之动容。

原来少林寺除了行踪跪秘、不知尚在人间否的抱残长老外，还有七大名僧：他们师兄弟七人，在少林寺中各掌要职，名满江湖，天正便是大师兄，也是武功最高者，却已在萧家剑庐中，为权力帮徒所伏杀。

其他二师兄木叶，掌少林达摩堂、藏经楼要职，俨然少林派副掌门人之势。三师兄木蝉，掌罗汉、忏悔二堂要务。四师兄木蝶，则掌诵经堂，后来这木蝉、木蝶二人，皆是柳随风之手下大将，终为武当太禅真人所杀。

五师兄地极，掌理少林寺监。六师兄龙虎。为少林掌刑，却为叛逆杀于川中。七师弟豹象，掌任普渡堂。现下天正、木蝉、木蝶、龙虎纷纷已逝，

剩下的只有木叶和地极、豹象三人。

而今豹象与木叶，已经上了峨嵋金顶。

萧秋水忽然想到很多事情。

他想到几场他所经历过的大战役。

一萧家剑庐与权力帮之对峙。一公亭中：“四绝一君”、十九神魔和自己一组人之对抗。五龙亭里：两广十虎、权力帮和自己的一伙人厮斗。别传寺内：权力帮“八大天王”中的高手和朱大天王的手下之厮杀……

——还有重返浣花萧家时，古深、齐公子、八大门派高手、大侠梁斗等与权力帮“八大天王”中的四大天王之一役。到了后来，连少林天正、龙虎、武当太禅、守阀都出动了，还引出了柳随风，和他的‘一杀、双翅、一凤凰”……

但今天的情况，更加剧烈。

峨嵋金顶上，聚集了四大门派掌门，以及各路豪杰，还来了少林高僧木叶与豹象，武当香宿铁骑与银瓶，朱大天王的长老章残金、万碎玉，甚至还有权力帮的两大护法：东一剑和西一剑。

——好像有什么大气象，正在迫近……

萧秋水不禁挑上了双眉。

他发现李沉舟正在怪有趣地望着他。

大敌当前，李沉舟不去注意木叶与豹象，反而在注意他。

李沉舟问了一句更令他费解的话。

“你知道我最喜欢用的是什么武器？”

萧秋水摇头。

李沉舟微笑着，举起他一双拳头。

他的手秀气，他的手指有力，他的掌色红润。

他的手指长而肤色白。

他那既像写诗，更像画画者的手。

可是他握紧了拳头。

“我不相信武器；”他说：

“我只相信我的拳头。”

“拳就是权。”

“握拳就是握权。”

“出拳有力就是权力！”

“小人物不可一日无钱，惟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所以我们比昔年的金钱帮更鼎盛，更强大更人才济济！”

“所以我只相信我的拳头！”

李沉舟握着拳转过身去，遥对豹象和木叶。

“少林寺对天正被杀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最主要是因为贵派方丈，武功可说已臻超凡入圣之境界，若不是死于暗算，是不可能败北的。”

木叶细聆到这里，低说了一声：“善哉。”

李沉舟笑道：“少林数百年来名震天下，独树一格，向未见什么门派能把少林的实力消灭，这次天正既亡，但仍有木叶大师在，确是少林之福。”

木叶道：“施主过奖。”

李沉舟道：“大师未出家时，是著名的‘心明活杀派’的才子，剑术已到了能卸剑、驳剑、心剑合一的地步，而且也是一代暗器名家，‘满天星’、‘雨洒长街’这几位暗器前辈，都曾在大师手下吃过大亏。”

木叶淡淡一笑，“可惜后来遇上唐老太太，没一个照面就败下阵来。”

李沉舟笑道：“唐老太太绝足江湖，武功神秘莫测，大师能在她手下活命，已实属难得。”李沉舟定定地道：

“所以在下要与大师过招交手，定必要非常小心，非常的小心。”

木叶大师脸上紧皱的纹似乎松弛了一些，精悍的目色略带一丝蔼意，道：

“李帮主尽管出手无妨，贫僧能不开杀戒，就尽可不造杀孽。”

李沉舟一揖，微笑道：“谢了”。

木叶大师双目仍如电光，盯住李沉舟，道：“今日我不找你，帮主也定找上少林，所以请恕贫僧放肆。”

李沉舟微笑，信步行入场内。

众人纷纷让出一大片空地来。

枸沈舟衣袂飘飘，白衣悠然，微笑候于场中。

木叶大师长念：“阿弥陀佛。”向豹象大师深深一揖，豹象道：

“方丈保重。”

木叶道：“如果不测，主持之职，还要师弟劳心。”

豹象惶然摇首，“师兄不可说这不吉利的话。”

木叶道：“无所谓吉或不吉，我有剑，乃慧剑，剑斩一切妄幻。少林基业，尚要师弟垂顾。”

豹象凄然道：“是。”

木叶缓步而入场中，沉静坚忍得就如一块木石。

风来。木叶的僧袍飘。李沉舟的衣袂飘。众人围观的心，也犹似被风吹送出了口腔。

木叶犹如朽木。朽木不动，任风吹过。

李沉舟却如不存在的事物一般，只存在于空无之中。

萧秋水看得手心发汗。他想，要是柳五柳随风在场，虽犹如一缕清风，但衣袂、木叶、轻尘见处，尚可觉察人在身在；李沉舟的存在则如那青衣江上的一叶扁舟，已融入了天地之间。

他不明白李沉舟如何能达到这种高深的修为。

这是武林中极重要的一战。

白道中仅存的实力：少林寺代任掌门，佛法高深、武功渊博的木叶大师，要与名震天下，且执武林牛耳的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决战。

这一场战役，局面是如何，真不堪设想。但围观之人，无一不想目睹此场战役，无一愿意离开。

李沉舟微笑道：“大师，你的慧剑呢？”

木叶缓缓解上背肩的长包，一层又一层地，解开那极沉重的包裹。

他一面解开，一面说话。

“这剑是一流的剑，是从一位武林朋友处借来杀你的。”

“我以前练剑，后来能御剑，御剑时已鲜逢敌手。”

李沉舟虚心的应：“是。”

木叶又道：“未出家前，我己练得驳剑之术，创‘心明活杀’剑法，当时可谓剑术之翘楚，而当之无愧。”

李沉舟似乎毫不惊讶木叶大师的自赞自夸，反而唯唯称是。

木叶接道：“但我剑术的真正开始，乃在少林。在少林我练得慧剑。慧剑乃斩一切牵绊。即剑就是佛。”

这时他的包裹已解至最后一层。那长形的物体必定是极端珍贵的剑。这未出家前已是一流的剑客仰天憬然道：

“后来我再得天正方丈大师兄的指点，又突破了‘慧剑’的阶段，成了‘无剑’。”

“无剑”两个字一出口，他的手突然伸出！

他的手发出了香火一般的光彩。

他的手融于火、调于水、溶透天地。

他的手就是剑！

甚至不是剑！

而是无剑！

那包裹有没有剑，已不重要。

木叶的手才是剑。

木叶一出剑，李沉舟就倒飞出去。

众人让出那一大片空地，空地上空有串串茅花飞过，煞是好看。

李沉舟的身形就如茅花，不像他自身卷起的，而是被风吹起的。

他突然倒后而飞，白衣遮住了太阳，成了黑的物体。

太阳被遮，木叶脸上笼罩了阴影。

他一面疾退，一面发出暗器。六七十种暗器。

但李沉舟没有追击。

太阳又是一亮，李沉舟已落了下来。

他落到人群的第一栏去，突然挥拳，打倒了一人。

倒下的人赫然就是豹象大师。

豹象大师踏地吐血，他手上已握着一柄闪亮寒芒的戒刀。

李沉舟在他出手之前击倒了他。

六 木叶豹象·章残全万碎玉

李沉丹不先打击木叶，而先击倒豹象，就是因为他已看出，这少林新任掌门木叶大师的剑法，已臻化境。

所以他一说话，先赞美木叶，道出木叶大师的武功实力，让木叶、豹象等人俱错以为李沉舟必聚精会神，决战木叶，殊不知李沉舟第一个先要剪除的是豹象大师。

豹象大师，自幼投师少林，为少林和尚中，杀性最强、杀气最大的一人，但他为人品性剽悍，虽每造杀戮后，皆十分忏疚。他的一口戒刀，曾击退过十次以上对少林的迫犯，适才木叶向李沉舟出手之际，豹象已操戒刀在手。

但李沈舟猝然倒飞，不管他是否会为卫护木叶而前后夹击，先击倒了他。

豹象大师倒下。这时木叶大师漫天的暗器纷纷落地。李沉舟步如飞燕，凌空反抄，暗器如雨，落在他翻飞的双袖里。木叶大师见豹象倒地，目眦欲裂。他猛剥开最后一层布帛，只有剑，没有鞘。这已是真剑，不是无剑，而是有剑。木叶杀心已起。李沉舟忽然袖子一卷，已在围观的一道人腰畔抽出一柄长剑。这下鹊起鹞落，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道人只见眼前人影一闪，白衣倏飘，李沉舟已窜向木叶。木叶刺出一剑。无空，无活、无生、无命。这一剑尽是死机。死气自剑锋带起。可是死意陡止。李沉舟手中的鞘，及时套住了木叶的剑。木叶的剑有了鞘，等于裹起了层层布包。这剑又回复了它“无”的状态。它纵有力量，已发挥不出，所以一切又活了。所以木叶只好死了。木叶的确不同等闲，在这种时候，他居然还打出暗器。十七八种暗器。李沉舟要杀他，必须要付出代价。生命的代价。可是李沉舟一摊手，也发出了暗器。刚才他接的暗器，木叶的暗器。一刹那暗器全都射了回去，有的回旋，有的急转，有的反弹，有的剧撞，全都打在一起，把木叶的暗器全打落。然后李沉舟的拳头，就似闪电一般快，迅雷一般有力，击中了他。

木叶萎然倒下。

如同一张朽叶一般。

李沉舟轻松地拍手，没有丝毫骄态，但也不谦抑，只是悠闲地踱回场中。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地，木叶、豹象两位大师自地上急跃而起。

木叶大师是藏经楼主管，他通晓无数心法内息的修练，所以李沉舟的拳头，虽已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却不能使他立即死亡。

豹象大师则练就一身铜皮铁骨，李沉舟搏打他时，仍存待大部份精神留意木叶大师的出手，并未用尽全力，李沉舟的一拳，只击裂了他的肺腑经脉，亦未能即刻使之毙命。

他们倒地，直至强提一口气，倏然掠起，力扑下出。

李沉舟回首时，他们已抢出了人群。

李沉舟没有追。

萧秋水却“咦”了一声。

原来木叶大师适才踣地的所在，留有那柄剑。

那柄剑落地时，又与剑鞘脱离：那么好的剑，那道人的剑鞘根本罩它不住。

暂时使它消失了光芒的是李沉舟神奇的手，而并非剑鞘。

那柄剑斑剥、陈旧、古意，只有剑锋口一处，隐冷地闪着一种似波光似水光但又如毒蛇蓝牙般的寒芒。

这柄剑萧秋水认得。

而且非常熟悉。

因为这柄剑就是宝剑“长歌”。

萧家。剑庐。见天洞。神像前。

七星灯火晃闪，供奉拜祭的三牲礼酒，架有一柄剑。

一柄萧家历代风云人物闯荡江湖的佩剑。

从架着的剑身之斑剥、陈旧、古意，可以见出这些已物化的英雄人物昔日种种风云事迹。

萧家祠供前所奉祭的，就是这柄剑。

古剑“长歌”。

古剑长歌！

萧家的镇门宝剑，竟落在少林代理掌门木叶大师的手上！

萧秋水马上闪过木叶大师适才的话语：

“这剑是一流的剑，是从一位武林朋友处借来杀你的。”

长歌宝剑既在木叶手中出现，莫非父母的行踪跟少林也有关系？！

萧秋水因想到这里，几乎忍不住跳了起来。

他真的一面跳起来，一边叫唤，一边追。

可是负重伤遁逃的木叶和豹象大师，又哪里能因他的呼唤而停止。

萧秋水见父母可能有消息，必急如焚，不顾一切，一手抄起地上的剑，狠命追去。

萧秋水内力虽强，轻功却不高，少林高僧大都在嵩山奇崖上下习过轻功提纵术，既发足在先，萧秋水就很难追得上，但萧秋水好不容易得到一点父母亲的丝索，怎可轻易放弃？于是发足力追。

萧秋水一路追去，开始犹见地上血迹，再追下去，只有凭直觉判断，他揣摸受伤者的情理与行踪，经过了来时的骑鹤钻天坡，到了著名的九老洞。

原来峨嵋山志上载：峨嵋山有七十二洞，其中以“九老仙府”称著，位于峨嵋最幽胜处，寺宇依山峰而立，故名“山峰寺”，寺瓦是银制，并在万历时御赐大藏经全部、贝叶经、菩堤叶经、均由印度迎来寺中。

相传轩辕黄帝未访广成子前，先遇见九老洞的九老人，问其姓名，则为天茧、天任、天柱、天心、天辅、天冲、天富、天蓬、天因，轩辕因之题此洞名为“九老仙府”。

九老洞财神殿旁，有许多小洞，其中一洞，可通达洗象池甚至笔架山，并有“神水”可疗恶疾，但洞小非蛇行匍匐前行不可，并岔路极多，走错者极难回出，故尸骨填塞洞间者甚众。

九老洞又有东西二入口，洞内黝黯，雾气蒸腾，蝙幅飞翔，蛇鼠匿伏，在当时很少人敢进去探索。

萧秋水追到那儿，突然听到掌风和剑风的声音。

萧秋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凌历的掌风和如此犀利的剑风声。

剑风响起时，萧秋水的耳朵几有被撕裂的感觉，掌风回荡时，如同大锤敲击在心腔上。

萧秋水见过龙虎大师的“霹雳雷霆”，也目睹过屈寒山的“无剑之剑”，但前者与现在的掌风与剑风一比，都变成了如同小儿持木剑嬉戏追打一般。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

洞中有八个人在竭力厮斗。

这八个人都盘膝而坐，头顶上白烟袅袅，虽都是一流武林高手的气态，但是都似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这八个人不是别人，都是萧秋水所熟悉的人。

这八人赫然就是：铁骑、银瓶、木叶、豹象以及东一剑、西一剑和章残金、万碎玉。

现刻的场面所形成的对峙是：武当的两名耆宿和少林的两名主持当然联手，而朱大天王的两名长老和李沉舟的两名护法，也正在并肩作战。

共同点是：这八人，都受了伤。

东一剑，西一剑乃给铁骑、银瓶所掌伤；铁骑、银瓶背部亦为蓝放晴、白丹书二人所刺中背脊；章残金、万碎玉、木叶、虎豹四人则俱为李沉舟所伤。

现刻这八个人，亦即是雄霸一方的五宗大派中地位极高的老前辈，却因为各种不同的状况负了重伤，又因各所持的立场而拼搏起来。

萧秋水到的时候，拼斗已近尾声。

八人萎然垂坐，汗湿全身，显然无力。

萧秋水跪拜过去，扶着木叶，急问：

“大师、大师，你醒醒，晚辈有事请教……”

木叶的眼光，已缺了神采，勉强举目问：“你……施主何人……”

萧秋水正想答话，银瓶却一眼瞥见了他，叫道：“小子……你……过来……”

萧秋水趋近过去，银瓶气喘吁吁地道：“你来得……正好……真好……我是受了伤，要不然……我和铁老儿的掌……剑……内功……三绝，天下无人能……及……”

萧秋水见对方气息若如游丝，知其难久于人世，黯然应道：“是……是……”

银瓶怪眼一翻，啐道：“是又何用！快……我跟你投缘，我把内功心法都传你，你要证实给……给后世的人看！”

萧秋水悚然一惊。铁骑接道：“我……传你掌功……剑法，你去跟我宰了他们！”

萧秋水慌忙摇首：“道长、道长……我……我不是武当弟子，怎能……？”

铁骑费力喝道：“胡说！传功全靠机缘，不一定同门同宗，武当近年来没有人才……你小子有才份，正好传我俩的衣钵……你……你不受也不成！”

萧秋水还想拒绝，但铁骑、银瓶二人，已不管一切，向他解说内功心法、剑气掌劲起来，萧秋水情知这是绝代奇功，而且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两位武林前辈眼看就要不支，盖世奇功眼看就要绝灭，萧秋水更不忍拂逆，所以他用心听，全神去记。

萧秋水记性强过人，但一直未曾好好练过武，但他因内功殊强，再修练其他武学，便是十分容易，可谓一点就通，开始只是存心不想件拂铁骑、银瓶的好意，但一旦听得入神后，便浑然忘我，潜心进修了。

如此约莫一个对时，铁骑、银瓶一面以一手抵住萧秋水之“命门穴”、“龙尾穴”，一面授以武功心法，萧秋水一面强记死背，一面设法融会贯通，又边感觉到内力源源涌来。

又过一个对时，萧秋水大汗涔涔，犹如自大梦醒来，发觉铁骑、银瓶已经坐化，他大吃一惊，却听一人静静地道：

“你本来为啥事找老僧？”

萧秋水一看，原来是木叶大师。

萧秋水马上记起他追来这里的目的，忙递剑恭问：“大师，晚辈是浣花剑派第三代弟子萧秋水，……”

木叶“哦”了一声道：“原来是萧施主之子……”他脸色惨白，遍无血色，唇边仍不断涌溢出鲜血。

萧秋水忙问：“晚辈目睹大师以此剑战李沉舟，但此剑原属家严所有，不知……”

木叶苦笑道：“正是。你父亲偕同令堂等人，自剑庐地道，脱困而出，潜来少林，本来……”

萧秋水急问：“本来怎样？！”

木叶叹道：“本来已逃脱权力帮之追踪，却不知如何，让朱大天王得悉，沿途截杀，浣花一脉，全军覆没……阿弥陀佛。”

萧秋水轰隆一声，只觉脑门一阵漆黑，真如金星直冒，只觉找遍了千出万水，忽然都绝了路，绝了路了。

木叶叹道：“我与七师弟遇上令尊时，他已奄奄一息，告诉我‘天下英雄令’还留在剑庐，幸好没有携带出来，否则必给朱大天王搜去，而狄太夫人……却已被西夏所掳……”

虎豹大师接着道：“令尊把浣花宝剑交给我们，嘱我们要寻回‘天下英雄令’，我们赶到浣花溪，才发觉方丈大师兄、福建少林主持等皆已被杀，故赶来峨嵋，决意要李沉舟交还个公道，可惜虎豹说到这里，一口气接不下去。

萧秋水呆立原地，也看不出特别的悲伤。

他静静地的看着木叶和虎豹，这两大武林高手，为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所重击，已濒临死亡边缘。

木叶忽然胆魄一寒，并不是由自他此刻身体的残弱，而感觉出一种从未遇到的骇人怖人的杀气，来自萧秋水没有泪的双眸。

萧秋水再望向倒于地上的铁骑、银瓶的尸首……能掌握武林力挽狂澜奋救天下的正道人物，难道都这么一个个……？！

萧秋水忽然跪了下去，“咚咚咚”叩了三个响头。

木叶困难地道：“我知道你想求我什么。”他向虎豹艰难地说：

“少林与武当，同为武林正宗，然各有归依，至多联手御敌，向未结合联盟，所奉所信亦自相异，无法合一同心，想是天意……只可惜两派武艺，博瀚深远，也因各持己见，未有融合会通。今日我俩既无望生回少林，不如……”

虎豹大师默然良久。“我少林及武当精英，尽殁于近日的江湖变动中，武林大局，确要人掌持，……就算悖了门规，但为了天下人之福祉，我们也要违悖一次了……至于……至于两家所长，能否贯通合一，成一代宗师，则要看施主的天资福份了……”

木叶微笑道：“如此甚是。你起来。”

萧秋水茫然起立，木叶大师道：

“你杀性太强，易喜易怒，本不合于佛门子弟，亦不适于道教门人，但要对付权力帮、朱大天王这等人，则非要你这等人不可……”

木叶一只手轻按萧秋水额顶，语音低微，萧秋水聚神静聆，未几二人如

贴合一起，身上飘升白烟袅袅……

虎豹大师默诵一阵，也拊掌往木叶之背贴去，并传少林练功绝技心法。

如此三人黏合在一起，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虎豹大师“咕咚”一声栽倒下去。

木叶大师长诵一声，圆寂端然。

只有萧秋水，瞑目未睁，依然在递增的内力与剧变的武功中沉湎忘返。

又过了很久、很久。

萧秋水一跃而起，居然收势不往，头顶“砰”地撞在洞岩上。

这一下吓得萧秋水一跳，全力猛收，但额顶依然撞中坚硬的岩石，扑簌簌一阵连响，数块岩石被撞得粉碎。

萧秋水跌撞几步，出得了洞，只见洞外犹有微弱的叱喝之声。

萧秋水定睛一看，只见四人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奄奄一息中仍作殊死战。

这四人居然就是章残金、万碎玉，与东一剑、西一剑。

铁骑、银瓶因悉心戮力使萧秋水武功增进，所以早殁；木叶和虎豹也因心力交瘁，使萧秋水尽得真传后亡毙。然而东一剑，西一剑与章残金、万碎玉却拼搏至今，胜负未分。

萧秋水走出来的时候，这四人已奄奄一息了。

东一剑蓝放晴看见萧秋水，竭力叫唤道：“喂，你来。”萧秋水走了过去，蓝放晴嚷道：

“你给我过去，把他们给杀了，如果他往左闪，你走寅位，剑捏天字决，右‘白虎奔雷’，剑尖取他‘保寿官’，如他往右闪，则‘玉环鸳鸯步’，右‘采花灯’，左弓箭梢打，剑走中锋，若他退后，扶掌拦剑，你抹剑走‘天池势’，横扫他‘采听官，……”说到这里，蓝放晴叫道：

“这招就叫‘东日飞升’！”

萧秋水听着，不觉模拟起来。蓝放晴等四人因已累倒，真所耗尽，故光能指点，不能出招。

萧秋水深觉这一招高妙无穷，正在这时，那章残金气呼呼地道：

“喂，小伙子，要是你使那一招，我既不退也不闪，右掌作切，左掌使斩，向剑身剑腹施压力，反刺你的‘凌灵’、‘福堂’二穴，兼打‘奸门’、‘天仓’，那老鬼所教的一招，不是全都破了？！”

萧秋水本觉东一剑那一招“东日飞升”，已是精妙无穷，如今一听章残金的拳招，才知道是破解得天衣无缝，而且反击得令人无法招架。

只听章残金叫道：“这招叫‘残金破兵’，便宜你了，小子！”

四人为争一时之意气，斗争方酣。这时听西一剑白丹书叫道：

“不怕。小子，你以右时反撞，回打‘中堂’，踏子午马、再转灯笼步，突然上路出剑，以九道剑花夺其‘山根’。记住，剑出要快直，但剑意如太极，意在圆先。”

白丹书一般一说，萧秋水忙深恩默记。这时章残金一听之下，神色愀然。萧秋水豁然而通，几次喜得飞跳起来，这招的确是制住刚才那一招“残金破兵”的最好方法。萧秋水喜问：

“这招叫什么名堂来着？”

白丹书道：“‘书剑恩仇’！”

原来东剑蓝放晴，西剑白丹书是权力帮的护法，数十年来，跟朱大天王

部的长老章残金、万碎玉斗得你死我活，也成了棋逢敌手，各人研究的招法，亦几乎即为克制对方的招路而设的。蓝、白二人着重剑法，章，万则注重掌式，正好打个棋鼓相当，都俱为剑掌之菁华。

章残金一时惨然。万碎玉却在稍加思索后，即道：“有了。他吸气退七尺闪开六尺……”

萧秋水不解，即问：“吸气又怎能先闪后避共十三尺呢？”

万碎玉被打断，甚是不喜，怒叱：“傻瓜，你气纳丹田的动作，分两次做，一次由鼻嘴吐纳，一次由毛孔呼出，退时以踝运力，闪时则用趾步控制不就行了？只要有三十年以上的内力修为便得了。”

萧秋水十分聪明，一听就懂，但这种掌路身法却十分逆行倒施，萧秋水一时也无及多想，万碎玉接道：

“你再施分筋错穴手，拿他左腕，但沉时反蹲，跳虎步上，右掌穿插他‘旗门穴’，右掌劈脸……这招叫‘玉石俱灭’。”

萧秋水稍为一呆道：“不可能。既是‘虎跳’，如何取‘旗门’万碎玉怒骂：“小兔崽子，虎跳时沉膝走玉环步不就得了？！”

萧秋水一听，完全通晓，大喜谢道：“谢谢前辈指教，这招连消带打，确能破去‘书剑恩仇’！”

只听东一剑喝叱：“胡说。我只要走卯位，起震位，出掌双锋贯耳……”

这四人轮流争讲下去，虽无法动手，但依然要在一个青年陌生人面前争个长短，也不顾别人学到了多少。到了最后，四人心生恐惧，怕自己无招解对敌招，萧秋水即可过来杀掉自己，所以更把家传法宝绝招都抬了出来，而萧秋水又天生聪悟，加上四大高手指点，只要一点不明，四人便争相纠正，四人犹如泥足深陷，越吐露越多的秘技，简直不可收拾。

这四大高手的剑法、掌法，确实是冠绝天下，萧秋水默记吸收，真是受益良多。

直至四人声音逐渐低微了下去，原来各已油尽灯枯，心力全耗，而他们大部分绝艺，已皆传授到萧秋水身上去了。

他们起初指点得非常之快，后来越说越慢，因一般或熟稔的招式都已使尽，他们必须公开绝招或再创新技，始能破解对方的高招。

但因此更是伤神。这四人已濒临死亡。章残金这时正要思筹要挡白丹书的快剑连袭，苦思道：“……我先以左手‘铁闩门’，再平踁破排，以金刚出洞逼走……至于最后三剑……最后三剑嘛……”

白丹书的连剑共十七式，最后三剑尤其是“出剑如龙，收创若松”，气势无尽，章残金等一时想不到破解之法，其他三人亦然，章残金只好说：

“我只好……用右鹤顶法拍打，右马提……提到左马之后，再起上……大庄刺虎势……拼个……拼个同归于尽……”

章残金这一说，其他三人，都“呀”了一声，但亦都无法可想，连白丹书出剑，纵然各自弃招，也无法自救。

四人脸色惨变。萧秋水一直在细听，并比作招式，以求准确，现下忽然道：

“为何不走丹阳势，以双剑切桥，脚踢游龙，向削来之剑势闯破，反而能置之死地而复生呢？”

四人一时大悟，都喃喃喜道：“是……是……”章残金侧了侧脸，皱眉道：

“ 唔？不对，要是双剑切桥，又如何游龙步势呢？ ”

萧秋水一笑道：“ 把少林扎铁桥马之稳重，融入武当圆形弧势发力于腰中，便可以完美无缺了。 ”

四人不禁都颔首恍悟。万碎玉倏然脸色惨变，涩声道：“ 你……你究竟是……是什么人？！ ”

原来四人都沉耽于彼此比斗厮杀之中，毫不觉意萧秋水这年青小伙子的本身，而今乍闻萧秋水能斟悟破解他们的执迷处，尽皆失色。

但此刻萧秋水已兼怀少林、武当、朱大天王、权力帮八大高手之所长，已经不是任何其中一人所能敌，更何况这八人俱已接近瘫痪垂死之边缘呢！

萧秋水道：“ 我是萧秋水。 ”

东一剑蓝放晴脸色惨白，呆住了半晌，忽然问：“ 如果九子连环，剑走官位，一星抛月，左脚迫你右趾，剑取印堂，……你怎么破解？ ”

萧秋水毫不犹疑答：“ 抢在剑先，剑尖飞刺来剑剑身，即可破之，是为‘ 飞星刺月 ’，专破‘ 一星抛月 ’式。 ”

东剑蓝放晴忽然长笑三声，然后口吐鲜血，惨笑道：“ 很好，……。尽得我之真传……没有想到我临死前……还不明不白……收了这么一个……天质聪悟的徒儿…… ”

蓝放晴说完了这句话，猛喷出一口血箭，缓缓仆地。白丹书沉雄地瞪着萧秋水，问：

“ 如果对剑法比你高强但胆气不如你之剑手，要用什么剑法对付？ ”

萧秋水不假思索，即答：“ 剑锷之剑。 ”

白丹书一怔，问：“ 何谓‘ 剑锷之剑 ’？ ”

萧秋水神速地道：“ 即以拼命剑木，不惜以剑锷作为打击，如此神勇必能毁碎对方剑锋之剑的锐气。 ”

白丹书一拍大腿，断喝一声道：“ 好 !可以成为我西一剑高徒而无愧…… ”

话未说完，已断了气。

东一剑、西一剑先后毙命，只剩下章残金和万碎玉二人。

二人相顾良久。

章残金问万碎玉：“ 我们要不要问问他，看从我们那儿学了多少？ ”

万碎玉道：“ 好。 ”

章残金道：“ 你问吧。 ”

万碎玉道：“ 真正的掌功，是掌的哪个部分？ ”

萧秋水爽然答：“ 真正的掌功，是全身，不限于手掌一隅。 ”

万碎玉满意点头。章残金紧接着问：

“ 若一双手掌被高手所制，你怎样？ ”

“ 连掌势于全身，反击！ ”

“ 如因掌受制以致全身无法动弹？ ”

“ 则弃剑。 ”

“ 剑？ ”

“ 弃剑即弃掌。 ”

“ 弃掌？！ ”

“ 是。弃掌如弃履。 ”

章残金望见万碎玉，一字一句地道：

“ 够狠，能果决，方才是掌法，他比我们还绝。 ”

万碎玉没有答，章残金见他双目紧闭，已没了声息，方才知道他已死了。

章残金抬头望向萧秋水，道：“这便是名震天下的‘残金碎玉掌法’，你要好自为之。”

萧秋水道：“是。”

章残金望向万碎玉的尸身，又望向白丹书，蓝放晴的遗体，苦笑道：

“几十年来，一直到这几日来……我们如生如死地拼斗……而今却有了一个共同的徒儿……”

他又笑了一下，笑意里有无尽讥诮。“你们先上路了，怎能留我一人？……这世间路上，我们已走得厌了……黄泉好上路呀……”

他说着眺望山谷远处的云彩，喃喃道：

“真是寂寞……”

萧秋水侧了侧耳，要向前去倾听清楚，然而章残金头一歪，却已死了。

萧秋水在云雾间的山坪上，缓缓拔出了古剑。

云雾渐渐透来，似浸过了古剑，古剑若陷若现，终于看不见。

萧秋水渐渐运真力于剑身。

剑身又渐渐清澈。

剑芒若水。

这剑身就似吸云收雾一般，把云雾都吸入剑之精华内。

“几时，它才能饮血呢？”

——杀不尽的仇人头，流不尽的英雄血！

萧秋水望着霭霭白云，想起很多很多的往事。父亲英凛、慈蔼、辛劳的脸孔，变得好大好大，罩住了天地，罩注了一切。他又仿佛，见到他慈慧的母亲，在绣着他的征衣。

……仿佛是炊烟直送，晚霭初莅，母亲在灶下煮饭，一道一道的菜肴，总是几手操劳，平凡的菜色也成了好菜。父亲在咳声中磨剑，在某次他发烧的时候，用温厚的大手摸压他的额头。

……依稀是浣花一脉，众子弟在刷洗准备过新年，男男女女，喜气洋洋，并皆以不谙烧菜煮饭为耻。聚在一起小赌怡情，亚婶、阿霜逢赌必输，阿黄最烂赌，有次病得起不了床，还是要上桌来赌，阿环、巴仔最不会赌，乱开乱下注，结果输到“仆街”……爆竹声响，一家欢乐融融，还有“十年会”的人，更是张灯结彩，帮忙打扫……

可是现有都没了。

权力帮来了，摧毁了浣花剑庐。朱大天王截杀，杀害了父母，就在少林寺不远处。

只剩下寂寥的萧开雁，失踪的萧易人，没有消息的萧雪鱼……

还有在这山头上——萧秋水和他的剑！

七 英雄血！仇人头

人。斜飞入鬓的眉，深湛而悠远，空负大志的眼神！

剑。三尺七寸，古鞘，剑锷上细刻篆字“长歌”。

地。嵩山少林寺。

萧秋水跪在墓碑之前，没有恸哭，但泪流满腮。

雪已在树梢轻微消融。是雪来了吗？

——是雪近了。

然而萧秋水却觉春寒料峭，忍不住抱紧双臂。

他背插的剑，也沾满了雪花。

古松旁，墓碑边，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他们知道，碑在，萧秋水只要

未死，就一定会来拜祭的。

他们是曾与萧秋水“四兄弟”之一的左丘超然，以及广东五虎之一宝安罗海牛，以及珠江杀仔三人。

萧秋水缓缓自地上站起。

然后他向三人抱拳。

三人默默抱拳，向他行来。

杀仔还是不减当日威风，他小声说话犹音粗若北风怒吼：“萧大哥，我们两广八虎，已经约好了帮手，总联络处就设在湖南，专门对付权力帮、朱大天王等狗贼的。”

萧秋水颔首道：“很好，很好。”目光即移向左丘超然。

珠江杀仔说得性起，继续讲下去：“我们就暂且把那组织称作‘神州结义’，乃沿用萧大哥所创的名字……”

萧秋水眼睛一亮，道：“‘神州结义’？”

杀仔“得”地一弹大拇指，搂着萧秋水的肩膀，道：“对！就是‘神州结义’！我们这就去会合！”

萧秋水道：“我？要我去……？”

杀仔道：“是疯女、阿水姐她们要我和阿牛来接你的。”

罗海牛接着：“正是。他们现下就要开‘长江大会’，挑选盟主，萧大哥快去一趟。”

杀仔也甚得意道：“这些结集的人士，多是来自各地年轻武人，也有各派精英高手……他们都有胆识，不畏强权，但近日来敢于抗暴者，自然以萧大哥为最，你去，他们一定选你……”

“萧大哥是众望所归；”罗海牛长袖善舞地说，声音微带颤抖：

“萧大哥是人中豪杰，我等特来请您过去一趟，并愿为您效忠，至死不渝，如若违约，天打雷劈，横尸神州……”

杀仔浓盾一敛道：“阿牛你又何必出口那么重呢。”

罗海牛淡然道：“因为我问心无愧。”

萧秋水一直被二人七口八舌地缠得腾不过来，好不容易才抢了这个机会问左丘超然：

“你不是与梁大哥等一道吗？他们呢？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找上了金顶……”

左丘超然木然。

萧秋水再问：“左丘，你……”

倏然之间，左丘超然出手。

一出手，左手拿住萧秋水尺挠二骨上的“曲尺穴”，右手拿住肩部扁胛骨与锁骨之“肩井穴”，左膝顶往左肋尾端之“笑腰穴”，右脚踩住足部之“涌泉穴”，一下子，制住萧秋水四处要穴。

萧秋水嘎声道：“为什么……”

左丘超然冷冷地道：“我不是权力帮的人。”

萧秋水哑声道：“你究竟是谁？”

左丘超然道：“我是朱大天王义子，我要拿的是‘天下英雄令’。”

宝安杀仔一听，怒眉上扬，眼睁得铜铃般大，“呀”了一声，大步踏来，伸手往左丘超然后襟上一揪，骂道：

“你妈的王八兔崽儿子，你居然是朱大天王的伙计混出来的卧底？！你他妈的赃种孬到咱‘神州结义’来了？！你有没带眼识人呀你？！我宝安阿杀只要在，就捶扁你的猪脑袋……”

左丘超然默然，依然只用手擒住萧秋水，既没避，也不挡格。

萧秋水心中闪过一丝不祥之感觉。

就在杀仔大手触及左丘超然刹那，罗海牛闪电般拔出杀仔腰挂的石锤与秧钉，在阿杀愕然回身之际，他一钉就插在杀仔心口，血溅如雨，杀仔怵不敢信，罗海牛森冷着白脸，一锤就钉了下去。

杀仔的惨叫，动地惊天。

萧秋水就算还能出手，也看得出杀仔已无活命之望了。

杀仔捂胸喘息着，说一个字，流一口血：

“你们……你……”他两边都狠狠地瞪着，终于带血的手指骂向。

罗海牛：

“我……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然后他就倒了下去。鲜血流湿了一大片，整大片的青苔和冰屑。

萧秋水冷然。

罗海牛阴毒的眼神望向萧秋水，满手沾血，一手持锤，一手执钉，向萧秋水一步一步走来，并且■■笑了起来。

萧秋水觉得那笑声好像那已死去的唐朋，他幽魂而且全是恶的一面呈现在面前——

可是他并没有毛骨悚然。

他冷冷地望着他，比他随便望着一条狗的眼神还冷冽十倍。

罗海牛■■笑咧了口，万分得意地道：

“你又猜我是谁？”

萧秋水忽然道：“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人？”

罗海牛见萧秋水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还问得出这样一句话，真是吓了一跳，向左丘超然打了个眼色，左丘超然表示已拿得稳实时，他才敢答话：

“我怎知道。”

萧秋水道：“我最喜欢的人，是仁、义、忠、信之士。最恨的人，是不忠、弃义、背信、无仁之徒，”萧秋水又补充了一句：

“但这些都不是你。”

罗海牛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到以为萧秋水在赞他。

可是萧秋水也没有骂他，所以他笑道：

“原来你不恨我。”

萧秋水也笑道：“我当然不恨你；”他笑着又加了一句：

“因为你根本不是人。”

他微笑望着因气而惨白了脸斜着鼻子的罗海牛，又轻轻问了一句：

“杀害自己兄弟的人，能算作人吗？”

罗海牛忍无可忍。他一紧张，全身就抖，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有羊癫症之故。他很想长袖善舞，却总是舞不开来，他好久才从牙龈中迸出几个字：

“左丘，杀了他！”

然而左丘超然没有立刻下手。

罗海牛气得抖得像只冷冻了一夜的秃毛狗，忿然切叫：

“杀了他才搜‘天下英雄令’！”

左丘超然还是没有做。

罗海牛怒极，抖着声音叱喝：

“你不忍做，我做！”

他拿着钉锤，大步走过来。

就在这时，他忽然发觉左丘超然眼色有些不对。

左丘超然在制着萧秋水，但他的眼神是哀怜的。

萧秋水却眼神悠远。

等他发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左丘超然松软如一团面粉般散垮下去。

罗海牛第一个意念想走，但因离萧秋水已太近，手中又拿着武器，而且他见过萧秋水出手，以为一定制得住对方，所以大喝一声，钉锤齐凿——

就在这刹那——

罗海牛的腰背上“突”地凸露了一截剑尖。

明亮的剑尖。

如雪一般的剑尖。

发着水波一般的漾光。

血溢出，掉落在草地上，腥红一片，但剑的本身，却丝毫没有沾血。

只是雪花恰在这时飘落在剑尖上，剑尖上有雪。

只沾雪，不染血。

——宝剑“长歌”。

罗海牛的喉咙里格格有声，也许他还想强笑“■■”几声吧，然而此刻已经再也笑不出来声音来，反而笑出血来了。

萧秋水冷冷地望着他，道：“这是你出卖兄弟，所得的报应。”

他“嗖”地抽回长歌剑。剑身依然一片清亮。“我杀了你来祭我的剑。”萧秋水又说：

“它第一次就饮你这种非人的血。”

罗海牛似乎拼命想挤出一种笑容，使他死得漂亮一点，但就在他刚想展开一个笑容的刹那，他的神经已不能控制他脸部的表情：

他死得像追悔什么似的，甚是痛苦。

萧秋水在看着他的剑。雪亮的剑。

然而他想起昔日在五龙亭上的故事：那些勇奋救人，大声道出“永不分离的广东五虎”的英雄好汉们。丹霞山上，在烈火熊熊中勇救罗海牛，守望相顾，可是现在……

血，洒遍了他父母坟上的青草。

以人血来悼祭，这算是血祭吧？他想。

——杀不尽的仇人头，喝不尽的英雄血。

——斩尽天下无义、不忠、背信、忘恩的人，交尽天下热血的好汉、洒血的英雄！

想到这里，萧秋水忍不住大喝一声，震得松针如雨落。

“杀！”

萧秋水变了。

他有了他自己的剑，他自己的武功。

显然他不见了唐方，失去了友朋。

他变了。

左丘超然卧倒在地上，不敢发出一声呻吟。

他竟对这曾朝夕相对的“大哥”，发出了第一次有生以来的强大恐惧。

他的骨节，就在他要发力折磨压制在萧秋水四处要穴上的时候，对方本无蓄力的躯体上，忽然自本来人体的最脆弱点，崩发出极其强大如排山倒海的功力，迅速且无声息地将他的劲道吞灭，击散了他全身的关节骨骸。

他全身已散，是萧秋水揪住他，是以才不倒下。萧秋水放手，他就松脱在泥地上。

“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萧秋水看着地上的罗海牛尸身，这样地问。

他问的当然是还活着的左丘超然；既然已死了的罗海牛不会作答，左丘超然只好答话了：

“他跟我一样，都认朱大天王作干爹。”

萧秋水冷笑：“他要那未多干儿子来干嘛？”

左丘超然一笑，有说不出的暖晦与苦涩。“因为他没有老婆。”

萧秋水忽然了解了左丘超然那苦涩的笑容指的什么了。

朱大天王喜欢的是年轻男子。那么罗海牛等在他麾下的身份，乃跟娈童没有什么分别了。萧秋水于是也明白了：左丘超然为何与权力帮作战时十分卖力，偏又在生死关头不肯救他。

两帮人马比起来，反倒是权力帮光明磊落，正当正面。

攻击浣花剑派时，权力帮在攻，并与白道正面冲突，对消实力，不若朱大天王，暗中进行狙杀与抢夺“天下英雄令”的企图。

萧秋水暗中叹息。“你们愿意这样做？”

左丘超然没有摇头。他不能摇头，因为颈骨已扭伤。但他能说话。

“罗海牛自大，认为他长袖善舞，从善如流，地位应在其他几头小老虎之上，所以不惜出卖，第一个就先要格倒你，再由朱大天王另立首领，来取代你的地位，夺得领导‘神州结义’的宗主权。所以他要暗算你。”

萧秋水湛然的眼神望定他，“但是你呢？”他紧紧追问：

“你又是为啥呢？”

左丘超然苦笑。“我的师父是项释儒……养父是鹰爪王雷锋……父亲是左丘道亭……我不忍他们死！”

萧秋水皱眉问道：“难道……令尊等亦在朱大天王的威胁之下？”

左丘超然因筋络之疼痛而不能言。萧秋水改换话题，急问：

“梁大哥、老铁、小邱等……是不是在你们掌握之中？！”

左丘超然想点头，但稍动之下，痛渗出了眼泪，萧秋水接近他的背心，

一股热流，周游左丘超然全身，左丘超然强撑一口气，答：

“是。”

萧秋水又问：“他们在哪里？”

就在这时，闪光突现。

萧秋水跳开，飞剑居然一折，双双射入左丘超然眼中。

左丘超然惨叫，折断的手，兀拼命想抚脸。

那人飘然下来，剑光一闪，断了左丘超然一双手。

左丘超然嚎叫，全身不发抖，声音如濒死的野兽低鸣。

那人听了却笑了，好像左丘超然的呜咽是说给听的笑话一般好笑。

就在这时，剑光一闪，左丘超然就没了声息。

剑芒是萧秋水手中发出来的。

但他的剑，就似全没出过鞘一般。

他的剑，刚才确是为了提早结束左丘超然的痛苦，而发出来的。

那人很年青，一双长目却很锋锐，开始敛住了笑，眯起眼看萧秋水腰间的古鞘剑。

“我叫娄小叶，”他眯起眼睛笑道，“我是一个很有名的杀手，你大概听说过吧？”

他道。

柳随风在走出浣花萧家的时候，曾记起适才在剑庐，感觉到一个少年高手的存在，然后他寻思索遍，有几个初崛的少年高手，包括了东海林公子，蜀中唐宋、唐绝，还有一人：就是这天山剑派的后起之秀娄小叶。

在当时，权力帮总管柳五脑中飞快闪过的资料是这样的：

——娄小叶，用柳叶剑。好斗，喜一切斗争、杀戮、骗诈、狙击。

但是在柳随风的档案里，他不知道娄小叶是朱大天王的义子，而且是义子群中的头领，最凶悍的一名。

天山剑派传到了“飞燕斩”于山人，已经到了鼎盛之际，不但门徒众多，连剑法也到了顶峰时期。

天山剑法向来擅讲究轻、灵、快、捷，但到了于山人手中，擅使长剑“如雪”，据说他曾以这一柄剑，攻得十七名使剑高手，一剑都来不及还。

而他练剑，在天山的壑谷绝崖间斩落飞燕，百试不爽，故名“落燕斩”。

这剑法厉害，还是其次，但在天山绝岭上向天空飞掠的燕子跃起斩落，轻功更要卓越，于山人的剑法，可以说已无懈可击，娄小叶是他的高足，却能自创一套巧妙的剑法。

这就是“柳叶剑”。

向来只有“柳叶刀”，无“柳叶剑”。

柳叶刀着重灵、轻、快、捷，娄小时便把柳叶刀的打造方法与攻守招法，全都移注到剑上来。

柳叶剑法不斩飞燕，斩柳叶。

风中的柳叶，轻、飘、无依，更无处着力，比飞燕更难斩。

娄小叶则是站在水上出剑。

能足踮于水上以借力，比于仅穿掠于绝壁危崖间，又巧妙了许多倍，所谓“水上飞”，是极高深的轻功提纵术。

也只有在足尖能借水之柔力时，才能斩落水边之柳叶。

娄小叶一旦学成，杀生无数，奸淫、盗掳，无所不为，武林中也难有人

制得住他。

萧秋水听说过这个人，是从他的好朋友林公子处得知的。

那时候东海林公子正是要找娄小叶比武。

林公子与娄小叶齐名，但林公子转述给萧秋水知道为何要追杀娄小叶时，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因为那时娄小叶已在十日里杀了三十七名无辜的人：其中泰半是不曾练过武，娄小叶仅是为了要研究他的剑法怎样才可以更完善无缺而杀人，并且尽量让他剑下亡魂的鲜血不致溅及自己衣襟上。他有洁癖。

八 第一次决斗

萧秋水道：“很好。”

娄小叶皱眉问道：“哦，很好？”

萧秋水道：“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林公子，听说过吧？”

娄小叶眯起眼来笑道：“哦。他嘛，刀剑不分的家伙，想必也男女不分——为什么‘很好’？”

萧秋水说：“他想杀你，‘很好’的意思是：我可以代他杀了你。”

娄小叶一怔，旋又哈哈笑道：“你就为这点杀我？”

萧秋水道：“不止。”

娄小叶问：“还有的原因呢？”

萧秋水道，“因为左丘。”

娄小叶奇道：“你要代他报仇？！”

萧秋水肃然道：“正是。”

娄小叶诧异地道：“你忘了他出卖了你么？”

萧秋水穆然说：“可是他曾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兄弟——”

“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弟兄。”萧秋水补充地加了这一句。

娄小叶怔住，隔了好一会，又哈哈地笑起来。

“这点我倒没料到；”娄小叶边笑边道：

“不过我杀他，倒不是为了他出卖你，而是他想出卖朱大天王，”娄小叶敛住了笑，盯住萧秋水道：

“他适才的话，有对天王不满之意。”

萧秋水冷冷地望定他道：“你是朱大天王的人？”

娄小叶点头，然后眯起了眼睛，“刚才你闪躲飞剑，身法好快。”

“……”

“你刚才说要代林公子杀我，想必是要以浣花剑法来领教天山剑法的神妙了？”

萧秋水摇头。伸出一只手指：

“我用浣花的剑，未必用浣花的剑法。如果真的是浣花剑法，那我的人是浣花子弟，就算用一根指头杀你，你也是死在浣花的剑下。”

娄小叶冷笑道：“天山剑派的真义，可从来没有光说不练。”

萧秋水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拔出长剑。

剑鞘斑剥，剑身雪亮。

古剑“长歌”。

“好剑。”娄小叶不禁脱口赞道。

然后他就拔出了他的剑。

真是一把神奇的剑。

这剑轻薄如纸，但美如仙物。

这柄剑竟似是明珠镶造的。

单只剑锷的钻石柄子，就已价值不菲。

娄小叶无限珍惜这柄剑，这柄淡弯如眉月的剑。

这剑不似用来战场上用的，而是应在家里当作瑰宝珍藏的。

这柄剑能在比斗中发挥多大的效用？

娄小叶眯起眼睛，小心翼翼地问：“这柄剑的价值，你的眼睛不盲，当

然能看得出来；”

萧秋水点点头。娄小叶骄恣地道：

“它不但漂亮而且还是一柄最能杀人的剑。”

一说完他就出了手。

一下子便分出了胜负。

而且分出了生死。

一下子是极快。

但在这极快的瞬息间里，有许多变化。

至少六七个变化，两三个心理转折。

娄小叶先出招。

他一剑斩出。他的剑招虽与师父于山人迥异，但仍是“斩”字诀多于“刺”字诀。

萧秋水横剑一格。

他用的是武当剑法的“横江势”拦住。

但在他的“长歌”剑才触及“柳叶剑”时，柳叶剑就“叮”地断了。

断掉的一截，约半尺长，恰好飞落在娄小叶的左手里。

娄小叶一手抄住，闪电一般，以断刃向萧秋水当头斩到。

其中已经包含了几个微妙的心理变化，即是娄小叶算准了萧秋水知道他重视这柄价值不菲的宝剑，所以必用削铁如泥的“长歌”剑去抵制它。

而“柳叶剑”其实只是十分易折的，一经大力挡格，必定断裂，娄小叶趁对方得意于震断敌手宝剑之际，左手施真正的“柳叶短剑法”搏杀之。

这必能将萧秋水杀个措手不及。

这计划前部分完全成功。

萧秋水确用剑挡架，柳叶剑确然中断——可是萧秋水看出了这一点，才故意去冒这个险。

——对敌最好是以奇兵出击，否则，不防将计就计。

这就是将计就汁。

首先，萧秋水断定不可能是浪得虚名之辈的娄小叶，不可能用一柄中看不中用的剑来自毁性命。

——会用剑的人，断无可能用一柄不能用之剑。

——除非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剑！

所以萧秋水故意中计，去震断对方的剑。

——但他的心神并未被那剑的华丽所吸引。

断刃飞出，萧秋水已憬悟到娄小叶的计策。

就在娄小叶左手抄住断刃的时候，萧秋水已一掌劈了出去。

萧秋水的左掌切在娄小叶的断剑剑身上。

断剑极脆，“崩”又飞折一截。

就在娄小叶的断刃劈至萧秋水额顶前一刹那，停住——因为另一断剑已飞射入娄小叶咽喉中。

这断剑插断了娄小叶的气管，摧毁了他的力量。

娄小叶动作顿住，败。

他倒下，死。

娄小叶想用那“柳叶刀”易脆的特性来杀他，他就用同样的特点来杀了娄小叶。

娄小叶等于死于他自己的剑下。

战斗只有一下子，但变化转幻无穷。

稀稀落落的掌声，自松林那边传来。

松林里走出一个人，淡青衣，沾雪花，微笑。

萧秋水目光收缩，感到亲切，也感到震奋。

一种如临大故的震惊。

这人正是柳五。

柳随风。

柳随风一面拍手，一面笑着走出来，碎雪花在他走动时簌簌落下，他一定是站在松林里好久了。

“好。好剑法。对方用第一截断剑对付你，你借他第二截断剑杀了他，他临死时还握着第三截断剑……好，好，单止此役，已可列武林第一流高手榜上无愧。”

萧秋水看着这个人。这个传说纷异的人，曾经神奇地从和尚大师、天目、地眼以及一干武林高手的制伏与围困下神秘地消失。

这是一个武林中为头痛的辣手人物，行踪至为飘忽。

这人的可怕，甚至还在李沉舟之上。

柳随风笑了。“我不是找你比斗的，帮主有令，待你和皇甫高桥分出胜负后，他才准我，甚或他自己，来跟你或还是皇甫决战，这才比较有意思。”

萧秋水缓缓收剑，没有答话。

柳五说：“我有三大绝技，这是武林人所共知的。其中一项，是杀和尚大师的暗器，想你必还记得，另外两种，我还没有施展过。”柳五笑了笑又道。

“你的武功，精进奇快。现在的实力，恐不在和尚大师之下。我本极想与你一战……但不敢不遵守帮主的命令。……帮主要我看你如何搏杀娄小叶，把情形告诉他。”

萧秋水道：“我也见过李帮主对敌之场面。他造成声势，使章、万两位前辈以为他要出击烈火神君，是故蓄聚平生之力，然而他却平静若定，并不攻击，致使章、万二位将体力全泄——就在这刹那，他才袭击，先伤章、万二人，再杀蔡泣神。”萧秋水此刻侃侃而谈，与数月前于剑庐论剑时之相比，他前属武术之热心者，后者已是武学宗师之雏型。

“然后李帮主又搏杀木叶、豹象两位大师。他与木叶对峙，卸开木叶大师攻击的主力，却先击倒场外的次要对手豹象大师，并以此打击木叶大师战斗信心，再伤退木叶。……李帮主的出手、策略、兵法、斗志、武功、运用都是我平生首见，钦服之至。”

柳五深表同意地点头，道：“不管是与帮主为敌或为友，没有人不佩服他，除非是连佩服的程度都谈不上的人。”

萧秋水淡淡地问：“你来只是为了观战？”

柳随风笑着淡淡回了一句：“你说呢？”

风轻轻吹过，萧秋水却鸡皮疙瘩般一一凸起。

柳随风的话说得很轻，比风还轻，但在萧秋水的感觉里，柳五一说了那句话，连风都沉重若擂鼓。

柳随风曾失手被萧秋水擒过；但萧秋水的感觉中，他以前所见过所斗过的人，任何一人，只要跟柳随风一比，都不知落后到了哪里去。

萧秋水与人斗争，向来生过畏惧心，如今对站在对面随随便便的柳随风，却真正有了惊虑。

柳随风忽然一耸肩，道：“我也很想；”他的话如风送刀锋，他接着道：“可惜我不能；”萧秋水感觉到风势都平和了下来，柳随风又说：“帮主不许。”萧秋水顿感如释千百斤重负，全身都轻松了下来。

“不过……”柳随风笑道，“总有一日的，只要你还在……”

萧秋水冷冷地回了一句：“只要你不死。”

柳随风笑了，笑意有隐伏如刀锋，他突然问：

“你想不想知道梁斗等人的下落？”

萧秋水一震，道：“当然想。”

柳随风笑道：“左丘死了，不能告诉你：我却知道他们在哪里。”

萧秋水狐疑地道：“是你们干的，还是朱大天王的人做的？”

柳随风笑道：“当然不是我们。”

萧秋水道：“那你怎么会知道……”

柳五哈哈一笑，神秘地道：“因为他们抓走的人中，有我们的人，我们的人留下丝索，我就知道了……”柳随风一面笑一面说；

“我的答复不知能不能令你满意？”

萧秋水冷冷地道：“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柳随风大笑：“你到陕西终南山看看吧，只要在灞水销魂桥上，找到一个没有钓丝的渔人，你就可以问到你想我的人下落了。”

萧秋水还在设法记住地名的时候，柳随风已随一阵风过而不见。

他的声音却清晰地传过来，带着笑意：

“我这样的轻功，你会是我的对手吗？”

——昔日地眼大师等十数高手包围，柳随风身负重伤，也是在一瞬间消失不见。

——风过处，柳随风就消失了。

——这样的轻功，恐怕世间再也没有第二个，因为没有第二个柳随风了。

但是萧秋水静静地自忖回答了柳随风的话：

“轻功不代表武功。”

第三章 费家的人

九 大雁塔里的秘密会聚

终南古城在长安。

李白咏终南山时云：

“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

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

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　。

这是诗人李白在怀才不遇的寂寞生活中，只能托志于秦岭浮云，在天际自由舒卷。

长安古城中谪仙楼，是当年三大诗人所到之地，李白、杜甫、贺知章都曾来过此地。

萧秋水虽寻人心切，但路过长安，总是会来缅怀一番，他准备在午膳之后，就赶去灞桥。

就在他细尝古城名菜之际，忽然楼上一阵骚动、嚣嚷，萧秋水大感奇怪。

只见两个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拐子棍，一个白蜡杆方天戟，走了上来。

谪仙楼的几名伙计走上前去劝阻，那两人轻轻一拨，伙计们都如断线风筝一般，飞了出去，老半天爬不起来，咿咿哎哎地呻吟着。

萧秋水看得大皱眉头；这时那二掌柜的也上前劝阻，恳求道：

“大爷，两位大爷，小店是小本生意……求求你俩行行好事，约战摆在别处……”

那使方天戟的大汉喝道：“住口！我们约定对方决战的地方，怎可以随随便便更改的！”

这时老掌柜也跑出来劝解，那两人就是不听，比较胆大的几个城里的长辈，也劝说道：

“不行呀……这里是有名之地,你俩看看,墙上还留有李白的题诗呢……不能在此决斗呀。”

又有人劝道：“在别人店里打杀，把人家楼店都砸了，叫人家吃什么来着……”

那使拐子棍的“啪”地反手一巴，把说话的人打了出去。其他的人纷纷惊呼而退，哭丧着脸呜咽：

“天啊……这个年头王法去了哪里？……天理何在呀！”

萧秋水着实按捺不住，拍案而起。

那使拐子棍与使方天戟的，稍闻异动，即有所觉，两人向萧秋水处望来，犹如两道森冷的电光。

萧秋水正待说话，突听一人怒叱道：

“吠！你们两个狗徒，在这里作威作福，目无王法么？！”

说话的人非常年轻，眉清目秀，背插长剑。他身旁的人，年约三十，是衙门差役打扮，腰挂长刀。

那使方天戟的回骂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使剑的少年竖眉怒道：“你有眼不识泰山，我是终南剑派第十一代弟子原纹瘦，他是我堂兄，长安名捕快‘手到擒来’牛送之，你们还不走，就抓你们到衙府里去。”

那两名恶客一齐哈哈大笑出来声来。原纹瘦怒不可遏，他是血气方刚，怎能忍受此等辱笑，“唰”地拔出剑来，一耸肩，即跃过三张桌面，“呼”地划出一道剑花，叱道：

“要你知道讪笑的代价。”

说完剑花一飘，如白云舒卷，直取拐子棍大汉的脉门。

萧秋水稍皱了一下眉头，心忖这少年出剑好狠，同时深心暗佩终南剑法的变幻与意态。

那使拐子棍的冷笑一声，猝然一夹，一双拐子棍，恰好把剑夹住，一脚踹出，“砰”地把少年原纹瘦踢飞出去，“砰”地飞出了窗口。

那衙役牛送之脸色大变，“雪”地拔出腰刀，站了起来。使拐子棍的冷笑道：

“这等三脚猫功夫，也来唬人。”

那牛送之倒是毫不畏惧，大喝一声，一刀砍了下去！

讵知半途突出一记方大戟，架住大刀，反手一扳，“格登”一声，大刀折断，那大汉以戟尾白环杆回扫，“砰”地一声，又把这差役扫出窗外，落下街心去，窗外行人哗然。

这时楼下又“咚咚咚咚咚咚”赶上四名公差，想必是楼上发生事情，衙里派人巡视的，这四名差役，一看就知道是练家了，都是缉拿悍匪的老经验，一上来就摆明阵势，拔出腰刀，楼上局势，一触即发。

萧秋水本待出手，既见官府有人出来，也一时不好贸然插手，免遭误会，正在盘算细想，忽见楼下唉呀连声，被挤出一条路来，人人都嫌恶地望去，只见一高大的黑汉，排开众人，大步地走上楼去。

这黑汉威风凛凛，人未到，声先到，大声喝问：

“喂，幽州双鬼，我黑煞神来了！”

萧秋水心中大奇，这两人在众人围困之下，毫不变色，而今黑煞神一出，倒是十分戒备，想必黑煞神是难惹之辈。

黑煞神怒喝道：“你们还不下来迎接！”

那楼上两人又交换一个眼色。使拐子棍的道：“你自己上来呀。”

使方天戟的大汉道：“这儿有人阻挡我们的比武哩！”

黑煞神怒叱道：“谁？！是谁！好大的胆子？”

四名差役，一时相顾不知如何是好。那黑煞神大步走了上来，一双大眼睁得暴涨，呼噜呼噜地喝道：

“是谁？！谁敢如此？！”

然后上得了楼，这人头几乎触着了楼顶，四名牛高驮的差役，还不及他的胸高，黑煞神大声喝问：

“你们是么？！是不是你们？！”

四名差役连回答都来不及，已有一人，被他一抓一丢，丢了出去，半晌爬不起来。另一人被他拎住，一甩飞了出去。一人拿刀来砍，被他一脚连人带刀踢出。剩下一人想溜，被他一张桌子砸过去，荤七素八，晕倒当堂。一时间四个差役，全都解决了。

黑煞神拍拍手掌，整整衣衫，向那原先两人道：

“好了。这儿干干净净，正合我们决一死战。”

这时长安城的人们已不知来了多少，全都聚集在谪仙楼下观看一面怨恨这些人的无法无天，一面生怕他们毁掉那些珍贵的文物，但却无人敢上前干涉。

那使天方戟的眼睛骨碌碌一转，赦然道：“好。咱们就打。好好在这里打一场。”

使拐子棍的也一吞口水，干笑道：“咱们这一战，非打个天翻地覆不可。”

萧秋水忍无可忍，正要出手，忽听一人道：

“等一等。”

说“等一等”的人也是在楼上，不过是偏于屏风后阁子里一隅，这是一个颀长的年青人，手里拿着一把长柄九环刀，威风八面。

他身边左右都有人。左边一人，又肥又矮，五短身材；右边一人，又高又瘦，竹竿一般。

萧秋水深觉纳闷，只好静观其变，到必要时才出来，只听那黑煞神大骂道：

“你是什么人？！不怕我黑煞神拔你的舌头吗？！”

只见那颀长青年挺身而出道：

“你听过皇甫公子未？”

“皇甫公子？”——这名字在萧秋水心里一闪而过：这名字怎的好熟？

只见那黑煞神、使方天戟、使拐子棍三人俱脸色一变，愣然问道：

“皇甫公子……皇甫高桥是你什么人？！”

长安城中的人，听得皇甫高桥这名字，也引起纷纷骚动。有些人正七口八舌在说话：

“皇甫高桥……就是皇甫公子！”

“皇甫公子行侠仗义，这次有他出来……”

“一切问题可都解决了！”

“皇甫公子的人，一定能好好教训这三个煞星！”

那颀长青年含笑团团向楼下众人一揖，有礼地道：

“诸位放心，皇甫公子吩咐过，任何人敢欺压民众，我们都不会放过他！”

楼下民众又自是人人道好，纷纷喝彩四起如雷。有人争相传诵道：

“这人就是皇甫公子的拜把弟兄，叫做齐昨飞，旁边的是皇甫公子近身护卫，一个叫做‘竹竿’黎九，一个叫作‘冬瓜’潘桂，三人武功都很高。”

“唉，不知是不是那三个煞星的对手！”

这时黑煞神哼声道：“喂，齐大管家的，我们三人没惹你，你也少来惹我！”

齐昨飞脸色一沉，道：“滚出去！长安城岂是容你撒野之地？！”

黑煞神大怒，哗哗叫道：“我是给面子皇甫高桥！你小子不知好歹，我先宰了你！”

说着“呼”地一声，全力掠起，带起一股凛然的劲风，袭得人喘不过气来，眨眼间到了齐昨飞面前，砰砰两拳击去，拳刚击出，臂骨已发出“啪啪”的响声。

齐咋飞一扬掌，双掌似无骨无力，却接下了两拳，突然一蹲，抄起九环刀，一刀回环拦扫。

这一刀，之妙，之快、之准，真是不可想像，黑煞神狂吼一声，喷血，倒纵而出，排开众人，亡命地逃，街上人们唬得尖叫不已，只见地上一列血迹，才知黑煞神已受刀伤。

齐昨飞扶刀挺立。长安民众，爆出叫好之声，不绝于耳。

就在这时，使方天戟的与使拐子棍的，双双飞袭。

但同时间，那“冬瓜”和“竹竿”都动了。

黎九一扬手，手中多了一支白蜡杆，潘桂一动手，多了一支金瓜锤，在电光石火的一刹那，方天戟拐子棍未击中之前，他们的武器已抵住了对方。

那两名穿着花花绿绿的“幽州二鬼”顿住，大汗涔涔而下，那黎九冷笑道：

“公子有令……放你们一条生路。”

两人缓缓把手中兵器抽出，转身行去。街心的人们看得一清二楚，正欲欢呼拍手，忽变作骇呼，原来那“幽州二鬼”凶性大发，方天戟与拐子棍，又向“竹竿”、“冬瓜”二人背心刺出。

这连萧秋水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大喝道：

“小心！”

但在尖呼声中，那一高一矮两人，宛若背后长了眼睛似的，尚未回身，便出手，金瓜锤顶在使拐子棍的腹腔，白蜡杆点戳在施方天戟的喉头上，“幽州二鬼”喉核滚动，良久不能动弹，更不能进一步用武器攻击，静了好一会，楼下才又欢声雷动，喝彩连天。

潘桂又缓缓取了武器，道：“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了。”

“幽州二鬼”才知对方不杀自己，两人怔了一会，竟然“呼噜”一声跪下去，“咚咚咚”叩了几个响头，大声道：

“皇甫公子圣明，幽州二鬼得饶以不杀，日后必当报答，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在长安百姓的为皇甫高桥喝彩之声中，使方天戟的与使拐子棍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抱头鼠窜。

“好！好！皇甫公子座下高手果然要得！”

“这次幸得三位前来，否则小店不堪设想……”

“三位能不毁一椅一桌赶走三个凶徒，确是神乎其技……”

只见齐昨飞等团团揖拜道：

“我们只是作该作之事而已……”

“这一切都是皇甫公子对我们耳提面命的……”

“就连武功，也是皇甫公子亲传……”

萧秋水心头一震，他记起这“皇甫公子”是谁了。

李沉舟说过的话：

“现下武林中最出风头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皇甫高桥；我不杀你们，除非他先杀了你，或者你杀了他之后……”

这“皇甫公子”，就是皇甫高桥！

萧秋水目睹这场闹市中的格斗，一方面感到敬佩，一方面却感到一种在他光耀、振奋的一生里，突如其来的一种阴影和滋味：

那是一种近乎自卑的心情。

——皇甫公子那么有名，自己怎能跟他相比？

——他武功好、人缘好。单只是手下出来，就如此轰动……

——李帮主实在错爱自己……

一下子，萧秋水觉得普天之下，李沉舟反而亲近起来，好像知音一般……

——唐方，还有唐方，如果唐方在，就好了。

萧秋水又记起在嵩山之役杀仔的催促：催动自己赶快到湖北去，“神州结义”的各路英雄豪杰，正在选拔新的盟主，而他和皇甫高桥呼声最高……

——可是自己又哪里及得上皇甫公子？

于是他决定先不去管选拔盟主的事，先找到他失踪的兄弟们再说。

有了这种决意，他又踏实了起来。

——世间的名和利，都来自于比较，争强好胜，都来自于不服气，但这一切，都不如他找到了他的兄弟，再过他那跃马乌江，神州结义的日子。

萧秋水定过神来时，齐昨飞第三人已在百姓簇拥欢呼声中，离开了现场。

萧秋水追上去：比刻他的心意无他，既无自惭或并比之心，只想和这几个可敬的人一交朋友，或者请他们代向皇甫公子问一声好，他萧秋水很服膺，绝不与皇甫公子竞争什么盟主之位。

开始是人潮汹涌，民众看完热闹之后，相偕散去，萧秋水不敢乱挤，所以赶不过去。

等到一出大街，人潮稀落，三人却显得有些张惶，急速疾驰，萧秋水大感纳闷，于是一直尾随，没有发声招呼。

越到后来，三人行迹闪缩，张望不已，萧秋水好奇心大作，所以也匿伏跟踪起来。他小时本就极调皮，谈起尾随跟踪，方法巧多，谁都比不上他。

又到一条巷子，那三人跟另三人碰在一起，稍为一聚，即又往前疾走，这下方令萧秋水好奇心大起，不得不一直跟踪下去了！

因为后来那三人，竟然就是被齐昨飞、黎九、潘桂三人打垮的黑煞神和使方天戟及用拐子棍的三名大汉！

为什么在长安城里，约定拼斗的三个敌人，却如故友般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在谪仙楼上，打得不可开交的六名高手，却如负重任地巧聚在这儿？

他们还要去哪里？

——这些都是萧秋水满腹不可解的疑问。

这一行六人，到了长安大小两雁塔。

名诗人岑参曾有诗云：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视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雁塔亦就是当年白乐天一举及第的题名处：“慈恩塔下题名处，七十人中最少年。”

大雁塔几乎可以说是长安的标志——这六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大雁塔，要做什么？

当六人闪入了门楣时，萧秋水也掠上了塔层，倒挂金帘，如一尾无声之游鱼钻入了水草之中一般，萧秋水潜身于殿内梁上。

六人进到塔内，向中间原在塔里的一个胡须灰白的老头子行礼后，团团围坐。

七人容色，似对彼此都十分熟稔。

好一会，那老头儿长嘘一声道：

“辛苦你们了。”

其他六人，都客气地欠身，其中“冬瓜”潘桂道：

“应该的，为公子爷做这件事情，我们可心里服气。”

大家又客气了一番。白胡老头和齐昨飞显然辈份较高，两人隐然是要角。齐昨飞笑道：

“……只不过下手重了些，要七阿哥吃亏了。”

黑煞神笑道：“也没什么。那些是猪血，一路洒过去，倒吓着了行人。齐老大也是为了公子爷，我蒲江沙还有什么话说。”

萧秋水心头一震：原来谪仙楼上的比斗，都是假的，只是唱一出戏而已。但他们的用意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皇甫高桥？

随着心里又是一动；蒲江沙却是大大有名之辈，外号可不叫作‘黑煞神’，而是绿林上有名的“七阿哥”，他来客串这套戏，又是为了什么呢？

那使方天戟的也接着赔笑道：“……七阿哥都不埋怨，我们刁家兄弟，吃的更是公子爷的饭，哪里有话好说的。”

萧秋水也是心头一悟，刁家兄弟——武林中确有一对刁家兄弟：刁怡保与刁金保十分有名——原来便是这一对所谓“幽州双鬼”的人物！

那老头儿呵呵笑道：“大家都是为了少君做事，甭客气——我们先后已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唱了许多出戏，只是少君不知道罢了。”

萧秋水心中也闪过一个人物：江湖上有一名高手，也是有名的智囊，在皇甫世家做事，后来四大世家，即：南宫、慕容、墨、唐，问鼎江湖，皇甫家人材凋落，这人也未现江湖。

——这就是外号人称“九尾狐”叠不叠，叠老头儿。

刁怡保有些担心地道：“公子爷知道我们这么做，不知会不会怪罪我们呢？”

齐昨飞笑道：“哪会！他不知道不就得了？！我们这般都是为他好，他不像那萧秋水，凡事出来自己闯，公子爷智能天纵，但极少出外，多在大本营里运筹帷幄，所以名声可能反而不及现在到处打击权力帮的萧秋水，——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他的名声呀。”

刁金保接道：“可是公子爷若知道我们这样做，恐怕他会不高兴的。”

叠不叠叠老头儿道：“少主知道，的确会不悦。我们的做法，是为了少主能在湖北‘神州结义’选拔中获盟主之位，光宗耀祖，重振门楣，击败萧秋水，建立实力，对抗权力帮与朱大天王，如此苦心恼，一旦他知道了，应不会怪责我们的。”

蒲江沙七阿哥道：“希望如此就好了，免得我们做恶人做了那么多之后，到头来得不到公子爷的原谅。”

“竹竿”黎九笑道：“我服侍少主已一段日子，知道少主脾性，他视兄弟们如至亲，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因此而与大伙儿不睦的。”

“冬瓜”潘桂也接道：“我们反正也没伤人嘛！客串一下，替少主打响名头，又有什么不好了。”

刁怡保脸有难色：“话虽那么讲，但公子爷的脾气……”

刁金保比较想得开，敲击拐子棍道：“哎，另管了，反正都作了嘛……让什么萧秋水的当盟主，我刁老二不服气，捧公子爷上来，总是应该；咱们

公子爷可不是像人家靠运气乱闯出名堂的，咱……”

齐昨飞笑着补充道：“咱公子爷是行大事不留名，十年如一日的哩……所以咱们就替他留留名！”

众人听得哄然大笑。并且继续谈下去。萧秋水在屋梁，终于明白他们聚在此地，所为何事，心里十分伤感。

——这也许是因为看见，别人家有一群朋友，正在为他们所敬服的人做事吧。

萧秋水也曾经有过兄弟、朋友。而今他们都不在了，死了、或者失了踪、背叛、或者在远方。

萧秋水看到他们，也了解他们的若心——虽他们的手法未免接近欺骗，但用心却是十分良苦。

——萧秋水欣赏他们，他欣赏有忠义的汉子。他不愿去揭穿他们。

他只想悄悄离开。

他正要离开，突听一声冷喝：

“是谁？！”

这人又急、又快，声自梁下响起时，人已到了梁上，一股狂飚之气，已飞袭萧秋水背项。

萧秋水不用回头，已知来人是叠老头儿。

叠老头儿这一出手，便可知他武功比那六人中任谁都还要高。

萧秋水切掌一引，借力一纵，撞破窗搂，窜落飞掳，飞逸而去。

齐昨飞第一个掠出屋外，见萧秋水之背影，猛出一剑，但被对方一拂撞开；这时黎九、潘桂也掠了出来，潘桂跌足道：

“糟糕！给他听去了！”

黎九道：“这家伙似在茶楼上那人……”

齐昨飞顿足道：“此人容貌，传说中与萧秋水酷似；如是他，给他听到了，传出去可糟透了！我轻功好，我去追他，你们守在这里！”

齐昨飞一说完，便如弹丸般射出。这里蒲江沙也自塔中跃出，叠老头儿也带刁怡保及刁金保自屋瓦上掠落。

潘桂道：“齐老大去追去了，他要我们留守。”

黎九道：“那人轻功好，只怕惟有齐老大和叠教师才追得上。”

叠老头儿沉吟了半晌，望向远方，终于道：“我们进去塔里再说。”

萧秋水此刻的内力充沛，从中提升了轻功，发力急驰，早把齐昨飞抛出老远。

他本来想早点离开长安，到灞桥看个究竟——可是走到半途，伸手向怀里一摸：——天下英雄令还在，古剑长歌也在，朱大天王的秘谱还在，独独是那本梵文真经遗失了。

——遗失在哪里呢？想必是在屋梁上。

——会不会给叠老头儿他们取走了呢？应该不会的。

那本真经，对凡人来说，根本是无用之物，但对少林而言，却是珍宝。

萧秋水决定返去取回。

——他料定叠老头儿等意想不到他还敢回转。

——说不定回去时他们也离去了呢。

——就算遇上了，却也不妨一战，因为以他现在的武功，足应付得来，只要不杀人，不伤人，也不致酿成什么祸患。

所以萧秋水就回去了。

十 塔里的血案和灞桥上的械斗

萧秋水做梦也想不到他回去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他行近大雁塔里，已格外小心，特别绕过正路，往矮灌木丛中走去，再想掠上石塔，窜入大殿，取回真经。

他一面留视塔里动静，一面匍伏而行。

他突然踩到一样东西。

他踢在上面，几乎摔了一交。

可是此刻他武功何等厉害，稍为一跌步，即刻稳住。

他凝睛一望，即骇了一跳。

地上的“东西”是人。

是死人。

人，死得很惨。

由眉梢至下颔，几乎被人一剑劈为两片。

死的人居然是“冬瓜”潘桂。

——绝对错不了，因为尸旁还有他的奇门兵器“金瓜锤”。

萧秋水此惊，非同小可。

这时塔内有人跄跄踉踉，跌步出来。

萧秋水顾不及其他，抢步出去，一把扶住，却正是“竹竿”黎九。

“竹竿”黎九瞠住他，口咯鲜血，肋骨给全部打得折碎，无一根是完整的。

萧秋水推力于掌，输予真气，黎九怪眼一翻，居然问了一句：

“你……你是……谁？……”

萧秋水疾道：“我是浣花剑派萧秋水。快告诉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黎九双目一瞠，喉头一阵抽搐，呕血道：“你……你……萧秋……水……杀人……凶手……”

萧秋水正莫名其妙，黎九却已倒毙。

萧秋水只好再走入塔里，未人门楹，即闻一片血腥，地上倒在血泊中的，正是刁家兄弟。

萧秋水正是惊疑不定，才这么一下子，是谁下的毒手，心念一转，掠上石梁，见真经还在，稍为放心，收入怀中，又掠落了下来，见尸首群中，有一稍稍会动，即赶过去。

那人正是叠老头儿，背心正中一掌，伤得甚重。

萧秋水急摇撼问道：“是谁干的？”

那叠老头儿勉力睁开无力的眼眸，艰辛地道：“是……萧……萧秋水……”说完又口吐鲜血，倒地不起。

这一句话对萧秋水来说，可谓惊撼莫大，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总不能见死不救，便决意救活叠老头儿，再问个水落石出，于是推动掌力，灌输真气，以保住叠老儿的命脉。

这时大殿中另一角落，血泊中又有人呻吟，萧秋水因要全力救护叠老头儿，也没法兼顾。

这在这当口子时间里，忽然有人一面骇呼着一面掠进塔内来，腋下还挟了一人，正是黎九的死尸，一返塔里，完全呆住，目眦尽裂。

萧秋水见来人是齐昨飞，知他是为了追逐自己，方才幸免遭杀手，心中

暗自替他庆幸。

齐昨飞却眶眦欲裂，见自己所追逐的人却在塔内，当下呼嚷道：

“究意发生什么事情！”

连呼三声，十分凄厉，塔内层层回响。萧秋水一时也不知如何作答是好。

齐昨飞遥指萧秋水颤声道：

“你……你是谁？……这里是谁……谁干的……？”

萧秋水感觉到叠老头儿心脉已渐渐回复，稍为把真力一敛，道：

“在下萧秋水……”

齐昨飞厉声道：

“你是萧秋水？！”突听殿角的一人“哎”了一声，齐昨飞掠了过去，扶起那人，原来是七阿哥蒲江沙，膀膛至背门，被一剑贯穿，因天生魁梧，始能支持到现在不死。

齐昨飞垂泪问：“是谁……下的毒手？！……”

蒲江沙嘶声道：“是……萧秋……水，”

齐昨飞“嘎”了一声，蒲江沙却头一歪，饮恨逝去。

萧秋水这时透纳真气，已在叠老儿能支持生命的状态之下，撤力收回，这时齐昨飞轮舞九环刀，虎虎作响，嘶声厉问：

“萧秋水！……你卑鄙下流！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萧秋水并没有“这样做”。

萧秋水想要解释，对方的刀风已掩盖过他的声音。甚至掩盖过一切、遮盖过一切，一刀当头壁下。

若萧秋水换作未获“八大高手”悉心相传之前，就算功力深厚，反应过人，亦未心能在不能还手、不想伤人的情形下避得过这一刀。

这一刀劈下，萧秋水脸一仰，双手闪电般一拍，挟住九环刀，右脚已蹂住对方左前屈膝之脚背。

轮舞生风的三十七斤九环刀，硬生生陡被定住——这使齐昨飞意想不到：而且左子午步给蹬住。一时进退不得，在这瞬间，萧秋水至少可以攻杀自己十次以上。

可是萧秋水没有攻击。

他只是飘然飞到塔梁上。

齐昨飞厉声问：

“为何留下我？！”

萧秋水在第二个纵身之前，留下了一句极端无奈但又令齐昨飞无法领悟的话：

“因为我根本不想杀你。”

离开了大雁塔，虽已寻回了少林真经，但萧秋水心头更是沉重。

——为什么濒死的人，都一口咬定我是凶手？

——是不是有人冒充我，狙杀皇甫高桥的部属？

——这样做，是什么居心？有什么用意？

——究意是谁冒充我？

萧秋水不管一切，决定先到灞桥再说。

灞水汹汹，萧秋水心却沉沉。

他坐在消魂桥下，人却消魂。

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自己的亲属朋

友、自己的梦想……

然而再几十年，再在桥下坐看的又是什么人？千百年后，是谁家年少坐此寻思？这些路过的行人，是不是换了又换，故事也是翻新又翻新吗？

萧秋水望着悠悠流水，如此端想着。

就在这时，几个人匆匆，走过桥上。

第一个人走过，萧秋水心神还没有回复过来，如生命的天空正一片空白，片思微情只是一只小鸟之影偶尔掠过而已。

紧接着第二个人走过，再度提醒了萧秋水的省觉——这人好熟。

这人也即在接踵的人海里消失。但看三人的背影紧随又出现。

——对了！

是他们。

这三个人当然是萧秋水认识的人。

但既不是兄弟，更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这三人竟可以说是处心积虑，要整治甚至杀死萧秋水的人，但也可以算是萧秋水的恩人。

这三个人便是朱大天王麾下“长江四条棍”中留存的三人：宇文栋、孟东林、常无奇。

这三个曾在漓江巧救跃落崖下的萧秋水——但却要折磨他，并擒他交予朱大天王，其中监视萧秋水的金北望却为一洞神魔左常生的弟子所杀，其他三人终被“剑王”屈寒山所擒，之后竟对权力帮臣服，在浣花剑派萧易人与蛇王在点苍山一役中，致使萧易人因这三人在现场而误信祖金殿为“烈火神君”，结果惨遭败亡之局；这三人虽说武功并不高，但所占的功劳，还令李沉舟也为之侧目。

但却今朱大天王震怒不绝。

朱大天王原遣部下之“双神君，五剑六掌，三英四棍”中的“六掌”（即“六杀”）出来，要在剑庐中当着少林方丈天正大师之面来收拾萧秋水，乃为报复金北望被杀之辱，亦显然是起自朱大天王对“长江四棍”的重视，如今“四棍”中其他三人公然背叛，且为权力帮立了他们原在天王部属时前所未有的大功，使得朱大天王无法下台，气得七孔生烟。

萧秋水见这长江三棍走过，微微一怔。

然而三人并未发觉在江畔沉思的少年就是萧秋水。

三人匆匆而行，十分闪缩，似正在走避什么强仇一般。

就在这时，这李白侍中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的消魂桥，蓦然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断魂桥。

忽然所有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健全的、残缺的、商人、农夫、妇女、工人，全都变成了刺客。

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兵器，例如一个妇女，一扬手，花篮打出，花篮边缘都是蓝汪汪的刀片！

一个老农夫，挥舞着锄头；一个书生，摺扇上“叮”地弹出锐刃；一个老鸨母，踢出的布鞋上，吐出三叉尖刺的机簧。

一刹那间兵器、暗器全向孟东林、宇文栋、常无奇三人攻到。

也就在同这一刹那间，萧秋水不但惊觉出此情形，还发现了另一种情形。

不知何时，桥上那端，已出现了一个端坐着的人。

身着蓑衣，但裹身一片紫殷殷的劲衣，还可以透视得出来——草笠低垂，

似在专心钓鱼，钓竿却是无钓丝的！

常无奇、孟东林、字文栋三人武功虽不俗，但无法抵挡这些来如潮水般无匹，愤怒的人群或刺客。

字文栋已倒了下去，他是中了三次重创才倒下的，才一倒下，立被分尸，身上至少被切成三百多块，连耳条都切碎成四片，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常无奇已负伤。孟东林有惧色。刺客中也倒了两名。

局势非常紧张。其中一个烧炭打扮的工人挥舞铜牌高呼：

“叛徒！今日教你们知道背叛天王的下场！”

常无奇与孟东林自知难以活命，但又十分恐惧落在这班朱大天王的人手里，所以死战。

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常、孟二人，又杀了一名对手，但对方人多，常无奇忽给一人抱住，他脸色惨白，全身瘫软，惨呼道：

“我……我知错了！我……愿到天王面前认错……”

那烧炭工人模样的人冷笑道：“还有你说话的机会么？”他将手一挥。

立即有一人，取出牛耳尖刀，割掉了常无奇的舌头，常无奇疼得惨嚎不已，又有一人，一脚踩住他咽喉，居然像杀鸡一般，掏出一张刀片，细细地割。

鲜血一直涌喷，常无奇要挣扎，另四人扳掣住他的手，又有四人，拿木钉凿穿他的手背与脚胫骨，钉在地上。

常无奇的惨呼，真是令人心惊魄动。

孟东林瞥见，更不敢投降，虽惧得魂飞魄散，但无论怎样，都不肯就擒，反而振起威风，一棍砸碎了一人脑袋，却给那领袖模样的人，从背后撞中了一牌，口吐鲜血。

常无奇犹未死绝，喉管“格格”有声。

萧秋水既怵自惊心，也觉狙击者手段太过残忍，忍无可忍，忽听那渔夫悠然道：

“上钓嘞。”

只见他竹竿一挥，一尾鱼即自水中跃出，自动落入他的鱼篓里。

萧秋水心中暗惊：这人没有鱼丝，居然以一引之力，挑起水中游鱼，落入篓中，这种功力、手法、准确，皆非叠老头几等人所能及。

这时常无奇已断气，孟东林又着了一刀，情形十分危急，萧秋水顾不了这许多，一反手，双手一抱，用力一拔，竟拔起了一株杨柳树，他大喝道：

“哒！就算是处置叛徒，下手也太辣了！”

他这一喝，果然都停下手来。萧秋水连根拔起杨柳树，本要吓退这干如狼似虎的恶徒，现在他们人人都住了手，可是无一吓退，反而向萧秋水迫近来。

那烧炭模样的人尖声问：“你是谁？干什么的？！管什么闲事！”

萧秋水见对方来势汹汹，只得横树当胸，道：“我是萧秋水。”

那人大笑道：“哦，这样正好，我是天王的义子，叫做杭八，外号‘铁龟’，你听说过未？”

萧秋水一愣，这名字倒是听说过。

杭八之所以有名，是他做过的事不敢承认出了名，而且他手上的铜牌，进可攻人，退时只要往牌里一缩，根本让敌人攻不着他，非常古怪。

至于这人如何当上了朱大天王的义子，萧秋水可从来没有风闻过。萧秋

水倒不怕杭八，杭八武功再高，也不会高过左丘超然。只是敌人个个都杀红了眼睛，要制住他们，是件麻烦的事。如果以杀止杀，杀害那么多无冤无仇的人干嘛？

就在萧秋水沉吟当中，至少已有四个人飞跃过来，挥舞兵器，要乱刀砍死他。

萧秋水在桥之这一端。

杭八的人在桥的那一端。

桥中有那渔夫。

那四人要飞越那渔夫，才能过得来攻杀萧秋水。

就在那四人跃起的同时，他们四人的额头，突然都多了一个洞。

血洞。

然后他们跃落的所在，便成了桥下滔滔流水。

那渔夫缓缓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埃。

然后他用一种出奇好听的声音道：

“又四条鱼。”

杭八等哗然。不断有人冲过去。

那“渔夫”迎了上去。

开始时萧秋水还担心，那“渔夫”势孤力薄。

所以他想冲过去——但他一直只看到“渔夫”的背影，那“渔夫”似一直杀了过桥那端去，并没有人可以绕到“渔夫”的背后来。

然后他看到那“渔夫”一直杀到了桥的彼端——而桥上都是尸体。

——至少二三十具尸首。

跟着下去是桥那端更多的尸体。

那些凶徒都拼红了眼睛——结果只染红了他自己身上的衣衫。

那“渔夫”的鱼竿，不断发出“啸，啸”的急风。

然后对方的人不住地倒下去。

“你是谁？！”

“——难道是那妖妇？！”

这语音凄惧无限。

“不成，真的是她啊！”

“我们拼了！”

“不可以，太厉害了！”

“快逃！”

杀到最后，地上又多了一、二十具尸首，其余的人一轰而散，那“啸啸”的急风终于停了。

那“渔夫”顿住，回身，他竹笠低垂，萧秋水看不清他的脸容——只见他转一个花巧，再把竹竿轻巧地插在他腰带上。

这时桥上寂寂，桥下流水依旧。

桥中横七竖八，倒的都是尸体，而且都是一招毙命的。

萧秋水抱拳搭问：“敢问——”

这时孟东林惊魂未定，扶桥栏巍巍立起，惊恐无限地问：“你是——”

这在这时，忽然桥下冲起一道水柱。

水柱升起时，阳光照指下，五彩斑斓。

水柱里有一个人，也在同时间出了手。

“ 咻 ” 地渔夫的竹笠被打飞。

但渔夫的竹竿也刺了出去。

水柱一闪而落，落回水中，水柱已一片殷红。

一人快若游鱼，已向下游迅速游走。

萧秋水认得那人，脱口叫道：“ 雍希羽！ ”

“ 柔水神君 ” 雍希羽！

朱大天王座下两大神君之一雍希羽，竟然在这人手上竹竿下一招败走。

那人被打飞掉竹笠，露出瀑布似的乌发。

那人干脆一甩，把身上的蓑衣都扔掉，迎着阳光下，抬头，那人身上一片蓝如晴天，眼若秋水，朱红的唇，健康的肤色……

——原来是个女子！

只听孟东林惊呼道：

“ 是紫凤凰！ ”

萧秋水只见过红凤凰、白凤凰，没见过紫凤凰。

权力帮柳随风柳五大总管麾下，有“ 一杀，双翅，三凤凰 ”。

萧秋水已在丹霞绝岭见过“ 红凤凰 ” 宋明珠，旋又在剑庐，见过“ 一杀 ” 卜绝，“ 双翅 ”：左天德与应欺天，也遇到了“ 白凤凰 ” 莫艳霞。

是役，卜绝终殁于天正大师之“ 拈花指 ” 下。左天德与应欺天则死于太禅真人手下。莫艳霞亦为救柳五而死。

柳随凤的六名得力手下，现此只剩下了“ 红凤凰 ” 宋明珠跟这位“ 紫凤凰 ” 高似兰。

——宋明珠是辣手而热情的凤凰；莫艳霞是冷傲而真情的凤凰；高似兰呢？

高似兰仰起头，阳光照在她脸上，她说：

“ 我不是为救他的，而是想趁此伏杀朱大天王的人的。 ”

萧秋水微喟道：“ 朱大天王惩罚叛徒，手段也未免太刻毒一点了。 ”

高似兰昂然道：“ 权力帮惩罚叛逆，也不会好多少。 ”

萧秋水一笑道：“ 其实别人服你或叛你，全因为你自己的态度而定，不必如此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

高似兰冷笑道：“ 你自己呢？当你兄弟背叛你时，你做得到吗？ ”

“ …… ” 萧秋水默然。

高似兰说：“ 我其实已在很多地方听说过你。你的弟兄背叛你，因为你也不能维持他们任何的生活条件——无论名、或利，金钱或地位，你都要靠闯，他们就更惨了——有多少人能靠理想活一阵子？能能够永远凭理想活下去？！等到事情真的来了，生存、家人、爱情、事业等等诱惑，他们要走，你且由得他们，难道你能做什么？你既不像权力帮这么有组织，也不像朱大天王那么有势力！ ”

萧秋水涩声道：“ ……我一向都且由得他们去……只要他们不反过来出卖我们的人。 ”

高似兰仰着脸，甩着乌发，一笑，很妩媚。

“ 我喜欢杀人，就杀人。看不顺眼的，就杀。不像你，很多感情，造成了很多无奈。一个人要闯荡江湖，就得要洒脱点。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本色！ ”

萧秋水沉吟半晌，道：“ 高姑娘，就算你说的有理……我还是想先知道

我兄弟朋友们的下落。”

高似兰露齿一笑，开朗地道：“你知道了他们的所在，就得去找他们……那儿是龙潭虎穴，你去了，只有送死，那你满怀大志的一生，可能就屈不得伸了。”

萧秋水沉声道：“如果一个人连‘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气都没有，那么虽生犹死。爱身以欺心，廉者不为，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则虽死犹生。”

高似兰怔了一怔，清脆地如银铃地笑了一阵，眼波乜向萧秋水道：

“好，你去死吧，你的弟兄为朱大天王所部的费家人所掳——”

萧秋水脸色大变，惊惶道：“费家？！”

高似兰冷笑肯定地道：“对，费家。”

萧秋水大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母亲就是费家的人

高似兰每一句话冷如剑锋：“没什么不可能的。你的识见也未免太落后了。费宫娥是要阻止朱大天王对付浣花萧家，但是孙天庭杀了她。没有孙天庭，又如何得知浣花剑派的地道？……没有费家其他的人出手，萧西楼、萧夫人也不可能全军覆没了。”

萧秋水骇然不信：“但我外祖父，他，他，他怎会做出……”

高似兰道：“我是柳五公子部属中负责传递讯息的，我的传闻都有根据，一定正确，你毋怀疑。……费家势力，早已没落，没有朱大天王撑腰，势必坍台，或给权力帮灭了。他们要求朱大天王支持，朱大天王要得到‘天下英雄令’……费宫娥不从，孙天庭只好把她杀了，孙天庭后来也后悔了，费家老大把他也杀了……”

萧秋水悲愤若狂：“我外祖父、祖母……他们……都已……”

高似兰颔首道：“父子相残，夫妻相弒……这在武林中，没什么稀奇的，为求权利，不择手段，你感到不习惯，便无资格当一武林人……你试想想，没有费家老大费渔樵亲自出手，就算朱大天王加权力帮联手，你们那于讲义气的朋友，能一声不吭跟着就走，而不战死或一拼吗？不可能。”

萧秋水恨声嘶道：“他们……他们抓走梁大哥他们……是什么居心……？”

高似兰淡定地道：“他们既杀你父母，得不到‘天下英雄令’，即怀疑它仍留在剑庐。但我方权力帮已包围浣花溪一带，有柳五公子坐镇，他们也不敢轻入，便鼓动白道中人与权力帮先拼个玉石俱焚，他们再捡便宜——可惜互拼结果，是一把火，烧了浣花总舵，于是他们认定‘天下英雄令’，定必在你们身上，因你们从剑庐听雨楼等地活着走出来的……”

萧秋水想想，也极是有理。要不是那晚自己和唐方走去洗象池一带，恐怕也必然无幸。费家身列三大奇门之一：即“慕容、上官、费”，却作出这等卑鄙下流的事情来。

高似兰一甩长发，继续道：“梁斗等就是不知，所以才误中迷香，束手就擒。但他们一身硬骨头，就是不说出‘天下英雄令’的下落。因为只有你和唐方逃得出来，费渔樵怀疑是在你身上，所以四处捕你，又对他们严刑迫供……”

萧秋水嘶声道：“你……你又怎知道这些……？！”

高似兰“格格”笑道：“我当然知道。因为你朋友中，恰好有我们布下的一个伏子。费家的人捉了他们，而他就用极特殊的方式把事情都通知了我

们，而他如今还落在费家的人的手里。这答案——你满意未？”

萧秋水握拳道：“而今费家的人把他们藏到哪里？！”

高似兰眯起了大眸子，问：

“你真的要去？”

萧秋水斩钉截铁地答：

“去！”

高似兰蓦然转身，一竹竿飞去，刺穿了在旁听得愕住了的孟东林之喉咙。

萧秋水怒道：“你——”

高似兰平淡地道：“他知道得太多，留他不得——要想活下去，在武林中求存，就得心狠手辣，这点你们仁人侠士，可真的说不清楚；”说到此处，昂首高翘，真如一只仰首倨傲的蓝凤凰，在阳光下闪闪发出光耀。“他们就被囚在终南山东峰，华山‘老君庙，内。”高似兰稍微颔首又说：

“费渔樵一家高手，都布伏在华山各路上。”

十一 终南山上

“费家”——这名词在江湖上，不仅代表一个家族，而且还代表一种特殊的势力。

姓费的人家，每个大城里都常见，但一直到隋唐时“饮马黄河双枪大将军”费耿正出来时，费家才慢慢在江湖人心中，建立了独特的形象。

直到宋初费天清，武功高强，又在西土一带练得各种异术，尽悉传予其子：费孟亭、费弗亭、费季亭三人，自此之后，“费家”逐渐成为一个武林人心目中相当不可恩议的家族。

到了费渔樵的曾祖父费玫，不但精通天文、数理、医术、相学、卜筮，还在东瀛一带练得忍术、剑道，但他回到中土时，已然垂老，将绝技悉传费金人后，即撤手尘寰。

费金人即费渔樵之祖父，并有四个儿子，即费飞天、费晴天、费殷重、费仇。四兄弟继其父，正式创立“费氏世家”，在武林中煊赫一时。尤其是老四费仇，武功最高，在一次武林盟主竞技赛中，连败十七名一等高手，几乎跃登宝座，后被慕容世家中的慕容世情打败，差点活活气死了费金人。

慕容世家除武功高绝，有名的“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外，对易容等杂学，也十分渊博；费仇被慕容世情所击败，心怀不甘，因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的两家斗争。

慕容世情是时虽然年轻，但惊才羡艳，这一场两族之争，继续了整整二十年，结果费、慕容两家俱元气大伤，费殷重、费飞天早年战死，费金人因要苦练绝技，结果走火入魔，全身瘫痪。

而费家嫡系仅存的费晴天与费仇，又起阋墙；费仇锋芒过人，费晴天忍无可忍，终于成仇，于是费家分裂，费氏力量大为削弱。

故此届年选拔的武林四大世家中，只选了“慕容、墨、南宫、唐”，费家只名列三奇门中的“慕容、上官、费”之未。

费晴天与费仇苦斗的结果，要到下一代解决。费晴天有一子一女，男的叫做费骨送，女的叫费维维；费仇却有两子，一个叫费耕读，一个就是费渔樵。

费家的人依然拼斗不休。费耕读与费骨送，就是这样互拼身亡。费晴天巧施暗狙，斩掉了费仇一只脚，却误信了费渔樵的投诚，终于被这年方二十岁的冷毒侄儿所毒杀。

更荒谬的是费晴天之女费维维，竟下嫁杀父仇人费渔樵，于是两家合并，又成一家，不从者皆被费渔樵的人诛杀。

费渔樵在二十五岁统一了费家。于是费家声望又告大增。费渔樵在三十岁时，名气如日中天，使得费家重振声威，并角逐“武林四大世家”，而且野心极大，欲居座首。

这次他横扫武林，先后击败上官、南宫世家，再险胜墨家代表，却命运不济，遇到了唐老太太之得意传人唐尧舜，终于一败涂地。

这下对费渔樵打击甚大，三十五岁后，全心掌理门户，一旦牵涉江湖时，多下手狠辣，动辄杀人，而且钻研异术，费家的人变成了武林中的一个“神秘帮派”，据说有十二件巨案、惨事，可能都是费家一手策划的。

这个费渔樵有二子二女，长子费逸空，次子费士理，都在江湖上令人闻名色变的人物；女儿的名望也不低，长女费鸦子，下嫁长安封家，次女费鸣

儿则早夭。长子费逸空丧妻，次子费士理已娶妻，并且是皇甫家的后嫡：“摘叶飞花”皇甫璇。费宫娥则是费渔樵之远亲。

费家的旁支、分系不算，门徒弟子也除外，单止嫡系的高手，就有费渔樵本人，费逸空、费士理、费鸦子、皇甫璇、封十五等。而费逸空有两子：费洪与费晓，虽然年青，在武林中也大是有名。费鸦子亦有二女一子，江湖人称“封家费氏，二剑一刀”，亦是相当难惹之辈。还有一个费家中极有实力的年轻高手：费丹枫。

也就是等于说，萧秋水欲要救大侠梁斗等，则等于与费家为敌。

要与费家为敌，至少也得与以上那么多不易惹的高手为敌。

——这种梁子，就算权力帮，也未必愿意挑。

也许就是因为不愿挑，而费家又加入了朱大天王的背景，柳随风等人正要藉费家来除去萧秋水，或藉萧秋水来除去费家。

无论是哪一方面获胜，对权力帮都大大有利。

萧秋水苦笑。

他感觉到连阳光罩下来的光线，也是苦的。

紫凤凰临走时，头还翘得高高，她人也高，就像一只根倨傲的凤凰。

“你要与费家为敌，我也不阻你，我在这儿等你，是柳五公子要我完成的责任。”

“你的死活，本就不关我事。”

“反正费家现在正要到处引你出来。你只要去到终南山，就会遇到费家的人。”

“也许……我也会去终南山，或者上华山，亲眼目睹你怎么死去吧！”

萧秋水终于上了终南山。

终南山云烟围绕，宛似仙境。

萧秋水想起：他一生中很多重要的战役，多在山中或水边进行。

山是名山，水是名水，山水能留名千古，但他那些战役呢……随着山的风化、水的流逝，如人的消殒般逝去……

——他在水边望见唐方渐小的身影在崖边……

一一他在山上目送唐刚带走了受伤不知生死的唐方……

他真想折回川中去找唐方。

可是他还是到了终南山。

而且往华山翻越。

到目前为止，他还未遇见所谓的“费家的人”。

萧秋水往长安南行约五十里，经“弥陀寺”后至“流水石”，再转至“兴宝泉”、“白衣堂”、“大悲堂”、“甘露堂”、“竹林寺”、“五佛殿”，但见山中森林蓊绿，清石灵泉，秀发莫已，类近江浙山水。

然后再经“朝天门”，景色至此，仰望可见三峰井峙，高耸云端，云烟围绕，有说不尽的舒情与苍寞。

过“五马石”后，即登“一天门”。“一天门”虬松苍藤，石隙奇状，岸岩奇突，与“胜宝泉”的“漱石枕泉”各具奇胜。

然则萧秋水却无心赏胜，只从“圆光堂”的沙弥处得知，近日在终南岱顶，亦即北五台（就是“文殊台”、“清凉台”、“灵应台”、“舍身台”与“岱顶”共列五台，另岱顶之西有“兜率台”、“太乙台”等，不在此列），常有陌生人来往。此乃自岱顶“圆光台”所传达的消息。

萧秋水于是决心上岱顶。

如果费家的人匿伏在华山，那终南山就是他的前哨，欲图攻到中心，先毁了前哨再说。

上岱顶的险道上，一直有两个人，跟在萧秋水不远处，高谈阔论。

萧秋水初以为这两人是为跟踪他来的，所以十分留意，后来听他们的谈话，知并无恶意。

“你看，一路上来的寺庙，挂满了什么御赐的匾牌，每个皇帝都有，好像替他们供奉长生殿位似的，真是无聊。”较为高爽利落的男子说。

“简直讨厌死了。小时候母亲强迫我念《论语》，啊呀呀，一个字，七八个意思，五六种读音，什么古今字呀、考证呀、注释呀，真是我的妈。孔子的话，很有道理，这点我承认，就是文章太刁难人了。”另一个精明精悍的女子接道。

“胡说，”那高的男子道：“你真没念过书，孔子是‘述而不作’，书不是写的，而是他说的，他弟子来誊抄，就是手抄本啦。”

“嘿，”那矮的女子说，“那么文字艰深，势不千孔老夫子的事了。我知道了，孔子可能写作慢，讲话快，他就请人来当他的文书，他来说，别人来写……”

“是了。孔子写作不擅长，这点倒是发人所未见呢……”

“说不定他在创作上还有挫折感呢……他弟子促他成书之后，还到七十二国去周游，定必是推广他的著作……”

“噢，当时他的名声一定是不够响，各路关系没有搞好……反观老子，就聪明得多了。”

“何解？”

“老子的道德经，人人朗朗上口，都不是‘道德’两个字吗？！”

“有道理……没料你我两位大学问家，在此明山秀水间，研究得出一段学者们皓首穷经未解的公案！”

——诸如此类的无聊对话，实令人喷饭，而而入犹津津乐道。

萧秋水心下里倒有点觉得，这两人的疯疯癫癫，有点像死党邱南顾和铁星月。

不过他为求小心起见，一路上还是用他母亲一路上所教的易容法，化妆易容，扮成一个镖头打扮的人。

费家跟萧家原有渊源，但费家既心狠手辣，杀死萧秋水之祖父、母在先，萧秋水也与之情断义绝，即准备与之展开一场舍死忘生之战。

登顶后但见大气沉沉，俯视群山，如浪波之折叠，真不知是俯视海洋，还是尽瞰群山。

萧秋水心头感慨，眼界空阔，但心中依然有索回。那两个“怪人”即行去圆光寺，萧秋水尾随，进得了寺里，香客、杂人、游旅都非常之少，萧秋水忽闻一似甚熟悉的声音在问：

“请问大师，近日来可有见到一名姓萧的青年施主谪居贵寺？”

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敝寺并无此人。”那僧人又道：

“真是奇怪，近日来常有人来此问起萧姓檀越，不知所为何事？”

萧秋水听得心里一动，返转头去，只见探问的人就是那两名两女。

只见那两名男女十分失望、怅惘的样子，一个大声道：“萧秋水是位好汉，我们是闻其名，负长剑、背行装、带一腔热血，来找他的，大师若知道，

请赐告。”

另一人也道：“我们久闻萧大哥令名，所以来投，可惜一路找下来，萧大哥似已不出江湖，直到长安，才得一渔人指点，说是先行赶到终南，或可遇见，所以才前来……”

那老和尚歉意道：“阿弥陀佛，世俗事之欲望，贫僧久已绝缘，不知世间出了这么个人物……可惜贫僧并未见过。”说着作礼离去。

这两人十分懊恼。萧秋水本已隐绝失意了一段时间，现听得二人间关万里，前来寻找自己，心下十分感动，一腔热血都贲腾起来，在这沁凉的灰蒙山间空气里，直想长啸作龙吟。

这时忽听一人冷笑道：“萧秋水有什么了不起？”

另一人冷笑道：“他只配替我倒洗脚水。”

还有一人慢条斯理地道：“只有猪才会找他，供宰。”

三人说毕，哈哈大笑。

有三人几乎在同时间霍然回首。

其中一人，就是改装易容过后的萧秋水；另外两人，就是那两疯疯癫癫的男女。

只见在膳食堂的桌上，斜里歪气地坐了三个人。

三个年青人。

一人十分桃达，一脚屈膝，挂在长凳上，一眉既高，一眉既低地望着对方；一人一脸煞气，一手卧案，样貌十分威凛。

另一人则双目垂视，始终没有抬起头来，似场中发生的事，与他无关一般。

这时五人对峙，所散发出的杀气，顿令全场都蓦然感受到，截然端静了下来。

那高挑长发青年一拱手道：“在下人称秦风八，这位是义妹陈见鬼，请问有何得罪之处，阁下何必出语伤人？”

那较矮的女子也正色道：“你伤我们不要紧，要骂萧大哥，却要交待则个。”

那桌子上三人中的两人，又哼哼嘻嘻地笑起来，愈笑愈忍俊不住，终于抱腹哈哈大笑起来。

那两名青年，气得鼻了都白了。

而且笑声越来越响，原来他们背后，也有一男二女，在捏着鼻子嗤笑。

秦风八怒问：“笑什么？！”

那两个女子中，浓妆艳抹的那个嗤笑道：“这么怪的名字呀，男的却似女的，女的却似男的！”

另一个装模作样的女子道：“——找他？萧秋水是你于爹么？”

那个阴阳怪气的男子也道：“你们要找萧秋水，不如找我们‘费家’——”

他接着说下去：

“萧秋水的兄弟朋友，全在我们处作囚中客哩。”

费家的人！

萧秋水立起警惕。

猜这两女一男的形貌，显然便是费鸦子的一子二女，“二剑一刀”。

而那在座中的三人又是谁？

萧秋水此番首度与费家的人接触。

费家的人显然不知道那镖客打扮的人就是萧秋水。

陈见鬼怒道：“你们擒萧大哥的兄弟朋友，有何居心？！”

那浓妆艳抹的女子道：“你这是多问！”

陈见鬼瞪眼道：“就算是多问，因为是我的事，我是要问的——”他昂然接下去道：“我虽未与萧大哥谋面，但私下当他作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装模作样的女子道：“那你就先在黄泉路上等萧秋水好了。”

一说完，“刷”地抽剑。

同时间，另两人，一人拔剑，一人猛拔刀。

在拔刀剑的刹那，阵势已布成。

三人双剑一刀，已围住秦风八与陈见鬼。

三人包围，气势凌厉。

秦风八兀自笑道：

“没想到来见着萧大哥，却先打了这一场。”

陈见鬼啐道：“也好，先杀这一场，好给萧大哥作个见面礼。”

萧秋水听得热泪几乎夺眶而出。而“二剑一刀”阵势，即要发动，就在这时，只闻一个女音呼道：

“慢着！”

另一个女音叱喝道：

“萧秋水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要打架，算我们一份！”

萧秋水一听这语言：好熟。蓦然回首，只见两人已掠入场中，正是：

“疯女”刘友与紫金阿水！

广东五虎中的两名女虎将！

萧秋水一见心中大悦，但他们却认不出萧秋水来。

只见疯水跳入场中，劈面对秦见八、陈见鬼就“嗨”了一声，道：

“我们也是从老远来找萧秋水的。‘神州结义’盟主的事，萧秋水非去不可，但至今仍未露面，我们也是得一蓝衣女子指点，上山来找……恰好碰见你们。哈！可真是同一道上的啊。”

阿水想挤上来说话，一不小心，却给炉角绊了一交，“叭”地跌得荤七素八，咧齿怒道：

“可恶！”

萧秋水看见为这两个不速客而犹在莫名其妙、愕在当堂的陈见鬼与秦风八，不禁暗笑，顿忆起昔日的风云人物——

——大肚和尚之奇特、铁星月之放屁、邱南顾之歪理、李黑之古怪、洪华之朴实、施月之急直、林公子之自命风流……

终南山绵亘不知若干里，兄弟、朋友，——你们都在哪里？

那浓妆艳抹的女子叫费心肝，装模作样的女子叫作费宝贝，那阴阳怪气男的，就叫费澄清。

这三人都是费家之后，除了精干刀剑之术外，都有一两手绝艺，他们眼高过顶，本就没把中原武林高手放在眼底里。

费澄清瞠然问道：“……你们……是一伙的？！”

疯女刘友道：“既都是萧秋水的朋友，当然是一伙的！”

秦凤八“得”地一弹拇指，道：“对！既是萧大哥的兄弟，自然是同一

路的！”

——萧秋水在江湖上名气大，但武功本来不高，有这么多人矢志同心追随，不依靠势力的支持、或世家的撑腰、更无钱财的力量做后台，他的崛起，全凭是志气、侠气、正气的感召，才使到素不相识的人服膺。

费澄清大喝一声，一刀扫了过去。

刀锋本来砍向秦风八，中途一回，反扫疯女。

疯女陡遭此变，急危不乱，张口一咬，竟咬住刀身。

费洽澄甫动，费心肝与费宝贝的长剑，也就动了。

两柄剑如两柄闪动的银蛇，直向秦风八、陈见鬼背心刺来。

阿水怒叱一声：

“让我来！”人已如旋风，抢了过去，起时，撞向费心肝，抬膝，顶向费宝贝。

于是阿水与疯女，跟费家“二剑一刀”就打了起来，反令原先的陈见鬼、秦风八二人，有无从插手之感。

这“二剑一刀”配合起来，至少已经变幻了二十六个阵势，随时因情况而改换，对疯打狂斗的刘友和阿水说来，是无比的压力。但刘友和阿水奋勇闯阵，也是这“二剑一刀”的克星。

陈见鬼、秦凤八见五人打作一团，难分高下，不禁有些担心起来；座上三人，举止轻桃的，也引颈张望，样貌威煞的，也凝视场中，惟有中央那年轻汉子，身裹锦衣，依然不抬头，不举目，望着桌上他前面的一双筷子，宛若那双筷子长了对翅膀似的，任何事物，都换不掉他的专注。

十二 秦凤八与陈见鬼

费家三姊弟的刀剑之阵，一波三折，原本是冲杀千军万马之中，而又能回身互救，首层呼应的战阵，普通都是在以寡敌众的情形之下施用，费家姐弟，一向自恃过高，所以此战阵换作敌寡我众之时，围杀一、二人之战术，反而无从发挥。

疯女的疯癫泼辣拳法、阿水的跌撞碰砸拳路，把费家三姐弟打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情势又变。

费澄清的刀身，“嗖”地逐然遽长，成了扫刀，费心肝与费宝贝的剑身，也骤然加长，变作长刺，刹那间兵器机簧发动而变形，使阿水与疯女猝不及防，身上都挂了彩。

但是这两人不挂彩倒好，一旦受伤，更加凶猛；“两广十虎”，无一不是从市井中一层一层打上来的，身经何止百战，所以越战越勇，疯女使出“疯癫拳”，阿水则使出“跌撞拳”。

“疯癫拳”的秘诀就是“疯疯癫癫”，“跌撞拳”的秘诀也就是跌跌撞撞，这本来都是犯兵家之大忌，但在最险中求胜却是兵家之上策，这两种拳头，故意破绽百出，但因以绝对个人意旨为中心，反而把对方千变万幻的攻势，消解于无形。对方只能打起十分精神，以应付这种疯狂的拼决。

疯女为人甚是大路，不像一般忸怩女子作风，所打法大开大合，眼看几次要被刺中，可是对方也怕与之拼个同归于尽，只好跳闪逃开。

阿水天生残缺，马步浮摇，她却利用这个特点，碰撞顶靠，连消带打，反而逼住了敌手。

一时之间，费家“二剑一刀”，大力吃蹩。三人忽然长呼一声，刺、刀骤折为二，三人俱变成双剑双刀，展开奇异刀剑之阵，砍划而至。

但也在同时间，阿水和刘友同时长啸一声：

“破锣！”

这一声长啸过后，两人猝然抢攻。阿水一头撞人费澄清怀里，费澄清双刀不及封锁，“砰”地被撞得口喷鲜血。

费心肝挥剑求救，疯女大喝一声，双脚飞起，费宝贝双剑一“拦，反斩疯女双腿，但突然间“嗤嗤”两道飞快的影子“啪啪”地打中了她的脸颊上，只觉臭味难闻，人却金星直冒，一交坐倒。

原来疯女在刹时间，踢出了所穿的鞋子，击倒了费宝贝，费心肝疯病女阻得一阻，阿水已返转过身，却一交跌了下去，费心肝只觉眼前人影空，双腿却已被人紧紧箍住；疯中“嗖”地一口沫液，吐在她脸上，一时不能见物，“砰”地挨了一拳，飞了出去，半晌爬不起来。

一时间，费家二姊一弟，尽皆倒地不起。

原来阿水与疯女的“破锣”一句，是彼此的暗语，此语一出，两人就将平时配合无间的“疯癫拳”与“跌撞拳”的菁华发挥，力挫强敌。

两人虽已击倒“二剑一刀”，但受伤亦不轻，气喘吁吁。这时场中忽又多了两人，原来是那座中三人，也没见他们怎么动，却一下子来到了场中。

那两人自报姓名，浮滑的青年说：“我是费家费洪；”威猛青年道：“我是费家费晓；”费洪嘲讽地道：“你俩居然打败了费家的三个没用的人，就让我们教训教训你们。”

原来费家成员，也各有成见。费逸空、费鸦子两系，因承继费家衣钵问题，也闹得颇不愉快；但费渔樵昔日深受家庭分裂之苦，所以全力压制，才不至酿成分裂，但也成势成水火的现象。

“不公平！”只见一镖师打扮的黄脸汉子道：“她俩已战累，你们此时挑战，不公道！”

费洪、费晓相顾一眼，心中都暗讨：此人易容！但都不知这两撇胡子的堂堂大汉，是什么来路？费洪当下冷笑道：

“什么公不公平！看所谓的广东侠女是不是盛的！”

真是吹胀不如激胀，阿水第一个憋不住，跳起来大呼道：

“好哇！小兔崽子！就算是车轮战，老娘也挑下了！”

阿水一跳出来，疯女当然没理由让她独战，也跃了出来，叱道：

“呸！有胆放马过来！”

费洪嬉笑道：“这就对了。”

一说完，手上多了一柄剑。

这柄剑也没什么奇特，但费洪眼睛却不瞧敌人，只盯着他自己的手中剑。

阿水、疯女因此也戒备起来，全神贯注。

费洪忽然将剑迎风一抖，剑身居然寸寸断裂，又似被一条细链穿在一起般，变成了千蛇百星，犹如暗器，又如千百道剑，向两人罩来。

就在此时，费晓也出手了。

他用的是十字枪。

阿水、疯女惊退，十字枪就拦在她们背后。

阿水一弯臂，一闪身，箍住了十字枪，正想运力一拗，扳断枪身，但十字枪一抖，旋转“嘶”地割入了阿水的胁下去。

疯女那边也同时遇险，那口“千蛇百星剑”突然却似有什么力量一般，迸喷了出来，千身点剑片，打向疯女身上。

才一照面，疯女、阿水已然不敌。

费逸空嫡系的高手，果然比费鸦子外系的子弟强多了。

就在此时，一声断喝，一条人影飞来，一阵急抓乱拨，居然以一双空手，把剑片尽皆扫落，铿锵落地。

也在同时，另一条黑影一闪，一出脚，不偏不倚，把十字枪予尖挑起，血肉飞溅，另一脚却阿水踢走。

疯女与阿水死里逃生，犹有余悸，回首一看，却见陈见鬼、秦风八二人，心里都有“再世为人”的感觉。

费洪、费晓二人脸上却变了颜色。

费洪这才重视起来，怒问：“你们……究竟是哪一帮哪一派的人……？！”

陈见鬼冷笑道：“你总听说过‘丐帮，吧？”

秦凤八冷冷地道：“那你也听说过‘丐帮，有两大护法吧？”

费洪变色道：“两位可是……可是外号‘阎王伸手，和外号……

‘钟馗伸腿’的……两位高人？”语态上已不知客气了多少倍。

陈见鬼道：“我就是‘阎王伸手，。”

秦风八道：“我就是‘钟馗伸腿’。”

费晓插口道：“我们费家……跟丐帮素无怨隙，两位因何来蹚这趟浑水？”

秦风八脸无表情地道：“因为是你们先惹上我们。这两位……姑娘……

是因为救助我们，所以才伤成这个样子的。这原是我们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坐视。”

——他讲到“姑娘”时，目光斜瞥阿水、疯女两人，邋里邋遢的，凶巴巴的，真是有些尴尬，几叫不出口。

费洪暗笑道：“那我们赏面给两位兄台，也不对付这两个婆娘，这下两不相欠，可得了吧？”

陈见鬼板了脸孔：“不行。”

费晓勃然问：“为什么不行？！”

秦风八道：“不行就是不行。你们已刺了人一枪，又有千奇百怪的剑狙击，差点都害你们弄出入命一一就这般算了？”

陈见鬼接口道：“更何况……你们刚才语气中侮辱了萧大哥费洪诧问：“萧秋水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陈见鬼断然道：“没有关系。”

秦风八道：“家师裘无意，对萧大哥的印象很好，这趟西来，也无非为了劝萧大哥角逐‘神州结义，盟主一事。”

裘无意是丐帮帮主。——但萧秋水却不认识裘无意。裘无意如何得知萧秋水可敬之处，倒教萧秋水费解。

——但是在权力帮未崛起前，丐帮属天下第一大帮，声势骇人，现在虽然声威大减，但费氏兄弟依然不敢随便树此强仇。

费洪强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结，两位对萧秋水，也并无什么渊源，不如就此算了。……”

只听秦风八冷冷地道：“如果费兄这番话，在咱们亮出字号之前说的话，那一切都好商量……”

陈见鬼斩钉截铁地道：“等到现在才说，不过是趋炎附势——没人情讲！”

费晓佛然道：“他妈的王八羔子，真以为老子怕了你不成？!拼就拼吧！”

一说完，十字枪“呼”地一划，戳了出去！

陈见鬼闪电一般，双手已扣了十字枪的交叉点上。

就在这时，十字枪突然断了。

原来不是断了，而是从中折而为二，费晓左手执另一端，端尖突然弹出一截棱形铁刃，直捅了出去！

这下变化极快，棱刃已刺入陈见鬼的左肩。

陈见鬼却丝毫不觉痛苦，右拳已挥击，打中费晓。

“嘶”地棱刃撕下陈见鬼左臂一截衣衫，才看出陈见鬼的这只左手，是铁铸的！

费晓被打飞出去，咯了一口血，可是他手上的兵器，又有了变化。

十字枪的枪尖猝然离柄飞出！

陈见鬼飞起，仍被枪尖钉中大腿。

在电光石火一接触间，费晓被打得重伤倒地，但陈见鬼也伤了一条腿。

只听秦风八冷冷地道：“费家的兵器，神奇得紧呀！”

费洪皮笑肉不笑地道：“费家的暗器，也不逊色！”突然，一掌拍出，秦风八一拦掌，格开一招，费洪又一招手，打出四颗琉璃球！

费洪一出手，秦见八已跳起，霎时间他已踢出四脚，把琉璃球都踢了回去。

本来他这一下是反守为攻，但可怕的是，那四颗琉璃球才一触及他的脚

尖，便炸成烟雾。

浓雾红色。

“不要呼吸！”秦风八一面捂住鼻子，一面大呼，他是怕庙里的香客吸着了，会不得了，谁知刚呼叫完，脑中一阵昏眩，只听费洪■■笑道：

“倒也，倒也。”

原来费洪这琉璃球，是没有毒的，但与秦风八先前所对的一掌，却含有剧毒，烟雾一起，秦风八要捂住鼻子，便中了他手上沾有的迷药，全身发软，费洪得意地笑着走近。

就在这时，秦风八忽然跳起，踢出。

费洪早料到秦风八会濒危反击，所以早有准备，一扬手，又打出六道晶光。

这六道晶光，有快有慢，有的呼啸、有的闪光、分六个角度，攻击秦风八。

但是秦风八却并不是向他跳来。

所以费洪的出击落了空。

秦风八是跳向那烟雾袅袅的大香炉，一脚踢过去。

香炉夹着灰与烫辣的香火，迎头罩下来。

费洪大叫闪身，因吞着香灰，声音一哑，眼不能视，秦风八一脚喘出，刚好命中，费洪一面捂脸，一面咯血，情形甚是狼狈。

但是秦风八已然力竭，萎然软倒，想是毒药发作了，无法再支撑下去。

费家费澄清、费心肝、费宝贝、费洪、费晓与阿水、疯女、陈见鬼、秦风八力拼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

这时在战斗中、烟雾中，一直没有抬过脸来的青年，忽然抬头，国光如电，大喝，桌子粉碎，拔刀，飞跃十三丈，到了秦风八身前，一刀斫下去！

这下突变，陈见鬼、阿水、疯女三人鼓全力截击，但三女虽分三道防线分袭来人，但在同时却被反弹了出去，伏在地上，喘息不到第三道防线，来人才稍停下，只见目光锐厉，一张脸不知怎的，就是不像人的长相，全脸发黄，目光发黄，像患了黄疸病的人一般，可是却令人不寒而栗。

他稍停着，双手抱刀，竖与盾齐。

费洪忍痛笑道：“这是我们费家年青一代第一高手：费丹枫。”

陈见鬼等听到这名字，知道自己真的快要见鬼了。

费丹枫在江湖以及世家中的地位，类似昔日费家中最出类拔革的人物：费仇。

费仇连挑十九高手，几乎重振费家声威，差点就跃登“武林四大世家”首座——如果不是遇到了慕容世情。

费丹枫是六十年后，费家最出色的后代。

费渔樵最赏识的就是费丹枫——虽然费丹枫并非嫡系所出，但他却是在费家子侄中，最具才华及最有杀伤力的二人，就像一颗大海中的明珠，虽非人造的夺目抢眼，却自具连城价值。

但这几年来，费丹枫因练奇门杂学，不但人心大变，连容貌也大力变更，——也许他一心想承继费家的衣钵吧，但这点利欲也唆使他成为费家中杀人夺权取名获利最凶最狠的一人。

然而费丹枫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十六岁即击败大行山之王薄小天，二十岁在一夜之间，连败“长山小四义”，而且在诗坛上，被称为“诗鬼”，

诗风淬厉狂诞，在书坛中，也被誉为斧笔，每一笔俱有大点刷下来，如惊天地，泣鬼神一般的厉烈。

费丹枫主掌在终南山，就是等于守住了费家在华山的咽喉。

而他阵守的三年来，从来没有人，能过得了他这一关。

他决定要杀死秦风八，再杀陈见鬼、阿水、疯女这一干人。一个活口也不留。

他不希望与整个丐帮为敌。裘无意的威名，虽略不如少林天正、南少林和尚、武当大禅，但绝对在其他十四大门派掌门人加起来之上。费丹枫还想闯荡江湖，且还要崭头露角，这还得要“神行无影”裘无意的提携，他野心愈大，愈不想开罪裘无意。

所以他更加决心要杀人灭口。

杀掉丐帮两个护法，也许有一日，这使到他更容易当上丐帮的长老。

——这就是费丹枫无所不在的野心。

就是费丹枫踌躇满志的时候——他每次杀人，因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这个意念而兴奋得全身发抖——忽然有人喝道：

“住手。”

费丹枫勃然冒火，他慢条斯理地斜盯过去，其实要掩饰自己被人所阻的愤怒——只见一两撇胡子的黄脸汉子。

费丹枫马上意识到：这人是经过易容的。

易容的手法，是费家的，百且十分粗陋，令人一看就看得出——但是这人却令费丹枫感觉到，此乃平生劲敌！所以他又兴奋得全身微微抖着。

“你是谁？”

那人掀开了易容之物，好一个眉清目秀但英悍神气的青年！

费狄不希望多结怨隙：今天上终南山来的人，看来都不怎么好惹。于是问道：

“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不跟你有关。”

那汉子道：“跟我有关。”

费丹枫冷冷地，冷冷冷冷地，再问了一次：

“你，是，谁？”

那汉子静静地，静静静静地，回答这句话：

“我是萧秋水。”

——萧秋水来了！

——萧秋水终于出现了！

受重伤的阿水和疯女，忍不住雀跃欢呼，但都不能宣泄心中的喜悦。陈见鬼与秦风八却直瞪了眼。

——这人哪，原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费丹枫目光收缩，一字一句地道：

“你，是，萧，秋，水？”

萧秋水没有答这一句话。他反问：

“我的朋友呢？”

费丹枫一脸狠色，道：

“闯得过了我这一关，再到华山去找吧。”

费丹枫说完，心里却一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好像这人已能过得了他这一关似的，自己已透露出他朋友的困囚处！他转眼一看，萧秋水眼睛里已

有了笑意。

可恶！

——不能愤怒。愤怒易败。

费丹枫立即这样告诫自己。可是他又因自己意识到“败”而懊恼着。

然而秦风八、陈见鬼都亮了眼睛。萧秋水果然是萧秋水！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朋友的下落！

十三 第二次决斗

费丹枫信任他自己的刀。他的刀有十六种变化，任何一种，都足以使一流高手丧命。费家的所谓“变化”，不是招式上的“变化”，而是致命、狠辣的、融合各种奇门异术的“绝招”。

“你既是萧秋水，便活不下终南。”

萧秋水淡淡地道：“我不下终南。我上华山。”

费丹枫怒道：“把‘天下英雄令’拿出来！”

萧秋水眼光注视远处，仿佛只有终南那山、那水，方才值得他一看的。

“你配吗？”

费丹枫一下子愤怒得全身抖了起来。

——不要生气，费丹枫，不要生气！

他暗自警告自己，一面抑制愤怒。

偏偏萧秋水的眼里又似乎有了笑意，仿佛以为他的发抖是因为惧怕——

——我才不怕你！

费丹枫终于按捺不住，一刀劈出！

刀风霎时间布满了狭厌的膳堂。

萧秋水的身形已飘出了膳堂，到了神殿。

刀风立刻又追到了神殿，且充斥了神殿。

萧秋水又逸出了神殿，到了门槛。

刀风又粉碎了寺前门阶的宁谧。

萧秋水又飞了出去，到了摆在天坛前，那一口极大的、六人合抱宽的繁茂香炉边缘上。

——你这岂不是找死！

费丹枫心忖。他跟着也飞上了香炉边缘。

寺里的人都追出来看：只见灰蒙山景，两人宛在天边，衣袂飘飘，来往闪忽，背后是一片空茫的天色，好像连沁凉的空气，袅升的香烟，也是一般无情。

大家却没有注意到围观的人丛里，多了五条戴竹笠的鲜衣大汉，静静地默视着。

费丹枫一刀劈下去，这一刀龙腾虎势，不但可把人劈成两半，也可以把铁炉斩成两半。

但是到了中途，刀势全改。

刀改由刀背拍落，击在香炉里！

“逢”！香灰激扬，全迸喷向萧秋水！

然后费丹枫的刀横扫，却在刀柄间，忽忽二声，喷出大量的毒液，而他空着的左手，也打出四、五种不同的暗器！

有些已经不可以说是暗器，而是毒物——活着的毒物。

随便任何一样毒物，或一件兵器，只要沾着萧秋水，——萧秋水必死。

可是萧秋水没有死。

他突然脱下镖客的披风，一张一罩，便把费丹枫连人带刀带暗器包住。

——当然连香灰也裹了进去。

费丹枫才挣扎了一下——才挣扎了那么一下子，便不动了。

萧秋水打开布包，费丹枫七孔流血，“砰”地倒在香炉里，身子炙着了

香枝，“ 吱吱 ”地烧响了起来。

——也许他以刀拍香灰，冒读了神明吧？死了后连香都要烫他。

费丹枫中了自己的毒，——连香灰给他那一拍，都是有毒的。

所以他死得很快——虽然死得双目凸露，死得不服气！

这是萧秋水第二次决斗。

——其实应该说，萧秋水得“ 无极仙丹 ”之助，受武当、少林。朱大天王一系及权力帮一脉“ 八大高手 ”相传后，第二次单打独斗，面对高手的对决。

——萧秋水是用了章残金、万碎玉连使“ 残金碎王 ”掌法时的“ 金玉游龙 ”身法，退出寺内，而在香炉上乃运使“ 东一剑、西一剑 ”的“ 东忽西倏 ”轻功与之周旋一一但这一战最令萧秋水愉悦的是，他在搏杀强敌时，用的却是他自己的手法。

他已经越过前人，有了他自己。

他在与娄小叶一战中，以对方断剑绝招搏杀对手，已经稍具雏型：而这与费丹枫的一战更能确立他的未来趋向。

他望着空濛的天色；天意无情、是在人心，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形式，而也有特殊的安身之地，所以也有特别适应他的生存方式和死门。

只要运用高超的武艺与智慧，找寻那安命之所，就能无敌。就像蛇畏硫磺，大象惧鼠，蝴蝶都知道季节流变飞往一个地方一样。只有夭地是阔大宽邈的，所以无瑕可袭。

萧秋水兀在香炉上发怔，远漠苍白的天色，加上深锁的剑眉、袅袅上升未灭的香烟，倒在脚下的尸首，使萧秋水看来犹如诛杀恶魔的天将，在替天行道后又生了大慈悲，故有忧色。

要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阿水、疯女、秦风八、陈见鬼等必定已欢呼。

费家的其他五个人没有上前来收尸，他们已不见了。

费丹枫一死，他们就溜了，逃得一个也不剩；

这尸首后来还是萧秋水亲自锄的，亲自埋的。

他在墓碑上用剑刻了几个字：

“ 费家的人 ”。

——生为费家人，死是费家鬼。

他以为费丹枫会喜欢。

——他当然不知道费丹枫是因为不想仅止作为费家的人，所以才野心勃勃，自诩高明，结果死于横逆，成为费家的冤魂之一。

不过这也并不重要，反正终南山多雾，不久墓碑即生青苔，连那几个字，也被蔓长得看不见了。只是那青苔不似一般绿茵，反倒是生得一片惨黄，长在墓碑上，乍看来就似一张人脸，不，像费丹枫生前的脸一样。

萧秋水决意上华山。“ 我也去。 ”陈见鬼说。“ 我们一齐去。 ”秦风八道。

“ 我们本来赶到陕西来，是要接萧大哥过去，参加‘ 神州结义 ’同盟盛会。我们皆一致认为，这领导非萧大哥莫属，故此才要萧大哥去一趟。 ”疯女道。

萧秋水这时再没有谦让，因为他已看出了这武林的情形，要一个年轻的“ 盟主 ”出来，一定要能代表的正道力量，而不只是“ 荣誉 ”而已，更重要的是“ 责任 ”。以及负担起这个“ 责任 ”的“ 责任“ 心 ”。

所以他只是问：

“是在哪一天？”

“三月十二。”

陈见鬼即道：“那天阴雨。”

秦风八皱眉道：“腥风血雨。”

这两人是丐帮的重将，在裘无意严训之下，对星象、卜筮、气候、时令等都有特殊了解的异能。

“我会去的，”萧秋水道：“但是我要先办完这件事再说。”

“那末我们一起去，”阿水说。

“反正要回去，就一道回去。”刘友也道。

“一齐去闯荡也好，”萧秋水对阿水等笑着调侃道，“可别又摔交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于是一行五人，同上华山。烟雾空濛，山风飒烈，他们自终南山发。

到了玉泉书院，萧秋水等人虽艺高胆大，但也素闻西狱华山的。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他们在这“千古华山一条路”下，酣饮清泉，然后才背上行囊出发。

所谓行囊，秦风八与陈见鬼二人，大大小小的麻袋背了十七八包，也不知是什么物事。萧秋水等人都知道丐帮门户中有许多奇文异规，所以并不过问。

阿水，换上一袭朱赭劲装，膝上还是照惯例，开了两个洞，以免仆交时把裤子磨破。刘友，还是疯疯癫癫，神经兮兮的，不过也有几分姿色撩人。萧秋水心想：要是那好色的林公子在，一定过去打情骂俏，那说不定会被忽发花痴的刘友咬上一口。

他心里想着，不觉暗笑。旁人看去，只见他眉带忧色，却精悍过人，穿白衣长衫，介于丈秀与英气之间，很难捉摸。

“萧大哥，如果你当上了‘神州结义’的盟首，你有什么打算？”

这时阳光照在松林中，一络一络的阳光，好像到了树枝遇到了弹性似的，反照下来，洒在人的身上，好像细雨一般舒畅。萧秋水仰着脸好像在鹄饮着无私的和煦的阳光。阳光好金好亮，当华山的风挥过，全座山的松树都摇首摆脑，发出“呵呵”的声音。这就是华山有名的松涛。

“没有打算；”萧秋水答。“我是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萧秋水笑得温煦如春阳：

“我不是去打猎的，我爱这些山。”

疯女和阿水都似懂非懂，好像松风在诉说些什么，是华山上那秦宫女玉姜的故事吧，还是齐天大圣打翻太上老君炼丹炉的传说……她俩不懂。

陈见鬼说：“不过一般的领袖都是先有所允诺，他出任后要做什么做什么的……”

萧秋水望着对面的山。这边的山柔静阴郁，对面的山被金色的阳光洒得一片亮晶。

真是好像仙境一样，有什么喜乐的事，如升平的音乐，在那儿树梢间荡跌着，回乐着的……

“我不是领袖，我只是决斗者，或宁写诗、绘画、沙场杀敌。”

秦风八道：“那你跟什么决斗？”

萧秋水脸中掠过李沉舟那空负大志的眼神……他说：

“我跟自己决斗。”

“我不懂。”连秦风八也嘀咕着。

“要跟自己决斗……”

萧秋水笑了，“首先要择剑、排除万难、找到自己……”他诵咏着两句：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他信步前行，走上千尺幢。石上写“回心”两字。还有石壁右书“当思父母”，左书“勇猛前进”。这千尺幢扶摇直上，不知深远，仅一铁练供手攀扣，上天开一线，几至爬行，始能直立，是谓万夫莫开之势。萧秋水微笑，把他头上的儒中撷掉，绑在“回心石”上，然后洒然前行。四人茫然相顾，只有跟着过去。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少年脆弱的萧秋水，进入成熟生命的伊始……

回心洞天插壁立，登华山仅此一道。

磴道共二百七十四级，既陈且长，阴森逼人，阴棱凌空。出口只有一个，圆若盘盂，古称天井。

在此狭仄的洞口，有一块铁板，只要一经封盖，即与山下的人断绝了。

此刻“天井”没有封盖。

萧秋水的身子几与瞪道梯级平行，昂首望去，犹可见一丝天光。

但萧秋水望不到“天井”旁的事物。

所以更不知道那儿匿伏着有人。

四个人。

费洪和费晓。

费洪和费晓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费洪与费晓身边的两人。

一个人，书生打扮，但脸色惨青，一柄扫刀，就搁在从千尺幢登百尺飞峡的蹬石上。

这人不曾抬头，但没有人敢走近他：连费洪、费晓都不敢。

在“天井”隘道上，有一妇人，高大，挽髻，长脸，高颧，双手高高举起一柄劈挂大刀。

刀漆黑，至少重逾七十来斤，而妇人脸上凝布之煞气，却至少重若万钧。

他们正在等待。

等候萧秋水一步一步走上来。

萧秋水扶级而上。千寻的壁谷，群山深远处，那么静静的翠谷，真该有唐方迎照在阳光下，吹首小笛……萧秋水是这般想。

仰头可眺重嶂叠翠，奇峰丛峙的高山；俯视则可见潺潺长流，清可鉴底，那高山是我，那流水是唐方……不知是什么乐曲，给萧秋水改了歌词，这样地唱。

然而危机布伏在瞪道的尽头。

那是必杀之机。

那一男一女，是夫妇。而且是费家的要将。他们就是费鸦子与封十五。

费鸦子是费渔樵的长女，她专霸之名，传遍武林，使高傲慢倨的没落世家子弟封十五，也有季常之癖。

封十五就是那惨青脸色的汉子。“封家扫刀”本是天下闻名的“八种武器”之一，后来封家败落，为唐家所摧毁，封家使扫刀的高手，只剩他一人。

他向自负傲岸，又不肯将绝技授人，“封家扫刀”于是没落，他也因此

人赘费家，心里有怀才不遇的志魄，所以出手就似每一刀每一扫都要别人以血来洗他的耻辱一般狠绝。

费鸦子的劈挂马，封十五的扫刀……在江湖上，武林中，是二绝。但他们骄傲得从不肯合击过。所以费鸦子守着“天井”，封十五则望着山谷。

费鸦子的劈挂刀高高举着……

还有十来步，就到“天井”之处了，萧秋水俯手仰着，看过去，望不到什么。

然而那首歌，遥在萧秋水心里索回不绝。那松风簌簌地吹过林子，催动了萧秋水的衣角：是要细细地告诉我什么吗？萧秋水没有听见，他想，一定是唐方寄溪流，传山风，写在云上、水上的话语。

他真懊恼他未曾听见。

然而风，是逆着吹的。

也就是说，风是钻过“天井”，吹送下来的，风穿过费鸦子高举挂刀的衣角，费鸦子全神贯注，双手高举，所以不能捺住衣褶。

“来的确定只是萧秋水和丐帮的人吗？”

“还有广东五虎的人。”

“那不打紧。肯定上官族的人不在吗？”

“不在，他们的人，都出来了？”

“你们三个，去通知山上，”费鸦子道，“你们四个，留在这儿。”

“几个小毛贼，还用这般阵仗？”

封十五冷冷地、毫无表情地仙嘲着。

他被费渔樵安排到这山隘上截杀上官族的人，他本就觉得大材小用，很不服气。所以他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把扫刀放在一旁，闲着没理。

费鸦子也没理睬他。她也自信她应付得了。不过她是费渔樵爱女，遇事甚有分寸，先嘱她自己的子女费澄清、费宝贝、费心肝等人先上山报告去，却把哥哥费逸空的一对儿子：费洪与费晓留下来。

“能杀丹枫的，多少有些能耐；”费鸦子道，“不可以轻视。”

她明知一个萧秋水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她定是要在这隘仄的进口里施狙击，除此强敌。

这是她的本性。

费洪与费晓目睹过萧秋水的本领。他们知道萧秋水并不好惹，所以弄了一块巨大石头，对着瞪道，准备姑母一击不中时，再推落石块，磴道如此狭隘，石块滚下时，一个也躲不掉。

——其实谁能躲得开姑母那百发百中、旦意想不到的一击呢！

——如果躲得过，也成为这石下冤魂罢了！

——就算连石也砸不死他，还有姑父的扫刀——他们虽是费家的入，但敢知道谁也躲不过封家的扫刀。

所以萧秋水是死定了。

萧秋水离石磴隘口只有几步路了。

然而他心里还是在响着他认识唐方时的那首歌……

郎在一乡妹一乡；

有朝一日山水变……

第四章 华山故事

十四 第三次决斗

萧秋水踏上了最后一步石阶。

下一步石阶，该通向哪里呢？

就在这时，萧秋水突然感觉到一件怪事。

风自“天井”的缝隔里吹来，本来渐次强动，使他的眼有些睁不开来。

他几乎是闭着眼睛，想着唐方，冥想着走上来的。

但是风势忽然弱了。

迎面的风势陡然终止，但两侧与下摆的风劲依然。

萧秋水心念一动：洞穴那边，有物事在挡路。

但在窄狭的磴道上，不可能植有树林：如果有人，也该有声音就在这瞬间，他边思想着，头手己穿过“天井”。

也在这瞬间，费鸦子尖喝一声：

“嗳呀——”

以泰山电殛之势，直砍而下！

这下间不容发，萧秋水无可退，闪电般出剑。

他拔剑的动作与出剑的动作几乎是同时完成。

出剑的动作与收剑的动作也是在同一刹那间。

费鸦子掣刀的手停在半空——仅差萧秋水额前不到半尺，萧秋水的剑已闪电般刺入费鸦子的胸脯，又拔了出来。

在费鸦子背后的费洪和费晓，只见姑母高举起劈挂刀，只到一半，忽见她背后“突”地露出一截剑尖，又“嗖”地缩了回去——

然后姑母的劈挂刀就止住在半空。

费洪十分机警，他知道姑母完了。

他立刻与费晓招呼，两人推动巨石，直滚落了下去。

就在费晓与费洪一怔之间，萧秋水的身子已完全穿出了隘道，看清了当前的情势。

费鸦子却完全看不清。

她不相信她已中了剑。

但是事实上她不但中了剑而且对方已经把剑抽了回去。

她的体能力量已被这一剑粉碎，但精神力量未死，她还为那惊天动地的一剑而诧异着。

就在这时，一股大力，自背后撞上了她。

当她省及，这服莫可形容的大力就是两个子侄推动之巨岩时，她已经被辗在石上，直向磴道撞落！

萧秋水乍见那妇人还凶神恶煞向他扑来，吓了一跳，马上发觉她背后有块大石。

萧秋水原来得及跳避，因他已穿出“天井”；但他知道他背后的人，在狭窄的瞪道，这大石滚滚，无论是谁，都死定了。

所以他没有避，反而迎上去，双掌拍出！

就在石块仅开始滚动，但未带起长距离的飚力之际，他已以深厚的内力，双掌极力镇住了巨石！

他顶住巨石的瞬间，头上白烟直冒，陈见鬼、秦风八这时已双双穿过“天井”！

巨石顿住，费洪、费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人竟有此神力！

可是封十五已确定了一件事：他妻子死了。他铁青着脸，比什么都还快地抄起了地上的扫刀！

这时疯女与阿水也掠过了“天井”。可是因为太急，阿水因一个不留神，在石磴上摔了一交。

萧秋水大吼：

“快跑！”

巨石轰然滚下，萧秋水似游鱼一般，在电光石火刹那，已自岩石沿侧穿了出来。

费洪、费晓两人，立时迎上了他。

惊魂未定，内力耗尽——正是除掉对方的好时机！

所以费家兄弟要把握这个绝好时机。

同时间，封十五已横执扫刀，冲了过去！

秦风八、陈见鬼二人要拦，全被这铁青脸孔的人凌厉逼人的心魄和气势震开。

疯女也不敢挡，封十五冲人四人之间，疯女尖叫：

“阿水小心——！”

但是已迟。阿水刚刚起身，封十五一刀横中，阿水哀号倒地。

封十五回刀，摆起架势，正要再斩，忽然背后碰到一人的背后。

两人同时回身：眼睛里交击着夺人的精光！

背后的人是萧秋水。

费洪、费晓已倒下：萧秋水同样用“东一剑、西一剑”的快招迅雷不及掩耳地杀了他俩。

可是他背部触及一人，回头，只见一铁青脸色之汉子，横是着扫刀，疯女撕心裂胆的呼号，而阿水已倒在血泊中。

他目中坚定地发出必杀的厉芒：

他知道他与这铁青脸色的汉子之间，只有一人，能活下去。

风势很大。

群树在远方哗然。

但封十五却无法利用风势。

因为他平时太高傲：明知费家的人，很会利用天时、气候、地势……等等环境，但他总认为一个高手，必不屑学这些……

就算是利用风势，使萧秋水无法全张目瞳，乃至于费鸦子利用“天井”地形暗算，——封十五都以为无此必要。

现在他认为必要了：因为他的拦腰扫刀，气势还完全无法化解萧秋水的端然。而且山风直往他眼里吹……

他稍微有些后悔的时候：萧秋水就出了手。

千尺幢上，是百尺峡。

百尺峡高高耸峙，远较千尺幢为险，不攀石壁上的铁索，根本无法登步。

瞪道犹如直上青夭。

这一行人哀伤地上去。

这广东五虎中的女虎将之一阿水，未咽气前流着眼泪，很是脆弱。

萧秋水凑过去，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已经替你报了仇了。”

阿水也流着泪说一句：

“我这一交，摔得好重……是我自己没有走好……”

她断气的时候，封十五被萧秋水打落深崖的身体，大概也落到了崖下，作为了豺狼虎豹的午宴。

——华山，还是要去的。

——尤其因阿水之殁，更是矢志要上去。

——待解决的问题是，何处埋葬她的尸身？

四人默默地前行，而景色渐渐迫入华！山菁华之所在：奇峰怪石，苍松青藤，山色叠翠，重嶂千峰。可是四人却怀了四颗哀伤的心。

群山似在远处，又似在近处，在这孤寂的山谷里，却像哀伤的笛韵，流露出人间恻悱的哀息。不知萧秋水此刻经过山里的迎着阳光或者躲在松荫里的小花，招招曳曳，有没有想起唐方？

在寂静无声，大气薄凉里，萧秋水没有回头，却说了话。

“在我们后面，跟有五个人，不知什么来路。”

三人俯视下去，从百尺峡望千尺幢的细路上，果然有踽踽而行，头戴竹笠的五个人，穿鲜花色泽的衣服，正停在适才“天井”一战之所在。

“不知是谁。”陈见鬼喃喃自语。

在其他人俯瞰的时刻，刘友却抬头，只见萧秋水冷静深沉，精悍的体魄，衣袂随风飞扬。

——这跟昔日在五龙亭救拯的萧秋水，有多大的不同呀。

疯女心里边如此寻思。

千尺幢，原来的磴道上，站着五个人，他们各穿红、蓝、黄、绿、黑五种颜色的鲜衣。

“好厉害。”黄衣人判视现场，这样说。

“萧秋水方面，也死了一个同伴，只不过已给他负走。”绿衣人指着地上有一滩鲜血无尸首处道。

“连被打落悬崖的封十五，一共四个人，全死于萧秋水一人的剑下；萧秋水这个人，诚如老大所说，不可轻视。”红衣人凝重地道。

“封十五掉落山下至一半，攀住岩石，却恰遇我们经过……我补他那一轮，他那惊骇欲绝的表情！哈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萧秋水替我们打前锋……”

黑衣人用拳顶起竹笠，仰脸，阳光照在他纵横刀疤的脸上，他截断了蓝衣人的话语。

“萧秋水也不简单，如果我所料不错，他在上面已发现了我们。”

“车箱入谷无多路”——是杜工部的诗。

萧秋水等人这时已到了车箱谷。

华山雄奇严峻，共有五峰，分东峰、南峰、中峰、西峰、北峰，五峰笔立，高出云表，远远望去，如指微张，这五峰亦宛若莲瓣，故名华山。华山虽属秦岭山脉，但却孤耸于大平原上，千仞峭壁与但但平原眉目分明。

秦风八由是问：“华山有五峰，费家的人，把梁大侠等，掳去哪一峰？”

萧秋水当然不知道。

“惟有从最近的山峰开始找起。”

陈见鬼瞠然道：“如果都没有呢？”

萧秋水淡淡地道：“那就一寸一寸的，找遍华山；”萧秋水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失踪的是我们，梁大哥也会这样来寻索的。而且……”

萧秋水领首引了引向山下，道：

“山下跟踪我们的人，已经发现我们发现他们了。”

三人随而望去，山下的路道上寂寂，果然已不见了五人的踪影。

——那五人躲到哪里去了？悄然身退？躲在松林里？还是伏在峭壁上？他们到底是谁？

“不管他们是谁，但都不是费家的人。”萧秋水说。

“为什么？”这两个在裘无意座下相当足智多谋、博学广识的人，也不禁迷糊了。

“我把封十五打下山崖，他的叫声到半途，好像攀着了什么，没有再叫，变作呻吟……”萧秋水回忆道：

“然后又一声惊骇欲绝的惨嚎。是那五人杀死了他。”

秦、陈二人，这才省及，适才在磴道上，萧秋水把封十五打下山涧，好一会仍默立，原来是随风仔细地聆听，从封十五堕崖的讯息来辨识来人的意图。

“不过，要我们打前锋的，也绝不是我们的朋友。”萧秋水冷然道。

这时来到几处，瓦舍几楹，很有山水画的意境。岭上还有群仙庙，建筑清丽，真令人感叹其建筑材料是怎样运上山来的。

但是到了一处：只见迎面飞来一道白练，如万丈银河，泻人深谷，若似静止一般，不闻其声。这刻情景，如图画里万壑千谷，壁上一道飞瀑，云烟处茅舍几间，小桥一抹，画意诗情。

四人看待怔忡。萧秋水忽向刘友问：

“就葬此处了，刘女侠您看……”

刘友怃然道：

“好”

萧秋水横抱阿水，走入瀑下碧绿的深潭中。如此一步一步下去，寒沁也愈渐甚深。直到没顶，萧秋水一沉即起，阿水已然不见。萧秋水喃喃地向周遭苍葱的绿茵满壁道：

“就葬在这里吧……”

此时风至，瀑布半途忽然如花雨散开，没有直挂垂下来，而变成雾雨，洒落在水边哀悼的三人身上。疯女把手往脸上一抹，也不知是雨是水还是泪。

萧秋水此时却想唐方有一种暗器，叫“雨雾”……他沐在瀑布下，心中的哀伤如同那置放的尸身，沉入潭底……而心头的志向，却如纷廷白瀑、散飞如雨……

萧秋水在泉水中闭目，乍然张目，只见云上又一排石壁，峻峭若削，壁中有一裂缝，直如引绳，凿石为梯，高入天庭。

在这一片几百丈刀削般的绝壁半腰上，用铁索挂着一巨大的铁犁，便是传说中大上老君所用的开拓华山之犁。

这就是著名的天险“老君犁沟”。

在阳光下，这尖壁上有一道人影。

萧秋水缓缓走出了水潭。他虽不知这人是准，但却直觉到：这必是他第

三次决斗……

背着闪的的阳光，那人的黑影硕大无朋……

那人手上也有一张犁，却举重若轻。

那人就在这“老君犁沟”的磴道上，充满了必杀的信心。

背后的山影犹如幢幢魔影：一夫当道，万夫莫开……。

可是他看见萧秋水慢慢拾级而上；从眼中间望过去，萧秋水渺小的人影，越来越大，就在距离他还有十一个蹬阶之遥，止住。

那人忽然望见了自己的鼻尖布满细微的汗珠。

“你是萧秋水？”

那人用他一贯傲慢的声音问，就像问一个后辈小子。可是这对萧秋水没有生效，他没有答。

于是那人几乎用愤恨的声音报出自己的姓名：

“我就是费逸空，”看到萧秋水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他喊道：

“我派去的人呢？”

“他们暗算我；”这次萧秋水答了：“已经给我杀了。”

费逸空几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费鸦子的三个怪物——费逸空常这样叫，因对这脉“外嫁女”的歧视——回来报说萧秋水居然在终南山杀了费丹枫，已够令他不信，而今萧秋水居然抢得过“天井”，杀得了……？！

费逸空无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萧秋水的确是穿过了百尺峡与千尺幢，上到“老君犁沟”来了，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

他怒极。可是他很快地抑止了自己的愤怒。

他当然已经看得出来：在这青年面前愤怒莫抑，只有速死一途而已。

他毕竟是费渔樵手下第一人。

所以他反笑，拔出了一根竹筒，厉笑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

萧秋水当然不知道。

费逸空也当然会说下去。

“这是信号。你杀了我儿子，我一燃引信，峰上的人便杀光你有朋友，哈哈哈……”

他大笑，却姿态不动，眼睛全无笑意，只要萧秋水也躁急稍动，上来抢爆筒，他就即可借此有利形势，一举击杀萧秋水。

可是萧秋水没有动；因为他自水中上来，经阳光一晒，使他身上升起蒸腾的白烟，令人看不清楚。于是他决定燃起了竹筒。

这地方群峰如剑，天绝地俭，是有名的地方，就叫做“猢狲愁”。

火花一旦放上去，轻功再好的人也无法飞身去撷。

——除非萧秋水不关心梁斗等人死活。否则一定得分心。心意一乱，即置死地。如果萧秋水不关心，便不必来华山硬闯了。

——就算萧秋水不为所动，但先把梁斗等诛杀，以防万一，而且无疑给萧秋水心理上一个重击，也是好的。

费逸空作如此想。

萧秋水勒然未动。

但火花忽敛；原来萧秋水背涉张出二面小网，撒向半空，一左一右，收

入竹筒，抽了回来。

原来萧秋水背后有人！

也不知怎的，费逸空的心神，像给萧秋水的气势吸收过去似的，而且他自磴道一直延蔓上来，角度刚好遮去了藏在萧秋水背后的人物。

而在萧秋水背后一直匿伏着三人，一字成行地拾级而上，且没让费逸空发现。

其中两人在萧秋水后说：“不要怕他燃起信号；”“我们有办法。”

——所以萧秋水才不急的，才不动的。

这两人当其时打开其中一个麻袋，即放出小网，套住竹筒，收了回来。费逸空的讯息，费家的人是收不到的了。

这两人是裘无意座下的高手——丐帮的有袋弟子，向来都有根多出人意表的法宝与绝技的。

萧秋水就在此时冲了上去。

风势向下，极厉，故此陈、秦二人向萧秋水低声说的话，位居其上的费逸空丝毫听不见。

但上冲之势因此而稍慢。

这一慢正在费逸空因竹筒被网心神震动时。

两人所处地利在这瞬间恰好扯平。

萧秋水冲上，挥剑，费逸空一犁劈下。

“　”的一声，星人四溅，连太阳鸟金亦为之失色。

阳光本来照在萧秋水的脸上，萧秋水要眯起眼睛，才隐约可以见敌。

但星火四溅的一刻，两人皆目不能视物。

这下又恰好把天时之利扯平。

萧秋水就在目不能视的这一瞬间，以原来认准地形的直觉，闪身而上。

他间不容发地在费逸空挥舞犁锄的缝隙穿了过去。

费逸空再睁目时，只见下面石瞪是三个陌生人。

萧秋水已不见了。

糟糕！费逸空猛回身，山风扑脸，阳光耀眼，费逸空用臂遮眼，就在这刹那间，他看到了萧秋水就在自己上面。

也在同时间，萧秋水猛蹲身，费逸空只觉金阳乱舞，而“嗤”的一声，萧秋水的剑自下胁刺入他胸里！

他狂嘶，一犁击下！

这一下开山劈石，势无可匹！

萧秋水斜飞，落于山壁所谓半个足尖的“鹞子翻身”之处，贴壁稳住。（在此石壁悬有一铁轳，凿有石孔，传为老君挂犁，乃由大上老君骑青牛附会而成，谓触此铁犁者，可获莫大幸运也，但历经万难始获幸福之寓意却是甚好。只容半足之石孔，乃供人攀登之途”径。）

费逸空挥犁乱挥乱舞，追上数尺，却倏失萧秋水踪影，乱挥数十下，眼前一片金星，铁犁飞脱，落入涧中。

费逸空摇摇欲坠，萧秋水飘然而下，“刷”地抽回他体内的长剑，鲜血乍然狂喷，萧秋水轻轻叹道：“你去吧。”

费逸空想说话，却喷出一口血箭，终于错踏一步，呼——地坠落到万丈深崖去。

这时阳光罩在秦风八等人的脸上，只见萧秋水高大黑沉的身影，配合着

远处背影耸峙如魔峰的峦嶂，脸目甚不清楚，只传来了一声低沉的语音：

“这是第三关。”

十五　没有脸目的人

华山北峰即为云台峰，东西皆绝壁，峰顶有北极阁，既雄丽，又秀美。真是天苍地茫，雾云飞散，群山尽失，好似到了绝境。

北峰上，没有人的踪迹。

萧秋水从费逸空要放烟火向“山峰上”的人示意诛杀梁斗等人，断定被掳的人必在华山五峰上，可见究竟在哪一峰呢？

北峰没有，即赴中峰。

北峰以南，有岭中间突起，形同鱼脊，谓之苍龙岭。岭左凿有小道，阔不及尺，下临绝壑，深不可测，行人至此，缓扶壁过，耳可触石，故名“擦耳崖”。

如果在这隘道上埋有伏兵……

没有伏兵。

却有血迹。

斑斑的血迹，令人怵目惊心；但没有尸体。

尸首必在格斗后给扔落山涧。

——是谁先来过？

萧秋水等人越山脊而上，两崖深不见底，凡险峻处，如身置大空，肝摇胆撼；即名“阎王碥”，乃华山绝险之地，行人视为生死关头。在这绵亘三里的“苍龙岭”中，孤壁绝悬，非莫大勇气无法前行。

萧秋水等虽艺高胆大，但见此天险，也不禁人豪莫如天之豪。

苍龙岭龙脊山脉之尽处，乃最高处，倘再前进，但从崖下折身反度，亦称“龙口”。龙口之上，有峰“五霄”，即为中峰。再上为“余镇关”，关额题曰“通天门”，杜子美诗所谓“箭指通天有一门”，即指此门。

相传当年韩退之登此“龙口”，道途未辟，陡险更难，并此而豪气尽，在“龙口”逸神原处，刻有“韩退之投书所”，而韩昌黎也有诗云：“悔狂已昨非，垂戒仍镌路”。在这蜿蜒如龙，石色正黑，镇守东、西、中、南峰四崖的金锁关上，缓缓走下两人。

两个头戴笠桅，身着华衣，腰系金兰袋的两个人，自上而下，和寂无声地走来。

就像两上幽灵般的人。

到了此时，费家的高手可谓伤亡过半，这走下来的一男一女，却又是谁？

这两人从鱼脊般的山坡上走下来，且无风自动，衣袂卷起。

秦风八和陈见鬼都要冲上前去，萧秋水拦住，大声道：

“在下萧秋水，来意是找回我的兄弟朋友，请两位前辈示予明路。”

那男子阴阴地道：“你能来得了这里，想必已过了三关。武功必然了得……”

那女子幽幽地道：“你跟上官望一族，多少都有些关系的？”

萧秋水一怔：上官望族？萧秋水不能理解，他只知道“慕容、上官、费”是武林中三大奇门，至于上官族跟费家有什么瓜葛，他可不晓得。

但是陈见鬼知道。陈、秦两人对武林掌故，似比他们的武功更要高明一些。

他立即悄声告诉萧秋水：“上官族的族长就是上官望；据说昔年费家之所以与慕容家为敌，就是为了上官望，结果上官望出卖了他们……以致费家

孤立无援，节节落败“ ”

秦风八也道：“ 这两人很可能就是费家的‘ 亡命鸳鸯 ’，费渔樵次子费士理和其妻皇甫璇。 ”

只听那男的森然道：“ 不错，就是我们两个。 ”

那女的黯然道：“ 我们都是没有脸的人。 ”

他们说着，各反手一拳打飞自己头上的竹笠。

笠飞去，出现在萧秋水等人面前的，是令人颤栗的情境。

这两个人，脸上一片模糊，竟全无脸目。

一一两个穿华衣，但失去五官的人！

连艺高胆大的秦风八，陈见鬼都惊得不由自主，往后退去。

“ 不错，我们是没有脸目的人。 ”

“ 我们要候到手刃仇人，才能恢复脸目！ ”

乌云密集，涌盖卷积。这两人在■■笑声中，长空飞来，一人执■刀，一人持眉尖刀，飞斩过来。

萧秋水的心亦如乌云盖涌，起伏不已：怎会有人真的没了脸目！

……就在这一迟疑与忧虑间，先势尽失，两柄长刀，比风云还要密集，飞卷萧秋水。

萧秋水立即稳若大树，无论对方两柄刀如风雨交加，他仍旧老树盘根，不为所动。

叱喝连声，这一对夫妇，华衣飞闪、出尽浑身解数，抢攻萧秋水。

如果萧秋水此时反攻回去，在这雷电风雨的刀法下，只怕很难有活命之机——但萧秋水一开始就用守势，抱定决心：“ 等 ”。

在他还没有完全摸清这对夫妇的攻势时，“ 死守 ” 是一种最好的应对方法。

萧秋水专心全意，发挥着铁骑、银瓶的武当剑法，这跟蓝放晴与白丹书的疾迅倏忽剑法，又大相异趣——它只是用最少的精力，最少的身法，却以“ 黏 ”、“ 带 ”、“ 祛 ”、“ 封 ” 等字诀，借力打力，使敌人为之筋疲力尽。

此刻费士理、皇甫璇就有这种感觉。

而且越战下去，这种感觉越深。

“ 亡命鸳鸯 ” 简直已气喘如牛。

但他们也立即改变战略，一阵快刀后，忽以宽袖一遮脸孔。

萧秋水依然镇定以剑招化解来势。

他们袖子一挪，张口一喷，只见一团火和一道黑水，直射萧秋水。

就算萧秋水退避，也来不及；扑前去，则只有送死——就在这时，萧秋水不见了。

费士理夫妇只觉眼前一空：萧秋水已不见。

就在这一愣之际，“ 呼 ” 地一声，萧秋水双脚钩住岩石边缘，又整个人“ 荡 ” 了回来。

费士理、皇甫璇急忙伸手入腰畔的金兰袋中去。

且不管他们所拿出来的是什么兵器和暗器，萧秋水已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他双掌拍出，正是“ 残金碎玉掌 ”，这闪电般的一击，在两人未将手掏出袋子之前，已按在他们额顶上——

可是没有拍下去。

然后萧秋水一个跟斗，翻落在丈外，飘然落地，抱拳道：

“承让……”

费士理、皇甫璇二人“幸而”没有脸目，否则一定是脸色极为难看……，对方以一人之力，击败了他们两人。

又过了好一会，无微微下着小雨，费士理才涩声道：“你……你究竟是谁？”

萧秋水不想多造杀戮，所以仍然恭敬地道：“晚辈萧秋水。”

皇甫璇仍然惊疑地道：“你……真的不是上官一族的人么？……那……那你又来此做什么？……”

萧秋水情知事有蹊跷，于是道：“在下跟上官一族，素不相识。在下来此，不过是因好友兄弟，全力你们费家的人所掳，所以上华山来讨人……可是沿路上都遇到截杀，在下不得已为求自保，搏杀多人……”

费士理听到此处，长叹一声，向他的妻子痛忱地道：“错了！错了！这次老爷子错子！既要对付上官族的人，何苦又惹萧秋水！”

皇甫漩凄婉他说：“老爷要激萧……萧大侠出来，是为了‘天下英雄令，，有了这面令牌，朱大天王才会帮助我们，恢复家声，并且对付上官族的人……”

费士理悲声吭道：“现在对付个屁！旧仇未雪，卸又惹强仇，反让人乘虚而入……事己至此，朱大天王又哪里有半分支援！靠人打仗要失败，靠人吃饭是混帐！爹！你怎么这般糊涂呀！我们已错了一次，还不够吗？！……！”

皇甫璇扯着她丈夫的衣袖也哭道：“天——费家的灾难，怎么没穷没了……？！”

这可把萧秋水、秦风八、陈见鬼、疯女都愣立当堂，不知这对“没有脸目”的夫妇，在搞什么玩意，总之让四人如同丈八金刚，摸不着脑袋。

萧秋水恳地道：“两位……我们真的不是上官望族的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费士理毅然又坚决地，向他同样没有脸孔的妻子说：

“……上官族的人定必到来赶尽杀绝，又何必再害人？我们不必守在这里，让爹一个死守东峰。”

他妻子凄然点头。费土理向萧秋水道，“你的朋友们就被困在南峰老君庙中……”

他拿了一大串锁匙，道：

“因有敌来犯，该处已无人把守，你们自个儿进去，……我已经毁掉那儿的机关，救人无碍……”

萧秋水接过锁匙，其他人都很欣然。但心里已被这对“没有脸目”的人之伤情所吸引着。

“究竟是为了什么？……

“费家与上官族有什么过节……？”

他们七嘴八舌他说。萧秋水诚恳问：

“这释友之恩，秋水铭感五中。但无功不受禄，我等一路上山，都发觉有人跟踪，似是与费家为敌。……”

话未说完，费士理悸然疾道：

“是不是五个身着不同颜色，头戴竹笠的人？！”

“是。”

只见费氏夫妇两人身形为之摇晃，蹭蹭蹭退了三步，对视嘶声道：

“他们来了！”

“爹危险！”

便急欲掠出。萧秋水作势一拦，费氏夫妇把身形一凝，目光甚有敌意。萧秋水说：

“究竟怎么一回事……？两位对我有释友之义，请告诉在下，或可尽微薄之力。”

夫妇俩对一眼，两人却见识过萧秋水的功夫，皇甫璇颤声问：

“你……你愿相助我们？”

萧秋水断然道：“那要看我们的朋友是否无恙。”

皇甫璇急道：“无恙，无恙……老爹擒他们，只是要逼你出来，旨在‘天下英雄令’……绝对没有伤害他们。”

费士理叹一声，道：“诸位，我夫妇俩之所以没有脸孔，不是天生如此，而是易容之术……”

萧秋水颔首道：“我看得出来。可那是为了什么？”

费士理道：“只因我俩奇耻大辱未雪，血海深仇未报，便誓不以真脸目见人。因望将功赎罪，怕使到费家更势孤力单，才不敢求一死。”

皇甫璇道：“这真是血海深仇……”

费士理道：“如侠士肯相助，我则尽情相告。二十年前，祖父费仇为慕客世情所败，黯然西返，即专心训练门人，望我爹爹……就是外号人称‘一线牵，费渔樵能重振家声。我爹费尽心机，将篡夺家产的伯父……费晴天……毒杀后，联合全家，那时我家声势如日之中天。……那时却是上官族面临被唐家灭族的时候……”

费士理声音里无限感慨：

“那时是上官望一族为唐门所迫，搏杀过半，上官家高手，只剩下‘四小绝’，即是上官望、上官予、上官景龙及上官泰山四人……那时他们来投靠我们，说是两家联合，求费家助他们一臂之力，始不为唐门所灭。那时候是上官望族长亲自来求，我为之心动，所以与阿璇一齐去恳求爹答应的……却不料……！

费士理悲吭他说着，皇甫璇也激动得全身抖哆着：

“我们把上官家灭族之危，挽救过来了，却也得罪了唐门的人，……所以在武林十年一度世家争夺赛当时，唐门专以第一高手唐尧舜出手，击败家父……而上官族此时已投靠‘权力帮’，趁费家人心大沮之时，撬墙挖角，骗走了我们不少人，……待我们发觉时，已很迟了，上官望还带人施杀手……那时‘四小绝’已成了武林中的‘四大绝’了……杀了我们七、八名重要高手，然后才扬长而去费士理激动得全身颤抖：

“于是费家又一蹶不振，而上官望人脸兽心，不断前来骚扰我们。他们有权力帮撑腰，更有恃无恐……我们不得已，只好投靠朱大天王，以求自保，这样却又得罪了权力帮，唆使上官族速灭我家。……这才引起了夺‘天下英雄令’之心，望得此令便可号令群雄来援，却不料又因而得罪了少侠，成了朱大天王的利用品与牺牲物。……”

萧秋水感喟地叹道：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也受了上官族的利用，来作前锋，破了你们所设的阵势……”

“便就是这样：而上官望得乘而入，全因我们夫妇推荐；所以我们恨绝了他。”费士理悲愤莫已：

“我们自知是费家罪人，罪孽深重，不望看谅，只求留得残生，手刃上官望……而我们在费家中，亦无脸目做人，所以把膜皮蒙在脸上，不再以真脸目示人；实无颜对天地、父母、友朋……”

皇甫璇悲声道：“但家里也不见谅。……所以我夫妇俩地位尽失，从此家人不屑与我夫妇说话，并起了疑心，这一次固守华山……仅把镇守俘虏一责，交予我们而已。……”

费士理截叱道：“那是应该的！谁再愿意相信我们？！谁肯信任我们？！……我们作了对不起费家的事，却死留不走，因知费家虽然看来人情冷漠，但极需要人手，我们生为费家人，死为费家鬼……我们不能走！”

萧秋水感咽地道：“能有贤伉俪这等将功赎罪、死守不走的心意，确属难得！举世天下，富贵近之，贫贱去之，说不定还老羞成怒，返回头咬一口，洋洋自得，可恨至极！……单为两位悲惨遭逢，萧秋水原尽绵力，助两位以报此深仇！”

费氏夫妇大喜过望。费士理喜道：“那少侠是先救贵友，还是……？”

萧秋水疾问：

“令尊而今身在何处？”

皇甫璇抢着回答：

“就在华山东峰‘博台’。”

萧秋水仰望天色，负手摇晃着锁匙。

“那五人想必已赶过头去，救人如救火，非急不可。我们先去看令尊大人再说！”

十六 二胡、琴与笛

“博台”又名“棋亭”，传说是宋代赵匡胤和陈传老祖奕棋处。赵匡胤大败，将华山输给了陈抟老祖。至今亭内铁铸的残局犹在。在这铁铸高二尺余方亭内，有一面铁棋抨，铁棋子二百余颗，但多为人所取去，尚存数子，圆径逾寸。

另一传说是秦昭王令工施钧梯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王与天神博于此，故谓为卫叔卿之“博台”。

华山一带，有陈传老祖传说甚多，如“十字院”与“雪台观”，便传为老祖隐居之地，常一眠数月不起，及闻赵匡胤陈桥嗣位，遂告人曰：“天下从此定矣。”

然则天下是不是真的就“从此定”了呢？

东峰（朝阳峰）、西峰、南峰鼎足而立，是为天外三峰，中峰、北峰则俯瞰如培堰，不能并媲。

朝阳峰气象万千，气势挺拔，真是清山秀水，昂然于天地之间。

华山志上有云，往老君犁沟要“敛神一志，们索以登，切忌乱谈游说，万一神悸手松，坠不测矣。”但往东峰下棋亭，更为凶险。

至棋亭处虽由东南隅悬崖，两手攀铁锁，垂直而下，至崖石稍微凹处，立足翻身，们崖腹而过。时铁锁斜横，其下凿孔，仅容半趾，以手攀锁，须移数十步，稍一不慎，即粉身碎骨，是名“鹞子翻身”。

“鹞子翻身”之后，崖腹尽处，尚有铁锁一条，但悬空攀锁蹈孔，在乱草滑石间，度过两座山峰，才到“博台”；可谓历尽艰辛，险上加险。

萧秋水、费士理、皇甫璇、秦风八、陈见鬼、疯女等一行六人，匆匆赶到了“鹞子翻身”之处。因知“前路险恶”，费士理深谙山势，故说：

“我先过去。”

当下迅如猴猿，攀爬过去。皇甫璇则道：

“我殿后。”

六人中以萧秋水武功最高，即随费士理之后过去。

这时山岚虎虎，云雾笼罩，时见山不见顶，岩山湿冷。只见游雾纷纷而过，有时清时晦。连艺高胆大的萧秋水，也不觉有些呼吸急促起来。

费士理在前边攀爬，一阵浓雾飘来，恰巧翻身迫入了另一凹壁，萧秋水顿失其所在。

就在这时，没头没脑的半空间，忽闻衣袂之声，原来是飘落了三道人影。

衣影飘飘，而且脚底如有磁性而岩壁如似铁铸一般，竟斜飘而黏于壁上，萧秋水心头一凛，以为是上官族的高手，又乍以为是费家的暗算，就在这时，忽闻一声清穆的琴韵：

然后是悠远的苗声，之后是幽伤的二胡韵律！

“是你们！”

这在萧秋水闯荡江湖过程中的，不断神奇地出现又不断神秘地消失的三个人。

三个人，三种乐器，曾启发他三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考验！

——二胡、笛子、琴。

这三个人每一次出现，武功一次比一次高，而萧秋水的武功与心境，也是一次比一次拔高；上一次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唐方出现的时候……

笛声更为悠扬，好像在车马蹄声寂寥里，有个少女在青石板的临街圆窗后思量……唐方！

萧秋水顿忘了攀索，失声叫唤：

“唐方！”

他的语音充满了切盼。他的眼眶如雾样潮湿。唐方，唐方……你该来了，唐方。

就在这时，“嗖嗖嗖”，三柄快利的剑，如同前次一般，凝在萧秋水的咽喉上！

“还是一样，”白衣年青的温艳阳冷峻地道：“你一想唐方，就方寸大乱，不能作战。”

“再要是这样，”黄衣女子江秀音道：“你不但不能做一个剑客，而且也失去了当杀手的资格。”

“做剑客和杀手都是无情的；”黑袍的登雕梁说：“否则只有天下人负你，而你也不敢负天下人。”

“你们是谁？”萧秋水的情绪还在唐方的幻失里，“你们……究竟是谁？！”

萧秋水的脖子上已炸起了一轻轻鸡皮疙瘩，那三柄剑比山中泉水犹寒。

那三人望视一眼，洒然缓缓抽回了剑。

“你们是谁？”

“你们究竟是谁？！”

萧秋水禁不住加问了一句：

“唐方究竟在哪里？！”

陈见鬼、秦风八、刘友、皇甫璇等都听到了萧秋水声声的厉问。

白雾茫茫中，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想翻过山壁去，但一股凌厉的剑气……不，也许是沛然的天地之气，隔断了他们前进的勇气，粉碎了他们趋前的步伐。

这种精气之无所不及在凌厉，为众人平生首遇。

费士理在前头，也是同样，他想回头救援，但冲不破那无形的劲气。

就在前后两方都在踌躇急叹之际，那三人慢慢地与浓雾混在一起，变成忽隐忽现：

“你们不要走！”

萧秋水挥剑怒斩厉问：

“唐方呢？！”

——琴声、笛声、二胡声依旧。

只是人世间一切，都如白云苍狗。人世一切，都是易变的，好像这些来来去去的悸雾，随手抓一把，都是没有实质的。萧秋水青、少年时期的战役、弟兄、地方、故事，无一不历历在眼前。那“听雨楼”前，水菊花树下的跟友朋练武，要澄清天下的一群敌血为盟立定大志，死里逃生的九龙奔江前之格斗，初遇唐方时那美丽温柔的夜晚……

此刻上下见天，不下到地，所触的只有岩壁，四周都是迷蒙……

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萧萧剑气。

萧秋水豁了出去。他剑气纵横，掌吐八方，在闪灭、迅奇、飘忽的乐音与剑法间穿梭。

——他反正已无天无地，长空间只剩下个自己。

他竭尽所能地发挥了武术的淋漓尽致。

万古云霄一鸿毛。他只是一个仗剑的决斗者，要完成他的生命，要突破他眼前的一切阻挠。

衣服飞飘，韵乐游走。忽而三柄剑，一齐压住他的剑身。

二胡、笛子、琴，却一齐向他递袭而来。

背后是坚实的岩壁，上不通天，下不抵地……萧秋水想出掌，但对方是乐器，不是兵器呀……

——什么兵器乐器，都是一样！

他一掌拍出，打碎了三件乐器。

——音乐倏止。

阒寂山崖上，犹如传来乐声陡止的悠悠娓娓余韵。

只听温艳阳清叱道：

“好！”

江秀音清脆的语音道：

“若问我们是谁，且待下次见面。”

登雕梁说声道：

“我们走！”

这三个字一响 起，只见一黑、一黄、一白，三道人影，在山崖问斜掠而上，瞬间消失不见。

萧秋水尤自怔忡。

……乐韵似未尽消……

当皇甫璇等可以踱得过这一片岩崖时，萧秋水已“鹞子翻身”，到了对崖。

费土理急得满头大汗，扶住了他，正要问个究竟，只见萧秋水脸色一片白，眼色奇异但深不见底，反而先问了费士理一句话：

“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费士理一时没有听懂。

“棋亭。”

“哦，就在前边。”

“好，到前边去。”

萧秋水望着费士理那没有五官、五官要等待复仇后才能再次掀现的脸，这样他说下了这句话。

——究意发生了什么事情？

费士理心中嘀咕着：

——难道就在适才，崖那边发生了什么令萧秋水再世为人的事情？

神州无敌

第一章　墨刀魔杖

终于到了棋亭。

棋亭上大局已定。

在亭子附近，有七八具死尸，死的当然都是费家的人。

铁铸的亭子外，东、南、西，北，各有一人，竹笠覆脸，四色缤纷，正是上官族的高手。

只有亭子内没有死人。

而且还有活人。

两个活人。

两个活着的人，正在下棋。

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坐着的人，似已坐了很久很久了，佝偻着背，皱着盾头，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他安然地坐在那里，却给人一种泰然如磐石的感觉。站着的人，随随便便地站着，一足踏于石凳，一手托头，但给人一种苍松临风的傲然不拔的感觉。

坐着的人右边银眉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是一枚铁蒺藜嵌进去的痕迹；那是他当年与唐门第一高手唐尧舜格斗的结果：那暗器打断了他的眉运，但他却是唐尧舜一生战役中唯一的活口。

可是他现在面临的是一盘残局。

残棋。

所有的活子被截杀。所有的退路被封死。所有的先机尽丧。所有的守势塞绝。一个人如果到了这局棋的地步惟有跳下山去寻死。而他现在遇到的正是这样子的棋局。

他叹了一口气。

对方拾起了棋子，果然下了那一着。

杀着。他已没有生机。

对方显然也看出了这点，而且断定了这点，他用手顶了顶头上的竹笠，现出他纵错刀疤狰狞的脸，仿佛也叹了一口气道：

“ 你没有路了。 ”

言下不胜惋借。

坐着的老人把双手插进双手衣袖里，肩耸得老高，连耸了九次盾，终于舒出了一口白茫茫的烟气，道。

“ 我这棋局败了。 ”

站着的人就是上官族的“ 家长 ”上官望，他说：“ 你要自戕还是要我动手？ ”

那坐着的人抬头：“ 为什么？ ”

“ 原来你不懂？ ”上官望残酷地笑道：“ 在江湖上，败了就等于死。 ”

“ 哦。 ”坐着的人恍然道，“ 我的棋局虽然败了，死的是棋子，不是我。 ”

“ 我不能死；”这坐着的人眸中发出了凌厉的精光：“ 我没有败。 ”

“ 因为我心里还有生机。 ”

坐着的人当然是费家老大费渔樵。

上官望眸着他，目光却生出了刀刃一般的寒芒，好像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

这时萧秋水等恰好过了“鹞子翻身”，走上“傅台”来。

萧秋水遥望见两人下棋，就知道这两人定力、内力都很了不起。

“棋亭”里的棋子奇大，而且是铁铸而成的，两人居然随随便便、稀松平常地拎着下，一点都不以为意的样子——这要非常功力。

亭外死了那么多人，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对，至少都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斗搏杀，但两人平心静气，淡然对奕——这也要非常定力。

萧秋水刚走过去，那几人立即就动了。

动得奇快无比———下子，萧秋水变成了那亭子。他们就似塞死那棋亭一般地截杀了萧秋水的攻路或退路。

现下萧秋水只有一条路——

跳下去。

下面是悬崖。连鹞子也飞不上来的深崖。

所以跳下的路是死路。

而萧秋水目前只有这条路。

萧秋水愿不愿走？

上官望笑了：

“你现在当然只有一条路。”

“退回去！”上官望目中精光闪动，“你打前锋有功，我答应不半途向你出手。”

萧秋水摇首。

上官望目中杀气大现。一只鸟雀，不知如何竟掠到这儿来，忽然沉下山崖去，只在众人眼中那么一晃而过。

“如果你守信诺，费家也不会有今天了；”萧秋水说：“费兄伉俪，也不必做一对没有脸目的夫妇了。”

费土理、皇甫璇激动得全身发抖，正要上前，萧秋水一把拦住。上官望的目光如刃，冷得就如一块铁砧：

“他们把事情都告诉你了？”

萧秋水的目光横扫了回去，就似一柄厉斧敲斫在铁砧上，星人四溅：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上官望怒笑，刀疤纵横的脸容有说不出的恐怖：“如果没有蓝凤 凰的指引，你哪里找得到华山来？那你的朋友就死定了。蓝凤凰是柳随风的人，柳五是李帮主的手下红人——而我们也是‘权力帮，的支持者，你跟我们作对，有没有考虑清楚这点？”

“我不必考虑；”萧秋水正色道：“如果权力帮是利用我剔除费家，首先没有得过我同意。”

“我是不受人利用的。”萧秋水敛容道。

“可是你已杀了费家很多人，而且，费家的人也抓了你的朋友！”上官望■■笑道：

“费家与你，血海深仇。”

“并无深仇；”萧秋水冷冷地道，“他们也并没有杀害我的朋友，并且准备把他们释放出来。”

“我确实杀了不少费家的人，而费家也杀害了我的外祖母！”萧秋水缓

缓地道：“不过，我可以把复仇先搁置一边，先料理了乘人之危的人再说。”

“你跟传说中的激情少年，果有不同，我是低估了你；”上官望眯着狡诈阴毒的眼珠子道：

“不过，你以为凭你那点能耐，可以对付得了我们？”

萧秋水却言而顾他，“上官族的高手代表，就只你们五人？”他又加了一句：

“就你们五人？”

上官望因这句话含意的侮辱，而变了脸色，满脸的刀疤；显得越发可怖。

费渔樵一直望着他们两人对话，脸上露出深思的样子，这时加了一句话：

“我们先除了上官族的人，再与你决一死战。”

他是向着萧秋水说话。那个“你”字，当然系指萧秋水而言。萧秋水忽然心里升起了无由的感动。费渔樵那句话很不讨好，但很老实。如果不老实，他也不会傻到被上官望利用，而以捉拿梁斗等来威吓萧秋水交出“天下英雄令”了。

——就算退敌后，费渔樵要和自己决一死战，萧秋水还是要先与费渔樵逐退上官族的人。

——上官族太卑鄙。

这时包围萧秋水的人，突然都多走了一步。

多走了一步，即是踏前了一步，也等于向萧秋水迫近一步。

包围圈蓦然缩小，强大凌厉的煞气，迫得任何人都要向后退出至少一步。

——萧秋水也想先退半步——拉好距离，再摆好架势，以便反击。

但就在这刹那间，他硬生生把欲退的脚步顿住。

——不能退！绝不能退！

退就是死路！只要有了后退之心，无形中等于承认了死路！

而且这四人配合无间，所散发出来奇厉的杀气，无疑地经数十年来的配合，为的就是先将敌手迫退——先丧其胆，再夺其魄！

四人眼见萧秋水有退意，腰间五行轮正要出手，一击搏杀——就在这时，萧秋水陡然顿住。

凌厉的剑气咄咄反逼了过来。

这一下虽无半点声息，但胜过霹雳雷霆，四人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徐进的脚步如遇铁壁，犹豫间反退了半步！

就在这时，萧秋水出手！

他一剑拦腰反斩，紫电穿云，势所无匹！

四人怔住——就在这刹那间，那在亭中的上官望叱喝：

“回来！”

四人飞惊，分四个方向，落于亭内。

萧秋水一斩而空。

——这是萧秋水自从经八大高手调训以来，第一次失手的出击。

四人四种色调的衣服，在白茫茫泼墨般的山水下，特别明艳地一闪，即落到亭子里去。

这四人中，已无一人敢轻视那叫萧秋水的年轻人。

萧秋水的那一刻，无疑已震慑住他们的魂魄——要不是有上官望及时的呼唤，只怕真的魂飞九霄去了。

上官望也神色凝重，沉声道：

“准备四象阵法！”

四人颔首，自腰间拔出阴阳轮、日月轮、龙凤轮、金银轮，他们极有信心——萧秋水再强，也强不过连柳随风都认为的“四象阵犹胜武当‘两仪剑阵’，媲美少林‘十八罗汉阵，”。上官族能保迄今，多亏这阵仗。

上官望始终注意着费渔樵。

只要费渔樵稍动，他就动手。

他与这四名爱将合起来的“五行阵势”，却是比“四象阵”还要强上十倍，坚不可摧。

可是费渔樵没有动。

他只是笑了。

笑得极是沧桑。

“上官，冤有头，债有主，你，逃不了。”

上官望正想弄清楚费渔樵为何这样说的时候，他身边的黄衣人已惨吼着倒下去。

他齐腰被斩成两段——上官望又惊又怒；这时对面的绿衣人也发出一声哀嚎。

上官望叱喝：“快退！”

其实不待上官望呼叫，其他二人，已迅若弹九，飞出了亭外，惶恐万分地、口呆瞪瞪地怔住。

只见一个比费渔樵更老但更瘦小的老头儿，自棋亭桌下钻了出来，正把一柄墨色的刀自绿衣人腹内狠狠地抽拔出来，他是一个独脚人，右腿空荡荡地，窄脸上也有一种空荡荡的笑意：

“怎样，姓上官的？费家的奇门遁甲术还是技高一筹吧？”

上官望即一拳打掉自己头上的竹笠，露出鬼也似的脸孔，就好似见到鬼一般地尖啸道：

“你没有死？你是费仇？你没有死！”

那人怪笑，嗫嚅道：“不错，我是费仇，我没有死。”

上官望嗫嚅道：“你……你……你不是死了么？那晚我明明一杖击中你的后脑……”

费仇痴痴笑道：“不错，你确是击中我，就在‘玉枕穴’上；你看，”他指指后脑，脑骨确是凹下一大块，可见当日一杖之力所造成的伤害：

“可是，我并没有死，我活着，我留下来杀你。”

上官望膛然道：“你……你……你……”一连几个“你”字，惊恐无已，竟说不下去。

费仇嘻嘻笑道：“那晚你恩将仇报，偷袭于我，我挨了一击，未晕倒前使用这柄刀……”他抬起了那墨也似的黑刀，上官望目中惊惧之色更甚。

“……连斩中你十数刀，你居然能掩脸逃生——这点连我也佩服你。”

费渔樵这时突然开口：

“上官望，你已经没有希望了。”

在上官望的“四象阵势”、“五行阵法”未破前，却是谁也不敢说这句话。

但是鬼使神差，就在上官望等五人注意力被萧秋水所分散之际，造成了断足的费仇一击得手的机会，连诛两人，使得上官望的阵式不能运行，再加上费士理、皇甫瑰夫妇，以及萧秋水、陈见鬼、秦风八、刘友等人的联手，

上官望是占尽了下风。

这点费渔樵是清清楚楚的！没有萧秋水的出现，纵他早知老父亲费仇匿伏桌下，但依然不可能如此急速直下，顺利得手的。

但是他一开口，依然挑明了萧秋水：

“萧少侠，现在费家与上官族已势均力敌，你大可不管，或与我们对敌。”

上官望目光闪动：“萧大侠，只怕他们杀了狡兔，便要毁了良弓——先助我铲除他们，再救你的朋友，才是稳当。”

萧秋水耳儒目染，见闻两家相互残杀，实在不忍，忍不住道：

“你们……两家又是何苦……身列为‘天下三大奇门’，就算……就算……你们毁灭了另一家，何况还有……还有排名第一的‘幕容世家，啊！”

上宫族冷笑道：“慕容世家？权力帮会让慕容世家再得意两年，那才是怪事！”

萧秋水心内一寒……陡想起李沉舟那空负大志的眼神，与柳随风淡若春水的眼神，仿佛骤然目瞳涨大，成了狂炽热烈的眼神，如火团一般，焚烧过来……明明是热切的，萧秋水却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冷颤。

费渔樵沉声道：“萧秋水……若两家都不帮，请站到一边去……待料理了上官族的人，再还你朋友，‘天下英雄令’的事，甭提了，至于死伤，就当我们咎由自取，不关你的事！”

萧秋水默然。上官望见萧秋水两方面都不偏帮，总算也放下心头大石。缓缓地取下腰间的一根短棒。

费仇的笑容冻结在脸上，那痴呆的眼光，这时看来更为呆痴：

“这就是你的‘降魔杖’？”

上官望发出一种近乎粘滞的声音，而眼中发出魔幻一般的凶光：

“不错……这就是今日取你项上人头的魔杖。”

“哈哈哈……”费仇陡地暴笑起来：“墨刀对魔杖！费家墨刀对上官族魔杖……哈哈哈！今日可真是热闹唷……”

就在这时，上官望的杖头“噗哧”一声，猝然打出一蓬细如牛毛的飞针，喷向费仇脸门。

费仇仍在笑。

眼看针要袭到，他的墨刀蓦然一遮。

一柄墨刀，突然涨大，变得如一弯折扇般，把细针都吸了进去。

但闻一声惨呼，费士理抚腹栽倒。

原来上官望向费仇喷出飞针的同时，杖尾同时打出一枚无声无息的白骨针，直打入费士理腹中，这一下声东击西，费士理果然着了道儿，连在一旁的萧秋水，也估计不到对方作困兽之斗，犹如此狠毒，一时抢救无及，费士理已脸色惨青，栽倒下去。

只听皇甫璇哭唤道：“二哥……”

萧秋水只觉一阵揪然，也不禁义愤填膺，就在这时，“哧、哧”两声，费渔樵向那红衣人及蓝衣人射出两枚铁棋！

上官望与费仇已交手数招，两人手中的奇异兵器更诡招杀招齐出。上官望返身吼道：

“不要接棋！”

红、蓝两人，纷纷跳避，“轰”地一声，棋子打空，竟炸了开来，那两人在跳避中却摘下了竹笠，呼地飞旋向费渔樵激转了过去！

原来竹笠边沿，嵌满蓝汪汪的利刃，显然涂有剧毒，费渔樵在炸药烟雾中，竟似避不过去，身形歪曲，竟“刷、刷”二声，为二帽沿切中！

红衣人日月双轮一起，欢呼声：

“着了！”

蓝衣人脸色凝肃，一拦道：

“不对……”

就在这时，费渔樵如鬼魅一般，自两人背后浮现，两掌打出。

但是这两人反应也极快，居然在这千钧一发间，竟沉入土中去，费渔樵脸色陡变，叱道：

“居然在我面前施‘遁土法’！”

噗噗两声，双掌竟直插下去！

萧秋水这时见这情景，蓦然想起“落地生根”马竟终——他也是这样力击土中，击杀“千手人魔”屠滚的——现在他已逝去，他妻子欧阳珊一不知可好？

但现下的血光，可凌厉十倍！

费渔樵右手一抽，拔出来时，竟挖了一颗活生生的人心。连素来胆大的刘友，一睹之下，也几乎昏倒。

但费渔樵拔出另一只手时，五指已被削断——他痛得白了脸，就在这时，一道蓝衣人影，破土而出，灵蛇般钻入棋亭旁一株松树干去。

费渔樵怒叱一声：

“藏木？”

一扬手，那松树就炸了开来，炸得四分五裂，成了碎片，爆射半空，一抹蓝衣人影长嗥飞去。

萧秋水这才真正见识了武林三大奇门：“慕容、上官、费”的奇门异术，就在这时，费渔樵宛若多长了一双羽翼，长空飞起，截击而去！

“博台”那边，也正打得激烈。

倏然人影交错，费仇突而弹起！

这时蓝衣人正掠过棋亭。

费仇一柄墨刀，忽然变成了一支长矛。

至于刀如何变成矛，则快如电光石火，无法瞧得清楚，一刹那，刀已变矛，矛已发出，穿人蓝衣人腹腔！

蓝衣人惨嚎，坠下，腹部撞地，矛破背而出！

鲜血也同时飞绽！

费仇一举歼杀蓝衣人，但落下时，因仅有一足，身形跄踉，上官望的降魔杖尖，淬地喷出一索飞爪！

飞爪抓住费仇肿骨，爪端系有一丝金索，上官望用力一抽，爪即深嵌入骨，用力把费仇扯了过来。

可是费仇本来赤手空拳的双手，忽然往腰间一插，即多了一副手套——嵌满尖齿般利刃的黑色皮套，令人不寒而栗。

他虽负伤，但仍旧斗志未消，要与上官望近身肉搏——可是上官望手中降魔杖“喀登”一声，竟弯折为三，成了一支三节棍，可近可远，一回臂，已箍住费仇的咽喉！

费仇即刻吐出了长舌，瞪凸了眼睛——可是他戴上皮套的双手，也立即放到三节棍上。

只听“咯哧、咯哧”二声，三节棍头尾二节，竟被费仇的手剪断！

但是上官望立即放弃三节棍头尾二节，反而抓住中节，由左至右，用力一抹，费仇的咽喉，立即如喷泉一般，“嗤”地喷出一抹血水来。

原来第二节棍子的中央，嵌有钢锯般的犬齿，吐现棍沿，上官望如此一拉拔，登时要了费仇的命。

费仇瞪露着眼珠子，捂住咽喉，摇摇欲坠——他与上官望死敌多年，终于还是丧在对方手下，自然不甘，但上官望为了对付他，也尽了全力，连手中武器也没了，他“哗呀”一声跳了起来。

萧秋水在他跳起来之后，才发觉费渔樵在他的身后，用一种冷峻歹毒的眼神，冷冷地望着跳嚎起来的上官望。

上官望跳起，落下，背靠亭柱，右手扶墙，将背贴墙，在场谁都可以嗅到一种焦味！

“你……你……”

费渔樵冷沉地道：

“你完了。”

上官望如虎咆哮般吼了一声，嘶声嘎道：

“胡说！我……我还没有死！”

费渔樵凝视着他，奇怪的是眼神中反而流露出一种哀伤。

“但是却快死了……”

“不，不！”上官望仰天长嗥，忽然语音一怔，“嗖”地一声，一柄墨色的刀尖，竟自他胸前凸露了出来！

他惊诧不信地俯望胸前刀尖，声音里充满了惊讶与不信：

“我……我终于是……死在这把墨刀之下……”

只见在他背后拔出蓝衣人腹中长予，再折合为刀，暗狙上官望的皇甫璇凄笑道：

“不错……你最终还是死于我们之手……”

只听费渔樵发出一声短促的断喝道：

“二嫂，快松手……”

可惜已经迟了。

上官望已经发动了。而且是全力发动。他濒死的一击，是何等莫可匹御。皇甫璇飞出，落地，上官望尖呼，旋转抢前，还待再击，萧秋水一拦，反击，上官望稍退，砂石滚落，他变作一声嘶吼，直坠入万丈深崖。刘友抱住皇甫璇，皇甫璇已出气多，人气少，眼睛却是亮的，好像很愉快的样子。

“快……”

“快送我到外子身边去。”

她爬到了费士理尸身前，惨笑着用手往他脸上一抹，“嘶”地扯开了脸上的膜皮，现出了本来眉清目秀的的来：

“二哥，我们终于可以……终于可以真面目示人了……”

说完她也撕去脸上的膜皮，现出相当秀美的脸容，凄笑道：

“……大仇已报，这次可以……可以无愧于心了……可惜的是，费家无后，皇甫家也没有了复仇的人了……”

说着揉抚着她丈夫的手掌，溘然逝去。可是她临终的话。留给萧秋水一个疑问——皇甫璇确属昔日皇甫世家的后裔，难道皇甫高桥不是么？

萧秋水目睹那千变万化的墨刀与魔杖，诡秘莫测的异术，以及那惨烈的

戕杀，心中如载了一块铅铁般无比沉重。

这名动武林的两大家，现在落得两败俱伤——比两败俱伤更惨，简直是玉石俱焚：上官族一流高手已死尽，费家一门却只剩费渔樵一人，而且一只手也形同残废。

——真的是要在互相残杀，彼此斗争、吞噬、戮战中才能生存下去吗？

萧秋水等要离开“博台”时，邀约费渔樵一道下山。

——他左手被削，华山“鹞子翻身”处如此凶险，怕不能轻易过去。

萧秋水心中确如此臆测，所以邀费渔樵下山。费渔樵却沧然婉拒。

“我不下山了。费家完了，我就呆在这里吧。”

“家都没有了，我下山，已没有任何意义；你们自己下去吧。”

“你们毋庸替我担心，家父苟且偷生了这许多年，就是为了要手刃仇人。他要我把最后一战引到‘博台’来，就是为了他独脚不便于行，将上官望等诱来此处，令他难有退路，再拼死一击。”

“侥幸有萧少侠在，使他们分神，家父才能连狙杀两人，破了他们的阵势；否则，唉，真不知能否复此大仇……”

“家父谪居于此，已备多年干粮，而且还有甬道通往山径，诸位就此下山，到南峰去拯援同道吧，老夫留在这里，诸位也毋需多劝……”

“诱拿少侠的友人，以求‘天下英雄令’，并乞望朱大天王垂怜，是我短浅的眼光……幸而也没伤了人命，至于你闯山救人，所杀之人，就算不经由汝手，也必殁于上官族之手，算是费家咎由自取，应有此报吧……”

萧秋水等一行四人，于是拜别了沧桑的费渔樵，再过“鹞子翻身”，接近了华山南峰。

南峰系华山五峰中的最高峰。峰顶上有“仰天池”，终年不涸。池边搂铸了许多大字：“大华绝顶”、“睨视群峰”，从峰顶俯瞰秦岭，远眺太白、太华、终南诸山，显得如众星拱北，无法与华岳南峰那澎湃的气魄相比齐。

由南峰西下，便可以到“老君庙”。神话故事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据说就是在这儿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被玉皇大帝派遣天神天将擒着，放进丹炉里炼熬七七四十九天，金睛人眼的孙猴子却闯了出来，连一根毫毛都没有烧焦，上花果山做他的“齐天大圣”去而今在“太上老君庙”困的不再是孙悟空，而是这一群重义轻利的武林豪杰之士——梁斗、孟相逢、孔别离、林公子、邓玉平、唐肥、铁星月、邱南顾、欧阳珊一等人。

萧秋水凭着费士理给他的钥匙，一一开启了机关，在交迸英雄虎泪的欢呼声中，解开了他们为“关下英雄令”所负上的枷锁。

梁斗看见萧秋水来了，只静静他说了一句话。

“你终于来了。”

萧秋水有跪拜冲动，因为梁斗知道他一定来。

梁斗没有看错。

他果然来了。

铁星月见萧秋水出现，也讲了一句话：

“他妈的兔崽子王八恙子妈拉巴子人娘贼格老子先人板板去他妈的驴！”

在旁的邱南顾不禁低声问了一句：

“你在骂萧大哥？”

铁星月板着脸孔道：“不是。”

邱南顾奇问：“那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铁星月粗着嗓子道：“我只有在非常快乐时才说这些话！”他瞪住邱南顾道：

“我现在非常快乐；”他越说火气就越大：“如果你不在这里聒噪，我更加快乐！”

“更加快活一百倍！”

他发出一声大吼。

旁的人都怔了下来，不知道这一对脑筋黏线的家伙又在做什么？

一路下华山，经长空栈道，悬空横木，仅贴于山壁，惊险之情，尤胜老君黎沟、千尺幢、百丈同峡，甚至鹞子翻身都远不及之。

但是铁星月、邱南顾可没因着山路险绝而停止他们的嘴巴。

“你可不可以停止你的说话？”邱南顾忽然很认真地问铁星月。

谁料这却惹起铁星月长篇大话：“什么？我为啥要闭上嘴巴？我天生一张口，就是用来说话的，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流利乖巧，言不由衷，鞭辟人里……有什么不好，用得着你来管？你要我不开口，是不是妒嫉我有天生这样的口才？不甘心我有这样的辩才！”

邱南顾光火了：“我妒嫉你？”

铁星月“哇哈”笑道：“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邱南顾怒道，“我叫你不要说话，又不是叫你闭口！”

铁星月更似抓到对方痛脚似地爆笑起来：“嘻嘻，哈哈，好啦，你没有语言的天分，偏来说话，你看你看，现在一说就错啦……叫我不说话，不是等于叫我闭口？难道我不是用嘴巴说话，用腹语来说不成？就算我会腹语，那我嘴巴不用来说话，却是用来做什么用？放屁是吧？”

邱南顾气得截断铁星月的话：“对！你的嘴巴就是用来放屁的！”

铁星月怪眼一翻，用鼻子哼哼道：“嘿，嘿，你说我用嘴巴放屁，这下好啦，我练成绝世内功啦，居然把腹间疝气逼上喉头，再舒放出来，这下我是一流高手啦，你哪是我的对手，当我徒孙都不如哩。”

邱南顾也不知怎的，大概最近憋气多，豪气弱，居然一时辩驳不过铁星月，气得双眼发绿，只能气呼呼地道：“闭……闭上你的狗嘴！”一时说不下去。

铁星月“哇哈”叫道：“看哪，看现在哪个先闭上狗嘴呀！”

在旁的刘友颇看不过去，也接道：“喂，老铁，人家骂你狗嘴，你可真个长不出象牙来。”

铁星月冷笑道：“我人长狗嘴，可不得了哩，是赞美哇，我的易容术真高明，别人是男扮女装，或者少充老样，我却是化装成一条狗——更不简单的是，我只化装了最难化装的部分：狗嘴巴！”

疯女无可奈何，啐骂道：“看你，口沫横飞，龈牙露齿，真像条狗！”

铁星月一招回击道：“你呢？嘿，眼睛小小，像鸡眼一样，一排哨牙，好像要刨西瓜。”

疯女一时为之气极：“你……你……”你不出话来，铁星月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眉开眼笑道。

“怎样？想骂架？找我老铁，简直有眼不识……什么山，哦，那个什么著名的山……”

那边的“阎王伸腿”秦风八也看不过眼，趁机骂道：“有眼不识泰山——连这句谚语都不会讲，哪里来的小混混，真是没见过世面！”

“哈！”铁星月真是“越战越勇”，“你就见过世面啰，看你那副尊容，男孩子穿裙子，简直是网开一面，至于你旁边那个卷发的，简直是卷土重来，啧啧啧——好难看唷！”

铁星月居然是“钟馗伸手”陈见鬼都骂了进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见鬼双目滚睁，一句回敬过去：

“你骂人少缺德好不好？真正男子汉大丈夫，少作人身攻击，谈话温文儒雅点好不好？”

铁星月怪笑道：“你说话怎么那么娘娘腔，还想出来江湖上混，想选个老公嫁人是么！我老铁可是柳上惠，不是你勾搭得了的！”

秦风八笑骂道：“什么柳上惠？是柳下惠！”

铁星月大不服气：“我说的是柳上惠！我下面不惠，上面惠！”

陈见鬼吼道：“难听！难听！难听死了！”

秦风八接道：“赶快去洗耳！”

铁星月却有“突如其来”的才气，哈哈笑道：“洗耳恭听对不对？”

陈见鬼、秦风八联合起来都辩不过这“神经兮兮”的铁星月，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了一个娇嗲嗲的女音：

“星月，你在干啥？”

发话的是唐肥。原来在这些日子里，唐肥对铁星月穷凶，心底里却爱上了铁星月的粗扩豪迈。铁星月本来最怕唐肥，但唐肥一旦恋上了他，他便心里不情不愿的，换句话说，是“奇货可居”了。亦因此对唐肥不那么畏惧，但听唐肥这般一唤，心里先酥麻了半爿，旎声应道：

“嗨，阿肥，我在谈天说地哩。”

陈见鬼等听得可谓“毛骨惊然，不寒而栗”，低声喃喃道：“我的妈呀！”

秦风八也嗫嚅道：“好肉麻晴！”

刘友也嗫嚅道：“如果这也叫‘吃豆腐’，那这一道就是……”

“‘麻婆豆腐’！”邱南顾接道。

这六个怪人，说说闹闹，众人听着赶路，也不觉路遥，便翻到了华山山下。

“理应先到湖北”，一路上他们都听到将要在当阳举行“神州结义”盟主擂台大会；“麦城一带是当年蜀国大将关羽败亡之地，也是昔时张飞长坂坡喝退曹操追兵之地，这一趟去，少不了又是几番龙虎风云了。”孟相逢说。

“武林中目下声望而言，皆以秋水呼声最高；”孔别离一面揣摩一面继续说下去，“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皇甫高桥的声誉也正隆——这入不知何方神圣，直至最近，才声名大噪，似有实力在后台支持，不可不防。”

萧秋水早已把大雁塔内的血案与疑云，一路上详述给诸人知道。

“那凶案确教人费解；”梁斗沉吟道，“究竟是谁操纵这一件事，冒充你的样子，而且有着相当的武功，才可一举杀却数名皇甫公子座下高手……”

“如此一来，”邓玉平简洁地道：“皇甫高桥对萧老弟很可能有了误会。”

“这幕后有人搞鬼！”邱南顾愤慨地道。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铁星月也抢着道。

“而且可能还有人操纵！”秦风八也不甘示弱。

“十成是有人在利用！”陈见鬼也补加上这样一句。

“不管如何，”萧秋水卓然道：“我们先到麦城再说。”

“好呀！”疯女爆出一声欢呼，“到当阳去准没错；”刘友兴奋得几乎流口水：“我们的兄弟朋友，全在那里！”

——想到那干“兄弟朋友”，萧秋水也不禁眯着眼笑了：“金刀”胡福、“黑豆”李黑、“杂鹤”施月、“铁人”洪华，还有大肚和尚等，想必都在那儿，如同往常一般，爱凑热闹吧。

萧秋水忖念到这里，不觉微微地笑开了。

“吴财痊愈了。”疯女兴奋地道，“好好玩，他被废的双腿一臂，奇迹似的被人医好了。”

“真的？”萧秋水的眼睛又亮了，“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

原来“舞棍”吴财在丹霞山一役中，与“躬背”劳九，想劝“红凤凰”宋明珠及“别人流泪他伤心”邵流泪的架，结果被“大家早、大家好”的宋明珠打得一当场身亡，另一被废双腿一臂。被废的人当然就是吴财。

而今萧秋水听说吴财已痊愈，心中自然愉悦无比。只要曾是萧秋水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闯荡江湖，只要不曾出卖过大家，萧秋水便关心他，希望听见他奋起，看到他振作。萧秋水从前是对生活充满热望的人，现在虽然变了，但他对生命仍充满了热爱。有些人受的挫折再大，他的信念仍是不改变的。这种人才是真正有“原则”的人。

“是三个人；”刘友道，“三个很奇怪的人。竟用不同的音乐使得吴财痊愈。”

哪三个人？

萧秋水一恍惚，竟不是先想到“三才剑客”，而是先想到了唐方。唐方……唐方？唐方！就在这一刹那间，依稀已过了多少个无声息的晌午，那情愫变得挫骨扬灰都不能忘怀了……

——就好像是欧阳珊一对马哥哥的格守吧？原来到了华山山脚，欧阳珊一即怀抱着形同槁木死灰的心情，拜别了诸人，怀着一瓮马竟终的骨灰，往河北临榆关（山海关）一带去，那儿是欧阳珊一的师父“散花天女”连菊剑寓邸之处。

——敢情对唐方的怀念，也如欧阳姊的怀抱，不管人在不在，那情感都可以大到无所不在吧。

——毋论走到千山万水，仰望千重万峰，但心底的那条小径还是往那欲位无泪的深念中行去。

唉。

萧秋水心里不禁暗暗自叹。

梁斗那饱经风霜并未变俗而变得明亮含忧的眼神又清澈了起来，笑道：

“也许……也许等江湖风波险恶平定后，二弟……该到川中去一趟。”

萧秋水有些腼腆，但他真挚地说：

“要去的，一定要去的！”

为了这句话，为了要实践这句话，萧秋水日后果真做到了。

可是付出了代价。很大很大的代价。

第二章　南宫与慕容

长坂坡、麦城、当阳，都是人所熟知的古战场。在长坂坡立有一块巨碑，上书“长坂雄风”，纪念的就是赵子龙当年匹马单枪救主人以及张翼德喝退曹军的史实。

这些青史上有名的虎将，都曾在这湖北古城中大显身手，古之一战，迄今流传百代，脍炙人口。

只是萧秋水此次到襄阳，所面临的，又是何种挑战呢？他在风里衣袂翻飞，与大侠梁斗等步下华山，只见西天的残霞，像火烧一般的云卷，好似灿放在他曾经格斗过的地方。哦，明天是一个晴天，萧秋水的微喟，在风里微小得听不见，风吹过去，风还要再吹十里百里。

走人湖北，江湖已沸腾得如一锅煮开了的粥，在喷发、冒烟、不可抑制。

“萧秋水竟然杀了皇甫公子身边的人！”

“萧秋水这样做，太过分了！”

“是呀，若是在擂台正式比斗犹可，怎能为了争夺‘神州结义，盟主，如此狠得下手呢！”

“我就是说这年轻人靠不住呀！”

“胡说！我看萧秋水不是这种人！”

“萧秋水素来都很讲义气的……”

“义气？讲义气！义气值多少钱一斤？这个年头，谁无靠山，就只有杀！讲义气？人头落地之后，再到阴间里慢慢去讲吧。”

江湖上的传言就是这样，对萧秋水非常不利。

梁斗等把这些传言都听在耳里，陷入蹙眉的深思。铁星月等却听得吹胡瞪眼，顿足跺脚，好不气煞！

中原武林人士，都把力挽狂澜的决心期望在“神州结义”的崛起上，但愿能在这次决赛中，选出适当的领袖人物，使白道上削弱的势力，能重新一振，能与朱大天王、权力帮斡旋、甚至相搏！

中土江湖中，宛若一弓数矢，都绷而未发，却又一触即发。新近也崛起了不少武林人物，都来竞争这人人欲得之甘心的盟主宝座。

——武林人物，苦练一生，无非为了名扬天下。丈夫遭遇，以功名求富贵，全凭真实本事，又有何不对？

但在求功名的手段、目的上，就有很大的分别了。

——其中当然也有“权力帮”的羽翼，朱大天王的走狗，只要角逐得盟主宝座，无疑如同三分天下已取其二，再集中全力歼灭第三势力，则名符其实地“君临天下”了。

可是究竟谁是奸是忠？又有谁能断定？谁看得出来？这对萧秋水来说，是必战的一战，但究竟为他理想而战，还是为着他人期待寄望而战？

这点连萧秋水自己都有些迷糊了。

梁斗等的机智纵横，是可以揣测得出这点来的，所以他们也得忧心萧秋水的怔忡。

在临撞西南一带有个“旌儒乡”，梁斗等人到旌儒庙上香拜祭，回头问诸人：

“可知道这儿的历史故事？”

秦风八、陈见鬼、刘友等摇首说不知。铁星月搔搔脑袋，自以为是地嘀

咕道：

“旌儒庙嘛……这个雄，就是生下来的生的意思，旁边加个方，就是方才生下来。即是刚刚生下来的意思……至于儒嘛……”

梁斗脸容一敛，轻叱道：“不可胡说！”

铁星月、邱南顾等虽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梁斗一代大侠，心中是敬畏的，倒不敢胡言乱语。梁斗微笑注目向萧秋水，萧秋水说：

“弟只隐约记得《史记》上有云：‘秦始皇三十五年，诸生四百六十余，皆坑之咸阳。’……尚请大哥赐正。”

梁斗笑道：“不错。此正秦皇坑儒处。《汉韦注》有谓，‘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憨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即在此地。”梁斗稍顿又道：

“秦皇雄霸天下，灭尽六国，确也做了不少统一攘夷的大事，但是暴政虐民，以为焚书坑儒，斩尽杀绝，即可杜绝人口，固其万世之崇，此大谬矣。马文渊有道：‘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也择君矣！”秦始皇便是自以为天之骄子，愚民惑众，真是天人得而诛之者，故有博浪沙之一椎……”

萧秋水知梁斗即有所寓意，恭聆谕教，梁斗肃容道：“今之天下，二弟或无意独揽，但却应有丈夫之志，廓清中原！现下少林、武当，实力大受祈伤，武林十余大门派，亦遭消灭，武林中不是没有人，就是并未有能人将其结合在一起，以致彼此争斗，奚落歧视，今下权力帮、朱大夭王横行江湖，而且爪牙遍布，万一连最后之江湖正道的堡垒——神州结义——亦在他们掌握与控制之中，你不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还在犹疑，则不但拘批矫情，也沦为武林罪入。见死不救的超拔之士，那又何忍？”

梁斗朗声道，“真正乱世男儿，是在澄清江湖，揽辔中原后，再图隐忍的！”

萧秋水猛抬头，见梁斗在香烟氤氲中如身长八尺，神逸无匹，脱口道：“是！”

梁斗却见萧秋水乍抬头，双目神光完足，精光暴射，心中一栗，马上生起一个意念：

——这孩子，将来造就不得了！

心中爱惜，梁斗不由生起了一种大志的感动，仿佛为了扶助萧秋水起来，他可以不惜牺牲一切……

他年少时也有很多憧憬，很多幻想，很多为抱负和崇拜牺牲一切的感受。然而今日已是中年，他力自己居然还有这种真切深挚的心意而泫然。眼角微湿——他设法掩饰，故意拨开庙里围绕的香烟，强笑了一笑，道：

“秋水，你资质很好，禀赋也高，聪颖过人——不要误了这天意难逢！”

孟相逢也微微地笑漾于唇边。他历劫江湖数十年，看见大名鼎鼎的峥嵘人物——大侠梁斗——居然为年纪轻轻的萧秋水效命操劳，并且感动得饮位，他自己也不禁为这种感动而感动起来——毕竟是敌人之子呀。

“秋水，梁大侠语重心长，要你力挽狂澜……况且，为父报仇，光大门户，都落在你一人身上。你有这种正气，若能收拾锐气，收敛傲气，当可在武林放一异彩。吞为师叔的我亦愿为你效死力。”

孔别离笑了。笑得极有信心。十几年来，东刀西剑，无不是在一起敌忾同仇，并肩作战的。孟老哥都这样说了，他这个做二弟的哪有异议！何况……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萧秋水——成功得不让人嫉妒。有些人微有些造就，

即叫人看不顺眼，孔别离是性情中人，所以才千里迢迢来替浣花剑派助拳。他对萧秋水没有这种感觉。

“你应当力战。况今之天下大乱，金兵入侵，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先稳定武林，再率忠贞之上，恢复中原，才是丈夫之志，男儿本色。做个英雄好汉，就要做得像岳爷爷一样，把握时机，带领一班结义兄弟和军队，把金兵歼灭，重振汉威，光复中原！”

萧秋水听得双眉一扬，好像旭日深埋黛郁青山的胴体间，忽然一跃，就跳上云层来，发出灿人的霞彩。

金兵侵宋，惨无人道。建炎四年，岳飞移军屯宜兴，以二千兵将破金，获其屯重而还。宜兴民众，绘制岳飞之画相，晨夕瞻仰，皆云：“父母生我易也，公之保我难也！”同年于常州连胜金兵四阵，追杀至镇江之东，并再与金兵遭遇于清水亭，杀得横尸十五里，斩金兵千户一百七十五级，与韩世忠大败金兵于黄天荡，韩妻梁红玉击鼓助威，威震八方！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同年五月，岳飞于牛头山鏖兵再战，恢复建康，斩获秃发及垂耳环者三千人，僵尸十余里，收降卒二千人，万户、千户二十余人，战马三百匹，销仗旗鼓千万计，民众欢声雷动，夹道相迎！同月部将叛变，暗杀不遂，并于同年十月，解围承州，救缓通、泰二州，斩做将傅庆，并焚袍烧市！同年十二月，岳移兵屯江阴，金兵望岳军兴叹，不敢渡江！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绍兴元年春，岳飞大败李成于西山壤子庄。二年三月岳飞三十岁，迁神武副军都统制，屯兵洪州，兵隶李四节制，同年受诏命以本职权知漳州、兼权州、湖东路安抚都总管。同年四月，以八千人大破曹成十余万之众，收勇将杨再兴。同年平马友支党于筠州，并年败刘志余党于广济，又年亡将李宗亮于筠州。三年，擒贼首罗诚，并奏请朝廷不屠虔州百姓，同年七月，御赐“精忠岳飞”，岳坚拒高官厚禄，并击毁李成十万之众，恢复襄阳，日后襄阳为北窥重地，全仗岳功。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绍兴四年，岳飞以五万军队，击毁伪兵李成之三十万大军，并力辞朝廷所封之节度使。五年，平巨盗杨么，并以贼攻贼，并破永安，平洞庭之后，岳云居功甚勉，岳飞因其为己子，又不报其功。并带疾措置军马还屯鄂州。并命杨再兴斩伪宣赞，收复长水县，中原为之震动。岳飞怀目疾，仍孤军深入，抵河南蔡州，朝迁恐伪齐重兵来攻，诏命岳还。朝迁听秦桧议和，岳飞只好自罢兵权，后于七年因诏命还襄阳，再上章请追讨伪齐，可惜朝迁昧于和议，始终不允其请。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澄清中原、收复河山的岳武穆，力图中兴，上表：“金人重兵聚于东京，屡经败翩，锐气大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金人欲尽弃其轻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风尚，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精忠无二的岳飞，萧秋水是心向往之，而且无时不为其可歌可泣的江山征战、寸士恢复，而壮怀激烈，血脉贲张。

萧秋水是这样想的，但在香烟袅袅的另一边，如深云蔽日般映得刘友的

脸阴沉不定。她近日来经流言纷纷，以及华山险死还生的劫难，想法可不一样。

——我有没有必要，跟萧大哥一齐闯下去？

刘友心中一直反复着这个问题。

眼看“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身亡，或者变节，甚至退隐，刘友心中，很不是滋味。

“两广十虎”中，罗海牛叛变，劳九在死，杀仔为自己人所杀，阿水战死于华山，吴财也几乎成了废人……这在刘友的心中，产生了很大的阴影。

——这样没有依靠，究竟是在“闯荡”，还是在“闯祸”？

——这样做，有没有前途？

——我，有没有必要，跟随着“闯”下去。

她心里这样自忖着。什么“义”呀、“忠呀”、“大志气”呀、都好像砂帛磨在木块上，她心灵棱角毕露的铭刻，早已磨得很钝，磨钝得很平很滑了。

而且还萌生了二心。

她从前没有想过的，而今她想了，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找萧秋水，去充当“神州结义”之盟主？

——她因为想到了这点，心怦怦地跳着……

“莫非……”她虽浪迹江湖，为人疯疯癫癫，但她毕竟是个女子呀。就算是“江湖女子”，也需要慰藉。萧秋水那初露锋芒的锐气，正是她历尽风霜所渴求的……

但这又有什么用！她因为了解了自己这一点，更恨不得唾弃自己。萧秋水心里，就只有唐方。就算唐方不在，萧秋水心里还有那苍山，自有妄行的白云相伴。她算是什么？支持萧秋水永远去做她

那一份永无人知的配合？

她不知道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私心已掩盖过一切壮志了。这之间没有对错，而人生也不必要只去做对的事。但是刘友的非分之想，使她在“两广十虎”的高情厚义中脱轨而去，好像陨星一般地掉下去、坠下去，再要挣扎上来时，已深不见底了……。

她更不知道在庙里盛繁的烟火中，一人脸色阴晴不定，但带着了然而又冷毒的眼神望着她，好像望着一只野生的猫，终于到他家户前来偷吃——而他致命的毒药就置在食物里。

所谓“理之所在，义不容辞”，或者“为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诸如此类的话，犹如风过秋叶，是很容易凋落的。掉落时只是惊心地殷红一片，像血洒过一般壮烈，让人想起存在过的一刹那罢了。真正危难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凛凛这理义的原则。说的时候轻易，但真正杀戮，酷刑临身时，是不是还有一诺举泰山的胆志？而且势为人忽略的是，在酒酣耳热。血脉贲张时，拍案大呼，生死相共，血洒神州，只不过是以喉咙里振动空音所发出的声音罢了，若不畏鬼神，则矢志亦又如何？世人虽知刀剑加身时操守不易，却不知在平时无可作为时，更能令人他去，或生退志，然后又自圆其说。他如若寻着真理，只要他不去自省昔日为何要坚持和扶择原来的初衷，而且更于自欺欺人为大彻大悟时，他便如脱丝缰的马车，马自放辔奔去，车则停于人多的大草原上，再竭尽往另一无尽无涯的方向驰去。

——谁先到呢？

这答案又有谁知道？

——会不会在其他落日长圆的草原上，怀念当时怒马悲歌的日子？

那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了。

一个人原本是很坚持某事某物的，突然在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他也会放弃——这时候，很多路向和很多诱惑，像童话里的通往魔堡的所在一样，骤现在他眼前。

梁斗、孔别离、孟相逢等人就是了解萧秋水除了极热切的入世胸怀外，还有极强烈的出世志愿。

——可是这个时代，与其多一位出世的隐者，倒不如增一位入世的勇者。

他们就本着这种心意相劝。这对萧秋水来说，影响是深远的。

翌日经始皇陵一带，众人虽行色匆匆，仍不胜唏嘘。

始皇陵在临渣之乐，即葬始皇之处。始皇登位的时候，即穿治骊山，统并天下后，征集民夫约八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置棺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而满，并命工匠作机弩矢，有所穿陵者辄然射杀，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是秦始皇自己精心设计的“自掘坟墓”，于骊戎之山，斩山凿石，周回三十余里。

孟相逢至此，不禁浩叹道：“……可惜这暴君苦心建造的‘死所’，却被那楚霸王入关，直闯入陵，以三十万人运墓中之物，逾三十日不能穷尽……可笑啊可笑。”

孔别离也叹道：“后来也不知怎地，机括失灵，关东盗贼销椁取铜后，又遭牧人人内寻失羊时纵火焚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始皇若有灵，也着实可悲也。”

梁斗道：“还不止呢，黄巢也曾在此作过一次浩劫……只怕日后，这始皇帝苦心经建的墓陵，代代劫火，还会不安宁呢。”

大家都默然。

历史的遗迹，确令人浩叹。但今日天下大局，金贼入侵，朝廷靡废，更令人恋回。江湖局势，道消魔长，更令人扼腕深叹。

就在这时，夕阳残照，孤家荒陵，有一个奇异的、忿怒的声音，叫了一声：

“萧，秋，水！”

一个人若把对方的名字，如此分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自牙缝里嘶声之叫唤，如果不是极亲呢得跟对方开玩笑，就是仇恨已极恨不得挫骨扬灰的忿唤。

萧秋水应了一声，其他人遂而站住。不知怎地，这些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肤发问同时炸起一阵颤栗。好像一柄杀过一万一千一百个人的寒剑剑尖正指着你的咽喉时皮肤所冒起来的鸡皮疙瘩一般自然。就在这时，一道人影闪出。

快不能形容这一剑。

这一剑快而厉。

但厉也不能形容这一剑。

快不够轻灵。厉不够肃杀。

残霞满天，飞燕投林。

——这剑如同轻燕！

这剑本已无暇玷，但在这一刹那，受狙袭的萧秋水，突然看出它的暇疵来。

他的少林“参合指”就轻轻一凿，“啪”地敲在如雪的剑背上，那剑就静了，残霞乱舞，飞燕掠林，也只被剪辑成一幅不动的画图。一切都静了下来。

那人落下，虽仍身轻如燕，但已因愤怒与惊惧，使得他手臂僵硬，收不回去。

他怒叱：

“你……怎么看出我剑的破绽？”

同时间，饱历江湖的梁斗、孔别离、孟相逢同时失声呼叫：

“于山人！”

于山人——名剑客，目空一切，不愿与“武林七大名剑”共齐的天山派老掌门人。

——也就是“柳叶剑”娄小叶的师父。

这一恍惚间，大家都对这老剑客狙击的事了然于胸。

——敢情是为了爱徒娄小叶的死……

天山剑派于山人素有侠名，今日竟对一个后生小辈施暗袭，可能是因为明知以个人之力，无法在梁斗、孟相逢、孔别离、林公子、邓玉平、唐肥诸高手维护下搏杀萧秋水，只得出此下策，以期一击得手，及时身退，谁料……

——可是萧秋水怎识得破我这一剑！

这是于山人此时老迈但依然豪壮的心中最忿然的一件事！

萧秋水依然以双指捏住剑身，犹如以双筷夹住一棵葱一样轻便。

“这，这是宝剑‘如雪’？”

于山人用鼻子冷冷地哼了一声。

萧秋水笑了。笑意十分真诚。

“好剑！”

于山人又用鼻子哼了一下，这是重重的一下——我的剑当然是好剑，这还用得着你说！可是他无论怎么发力，手中剑还是不能从萧秋水指间抽回来。为了不使他自己在众人面前继续出丑，而萧秋水又似无恶意；于山人就暂时僵持在那里。

萧秋水又饶有兴味的问：

“刚才前辈所施的剑法，可是‘落燕斩’？”

于山人没好气地瞪了他年轻的脸孔一眼——算你小子好眼光！

“嗯。”

萧秋水又笑了。笑容更愉快。

“好剑法！”

于山人再也憋不住了，大声吼道：

“要真是好剑法，那又为何一出手就给你抓住了破绽！你是怎么看出我剑招中破绽的？”

这句话其实场中人人都想问。现在残阳已灭。但适才残霞乱飞中的那一斩，如果是斩向自己……自己是不是也抵挡得住呢？

这真是疑问。萧秋水却真挚地道：

“你的剑没有破绽。”

——虽然是对敌，但连于山人也从萧秋水诚意的眼中，看出对方并不是

讽嘲，更不是怜悯的安慰。他忍不住问：

“那你因何一出手就制住了剑招？”

萧秋水轻轻地放开了手指，敬虔地道，“‘落燕斩’没有破绽，那是天下绝好的剑招！破绽在人，不是在剑招……”

于山人一听，悻然大怒，“你……你……”

萧秋水却只淡淡地接说下去：

“于老前辈本就不该暗算我的。‘落燕斩’本就是舍身斩敌的刚劲杀着，于老前辈本身光明正大，才能使得出如此刚烈杀法。”萧秋水笑了一笑又道：

“……前辈为人，与暗袭很不相衬，所以出剑时气反而馁了，没有飞燕之清远，则如鸦雀，所以给我双指夹住……”

于山人听得心如许酣畅，但又如暮鼓晨钟，冷汗涔涔渗了，忍不住问道：

“若……若我刚才之一击，并无气势上的弱点呢？”

萧秋水即道：“则无破绽。”

于山人沉吟又忽开豁：“如果无破绽，则要从正面搏杀，是否？”

萧秋水即答：“是。”

于山人想了一会，忽然向天长笑三声，大声道：

“我若正面攻你，则又如何胜你？若从旁偷袭，则先势顿弱……原来天下无十全十美的剑法，纵有，也非我所能创。罢了，罢了。”

说“罢了”时，即返身行去，连剑也不要，随手塞到萧秋水手中，扬长而去，也不理众人叫唤。这一生痴于剑的老人，竟在这一击的败着中，悟了剑意，反而弃剑不用，退隐田园，寄情山水去了。

以萧秋水的年龄德望，居然在一招之间，三言两语之后，点化了一位成名的老剑客，使其顿悟而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一直走到了“鸿门堡”，大家还有着这心情上的愉悦。

“鸿门”是秦未名地，刘邦与项羽起兵时相约，先入关者为王，而刘邦为先入关者，屯军坝上；项羽即在鸿门按范增计，邀约刘邦赴会，并拟于席间诛杀刘邦。幸张良妙计，井得项伯掩护，宴中井引樊哙从间道还，刘邦方能逃得一死。有汉天下，这是重要的一个契机，否则，历史则要改写矣！

一行十三人，接近鸿门。

这时月影昏暗沉阒，氛围很是闷寂，梁斗忽道：

“孔、孟两位仁兄，对占卜很有研究，可否为今夜卜一卦？”众人都十分好奇，称好不已。

孟相逢笑道：“我俩自幼闯荡江湖，心意相通，武林风波险恶，所以学会卜筮，自占一番，只是闲时无聊，骗人玩意而已……”说着便待推辞，但拗不过众人殷切坚持，孔别离笑道：

“好吧。既今晚各位兴头如此之大，咱兄弟亦不忍扫诸位雅兴……我们就来卜一个‘刀剑之卦’吧。”

梁斗抚掌笑道：“孔、孟著名的‘刀剑之卦’，世所著名，今于鸿门，乃得一见，实是平生一愿也……”

邓玉平也动容道：“‘刀剑卦，是失传已久的占缸之术，必须要两个心意相通，并精谙相术的高人异士，才能进行……今能得目睹，确为一大快事。”

孔别离笑着补充道：“不止是相术，而是相刀剑之术。”

孟相逢也笑道：“相人易，相物难也，并于相物以知人所凶吉，更为难上难……”

林公子接道：“那请两位为这难上难卜一卦吧……”

而铁星月和邱南顾，早已等得迫不及待，紧张万分地喃喃自语：

“别吵，别吵，就要占卜了。”

“有谁吵了？是你自己少开尊口！”

“我又不是酒樽，为什么叫我‘樽口’？”

“别吵！别吵！”

如此径自聒噪着，直被萧秋水瞪了一眼，两人素来对“大哥”又敬又畏，便不敢多作聒噪了。

只见月色下，孟相逢、孔别离敛容整色，调理衣襟，肃然盘足坐下，闭目冥思，又一会，不约而同，解下刀剑，置于膝前。

这时刀剑虽都未出鞘，但凌厉的杀气已超越鞘套，浸入了天地月色之中。

孟相逢、孔别离脸上眉肌抽搐着，也似为这超乎寻常的煞气而不安着。孟相逢、孔别离乍翻眼，目光暴长，两人闪电般，一抄兵器，拔出刀剑！

这刹那间刀剑交击，光摇芒射。刀剑交击之星花，刀剑相映之彩灿，刀剑反照月华之光芒，甚至刀剑拔出之啸吟，刀剑破空之劲风，刀剑互撞之清音，在这瞬间，孟相逢全神去看，孔别离凝神去聆。

众人紧张得手心都冒出了冷汗，张大了瞳孔，凝视此变，连大气也不敢稍喘一下。

待灿亮的火花熄灭，龙吟般的兵刃之声隐沓后……大地又回复了宁谧，刀剑各已还鞘，孔别离、孟相逢静静地，静静静静地沐在月华之中。

孟相逢又闭上了眼睛，但声音却仍逗留在适才刹那间的时空里，遥远而疲惫：

“刹那间的星花……如同剑客决斗于生死之一瞥……那星火自极红转蓝，再归黄色淡化……今天将见血光！”

孔别离倾听着，然后很仔细、很仔细地补充道：

“不止如此。这刀剑出鞘前声带嘶哑……今夜必有杀伐。”

孟相逢沉湎于仿佛另一深遂空漠的幽冥之中，声音悠悠传来：

“刀剑出鞘之时，映照月华，但光后透射时，恰有一线乌云掩过，是宝刀不甘蒙垢卦。”

孔别离半开他那无神、心意具不在的眼睛，缓缓接道：

“刀剑交击时，成杀伐声，今夜将有人头落地，忌火、畏毒，系凶卦。”

“刀剑互相映照时，具发出血光，但精光明利，血灾过后，依然坦荡……”

“刀剑破空时所划出之尖啸，有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意向……而此处正是鸿门！恐怕，恐怕敌人已经来了。”

“不错。我们已经来了。”

这声音响起自附近的四方竹林中。

就在这时，乌云盖月，漆黑不见五指。

也在同时，无数如密雨般的风声，打在刚才众人占卜所在之处。

古人有所谓“剑相”、“刀相”，来鉴别决战的胜负，判断兵刃的好坏，揣测前程之凶吉。

而“恨不相逢，别离良剑”孟相逢和“天涯分手，相见宝刀”孔别离，今日在此地占筮，卦方成形，血光大现，而杀伐也立时兑现。

——狙杀的人是谁？

——那暴雨般的一蓬毒钉，他们是否避得开去？

乌云盖月，一下子猝然地全黯了下来。

暗器在黑暗中，“嗤嗤”有声，至少响了足足半顷刻，才骤然齐止。

暗器打在地上，还是人的身上？

谁也不知道。

这时大地昏沉沉的，连一丝声响也没有。

静寂继续。

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死了？还是逃了？

阒寂反而变成了令人最是不安的声音。

这死寂维持着，一直到那乌云过去，月华又重新洒放于大地上。

那时才看到大地、花树丛中、那特殊的景物。

宴会。

花前月下，有很多人在宴筵上喝酒。

只不过是默然的喝酒、吃肉。一点声息也没有。

因为一点声响都没有，所以在月夜下如此乍看，分外觉得一种非人世界的可怖。

这些人都脸色森冷，在正几上，有三个脸向南面的人，左右具有相对向的一席，各据两人。

中央三人，正中间位置者，冠帽黄袍，主相庄严，犹如天子一样的气派，旁边二人，一年少冠玉，神采卓然，俨然太子；左首一人，是个女人，有说不出的雍华迫人，宛若皇后。

至于左右侧几前的人，一如公卿，一如大臣，另一边则一如将军，一如武官，七人都有一共同点，虽然气派显达，盛筵锦衣，但在如此荒凉的月色下，有一种奇异的阴翳，使人不寒而粟。

这些人脸色苍白得可怕，似被吸血鬼将其血液吮光一般，只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中央那人，扬起宽袖，举起王龙杯，向十丈之遥的一排杉木林遥遥一敬，用一种比平常人说话慢了十倍，而且缓慢拖曳的声调道：

“黄……泉……路……远……我……敬……诸……位……”

这沙嘎沉涩的声音，在月色下听来，令人全身发软。

他们是谁？怎么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形下摆设下了盛筵？

暗器淬袭的同时，萧秋水等一十二人，已闪身上了那排高大而枝叶茂密的杉树里去。

月亮再度露脸时，他们也立时看到了离奇的场面，令人惊心动魄的盛宴。

“鸿门宴！”

邓玉平失声道。

“他们是谁？”铁星月睁大了眼睛。

“他们就是鸿门宴的主人。”梁斗沉声道。

“什么？”铁星月几乎跳了起来，“你是说刘邦、项羽、范增、樊哙、张良、项庄、项伯的‘鸿门宴’！”

梁斗缓缓地点头，神色里竟有着未见之凝重。

“不可能！”这次是邱南顾不服气，“楚霸王等俱是死人，死人怎能开‘鸿门宴’！”

梁斗的声音依然非常沉重，“死人倒好，问题他们不是死人。”

孟相逢也接道：“不但不是，而且还是极厉害的活人。”

孔别离解释道：“他们是南宫世家的人，这‘鸿门宴’便是‘南宫世家’的鸿门宴。”

孟相逢道，“他们企图模仿‘鸿门宴’的遗风，武林中只要被这一‘鸿门宴’相邀请，就等于阎工下了敕令，非死不可……”

孔别离道：“而今晚南宫世家这‘鸿门宴，所出动的是最精锐的南宫七杰！”

孟相逢道：“南宫世家的首脑人物，有‘七杰一秀’，一秀是南宫无伤，‘七杰’是模拟古之‘鸿门宴’中的人物——南宫楚、南宫汉、南宫增、南宫良、南宫伯、南宫庄、南宫啥等七大高手。”

孔别离道：“别看这七人装模作样，其实是一流高手的高手，南宫世家虽已没落，但有七人在的一天，南宫世家依然不可轻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天才，那就是南宫无伤，此人很可能是洗脱南宫世家近百年来之积弱的唯一的好手，年纪虽轻，但武功十分高强……”

邱南顾望望下面径自在一种极诡异妖氛下喝酒食馔的人物，不禁产生了一种晕眩、呕吐的感觉。

“我们不参加他们的鬼宴会，走掉不就行了吗？”

“走不掉的；”梁斗沉声道，这素来淡逸的人间高手，今番也深思不已，“南宫世家的人非同小可，他们虽然不敢贸然攻人杉树林来……但他们所现身的位置，也堵死了我们的退路。现在我们只有应约，而没有退路。”

孔别离插口道：“楚汉相争时，鸿门宴上，项羽乃用张良之计，借酒遁走，樊哙、夏侯婴、斩疆、纪信等人以剑盾暗自溜走，南宫的鸿门宴怎肯重蹈覆辙……他们敢站在明处，乃因他们有恃无恐。

萧秋水忽道：“他们挟持我们做什么？我们又没犯着南宫世家的人！”

孟相逢冷笑一下道：“人在江湖，你虽没开罪人，可是他们也不允许你并存……南宫世家早在上官望族之前，已投靠权力帮，据悉今番如你不角逐，应以皇甫高桥声望最隆，但以南宫无伤的实力最强，……萧老弟你的呼声又最高，他们不先行将你截杀于此，难道还等你施施然湖北去打擂台？”

萧秋水苦笑道：“为了在下的非分之念，居然出动到整个家族来截杀，未免太看得起了……只是……只是……只是连累了几位叔叔、兄弟……”

林公子忽然截道，“大哥这样说，把我当作了什么人？”

“对！”陈见鬼也佯怒道：“这样做弟兄，也没意思嘛。”

“我们支持你角逐这盟主之位，他们使这种卑污手段，即是和我们作对；”秦风八啐道：“这根本是我们大家的事！哪里算得上是连累！”

“是。”萧秋水眼睛发着光，心里发着热，脸容肃然道：

“我说错了话。诸位不要见怪。”

几人在树丛中说话声音奇小，但在遥遥树下宴席中的人，却似——都听见似的，嘴角泛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残酷笑容，那“皇后”打扮的人用一种诡异的语音道：

“你们谈完了没有？”

“谈完了！”铁星月为了壮胆，特别应得大声。

“谈完了，就该出来受死了。”

“老子高兴出来就出来，高兴不出来就不出来。”铁星月的脾气，是世所共知的，正如他高兴什么时候放屁一样，捏拿不准的。

“那你现在高不高兴？”那人居然还是很好脾气，用男不似男、女不似

女、令人骨软的声音问。

“高兴。”铁星月索性在树上躺了下来。

“高兴你怎么还不下来？”那“皇后”还问得下去。

“我高兴但是就不下来。”铁星月跟人嗑牙，总有一套“理论”。

“很好。”那女人咧出一排黄牙，阴森森。阴恻恻地笑道：

“我给样死的东西你看，再给件活的东西你观赏，看你下不下来！”

说着，一物呼地扔过来。

铁星月见来物汹汹，忙翻身坐起。

他正要伸手来接，邓玉平急叱：

“不可！”

——来物可能是淬毒暗器或炸药，如用手接，岂不……

邓玉平意念迭出，剑光已起。

海南剑派的快剑本就独一无二的。

“哧”地一声，剑已刺中那物。

那物居然插在剑上——迎着月色一照，邓玉平探头一看，不禁全身发毛：

人头！

这人头披头散发，死状极惨。

诸侠一看，毛骨惊然，萧秋水失声而呼：

“曲抿描！”

这人头生生被人剁下来，而且居然是曲抿描的头颅。

萧秋水目眦欲裂，正在这时，那“皇后”一反手，倒提出一人，就像拎抓着一只小鸡那般容易。

月色一照下，那人容貌憔悴，满身瘀伤，萧秋水一看，便欲冲出，梁斗一手扳住，仍禁不住轻呼了一声：

“曲暮霜！”

曲抿描和曲暮霜一个善使金剑，一个擅用紫剑，俱是一代剑宗曲剑池之爱女，曾随同萧秋水、齐公子、古深禅师、梁斗等赴浣花剑庐救援。

而今她们居然一个被杀，一个被擒。

——这是怎么回事？

那“皇后”见萧秋水并没有冲过来，冷酷地笑道：“我就是南宫汉，你最好记住这名字。”她阴冷地笑笑又说：

“待会儿吃了这一宴，到阎王殿上去，也好报我的帐。”她随手一握，曲暮霜即给她一手推了过来，她一面■■笑道：

“你们一定奇怪她们怎会落到我们手上是不是？也罢……你们就叙叙旧，自己说去！”

曲暮霜瞳孔张大，那本来羞赧的神情，早已惊骇得不成人形，众人好不容易才定过她的神来，她哗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萧秋水问。

“我们……”曲暮霜抽搐着，艰辛地道，“……与萧大哥分别后，就回到家里，后来听说洞庭湖一带之武林大会，想萧大哥会去，便想凑凑热闹，爹也答应，准知……”又一阵声喧，几乎晕了过去，萧秋水知其受惊吓过度，忙运内力于掌，暖流源源输入曲暮霜体内。

曲暮霜打了一个寒噤，又苏醒过来，断断继继地道，“……爹也去，他是跟慕容英雄过去……我和描妹，则是跟大洪山荆秋风前往。”

萧秋水等心中都了然。慕容英雄是“慕容世家”中的第五号人物，昔日康出渔等暗杀慕容英，便曾提到这名字。慕容世家名列“四大世家”、“三大奇门”中联蝉，并是首席，实力当然非同小可。至于大洪山的荆秋风，是著名粗豪、剽悍的青年高手，他的独一无二的兵器是一百二十七斤重，布满尖棱的六角巨棒。

曲暮霜、曲抿描、荆秋风三人一路上漫行到虞山一带。虞山地处水乡，周围多湖泊，微雨时澹烟疏雨，衣袂生寒，拂水晴岩。

东侧有剑门奇石，相传为吴王阖闾试剑处，故名剑门，断崖峭壁，笔立数切，崖隙仰视，气象森然。登此俯览，平野千里，湖平如镜，无边风月。

曲抿描与曲暮霜本都是胸无大志的，只知道要去洞庭湖看热闹，便拖着手说好要跟去，也没别的意思，其实也有相助萧秋水逐得“盟主”的心意。

荆秋风可不是这种想法。他在两湖一带，甚是有名，大洪山气壮势宏，他的棒法，乃仿山势夭涌之意，自信纵有人能击败他，但气势上可与天齐，无人可以相比拟，对萧秋水，既未见过，更未交臂，闻二女如此敬佩，心中大是不服。

其实他赴麦城，为的是一显身手，顺便借此追求这一对姊妹花，以功名来搏取欢心——至少他初步的构想确是这样。

这日来到剑门，雨细日黯，淋在身上，本来舒服，但一路淋着来，少说也全身湿透了，荆秋风很不是味道，带曲家姊妹，找到了一处台岩，充作躲雨的地方。那儿也有几人，似在避雨。荆秋风嫡咕道：

“怎么天不作美，老是下雨，真是讨厌！”

曲抿描故意地道：“啊，这雨不是很诗意的吗……”

曲暮霜也不悦道：“你怎可以咒天的呢！”

荆秋风本就不是有风度的人，给这对姊妹花这般一气，回顶一句道：

“你们不敢骂天，我可有胆！”

曲暮霜撅撅嘴道：“人家萧大哥才不会这样！”

“嘿！萧大哥！”荆秋风一路上已听了不少曲家姊妹称赞萧秋水的话，这回子给雨水一淋，火可是冒上来了：

“他是什么东西！你们一天到晚提他，也不提提我！他头上长了一朵花啦？还是三头六臂、十二只手指两只牙齿？天下没第二个么！”

曲暮霜一晒道：“你怎能跟他相比！”

荆秋风怒不可遏：“为什么不能！”

曲暮霜不去理睬他，径自道：“萧大哥若听得有人比他强，眼睛会发出神采，而且恨不得立即去拜会对方，才不会像你这样，动辄发火……这就是胸襟之不同了。”

荆秋风听得瞪圆了大眼，期期艾艾地道：“说不定……说不定萧秋水只是装模作样，也许他听到别人比他高明的时候，他心中正想着去比斗，但又为了表示风度，不得已只好装作欣赏……这样也不一定呢！”

曲暮霜也瞪大了圆眼：“哈！哈！居然有这种想法……”笑着心中也不免有点怀疑起来了——真难说萧大哥是不是真的如此大度呢！

荆秋风虽然鲁直、凛威，但却不是好险小人，听曲家姊妹如此说来，对萧秋水心中也暗暗有些仰慕，心忖：待在当阳见着了他，要真是条好汉，我荆秋风就服了他，如果不是，嘿嘿，我的六角巨棒就要敲碎他骗人的把戏……

倏然“啸”地一声，一道闪电，曲暮霜猛地尖叫一声。

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在岩洞边一齐躲雨的人。

正好一个闪电，照亮了岩穴，也照亮了岩穴里的人。

不知何时，那些人竟静寂地喝酒——三人在正席，左右各两人在偏席，无声地喝酒、吃肉。

这些人脸色苍白死灰，如地狱里浮上来的幽灵。

曲暮霜素来胆小，发出一声尖叫。曲抿描也脸色发白。荆秋风天下伯、地不怕，发出旱雷般的一声大喝道：

“吹，是谁躲在那儿装神扮鬼！”

曲抿描在江湖上行走反倒比较留心，陡想起武林中最可怖的“鸿门宴”，不禁颤声问：

“是不是……南宫世家……”

只见中央的那“皇帝”打扮的人，咧着森寒的白齿，用病缠于榻三十年般的恹恹声音道：

“小……娃……子……要赴……神州……结义……大会……是……不……是？”

荆秋风没好气怒叱道：“关你什么事！”

那‘皇帝’毫不动怒：“你……们……是不……是……支持……萧秋水？”

荆秋风本未决意，但对眼前几个人着实嫌恶，所以故意道：“我当然支持萧秋水！难道还会支持你们南宫世家那个怪物不成！”

那“皇帝”阴笑了一声，又“咔”地停住，似被浓痰塞住咽喉，然后又“咔”地一笑。

“很好……你……可以……死了。”

“什么？”荆秋风几乎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那阴阳怪气的人居然判了自己的生死！

荆秋风正想挪嘲过去，但在右席的一名武将猛然站起！

荆秋风虽然高大，全身肌肉犹如样树根瘤，目如赤火，声若焦雷，但那人一站起来，也不知怎的，杀气就不知比他大了多少倍！

那人一反手，抄起青龙大刀，在他抄起的时候，刀风已是“呼”地一声。当他抡起的时候，刀风又是呼地一声。等到刀风劈落的时候，又再呼地一声。

荆秋风不觉已退了三步。他的六角巨棒，因感受到奇大的压力，竟然举不起来。

他只有身退，避过对方一击后，再图反击。

但是对方刀光一抡，一声怪呼，血光迭现。

曲抿描人头落地。

那武将一收刀，欠身，道：

“我是南宫唅。”

说完便立即退了回去，稳坐回席上。

可是曲抿描已身首异处。

尖叫的是曲暮霜，她哀呼着过去搂住她姊姊无头的尸身——曲抿描甚至来不及发出任何尖呼。

荆秋风金猿般的火目，更加血般烧红了。

他对曲家姊妹本就很好——好到不能抉择究竟喜欢的是谁、爱的又是谁——对方叫“南宫唅”的一出手就杀了他不知是最喜欢还是最爱的人，叫他如何不愤怒若狂。

他大喝，元气充沛了他全身。他为人耿直，素来都很检点。元气蓄藏，没有发泄的那种精锐劲势。

他六角巨棒举起，发出震天价响。

他矢志要把南宫哙捣成肉泥。

就在这时，文臣席上，一文官打扮的人忽然站起来，低低说了“我是南官良。”

然后他就冲了过来。

荆秋风自恃膂力过人，杀气冲天，压根儿没把这女相的男子放在眼里。

他瞥见对方冲过来的身法，极快、但不稳，他冷笑，这种身法，他还应付得来。

就在这时，遽尔变了。

那南宫良的身法，猝然加疾五倍！

这身法本来就快，再陡然加迅五倍，简直已快到无可思议！

这身法他应付不来！

荆秋风转头，拧身，一棒横扫了过去。

南宫良疾冲的身形，就似没有骨似的，在疾冲中忽然一缩，巨棒就在他脑背夹带着呼啸划了过去，而他却冲入了荆秋风巨棒范围之内。

荆秋风急收巨棒，但南宫良已拔刀。

牛耳尖刀。

就在这时，荆秋风猝然倒退。

南宫良一刀扎了个空！

荆秋风已急退到南宫哙身前，一回身，一棒当头击下！

这下骤变，准也意想不到，荆秋风毕竟是青年一代少有的好手。所以有豪气角逐“神州结义”盟主主座，绝不是曲家姊妹的武功可以比拟。

他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不求自保而要报仇，确实令“鸿门宴”中诸人皆为之一惊。

他一棒击下，南宫哙意料不到，但在他身边的南宫庄却一抬手，一柄雁翎刀“叮”地一声，架过荆秋风一棒。要知荆秋风的六角巨棒奇重无比，加上天生神力，并借力一抡，所带起的回力已是十倍，南宫庄轻轻一刀，竟然封架得住，实在令荆秋风意想不到。

南宫良一击不中，也不迫赶，亦向后疾退！

他背后就是悲励中的曲暮霜。

他退得居然比进时还迅速！

荆秋风心中一凉，也不管南宫庄、南宫哙二人，大吼一声，向南宫良飞攫过去。

就在他长空而起的同时，电光般的一闪，一支“海夜叉”，已刺进了他的腹腔。

在文官席上的“南宫伯”出了手。

同时间，南宫良已打掉了曲暮霜手里紫剑。

荆秋风发出一声长天狂吼，一手抓住钢叉，瞪着杯大的眼珠，瞪视南宫伯。

南宫伯也不禁退了一步。就在这时，南宫庄的雁翎刀已一刀劈在荆秋风的背上。

”荆秋风狂嚎返身，南宫哙“霍”地一刀，一颗头颅又飞得半天高，血

雨洒落，好一会儿才“骨碌”掉落地上来。

真是一刀两段。

曲暮霜眼见比悲惨情景，再也无法战斗，只觉天旋地转，而自己又正欲摆脱这恐怖世界，便终于晕倒了过去，不省人事了。

“……以后我便被送到这儿来。他们问我，萧秋风会不会参加神州结义大会？我说，萧大哥本就是神州结义的创办人。他们又问，你为何赴神州结义助他的拳？我答，是爹估计两广十虎等会千里迢迢把萧大哥找到的。他们听了静了一会，再问，你爹也去了，是不是？我只好照实说爹跟慕容英雄打水路会侗庭湖。他们听了，颇有怒气，说，凡是支持萧秋水，就是跟无伤作对。无伤的武林盟主是做定了。你爹不识抬举，你等着瞧。说着第二天起七人中便不见了五人，另外两个，押着我，让我受种种折磨，在这里担搁着，说你们一定会在这条路上出来……我等到今天，才见到你，实在好怕……”

梁斗变色道：“你把令尊的行程，也告诉他们了？”

曲暮霜含悲点首。

梁斗跺足道：“唉呀，这可糟了！”

这时只听树下宴筵中，那“太子”打扮的人嘿嘿笑着说：“我是南宫增。我们留那娃儿给你们，便是告诉你们这些……至于曲剑池、慕容英雄嘛……”只见他忽然一扬手，两件黑突突的物事又飞了过来！

孟相逢、孔别离相顾一眼，月夜下犹如电光石火，刀剑一闪，刀剑交叉，已托住那两件物事，原来又是两颗人头！

曲暮霜本已吓得魂飞魄散，一瞥之下，更是魂飞九天，哀呼一声，又晕厥了过去。

曲剑池原本拟从湖南之湘水上溯，至洞庭湖后，再沿汉水赴麦城。

曲剑池系老剑客，自从他失掉了六只手指后，他对世间英名的角逐之心，早已消淡得比湘江水还要清澈了。

他本与辛虎丘齐名，而辛虎丘却落得那般下场……这次他赴“神州结义”，倒不只是为支持敌人（萧西楼与曲剑池并列当世“七大名剑”之一）之子夺得宝座，而是为了慕容世家的事。

慕容世家是武林第一世家，因列“四大世家”之首，同时也是“三大奇门”之冠；五百年来，慕容世家人才辈出，领袖武林，睥睨群伦，声名不坠。

但在权力帮崛起以来，屡行暗杀，狙袭慕容世家的子弟，这几个月来，慕容世家死伤逾百。

权力帮或许并不急着要对付慕容世家——至少天下未定，首号敌人朱大天王未除，权力帮确是没有与慕容世家公开为敌的必要。

不过在权力帮而言，却是慕容世家先发动攻击：在乌江一役中，“铁骑神魔”阎鬼鬼之所以无法搏杀浣花剑派的萧秋水等，便是因慕容世家的人从中作梗。

可惜权力帮不知道，慕容世家虽早不齿权力帮所为，但确曾约制下属，不可先对权力帮发动攻击——其实在贵州乌江一战中，慕容世家的人根本就没有与役，只是邱南顾在胡说八道罢了，让“铁骑六判官”误以为是慕容世家的人，提早掀起了这一场一大世家与一大帮派的斗争。

战争甫发动之初，朱大天王便设法与慕容世家总管，亦即是慕容世家第四号人物慕容恭接触，希望能联合两家之力，再加上费家的外围实力，一举歼灭权力帮。

慕容恭是当时慕容世家安排与江湖武林接触的总负责人，他当然知道大势使然，与朱大天王合作是明智之举，因为权力帮早已收买了南宫、上官两家。

慕容世家显然已被孤立。

但是当他禀报慕容世情时，慕容世情一口回绝。

慕容恭只是负责人，慕容世情才是真正的慕容世家领袖，所以决策方面，慕容世情说不可以，便是不可以。

慕容世情做绝天下，年少时名动八表，当世之间，除燕狂徒之外，无人声名能在其上，可说威震武林，而且文采风流，也有不少奇行艳史。

他虽老了，但他的一女一子：慕容若容与慕容小意，都是尽得真传，是武林中出名的美人，也是翰林中有名的才子，他决不肯因与权力帮的敌对，而甘心情愿与他认为下流卑鄙的朱大天王同流合污。

这决定使朱大无王退而结网，等待渔人之利，趁着权力帮与慕容世家拼杀之余，常遣伏兵，暗杀了不少朱大天王心目中的“棘手人物”。

这次慕容家年轻一代外系重要高手慕容英惨死于川中，而曲剑池毕竟是川中一带的武林名宿，眼见慕容英尸首死状奇惨，脸容充满了惊疑和不信，想必是为熟人所谋害（其实乃为康出渔所杀），慕容英雄便想打探出究竟，找出真凶，所以他找上曲剑池帮忙。

慕容家与曲剑池有深厚的渊源，曲剑池早年曾在朱大天王手下重创，左手五指全折，就在那一役中，所以能够不死，全因慕容世情出手相救。

慕容世情与朱大天王亦在那一场拼搏中结下深仇。

所以慕容家有事相托，曲剑池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

在慕容英毙亡的现场中，慕容英雄发现了萧秋水身上的东西：就是他的一枚杨际光所刻的图章，变作碎裂小块，散落地上（萧秋水于该役曾着了铁判官一链，打得腿腰衣裂，图章便是在那时掉失）。

慕容英雄也是经过仔细查证、拼凑，才勉强看出这图章上刻的是萧秋水的名字。

——浣花剑派的萧秋水怎会跟这桩事情有关？

于是他即去拜渴曲剑池，洁问此事。他素知曲剑池与萧西楼相熟，而浣花剑派刚与权力帮大战过，现下生死不知，但门户已毁。

而且他也肯定在场的死尸，多被极强大的内劲震死，显然并非慕容英所敌。慕容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慕容英是他堂弟。慕容英雄出自正宗嫡系，所以名字能有两个字。在他之上的慕容恭，却是旁系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人，不过是在慕容家整整传了五代，挨了四五十多年才获取的荣誉。能在慕容世家排名五位之内，毕竟不是非同小可。声名都是靠实力去换取的。

第三章　困 兽 斗

曲剑他见慕容英雄肯来找他，高兴不迭。

他一直想报慕容世情之深恩。

无奈慕容世情宛若闲云野鹤，几次拜谒，都避而不见，曲剑池实无勇气再作骚扰。

如今慕容英雄来问，曲剑池悉尽相告。

——既然萧秋水素与权力帮为敌，慕容英之死断不会是萧秋水所为。

——想心是萧秋水与慕容英共同作战，也就是说，如果想找到慕容英何以死得如此不甘之原因，必定要先找到萧秋水，因为他是目击证人。

——只要萧秋水还未死。

所以慕容英雄立即动身。湖北“神州结义”大会，萧秋水已掀起这一股武林新兴势力，激起一股热情澎湃的人。萧秋水不可能不来。

曲剑池也愿意动身，不待慕容英雄相约，也要找到萧秋水，问个清楚。

他虽已老迈，但只要可以为慕容世家尽力之处，他自当尽力，而且不遗余力。

这时曲家姊妹也嚷着要到湖北去凑热闹、曲剑池表面不反对，但借顺便游览风景的名义，使自己两个心肝宝贝随实力相当可观的豪客荆秋风陆路前往，自己却与慕容英雄，借水路先到当阳，处理了这件事情再说。

却不料他们在湘江之上，遇到了可怕的截杀。

斜风细雨，打在曲剑池和慕容英雄的脸上，却有着迥异的感受。

曲剑池老了。

自从他左手断了五只手指后，他的雄心已经消沉，而右手尾指又被墨家第一剑手墨夜雨削断后，他更壮志消磨，只想静度余年，保留剩下的四只手指，不理世事。

人当失掉自己所有的东西后，才会对原来有的珍惜起来——这对于仗剑一生的曲剑池来说，是垂暮之年才悟得的道理。

细雨轻打在他的脸上，犹如捶打在他骨骼深处那么重。他的风湿痛、刀掌击、内外伤的旧症又发作了。

——这是不是我最后淋的一次雨了？

他心中浮现了如此不祥的一个念头。

慕容英雄可不是那么想。

他的脸并不俊秀。方正、国字脸。但有男子气，有一种有责任感，敢担当的果决气概。

——在慕容世家中，比他俊美十倍的何止百人，武功高过他的也逾十人，他之所以有如此独特的地位，乃因他伟岸的躯体中，有着超人的意志和超乎寻常的手腕。

——人在江湖，不独特便被埋没。慕容英雄不想被埋没，在他铁骨伟躯里，坚强的志魄与铮铮的做骨，使他在江湖上，一直是屹立着的，不肯也不愿意被埋没。

细雨霪霪。慕容英雄想到他在太行山除“九熊”。人们夹道相迎，簇拥欢呼。就在那晚，他占有了小冰，那看来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一旦燕好却热情如火的女子。

慕容英雄微微地笑开了：在他一生披胆沥血的战役中，也不知夹杂着多

少路柳墙花之叹息……只是人们不知道他英敏果敢的个性下，还有着这些少女梦里的叹息……

就在这时，他的梦遽尔醒了。

一艘快舟，待他发现时，已经驶得很近很近。

他扳开船夫，拧转掉桅，但已来不及，对方的船首似撅子，“轰”地切入了他的船身。

大浪涌进来。

在舱中的曲剑池也跳了出来。

一个身经百战以上的老剑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能镇定得下来。

但他向侧边的“青年人”望去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安若磐石”。

舟子已快沉下去了，海水不断地灌进来，然而慕容英雄连眼睛都不多眨一下，眉头也不多蹙一下。

那船上有五个人，照旧丝风不动，在吃喝着。

中几有三个人，左右旁几各一人。

曲剑池一瞥，脸色陡然变了：

“鸿门宴！”

慕容英雄依然卓立在断舟上，没有动作。

但他的瞳孔在收缩。

——南宫世家？

他认得这些人：如果南宫世家有八个高手的话，这舟中五人无疑便是其中首席的人。

——南宫汉、南宫楚、南宫增、南宫庄、南宫伯。

这些人只要遇上任何一个，已经不好惹。

而今居然来了五个！

他不知道南宫世家因何能算准他在江上——他最敬仰慕容世情，所以行事方式也似慕容世情一样，飘忽、无羁、捉摸不住。

但是这次显然对方早已盯上他了。

而且一照面就把他立足之地毁去。

他真后悔不该忆起那些不该忆起的东西，而没有及时去注意应该注意的事物。

细雨此刻像小冰那冰凉的手，用冰凉的毛巾、冰冷地拧在他脸上：

清醒！

南宫世家对慕容世家，心理上可以说是非常复杂。

数百年来，南宫世家一直在武林世家上排名第一，但声名却一直不及慕容世家响亮。

南宫世家从煊赫到没落，都是因为与墨家及唐家拼战之结果。

“南宫、墨、唐”三家之拼，源自于昔日三大家族派兵围剿燕狂徒时，各为保存实力，没有出尽全力，互相指责，最后导致大打出手，血流成河，所以燕狂徒反未在该役中受伤。

三家互拼结果，唐家出类拔萃，更加声威日壮；墨家势力范围锐减，但因死人较少，实力依然弥坚。至于南宫一家，除一流高手“七杰一秀”以及十数名旁支子弟外，几乎死光死绝。

南宫世家所幸保存“七杰一秀”，所以仍能在武林四大世家中排名，但已有名无实，且最妒恨慕容世家的声誉日盛。

南宫世家因而投入权力帮，柳五亦策划南宫无伤竟逐“神州结义”之武林盟主一席，条件是南宫世家抵制慕容世家。

这条件南宫世家自然欣然相允。只不过在暗中，还加了一项，他们是真正希望南宫无伤能当上武林盟主之位，培养实力，重振家声。以俾有一日脱离傀儡掌握，而发挥南宫世家的影响力——所以他们私下不但要灭慕容世家，同时也对李沉舟指示之方针——对付来历不明之皇甫高侨，抵制慕容世家，拉拢萧秋水——这谕示，南宫世家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事实上，利用权力帮的支援，登上宝座，杀皇甫高桥，杀慕容若容，杀萧秋水，都在所不惜。

——如果能在“神州结义”选拔前先杀一两人，则更可减轻南宫无伤的压力。

这是南宫世家的人私心所愿。

所以慕容世家撞着了南宫世家，就似大与狼相遇，势无可免地厮杀一场。

如果慕容英雄是犬，那将要变成落水狗了。

因为他的姿势虽然不动，舟子却慢慢灌进了水，缓缓往下沉了。

而且野狼不止一只。

慕容英雄身形没有丝毫稍动，心里却摇动得厉害。

放弃立足点，则只有大江茫茫；飞过对舟去，对舟却有待机而噬的恶狼！

生死一发，怎容他片刻犹豫？

曲剑池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他突然飞扑了过去：整个人平平贴着水面，掠入对方船中。

他决定先抢过船去。惟有这样，才能转移对方的目标，争取慕容英雄抢人船中的时间。

他想法是对的，可是做法却是错的。

他平平点水掠去时，对方船首蓦然开了两个洞。

机括一开，弩簧一弹，两支劲矢，闪电也似地射到。

曲剑池倏地拉拔水平，全力窜起！

就在这时，一人扑出，一记板斧，横祈入曲剑池肋骨内。

出手的人就是南宫增。

曲剑他的抢登，只吸住了南宫增。

而慕容英雄的确把握住了时机——他在曲剑池掠起的同时，也飞了出去。

竟是飞跳向水中！

南宫庄大喝一声，持雁翎刀飞截过去！

可是这时，慕容英雄的身法蓦然变了。

倏然一折，变作反窜向舟侧。

要知这凌空改换方向和身姿是极难做到的，何况在这等迅急的闪躲下。

但是慕容英雄做到了。

可惜他还未扑到船侧，南官伯已持叉在手，一叉向他刺来！

慕容英雄的“东海水云袖”一卷，已套住钢叉，右手“流风天阁掌”已迫了过去。

他只求先迫退南宫伯——只是他足能沾地，就可一搏。

南宫伯是被他迫退了，而且在一招问“空手入白刃”，夺下了钢叉。

但他的双足却永远不能落地了。

因为两道飞钦急闪，已把他双足齐踝削断！

发出双钱的人是南宫楚。

他落到船中时，南宫汉双指己捏住他的喉核，阴恻恻地告诉了他一句话：“你的人头，会帮你送给朋友去。”

南宫世家的武功中，南宫汉最深沉，计谋、手段都最高，武功上却是南宫楚的一对飞钦最强，其次是南宫增的板斧，接着是南宫良的策略和牛耳尖刀，跟着下来是南宫哙的青龙刀，再下来是南宫庄的雁翎刀和南宫伯的钢叉。

但是南宫汉与南宫楚的武功，加起来也未必是南宫无伤之敌。

这是江湖传闻，梁斗当然听过一些。

他看到慕容英雄和老剑客曲剑他的头颅时，就知道事无善了。

就算南宫世家不找他们算帐，他也要找南宫世家讨回公道。

梁斗跟曲剑池很熟，在情义上，理当如此，何况他也曾受过慕容世情的恩泽。

在他未成名之前，“无量台”是他修习之地，有一天经过了一个人，给一只顽皮的小狗不小心咬了一口，那人竟残忍地殴打那头小狗，撬光了它的牙齿，割掉了它的鼻子，梁斗忍无可忍，要维护那头小狗，那人便也要殴打梁斗。

梁斗当然不让他揍，反而“教训”了那人一顿。后来皇甫家族的主人皇甫崇来了，他才知道那人就是皇甫崇的独子皇甫谦。

梁斗那时候的武功，最多只能与皇甫崇的两个弟弟皇甫彬与皇甫杉打个平手，要以一敌三，绝无可能，就在危急时，慕容世情出现了，举手投足间，杀了皇甫彬与皇甫杉。

这酿至皇甫家的人愤嫉若狂，举家全力攻打慕容世家，结果却被慕容小意与慕容若容杀得落花流水，皇甫谦败亡，皇甫崇也重伤，郁郁而终。这是梁斗与慕容世情的一段渊源。

同时梁斗对现下武林中盛传的“皇甫公子”皇甫高桥，也甚为纳闷——什么时候已没落了的皇甫世家又多了一位这样惊世骇俗的青年高手？

在另一方面，慕容英雄为南宫世家的人所杀，梁斗更不能坐视。

梁斗沉吟了一下，用一种极为压抑的声音问：

“南宫世家的人，你们究竟想怎样？”

一阵嘿笑。

南宫汉又好又鬼地道：“剁下你们每人一只右手，发誓下去湖北，那就算了。”

孟相逢冷笑问：“你们不想让我们参加‘神州结义’大会？”

南宫汉反洁道：“你们若去当阳，肯不肯支持我们家的无伤？”

孔别离道：“支持。”众人自是一奇，他随即又道：“他坍台时我们拍手掌拍脚板拍屁股都一定支持。”

铁星月哈哈一笑，好玩笑的脾气又“发作”了：“南宫无伤若倒台，我丢臭鸡蛋；他若不下台，我就扔蕃茄、草鞋、毒蛇……”

邱南顾接道：“我丢香蕉皮，还有马蜂窝，更加一点胡椒粉……”

秦风八奇道：“你撒胡椒粉，全场岂不都要打喷嚏？”

陈见鬼笑道：“其实只要老铁上去放一个屁，南宫无伤就要全身伤咯，若论暗器，老铁的屁凡是有鼻子的人都无可抵御，排行还应在唐门暗器之上。”

铁星月眯着眼睛咧着大嘴，笑到鬼鬼的样子，居然谦逊地道：“失礼、失札。”

南宫世家的人开始莫名其妙，后来变了脸色。在树上的几人疯言疯语，居然没把他们南宫世家的“鸿门大阵”放在眼内！他们却不知道，好似铁星月、邱南顾这等人，不但天塌下来当被盖，就算黄河泛滥，他们也只当强迫游泳罢了。

南宫楚怒道，“你们若要到麦城，就得先过‘鸿门大阵’！”

林公子冷冷反问，“怎样过去？”

南宫楚咧开白森森的牙齿，道：“闯呀！”

林公子居然打了一个呵欠，横睡在树机上，洋洋地道：

“我为什么要闯过去？为什么不是你们闯过来？”

唐肥也好笑道：“武林中有云‘遇林莫人，，莫怪姑奶奶我没有提醒你们晴。”说着也“砰”地放了一个响屁。

南宫世家自摆“鸿门大阵”以来，从未遇过此等尴尬事。

凡遇“鸿门宴”一摆，对方魂飞魄散，心惊胆裂，跪地求饶，当场吓晕都有；也有顽抗到底，设法逃走，自杀不降，硬拼突围的，就是没有今晚的怪事，对方不逃，等他来攻，而且睡觉。

诸侠居然都有默契，各寻枝桠，竟都互道晚安，瞑目而睡。

——究竟有没有闭上眼睛，南宫世家的人看不到，不过轻微的鼾声却阵阵传来。

南宫世家的人心中却不谧静。

——如此侮辱！

只要对方硬闯，南宫世家“鸿门宴”中早有接战的阵仗；如果对方力攻，也正中南宫世家下怀。就算对方占了地利，分路逃窜，“鸿门大阵”自然也有应变的策略。

但对方居然不攻，甚至不守，反而睡了——今天已是三月十一的晚上了，明天就是三月十二“神州结义”擂台大赛了，萧秋水他们不急么？

他们不急，南宫世家的人可急了。

就算连夜启程，恐怕也未必一定赶得及助拳——单靠权力帮内应照顾南宫无伤，南宫家的人，可谁都不放心。

——他们竟敢睡着了！

南宫世家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这种蔑视。他们坚信急于赶路的这一干人，毋论怎样，都不会睡得着，只要睡不着，便一定会憋不住、冲出来……

那时南宫世家的“鸿门大阵”，便会全力发动截击的功能，狙杀这一千可恨的人……

梁斗心中是激怒的，慕容世家的惨案，他不能坐视不理。孟相逢、孔别离虽身经百战，但对战无不胜的“鸿门大阵”，心中惴然。林公子、唐肥、邓玉平心中也忐忑，南宫世家的煞气，与他们本身所散发的杀气，绝对只强不弱。铁星月、邱南顾、秦风八、陈见鬼、刘友、曲暮霜等人虽游戏人间，但未敢妄动，因为他们的“大哥”萧秋水没有动。他们都唯萧秋水马首是瞻。

可是在他们心里也充满着不安。

这绝不如南宫世家的人所觐林子外观那么谧静安详。

等。看谁有耐性。这是梁斗的决策，同时也是“东刀西剑”以及萧秋水

的判断。

只要他们表现不急，急的最终是南宫世家。

——问题是：谁先憋不住。

群战不似独斗，要考虑的是整体的军防、部署、安排和战力。

就算萧秋水的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在眨眼间便可将对手七人，尽皆杀死。

何况他还不知道自己实质的功力如何。

更且在冲杀中，他身边弟兄的安全尤要顾全。

无论是自己等人冲入“鸿门大阵”中，或南宫世家的人杀入杉树林中，都是险着。

放弃自己易守难攻的据点，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包抄下，是最不必要冒的险着。

所以谁都不愿意先艇而走险。

静静的林中寂寂。

饮酒吃肉的人也阒寂无声。

在牛乳般的月光下，宁谧得像秋草冬虫都睡着了似的，睡得很恬很憩了……

旭阳如火——一个天气有骤变的日子。

二日十二日。

麦城。当阳。长坂坡。

如火如荼的斗志，充溢了这座古城。

人头拥动，人挤着人，要走半步，都要看人潮有没有动的意愿——在这种人山人海、人贴着人的情形下，个人往往不能左右群情的骚动。

三十六面大旗在飞扬。

三十六个有头有面的帮派，已将他们的大旗，自擂台左右横排过去，大风吹来，一齐飞扬，说不尽的气势！

——我这面旗，要插到擂台上去！

抱着如此轰轰烈烈的野心，每人都要在擂台上大展身手，独霸天下……

当人人都这样唯我独尊时，腥风血雨是免不了的。

——杀！

除三十六面大帮大派的旗帜，还有各路英雄好汉、黑白两道、奇人隐士，甚至杂教异坛、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各在擂台“雌雄榜”上刻下了标志，准备一举成名天下闻。

其实这几天各路人马，陆陆续续拥到麦城、襄阳，所造成的结果，是使格斗早在半个月前已经开始，每日最低的死亡数字是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当然包括暗杀。

——而今能上得了擂合的，已是不得了的。有真本领的武林人物。

不过擂台比试本身，却并不如此血雨腥凤。

因为擂台一摆开来，淘汰的效果立现，打了六场后，台下的人。便没几个人敢上台去挑战了。

——因为自己目睹武功比自己高的人都败下阵来，实不必上台丢脸。

有自知之明的人，还是很多；很多人偷偷涂去镌名，或偷偷拔掉锦帜，悄悄潜身台下兴叹：

——可惜今番只能上“雌雄榜”，不能上“天阙”。

只有“神州结义”擂台大比试中前三名的人。才有资格上“天阙”——

真是天阙，犹难若登天。

可是没有人敢说不公平。因为胜的具是真才实料，真刀真枪，当然令规是敌汽同仇，联合异已，共抗金兵，共歼强徒——所以比武中的规矩是“点到为止”。

现在已比过一十二场，当然有十二人落败，但只误杀了一人，伤了三人，反而不似私下格斗来得惨烈。

——因为谁都想自己未当盟主之前，显得气度大一点，受人拥戴多一点，而且又能获仁侠的清誉，何必当众诛杀，供人诟病？

更何况主持人的虎髯无人敢惹，万一杀戮过多，评判人下令“人品太差、不配竞斗”，如此被逐，不仅失威，而且也划不来。

这评判人是武当镇山第一高手大永老人，以及少林南宗长老地眼大师。

少林、武当虽已形没落，但两脉声威，依然存在，这次“神州结义”，欲求英才统领武林，亦是两派深意和力主——这是少林、武当捐弃私已，泱泱大度的地方。

主持这场竟斗的是半官方的诸葛先生。他一直是当时“天下三大神捕”之一（即《跃马乌江》中的“铁脸铁手铁衫铁罗网”中的朱侠武、《两广豪杰》中的“九指擒龙”胡十四，以及这位日后在《四大名捕》故事系列中的首脑人物诸葛先生）。

本来人才济济的武林，因多场杀戮与拼搏，早已寥落不堪，若不再“江山代有才人出”，怎耐权力帮、朱大天王等相迫？诸葛先生是官府方面的代表，那时他才年逾三十，正是精壮之年，有他出面，一切都公平合理，大家在长坂坡拼斗，也较有了安全感。

这时日正当空，已比斗了一十八场。

现在连胜五场，俨然武林盟主的人是个女子。

中原弯月刀洗水清。

但群豪和台下观众心中纷纷崎咕，这洗水清的名声并不好（即《白衣方振眉》故事中乔厉花的师父），要是她当上了“神州结义”的武林盟主，与这种妖女结义，如何得了？

部分有识之上却脸含微笑，胸有成竹——洗水清武功显然刁辣，但必定“一山还有一山高”，更高的“一山”只要出现，必定能压倒她。

洗水清也知道别人不拥戴他，所以她因此忿恨，出手也特别狠辣，五场拼斗，重创了五人，其中有两人，虽然不死，只怕此生也再难动武了。

日头烘烘的，在这春日迎夏的季节里，很容易便会引起一场暴雨……

洗水清的弯刀犹自在擂台上闪亮——

经过了一晚上的寂静，杉树林子里的人，正径自谈笑、揶揄、调侃、议论着。

林子外顶着太阳暴晒——而且眼看就有一场风雨吹到的南宫世家，真可用“愤怒若狂”来形容。

——不管一切，冲入林子去！

但“遇林莫入”。

——不管如何，迫他们出来！

可是一旦移动，阵势即失。

——总不能如此长期呆下去呀。

况且今天已是三月十二日。

——当阳的战局如何了？

南宫无伤当上了盟主没有？奇怪的是萧秋水也要赴长坂坡，却为何不急？为了一个萧秋水和一干支持他的人，耗在这里，毕竟还是不智……

——要是无伤遇到麻烦怎么办？

想到这里，南宫汉、南宫楚、南宫增、南宫哙、南宫良、南宫伯、南宫庄真是心猿踢跳，意马难拴。

此刻再听到铁星月、邱南顾、萧秋水、陈见鬼等人的“爆笑”，南宫世家的人更无法按捺了。

洗水清的弯刀，再也无法在擂台上发出蓝汪汪的光芒，耀武扬威了。

这是第二十场拼战。

洗水清一直威风凛凛，她的门徒也一直喧嚣呐喊——直至这苗疆弯月刀被打飞为止。

上来的人是个持戒尺的头陀。

少林子弟。

大永老人的眼睛亮了，脸色却沉了下来。

他明白地眼大师操心策划这擂台的用心了，这位曾手擒（虽最终亦为逃脱）权力帮柳随风柳五总管而名噪一时的佛门高僧，这样苦心经营的目的，乃是为了使和尚大师（南少林）的弟子一一托钵头陀——夺得首魁，重新再领导武林。

大永老人开始因震怒而微微激动得颤抖；但他脸直，始终带着看来倦情，但令人讳莫如深的浅浅笑意……

托钵头陀又连胜了三场，加上少林正宗的声势，看来确无人敢再持虎髯。

四方的乌云，渐渐往乌日罩来……天色渐黯。

困兽斗。

本来林内困兽，待而击杀。而今，林内林外，皆为困兽。

人兽困而相斗，只有三种结果：兽存人亡，人存兽亡，或人兽皆伤亡。

自古以来，嗜血的、狙击的，或自冲的人兽厮杀，其结果都一直没有变，最多变成了人驯野兽为家畜，实质上，鲁还是“亡”了。

至少失去了本性。

这场战役极短。

但伤亡极大。

是萧秋水与役以来，死伤最巨的一次。

是以萧秋水永生难忘。

“放火。”

这犹如张满的弯即发的一触，在南宫汉向南宫庄如此低嘱这一句话语时。

——放火烧了杉林，逼出他们。

南宫庄于是偷偷退出去，悄悄举起火把，右手持雁翎刀，静静掩至林后，准备纵火。

这林子只不过两三亩地，可是叶枝茂密，诸侠欲想冲出，自然逃不过南宫人的截击，但南宫世家的人也没法看清楚里面的动静。

他们本来就想在这杉树林中以暗器伏袭萧秋水等，但却被孟相逢、孔别离用“刀剑凶卦”识破，他们沉不住气，施放暗器袭击，然后一拥而出，却反被对方占了杉林，变成了“敌暗我明”之情势。

南宫世家本可以部分人镇守杉林，部分人出击，无奈“鸿门大阵”却非七人不能运行，现下甫宫庄遁移纵火，南宫汉等必须吸住敌人的注意力。

“林里的人听着，我们化于戈为玉帛可好？”

这时南宫庄已潜到林后了。

只听林里梁斗的声音道：“我们本就不想与你们为敌。”

南宫楚怪笑道：“甚好！只要你们不在当场反对无伤，我们就结伴而行，也无不可。”

这时南宫庄已准备点燃焚烧。

只听梁斗悠悠地道：“擂台上比武，本就公平，我们又不上擂合去，你们的无伤若敌得过萧秋水，又何惧之有？”

南宫楚心想：你还那么自高自大，待会儿一把火，不烧得你皮脱毛光……但表面仍不动声色，笑道：

“好啊，无伤是赢定了萧秋水的！只要你们不碍事，当然……”

他企盼目睹大火熊熊蔓燃起来，然而他耳畔却听得一声惨呼。

南宫庄的惨叫。

外面的人在对话，南宫庄已溜到林子的边缘。

待他肯定南宫汉、南宫楚等已吸住了杉林里的人注意力时，他就开始点火。

他先烧地上的枯枝……然后高举火把，烧树上的枝桠——只要燃着了一隅，就立即蔓延，够林里的人慌乱了。

但他刚刚举起火炬……忽然瞥见浓叶盛枝中有一白衣人，冷得好似一块寒凉般盯着他。邓玉平！

他打了一个寒噤——剑光一闪！

南宫庄是何许人也，他及时一横刀。

“叮”地一声，剑刺在刀身上，星花四溅！

就在这时，林中又无声无息地，沉浮间跃出一个白衣人。

南宫庄心向下一沉，那人一剑斩来。

南宫庄急退，雁翎刀一搭，“乒”地刀剑交架，南宫庄的火把，呼地撞向那白衣人的脸庞。

那白衣人一仰身，脑触及地，间不容发躲过火炬一击，而左手自右手剑中抽拔出一柄更薄的缅刀，横腰一斩！

这便是南宫庄发出惨嘶的情景。

他不知道名闻江湖“刀剑不分”的林公子，真正的杀手锏便是刀剑并施，左手刀，右手剑，刀剑双杀。

南宫世家的人都是久经阵仗，一听那嚎叫，便知南宫庄很难活命了。

这时林中已冒出黑烟。

但是南宫世家的人心却乱了。

就在这同时，林中杀声大作，不知有几人，分了几头，掩杀了过来。

浓烟反而掩盖了他们的踪影。

——这火势已无可补救。

南宫世家的人只好反杀了过去。这时不能气馁，气馁则亡。

战役憋得越久，战前的准备功夫越久，战况越剧烈，可能反而结束得快。

真正的高手，生死胜负，均在顷俄间决定。

南宫唅最勇猛。曲抿描和荆秋风的头，便是给他一刀斫下的。他最大的

嗜好，便是斫人头。他矢志要斩萧秋水的人头。

萧秋水在浓烟中冲出来，目标也是他。他要为曲抿描报仇。两人见面，分外眼红。就在这时，林内传来了一声惨嚎。

——是秦风八的叫声！

——怎会如此呢？萧秋水心头一震，南宫哙的青龙刀当头劈下！

南宫楚是南宫世家中杀人最多者。他有一天的纪录是：杀人一百二十六尸，奸淫四人，抢劫十一宗。

他飞舞双钱，但有一刀一剑，交织如网，缠住了他。

“东刀西剑”孟相逢、孔别离！

南宫汉是南宫世家这边的主力，他挥舞金鞭，却给梁斗一柄淡淡的刀，缠得寸步难移。

南宫哙的青龙刀，虎虎生风，叱喝连连，大概是占了上风——不知南宫良、南宫增、南宫伯他们那边怎样了？

——南宫汉、南宫楚心中如此揣讨。

就在这时，南宫哙的虎吼猛然而止！

南宫哙劈了一刀，萧秋水避过。

南宫哙又斩了一刀，萧秋水又险险避过。

南宫哙这时双眼已被浓烟熏得泪下，额头大汗涔涔而淌，他又所了一刀，萧秋水又避过。

萧秋水这次回了一剑。

南宫哙拼出了蛮劲，又斩了四刀。

萧秋水都避了过去，乘隙又回了三剑。

南宫哙连人带刀，又劈了下去。

萧秋水在千钧一发之间避去，交错时反手回了两剑。

南宫哙虽天生勇力——但他的刀法，都是最耗力的。

他又斫了一刀，对方亦回了一剑，他已气喘如牛，只好先歇住揩汗。汗水已令他双目刺痛。

就在他揩汗的时候，才感觉到手指所触，尽是湿湿、腥腥的液体。

接下来更令他骇汗的是：他眼帘上流落尽是一片红色……整个视线都是红色！令他无法看清事物！

难道……他才发觉手指触摸到额上有一道裂缝，深深的裂缝！

果然是血！

而且开始滴落，在他衣袖上。他因俯首而望，才发现他大腿一片殷红……不止在大腿，连小腹的衣襟，也让鲜血浸得如湿布一般！

他反手一摸胸膛，又触及一道剑伤——他开始还以为剑伤不重，但一摸竟然摸了进去，摸到自己的内脏！

他本来拼得忘了一切……而今都回来了，一刹那，至少有七八处伤口同时作剧烈地刺痛，他狂嚎一声：

“萧秋水！”

眼帘前的血红景物上，已不见了萧秋水，他怪吼，但已嘶哑，挥刀呼呼呼斫杀了几圈，终于不支倒下。

南宫哙死的时候，南宫增的板斧对上的唐肥，南宫伯的钢叉力斗铁星月和邱南顾，南宫良的牛耳尖刀，拼战林公子与邓玉平，陈见鬼、刘友、曲暮霜也在这个战团之中。

萧秋水迅即接过南宫伯的战力，疾向铁、邱二人道：“去助唐肥！”

南宫伯使的是钢叉。是他的钢叉先刺入荆秋风的小腹中。萧秋水扑近，一剑绞出！

这一剑之剑气，绞碎了南宫伯的勇气！

但是他毕竟是经验老到的好手，钢叉一扳，还是掣住了萧秋水的剑。

萧秋水忽然弃剑。

南宫伯错愕。

萧秋水抢近，出掌。

南宫伯胸膛被印上一掌。

萧秋水一着即退，收回钢叉上的剑。

中掌后的南宫伯，己无丝毫力气挟制萧秋水的剑。

他目定口呆瞪住萧秋水——胸膛虽只被淡淡地印上一掌，就是剥开衣襟，可能也见不到掌印……

但南宫伯犹如被重锤撞击一般，全身骨骼寸寸碎裂，推金山倒玉柱般仆跌下去。

“残金碎玉掌”！

萧秋水一上来就杀了南宫哙、南宫伯，折损了敌方两大要将！

——只是秦风八去了哪里？

萧秋水心中大奇，就是因为这点担心，适才他差点为南官哙所乘，要不是武当剑神妙精萃，只怕还要伤在南宫哙的刀下呢。

一一临阵退缩，秦风八绝不会是这样的人！

这时南宫良已拼红了眼，他的牛耳尖刀一刀扎进曲暮霜的肠子里，但在他的刀尚未抽出来之前，他的手已被林公子斩断！

他负痛疾退，闪开了邓玉平的快剑，猛地将陈见鬼拦腰抱住。

这时萧秋水已赶到了。

陈见鬼已遇险。他必须要先杀了南宫良。

他全力一剑刺出，就在这时，邓玉平忽然抢前一步，一剑往萧秋水背后刺去！

这一剑之快，竟比平常快了三倍！

就算萧秋水不是背受暗算，而是迎面刺来，在粹不及防的情形下，萧秋水也来不及招架。

就在这闪电惊虹的刹那，萧秋水却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剑所刺的部位似的，回剑格开。

邓玉平倏变了脸色。

萧秋水问了一句。

“你杀了秦风八？”

邓玉平顿时愣住了。

唐肥与南宫增之战是最惨烈的。

唐肥挨了三斧，南宫增总共中了三根梨花钉、两枚黄蜂针，以及一把吴钩飞剑，两人依然拼斗炽烈。

这时铁星月和邱南顾赶到了，但是南宫增手中的板斧，忽然飞了出去！

这一斧劈中唐肥的左脸。

斧又嵌入心窝。

唐肥尖叫，打出了“唐花”。

唐花美若昙花。

南宫增想避，但花开满天，杉林无处不飞花。

终于有一朵花，灿烂地开在他的额头上。

南宫增长啸一声，他的双眸充满了惊艳；他的人也在惊艳中死去。

唐肥的血艳得怵目惊心，她人却十分丑陋。

她受伤已重，正竭力拔出嵌在心窝的斧锋。

这时一人如大鹏，飞跃过来，双钹击在斧柄上。

南宫楚！

斧面又再沉陷入唐肥厚宽的胸内。

铁星月大喝，一拳挥出，南宫楚却一矮身，铁星月的拳头，变成直接挥到了唐肥的脸上。

唐肥的脸被击稀烂，倒飞了出去。

这下兔起鹘落，目不暇接。

唐肥借势飞出，着了脸部沉重一击后，她借力飞去，以偌大的身子，竟揽住跟梁斗决战的南宫汉！

邱南顾这时一沉身，箍住南宫楚，南宫楚心下一凉，想把邱南顾甩出去。

邱南顾死命抱住，这时孟相逢、孔别离的刀剑已至。

南宫楚不知怎的，已挣脱了邱南顾的牵制，跌跌撞撞了出去，却觉眼见一片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

那边的唐肥压住南宫汉，南宫汉死力稳住，金鞭已牵制住梁斗的刀。

但是铁星月已冲了过去。

虎吼着冲过去。

南宫汉已向唐肥背上击了一鞭，皮开肉绽，但唐肥仍然不放。

铁星月怎能让南宫汉再伤唐肥？他猛扑箍住南宫汉的头，拼尽全力，就是一拧！

“喀咯”一声，南宫汉的头，宛若正脸长的后颈上一般，就在这时，梁斗一声轻微的唱息。

他的刀已刺入了南宫汉的心窝。

南宫汉的头现在虽是拧转，但心依然在前面。

此时唐肥已放了手，庞大的身躯“砰”地跌在地上，铁垦月悲愉呼叫。

“阿肥——”

疾俯身探望。南宫汉却摇摇颤颤，梁斗“突”地把刀收回。血水如小瀑般喷出。

南宫汉跌跌撞撞，横走了几步，连人带鞭，撞到了一人身上。

南宫汉这时头往后向，看到的是双目只有眼白，没有眼珠的南宫楚。口吐白沫的南宫楚。几乎已没有生命了的南宫楚。

他惊骇无已。他自己己难有指望，连南宫楚也遭了毒手……这时他又瞥见了地上的南宫伯、南宫哙、南宫增的尸身。

——唉，南宫世家……

太阳好毒。热烘烘地映照身上，南宫汉分外感觉到那逼辣的炙意。还有自己身上溅出来热炙炙的血。血。死亡。以及毁灭。南宫世家要在江湖上毁灭了。他只意识到这里，眼眶里便盈满了热暖暖的血……

他想到“毁灭”为止，就失去了生命。

他跟南宫楚几乎是同时丧失性命的。

第四章　一刀五断

南宫庄、南宫哙、南宫伯、南宫增、南宫楚、南宫汉——依次伏诛；剩下的是南宫良。但是这边也折损了唐肥、秦风八、曲暮霜。

本来陈见鬼缠住了南宫良，现下两人都住了手。

陈见鬼停手是因为突如其来的递变：邓玉平与萧秋水的对峙。

南宫良则已崩溃，才不过顷刻间，“鸿门大阵”的七个人，还活着的只剩他一人。就算他再坚强，也抵受不住这种残酷的事实。

——如果你一直是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且生活得很好、很威风，但是有一日你身边的“很多人”都忽然离开了你，而且永远“回不来”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怎么知道秦风八已死？”

“我猜的。”萧秋水淡淡地说。

“你怎么知道是我杀死他的？”

“因为你就是‘人王’。”萧秋水还是淡淡地说，但眸中已现出迫人的锋芒：

“‘权力帮’中的‘人王’。”

邓玉平又目定口呆地望着萧秋水，好似从来没认识过这个人似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峨嵋山伏虎寺中，苔没有内应，权力帮决不可能如此轻易尽擒大伙，大家中的是迷香，诺大的伏虎寺，迷香竟布置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觉，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后来我才打听当晚大家先喝了你沏的茶，你的茶里没有迷药，因怕梁大侠等老江湖一品尝就试得出来……可是却有对迷香的味道失去判断的效能……而我和唐方喝了那茶，到对面去了，所以没中迷香，所以没事——但那晚对屈寒山淬然挟持唐方，我也失去了警觉，这不可讳言系你所沏的‘好茶’所致。”

“所测不错，”邓玉平铁青着脸色，冷笑，“只是你从什么时候识破是我？”邓玉平反问道：

“可疑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呀？”

“是很多。但我却先确定其中有内奸，”萧秋水的话吸引住了全场，他说话时有一种很奇特兴奋的神采，教人如铁受磁所吸引一般，凝神过去。

“刀王兆秋息知道伏虎寺的事，系权力帮所为；然而帮主李沉舟却不知情，使我想到这件事，很可能是柳随风下达的命令，而不是李帮主。”

“你那么信任李帮主？”邓玉平疑惑。

“他不会骗我的；”萧秋水斩钉截铁地道：“纵然我是他的敌人，他也用不着骗我的。”

萧秋水是萧秋水。李沉舟是李沉舟，可是不管是萧秋水对李沉舟，还是李沉舟对萧秋水，都有一种奇特的相知，而且情深的相惜，互重的相敬。他们可以骗别人，而且彼此对立，可是却不会去欺骗对方。也许这两人在某些方面虽然相去太远，但在某些方面，又相近大多；而他们都不是自欺欺人的人。

“后来柳五来告诉我，找凤凰即可知晓梁大哥等人的下落——这是故布疑阵，以俾让我亲眼目睹朱大夭王对部下残暴的追杀，而矢志为敌；如此可

以借我之力消灭费家，同时柳五也派出上官族的人，让这两家互拼，结果乃死亡殆尽。如果梁大哥等人是被朱大天王所操纵下费家的人所掳，高似兰又怎知晓其中过程……那么其中必有原故，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有权力帮的高手潜伏。柳五本来想要在伏虎寺捉拿这些人，以报锦江之辱，却不料你刚下了迷香，费家人就赶到，你独力难以拒抗，只好也装迷晕，所以胡里胡涂地都把帐赖到费家人的身上……

“费家、上官族、还有我们，甚至刚才的南宫世家，都只是朱大天王、柳五等人对垒攻守的棋子而已……”萧秋水目光熠熠：

“你一路上留下暗记，通知权力帮，是以柳五总管改变了计划，不料我跟费士理夫妇并没有打起来,反而救出了大家,而且还帮费家灭了上官族……这些事儿一直都阴差阳错，所以柳五含忿，要南宫世家在我们未到当阳前伏杀我，你来里应外合……”

邓玉平神色镇定，但脸色冷峻：“这些大致上都没有估错；只是你怎么在众多人中，独独怀疑到我？”

“你是人王，作得天衣无缝，并没有失败，我是看不出你：“萧秋水知道邓玉平心中最斤斤计较的是：他身为“人王”，自然作得甚周圆，怎么还会被自己——入世未深才闯荡江湖的少年——识破：

“我没有看出你是‘人王’。只惜在浣花之役中，你为救柳五，做得太过火，以身挡住众人的视线，所以才让柳随风有遁逃的机会。但我一直只是怀疑，直至……”

“……秦风八是不是死了？”萧秋水又目忽射厉光，暴长而问：

“是不是！”

“是。”邓玉平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我不想你们获胜得太容易——至少也要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使权力帮安排的南宫无伤能顺利御统武林，所以我杀了秦风八。”

忽听一声怒至极点，怒至极端的尖啸，一人挟着厉风，向邓玉平扑来！

邓玉平疾退。

出袭的人是陈见鬼，她乍闻自己情同手足的至交被邓玉平所暗杀，惊恸难抑，出手猛攫邓玉平！

邓玉平一面急退，一面出剑！

海南剑派的剑，快而无情！

可是陈见鬼简直不要命了！

谁都可以看出她避不开邓玉平这一剑，但邓玉平也绝避不开她这一击。

萧秋水陡地一声大喝，自后执住陈见鬼的衣领，把她前攫的身躯，硬生生揪了回去。

邓玉平冷笑，剑势不停，向萧秋水刺来。

萧秋水右手不及拔剑，以“无相劫指”之力，双指倏地夹住那迅、毒、疾、快如蛇蝎的剑尖。

就在这时，萧秋水只觉左下胁一阵热辣辣地疼。

月牙刀已割入萧秋水左胁，萧秋水左手揪住陈见鬼，右手夹住邓玉平的剑锋，就在这时，着了暗算。

但萧秋水是何许人？他左胁吃痛，马上一脚踢出！

这一脚并不高明，却能救命。

他此刻功力，何等高强，又有八大高手武功青华相传，这一脚踢出，随

着一声断喝，那人也非庸手，即刻弃刀飞退！

——居然还有内奸！

那人仓皇身退，脸色慌恐，萧秋水又惊又怒，陡叱道：

“怎会是你……”

一时失措，邓玉平忽自剑愕中抽出了另一柄又扁又薄又狭又快的利刃，“啸”地点戳在萧秋水的咽喉上。

这下兔起鹘落，极端神速，萧秋水已为邓玉平所制，别的人根本还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哪来得及出手！

以月牙刀偷袭的人是疯女。

曲江刘友！

“真没想到……”

萧秋水发出如此一声慨然长叹。

——被人击败乃兵家常事，为朋友所出卖才教人心碎。

刘友脸上居然还有不豫之色，抚着被踢折的手腕，不但无歉疚，反而颇有温意地道：

“便是我！”

“你为什么……”

邓玉平■■地笑起来。“不为什么！又不是文艺故事里对话。她在你们一伙中，能干什么？既无杰出的武功，也并不孚众望。谈理想、做大事，对她这样一个市井出身的女孩子，能当饭吃么？两广十虎一个个的死，她不心寒，才是骗人……所以我说服了她。秦风八其实是她杀的。严格来说，我吸住了秦风八的注意力，她就用这柄月牙刀，背后……”

邓玉平说着，也想用力将剑柱前一送；他这一刺即刺穿萧秋水的咽喉，然后准备在萧秋水未咽气前补加一句：

“——就这样地送了命。”

可是他在这顷刻间回心一想：不可以。而今梁斗、孟相逢、孔别离、林公子等全是高手，他杀了萧秋水，恐怕也难逃一死……何不利用萧秋水作护身符，待自身安全解决后再作处置，当下转念道：

“你们最好镇定点，如此萧秋水才可望活得长一些。”

他说着猝然伸出手指，小心地连点萧秋水儿处穴道，徘徊了一下，又再加点了两处穴道，才放心，怪笑道：“他是我们的人质。你们要是出手，他就……”

这时天灰蒙蒙，开始有雨落下了……

虽然有雨，但群众不但没有散去，群情更加汹涌，如万涛排壑。

擂台上的托钵头陀，已连胜七场。

主持诸葛先生已唱名五次，无人敢上台挑战。

——看来这领袖群伦的人物，又落回少林的身上了……

擂台上的托钵头陀，静坐默思，神色端然。

——年纪虽轻，却是禅佛修为精湛的大师！

众人心中纷纷发出喟叹，就在这时，忽然一闪，一人以极诡异的姿势，掠上擂台，罩向头陀！

托钵头陀猛喝一声，蓦然站了起来，看来寡言讷语的他，足有六尺高壮，戒尺夹带着厉风，飞劈而出！

来物粉碎！

只听一人情脆的拍手声，笑道：

“托钵师兄，好功力！”

来者是一位俗家打扮的纨绔子弟，但见礼仪式却是道家的手势。

众人一时议论纷纷。“卓劲秋来了！”“武当年轻一代第一高手来了！”“这下少林对武当，可有得瞧了！”

原来被托钵头陀一尺击碎的，是卓劲秋故意扔出的外袍，托钵头陀居然将神功贯注在戒尺上，一出手竟震碎软质的布帛，这等少林的硬功夫，当真不可轻视。

托钵头陀，连战七场，向未如此动容过，一下手即全力以赴，却只击碎了一件衣衫——是不是他被卓劲秋所慑，是不祥的征兆？

本来一直留着有恃无恐笑容的地眼大师，那得意之笑容消失了，代之是以尖刻的眼神，瞥向武当大永老人。

大永老人闲适地逸坐着，轻抚白髯，仿佛道骨仙风，脸上却含有一个跟地眼大师先前一样的——

讳莫如深的笑容。

邓玉平的头发，被雨淋湿，几绺发丝，黏在额前，他看着萧秋水双指还夹着他的“伪剑”，狞笑道：

“我的剑是海南剑法之精革。剑是凶器，剑中剑才是神器。你夹着的不过是我的凶器，我的神剑天下莫敌……”

说着想把萧秋水夹着的剑解下来。萧秋水深湛的眼神望定着邓玉平道：

“你弟弟死得好冤！”

——邓玉函为与权力帮对抗，而终于战死，他哥哥却情愿投于权力帮中，效犬马之劳。

邓玉平乍闻，也烦躁起来——邓玉函毕竟是他血亲弟弟，被“飞刀神魔”沙千灯所杀后，邓玉平也萌过退出之念，但海南剑派并无实力，若无权力帮支持……邓玉平最终又打消了退身之念。

萧秋水这一提醒，他不禁毛躁起来，叱道：

“再说……我一剑杀了你！”

蓦地他瞳孔睁大，蓦念及：他适才不是制住了萧秋水的穴道吗？穴道中连“哑穴”也点了，怎会……

他想到这里时，萧秋水深湛的眼神变为炽烈，而邓五平狂妄的眼神变为慌恐。他要退已来不及，萧秋水双指夹的剑往前一送，就刺入了他的心房。

萧秋水用眼睛深深地望进邓玉平那惊疑与不信的瞳孔里去：

“少林豹象大师深谙‘易筋经’，把身上体内的气穴移开一两分，并不是难事，你太轻敌了，而且……”

萧秋水望着邓玉平满额青筋，大汗涔涔的脸容道：“你太相信你的剑。剑是凶器，惟有不用凶器，方才是吉。用剑者自以为吉，犹生者言死，不知珍重。”

邓玉平全身因刺痛而痉挛着。他突地嘶吼道：

“刘友……”

疯女的眼光已因恐惧而呈散乱。她本来因寻求庇护，才投靠权力帮。而今暗袭萧秋水，在邓玉平面前领了首功，不料却仍为萧秋水控制大局。她因失去依靠而慌乱起来，奔过去扶住邓玉平，但紧张得泣诉起来。

“你……不可以死。”

江湖人系流落的，生活是热闹的，但心里是寂寞的。他们也有他们所需，家庭、温暖、欲望……等等。在华山萧秋水与费丹枫之役后，刘友原本有几分标致的容貌，却因江湖风霜而苍老。直到秦皇陵后，邓玉平便收起了他锐利的剑锋而以他那一双锐利的眼光找到她，她在寂寞的武林生涯里，月夜下，陵墓中，第一次向一个寂寞的江湖男子献身……

磋舵的岁月，寂寞的岁月……

却不料在事后，这“寂寞的男子”居然是权力帮中的“人王”。而她既是他的人，就要跟他一起，为权力帮打天下。

值得吗？

刘友觉得自己简直是疯狂。

但是错已经涛成了。这些年来与权力帮为敌，这些敌汽同仇的朋友，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了……

江湖上有出卖朋友的“好汉”吗？有弃信背义的“英雄”吗？

尽管她心里想把过失都推给对方，而且想尽千方百计用理由说服自己乃是被迫、自卫，不是出卖、残害，但在她听从邓玉平之计。一刀劈杀秦风八的一刻，一切都涌到了眼前，难辞其责。

她杀伤萧秋水的刹那，也有此种愧恨的感觉。只是惭疚愈深，下手愈恨，表现愈不驯，这也许就是“泥足深陷”吧，等到她真的斫中了萧秋水，那血……流出来的时候，堂堂萧秋水竟在自己手下受伤了，那时之震愕，反而使她无法瞬即斫杀下去。

……这也许是她手上月牙刀会被萧秋水及时踢飞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邓玉平倒下了，胸口流出了花一般的鲜血，她一下子，如同裸裎相见的一刻，什么遮饰，依凭都消失了。她如在飞落深崖的刹那，没有天，也不着地……然而邓玉平在呼唤她。

垂死的呼唤。

刘友飞奔过去，众人都没有拦阻。

刘友嘶声哭道：

“你……你……不能死……”

邓玉平的脸上居然浮起了一丝奸险的笑容，喘息道：“就算我死。……你……你也得先死……”

他说完曲江疯女就倒了下去，爬在地上好一会，抚腹而起，披头散发，真好似疯女一样，邓玉平的剑贯穿了她的腹腔，自背后凸露了出来：

“你……你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我是人王；”邓玉平艰辛地笑道，“你是我用过的女人，不能止别人再用你。”他大力地呼吸喘息着：

“我是人王，我死，至少也要有人陪我一起死。”他笑得发苦：

“目前我只有能力，也只有把握杀你。”

曲江刘友眼中充满了一种犹如野兽临死前的绝望，但是桀骜，嘎声问：

“你就为这……这一点杀……杀我……”

邓玉平傲慢地点头。曲江疯女忽然扑了过去，白森森的牙齿，一口就噬在邓玉平脖子大动脉上。

卓劲秋外号“一叶知秋”，是武当派俗家弟子中，声望最隆，地位最高、武功最好、人缘最广的首席前辈“剑若飞龙”卓非凡的独子。

既是独子，剑法也是嫡传的。

卓劲秋若获得“神州结义”之盟主，这正道武林无疑就是武当派的天下。

地眼大师现在也清楚了大永老人为何如此笃定了，他冷笑道：

“卓先生为啥不来？他如此苦心策划，理应前来观赏才对。”

他虽看似不经心的说，但声音绝对可以越过相隔的三个人，传到大永老人的耳中去，大永老人微微一笑道：

“卓师哥一向很少亲自出来。”

地眼冷哼道：“卓先生的架子越来越大了。”

自从铁骑、银瓶以及武当掌教太禅、掌刑守阙道长殁后，卓非凡已严然代表武当，确非一般场合可以见到的。

大永老人依然不动气，微笑回了一句：“也不见得。贵寺地极师兄，不是也没有大驾光临吗？”少林地极确实没有来，少林正宗七大高僧，天正、木叶、木蝉、木蝶、龙虎、豹象俱已身亡，只剩地极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抱残大师二人，伤心哀矜之余，也有琐屑繁事，走开不得，倒不是因架子势头足。地眼却听不过去，冷笑道：“地极方丈要来，也至少要在有卓先生在的场合才到。”

大永老人淡淡地听不懂个中含意似的回话：“是么？地极大师真好耐性。”

两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却听冷哼一声，一人道：“武当少林，原来是鬼打鬼。”

地眼这一听，自然勃然大怒，心付：我俩是一派宗主，就算不睦，干你屁事！连涵养极好的大永老人，也怒不可遏，即侧首望去。

原来隔着地眼与大永老人席间，有三个人，声音极微，却是从这三人中发出来的。

两人都怔了一怔，俱不能肯定三人中哪一人曾开口说过话。

这三人中间是一个威猛如天的人，连地眼大师那般凶恶的奇僧，以及大永老人如此深沉的高手，一望之下，也不禁怦然心跳，好似在什么地方听过或见过这人，但又不知从何处何地，曾听过或曾见过。

左边一人，颧骨高耸，额骨峥峰，目光炯炯，十分矍铄的老人，铁色衣衫，凛然而坐。

右首一人，是个女子，宝蓝色配水绿色衣裙，高髻云发，还没看清楚模样，便被一种闲淡的、雍容的，而且淡淡忧悒的绝代风华所迫住……

叫人看不清那花容月貌……

雨霪霪下，三人犹如罩上一层雨花，看不真切，三人衣裳却丝毫不湿。

——这三人显然都不凡。

大永老人和地眼大师，纵横江湖数十年，而今竟连谁说了话骂了自己，都找不出来，心中暗暗提防，一面惊疑不已，但在未找出说话者是谁之前，确也不便发作。

那三人依然故我，凝望擂台，又似全不把台上打斗放在眼里似的；三人彼此之间，既似故友重逢，又似全不相干。

擂台上的托钵与卓劲秋，早已打得乌天暗天，舍死忘生。

萧秋水、梁斗、孔别离、孟相逢、陈见鬼、林公子、铁星月、邱南顾等俱不愿目睹曲江疯女，邓王平互相戮杀致死的惨状。

原来在一起的伙伴，一下子变成了“奸细”，自相残杀，而且一一自这世上消失……热热闹闹的一群，变得孤独、寂寞是何等令人沉哀的事。

南宫良没有再出手。

他的牛耳尖刀已被打落，手已被斩断，亲人都死了，他已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唐肥满身披血，一边脸狞狰可怖，如钟无艳一般，相映十分悸人。

铁星月含泪俯身过去，双手紧握住唐肥的手。

只听唐肥气若游丝地道：

“我……还有任务……未完成……我……不能走……我……我不要死……”

铁星月垂泪道：“阿肥你不要死，你不要死。”

林公子瞧了瞧唐肥的伤势，道：“你放心，她脸蛋大，还死不了。”

唐肥最后告诉铁星月的话：

“我怕不能再和你一起放屁了。”

说完她就不省人事了。她在“神州结义”中也许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一直也没发挥她的重要性，但天意难测，一个人天不假年，际遇难逢，命途多忡，英雄气短，很容易就浪费了如此一生，中途变节、死亡或退隐，使得在青史留名路上，未能留下深如镂凿的痕印！或许她在此刻身亡，反而能留下节义之名。

唐肥重伤。

——如何向唐方交代？

萧秋水只想把一切江湖事快快有个交代，然后快快放弃掉一切，快快去见唐方。

萧秋水更想念唐方。

是役。

南宫世家“七杰一秀”中之“七杰”，六死一伤。南宫汉、南宫楚、南宫增、南宫唸、南宫庄，南宫伯死，南宫良则遭断臂。南宫世家自此数十年无法重振声威。萧秋水方面，唐肥重伤，秦风八、曲江疯女、邓玉平、曲暮霜因不同原故而殁，为萧秋水与役以来“神州结义”中弟兄伤亡最重的一次。

斯役也。

少林可以说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发祥地，以佛经禅理修心，以武术劳作修身，而创出一套因大慈悲而杀无赦的武功。这武功是不动明王般的凶杀，为的是降魔除妖，以弘扬佛法。

武当的武功却出自太极两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川流不息，以修练的过程悟道，以有生之年取无涯之念。所以武当武功心法，多取阴柔一路，手控乾坤，步走八卦，无招胜有招，以招生招，故能绵延不绝，借力生力，借势取势。

托钵头陀的戒尺劈头劈脸。泼头泼脸地打，但是卓劲秋的剑，仍封守自如。

托钵头陀与卓劲秋，在武林上俱是锋芒毕露，骄激人物，虽身在佛道二门，却桀骜不驯，两人拼战百余回合，不分胜负，就在这时，擂台之巅，忽急如箭矢，闪下二道人影。

只听在擂台上主持的诸葛先生陡发出一声断喝：

“小心刺客！”

这两个着柿色紧身衣的刺客，一使铁链镰刀，一使净重七十六斤的霸王枪，夹着雷霆般呼啸，霸王枪刺托钵头陀，镰刀随着飞链呼地转钩卓劲秋的

脖子。

就在这刹那间，电击般交错。

只听两声怪嚎，两声断喝，两名刺客，交错跃上台顶，而卓劲秋与托钵头陀，又酣战在一起。

然后那执霸王枪的人，在台顶一阵摇晃，终于松手，霸王枪在众人惊呼中呼地掉落了下来，插在台板上，犹自晃动不已。这名刺客抚头。

他的头也在此时鲜血迸激，裂开五六爿。

他的头是给戒尺敲碎的。

那使链子镰刀的，一击不中，跃上台顶，稍借力于足，又想飞跃向旗桅处求突围，忽然一阵痉挛，身上竟自肩至胯，分成两爿，血雨纷降，在众人哗然声中落了下来。

两名刺客，仅一个照面，即死在这少林、武当两大高足之下。大永老人抚髯微笑，地眼大师也眼睛发亮。群雄更都认为这两人确乃不世之高手。

台上战团依然。诸葛先生却一挥手，即有数名衙役分头料理两刺客的尸身，不一会诸葛先生挺身公布道：

“刺客身上果有令旗，是金兀术派人刺杀我们高手的金贼！”

群众一听，物议哗然。纷纷叱喝道：“金贼敢潜来谋刺，好大的胆子！”“该杀！待‘神州结义’后，一齐杀金贼去！”“少林，武当领导我们，直捣黄龙！”

尽管群众呼嚷，坐在地眼与大永老人之间的三人始终神色不变。只听那里铄老人摇首道：

“少林、武当的武功，练坏了。”

这下令大永老人、地眼大师再也按捺不住了。地眼大师冷笑道：

“这位老丈，啧有烦言，怎不上台去比划比划，省得在这儿空言扰扰。”

精悍老叟淡淡地道：“少林的戒尺，在之于‘戒’，若能以戒杀慈悲心，则可摧心废腑，那小头陀却以开碑裂石使之，未免猛而无当；武当剑法，宜于轻缓，柔若鸿毛，蕴巨力于不着力，这小杂毛却大斩大杀，无坚不摧，其实刚而易折也。”

他结论道：“都没有看头。这样的场面，用得着我老人家出手么！”

地眼大师和大永老人正待发作，那霍霍有神的老叟又说：“你看吧，不出三招，两败俱伤……第一招……”

大永老人与地眼大师不禁都张目望去。

卓劲秋和托钵头陀的剑和戒尺，杀了人后，就变得更凄厉，更狠辣了。

卓劲秋的剑势，忽然一变，变得犹如落叶一片，毫不着力，托钵头陀却脸色倏然大变，戒尺犹重若千钧，慢过蜗行，但每一击俱似万钧之力。

那清翟老望却啧啧有声，皱眉道：

“哎呀不行，这剑势太造作了，只求形式，不求神意……那头陀敢情在卖弄，真正的巨力，哪有如此吃重……唉，第二招啰！”

卓劲秋那软弱无力的剑术，实则就是最利害的杀着：“一叶知秋”。他的剑若秋风，秋风平和拂脸，托钵和尚的戒尺若盘古之斧，斧斧皆六丁开山之势。

剑尺一碰，黏在一起；托钵头陀一反手，压住剑身，呼地冲出一掌。

铁衣老望却叹道：“头陀败了。”

地眼大师正要发作，却犹见台上局势大变。托钵头陀本占上风，但出掌

之际，贯注于尺之功力顿减，卓劲秋的剑，已顺势挑上，噗地刺入托钵头陀的腿根，哧地自其民骨穿出。

托钵头陀惨吼。地眼大师急掠而起，耳边还传来那老叟的喟息：

“这大眼睛的头陀轻功怎地如此差劲！好好的‘惊鸿一瞥’，给他使来，像大笨象过河一样……”

然而惊怒中的地眼大师，已无及旁顾。

来得及吗？

萧秋水、梁斗、孔别离、孟相逢、铁星月、邱南顾、林公子、陈见鬼还有重伤的唐肥，一行九人，全力在细雨霏霏中，赶路。

——不管来不来得及，只有全力去赶。

漫天的雨丝反映着一种金橘色，而且幻有蒙蒙的霞彩，该不是已近黄昏了吧？

地眼大师如夜果的身影，冲破了细雨幻成的彩桥，投入场中。

就在这时，衣袂一闪，一人拦住。

拦的人虽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但皮笑肉不笑：

“大师，怎么？也要捞个盟主来当当么？”说话的人正是大永老人。

“劲秋下手虽不知轻重，却可是堂堂正正，赢了这一场的呀，大师要教训小孩，吩咐贫道不就行了吗？”

这一番说下来，江湖人物更愈认地眼大师不是，要知道这些都是刀上报血的武林中人，虽希望不致发生惨祸，但心中俱有一种野兽般的欲望，恨不得别人拼个你死我活，方才过瘾，何况还有朱大天王、权力帮，甚至金人潜来卧底的人作哄，一下子众议纷纷群情汹动：

“怎么，少林派不服气么？”

“不服气就上台打过！”

“嘿！大永老人也上台奉陪呀！”

“徒儿不行，师父出马啦！”

“地眼是有道高僧，也想对‘盟主，之位插一脚吗？”

这句话对地眼大师来说，不啻当头棒喝，身为少林高僧，岂可觊觎盟主宝座？弟子既败，难道老羞成怒，让人讥揶为“输不起”？而且这一次选拔，显然是拔擢青年一辈的高手，近日来，老一辈高人中，连天正、和尚大师、太禅、守阀、十四大掌门都纷纷遇害，教人没了信心，而近年来崛起却声名鹊起专门打击权力帮的皇甫高桥。专事跟朱大天王作对的南宫无伤以及无帮无派，自阖家遭歼后，自创“神州结义”，闯荡江湖，曾掀起武林中惊天巨浪的萧秋水，引人注目。这次武林大会，实则有如此默契：选拔新生代高手，领导武林，戮力铲除恶势力！

地眼大师也要争夺，则是冒大不韪了。地眼大师毕竟是佛门正宗，还不敢犯众怒。

他只好抱着奄奄一息的托钵怏怏退下。大永老人笑容可掬，笑吟吟地四围一掬道：

“卓师兄高足才疏学浅，侥幸胜了托钵头陀，实属万幸，不知何方前辈，不吝赐教。”

如此团团揖拜，连说三次，居然也没有人敢上台来，卓劲秋洒然一挽剑花，态度甚是倨傲。

众人本见他杀伤少林头陀，剑法精奇，谁都不敢招惹，但见他一副孟浪

嘴脸，都心怀不忿，于是又有人跃上擂台来，舍命挑战。

如此一连三场，卓劲秋皆轻易取胜。

这时已日薄西山，黄昏天边，血霞赭红。

已近黄昏。

暮色将临。

一行八人在暮色中匆匆赶路，都是怀着悲壮的心情。大家都没有说话，可是谁的心里都想着，不能让襄阳城那一群人等待落空，失望颓丧。

快近晚了。不知擂台已结束了没有？

——不管结束了没有，都得赶去，尽分心意。

就算夜晚来临，擂台还是继续。

灯火四亮，水晶瓦，琉璃灯，还有燃烧如天火般的巨烛，霍霍熊熊，闪灼不已。

这时擂台上的夹板，已沾满了血污。

比试一直持续下去，血流得更多了。

卓劲秋战到第五场后，便发了狠，决心要杀鸡儆猴，所以连杀了三个人。

到了第九场，一个青衣少年，怯生生地上了场，抱剑喏声：“青城派第十一代弟子……客云凌……请卓……卓师兄……赐正。”言下不胜怯场。

卓劲秋眼睛亮了，笑眯眯但脸色阴森森地道：“青城派弟子么？——你来作甚？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场合。”

客云凌江湖经验甚嫩，脸上居然赧然一红。愧然道：“我……家师叫我来……来碰碰运气。”

客云凌一见可知是个初出江湖的少年，卓劲秋故意一剔眉，笑吟吟道：

“哦？是青城老掌门‘千手剑猿’蔺俊龙么？”

客云凌端正地答道：“正是家师。”

卓劲秋洒然一笑道：“好……碰碰运气，也罢，你来吧。”

客云凌恍然道：“我……我自知不是兄台对手，……但是……家师有命……在下不得不……不得……”

卓劲秋嗤笑道：“不得不战，是么？”

客云凌愁眉苦脸地答：“是……是……”

卓劲秋托大地问：“但你明知不是我对手，是也不是？”

客云凌脸上稍呈犹豫之色，终于咬了咬下辱，答：“是。”

这时台下都纷纷发出窃笑。卓劲秋落落大方地说：“好吧，你放心便是，我尽可能放你一马！”

客云凌大喜过望，谢道：“多谢卓师兄手下留情……”如此一说，好像自己败定了似的，台下这次是发出了抑制不住的爆笑。

客云凌又为此涨红了脸。

卓劲秋将剑门一开，招手道：“来吧……你如此怯场，该有个外号叫‘小生害羞’才对。”

客云凌窘迫得拔剑时，剑身出鞘时险些儿剑鞘掉地，忙回身一抄，及时捞住，众人本来讪笑，却见客云凌有如此敏捷的身手，不禁转化为一声喝彩。好事之徒更渴见弱者能胜强者，故意鼓噪道：

“打！打！打死他！”

“不要怕他，小生害羞，上呀！”

“那削脸小子太傲了，青城派的，快撵那杂毛弟子滚下台来！”

这一阵鼓噪，使得“一叶知秋”卓劲秋脸上，闪过一抹杀气。脸色也时青时白。

客云凌抱剑拱揖，剑尖向地，正是江湖晚辈对前辈的见面拜礼，卓劲秋头微微一昂，“啸啸”划了两道剑花，胸门大开大阖，也不答礼。

客云凌腆然挺剑，朗声道：“请卓师兄赐教。”

卓劲秋冷笑：“你进招好了。”

客云凌刷地一剑刺去，正是青城派剑法“直”字诀，这一剑又快又捷，卓劲秋大意未防，吃了一惊，忙引剑一带，嗖地把对方剑锋让过了，但衣摆却给划破了一道口子。

台下众人轰然。“好！一剑分真章！”“再来一剑！”“杀了他！”“让小子知道青城剑法，不比武当剑法差！”

众人如此嚷嚷，对客云凌而言，确大有激励作用，但却动了卓劲秋的杀心。

卓劲秋目光发出淬厉的神色，剑芒一展，左一剑，右一剑，客云凌的剑法也不弱，也左挡一剑，右封一剑，谁料格架两剑，两剑已遽为八剑，忙吃力挡开八剑，八剑已变成一十六剑，如此一剑连接一剑，客云凌实穷于应付，卓劲秋“绵延不绝”的武当剑法也发挥得精准尽致。

交手十数招，客云凌虽尽下风，但是展尽青城剑法以赴，居然不败。卓劲秋不耐，忽然以“黏”字诀将剑贴住客云凌剑身。

客云凌一挥未动，剑身却为卓劲秋所带动。

这是武当剑法借力使力之精萃。

卓劲秋展动剑势，想借对方余力，反歼对方，就在这时，却忽然感到一股奇异的力量。

这诡异的劲道，几乎吞没了他的剑劲，使得他的气力，宛若泥牛入海，对方竟然借他的力，回击自己！

——难道以“直”诀称着的青城剑法，竟创出了“圆”的杀法？

卓劲秋此惊非同小可，神意一懈，“嗤”地一声，客云凌的剑尖已刺中卓劲秋的肩膊。

客云凌的剑术，可不似他为人那么稚嫩，该收就收，他伤了卓劲秋，很感愧疚，收剑道：

“承让。”

这刹那，卓劲秋涨红了脸。

——武当剑法，怎能让区区青城剑法所败！

就在客云凌后退的瞬间，卓劲秋巨喝一声，掩盖了客云凌的低微的后语……

一道淡淡的白光，反映火焰、一闪即逝。

客云凌惨嗥，抚胸、捂背、血涌出，他嘶声叫：

“你……”

火炬照射下，客云凌脸色全白，更显得溅血惊心。客云凌摇摇摆摆，走前几步，以手指向卓劲秋，毗裂而道：

“你！”

卓劲秋沉着脸叱：

“你找死！”

陡地又刺出一剑，就在此时，一人扑起，巨枭般挡在两人之间，回身，

拍手，双掌夹住卓劲秋的剑身，喝道：

“守擂台规矩！”

来人清癯有神，正是主持人诸葛先生。

“砰”地一声，这时客云凌已仆倒地上，气绝而殁。

诸葛先生因站得近，看得分明，怒啸道：“胜负已分，你竟如此加害！”

这时一道人影，飘然而上，正是大永老人。“这比试可没规定先伤算输，卓师侄拼得一伤来赢得此场，这是有目共睹的。”大永老人微微一笑又道：

“卓师侄出手未免太重了一些。但场中高手相搏，又怎能把握得到厘毫不差？”大永老人深沉地笑道：“就算先生上台，也未必能够吧？”

诸葛先生变了脸色，他既是擂台主持，又属官方委命，可不便发作。一干武当关系弟子，也乘机喝彩。惟恐他人群情汹动，尤其少林一脉，借机起哄不已。

这时突听一个声音淡淡地道：

“其实这场算他赢了，也没什么的……只是晚死一些罢了。”

一时全场都静寂了下来。如此挺身公然侮辱武当派高手的，就算少林门人，也万万不敢。

卓劲秋速然脸色煞白，怒问：

“你说什么！”

只见一个人站在西首一注火炬下，熊熊火光映得脸目黄惨惨的，看不清楚模样。这人冷冷地道：

“我说，”他一字一句地道：

“我要上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道：

“上台杀了你。”

“武当已经式微了，”在台下一处旗杆下面，仰望猎猎飞扬的施旗，一个钨衣百结的老乞丐有着如此的浩叹：“少林也是。”

然而盘踞在他身边的十来个徒儿们，却聚精会神凝视擂台上的格斗场面，丝毫兴不起感慨。

还有来回逡巡的十来个乞丐，不时跑过去，走过去，老乞丐招呼时，他们都摇头摊手，老乞丐心里纳闷：“奇怪。”

“……就算萧秋水不来，风八和见鬼，也该赶回来呀，难道……”他正寻恩着，随而被遽变的场面吸住了。

只见黑暗中步出一人，遽尔一窜，就掠到了火光最亮处，这时火光闪馏，映照在那人脸上，出奇的柔和，出奇的俊美，出奇的潇洒……

却给人一种阴惨的感觉。

大水老人不禁惊然问：“你……”他即刻恢复了镇定，毕竟是一代宗师：

“阁下何人？”

那青年人的衣衫，隐然有一种暗淡的绿莹莹色泽：

“南宫世家，南宫无伤。”

那人缓缓解下了鹿皮制的二尺四寸中锋刀鞘，横于胸前，一股杀势，窒人而至，大永老人竟然有些怔忡，在旁的诸葛先生倏沉声退：

“永老，这是擂台，请循规。”

大永老人点了点头，犹疑地睬了在台上有些恍惚的卓劲秋一眼，飞身下台。

卓劲秋也着实感到迫人的气势。他决意要用语言来戳破这过分厚重的高

压。

“南宫世家的人么？怎么南宫世家没人来支持你？”

卓劲秋毕竟是武当一脉佼佼者，一语中的，只见那俊美青年稍稍一震，姿态上也有了一丝可袭——只有一丝可袭，就在这时，台上忽有一股无可言喻的优雅声音道：

“他家人来不来，又有何关系？我来了就够了。”

就在这话语在耳边诞响的刹那——这刹那间，南宫无伤的姿势，又天衣无缝，无瑕可袭了。

卓劲秋额角渗出了汗。

高手相搏，互伺瑕隙，比招式拼搏更重要，若是对手无瑕可袭，而且气势如山，被击溃的反而是自己了。

那女音一起，似起自无尽无涯，远如天涯，然近如咫尺，却不知怎地，众人一齐都向那雍华清丽而带悒色的妇人望去。

那风华绝代却仍似看不清楚。

——她是谁呀？

老乞丐陷入苦苦的深思中。好像在为镇锁着一件天地间钥匙的秘匣，在索解破法一般。

就在这时，一阵令人牙酸头麻的拔刀之声，缓缓传来。

南宫无伤横着身子，横刀拔刀。

拔刀慢缓。他眼球似发出惨绿色的光芒。

——这家伙究竟是人是鬼！

战无不胜的卓劲秋，此刻竟有如此荒诞的恐惧感。

为了克服这种畏惧，最好的方法是击破畏惧、粉碎恐惧——他发出一声怪鸟般的怒吼，挺剑向那两点绿色的光芒刺了过去。

就在这时，蹲在暗影角落下的老乞丐，霍然站起，双目闪闪发光，像豁然而通了苦思千年的问题似的，失声道：

“是她！”

这时锈刀之声更烈，而且更刺耳、更快聒，嘶地一声，锈刀拔出，剑芒黯、剑折、指削、脚断、人头落。

半瞬间，南宫无伤已砍了五刀。

五刀皆中。

卓劲秋的剑招被破，想收剑，但剑被震断，想收手，但指被削断，想身退，但脚被砍断，想倒下，但人头被劈落。

一刀五斩。

五斩皆中。

这时只闻那雄踞中首，威猛如天的人道：

“好！‘五展梅’。已得赵师容真传。”

在他旁边盈然的女子一震，侧目望过去。

这一望风韵绝代，风华比火炬亮丽，不知几人同时哦了一声，消了杀心，置了武器，独独是那威仪堂堂的人，丝毫不为所动。

这时那箕踞的老乞丐双目一片茫然，兀目寻思：

“若她真的是赵师容……那威武老人又是谁呢？”

——是谁呢？究竟是谁呢！

这小小的当阳城，居然如此卧虎藏龙？

就在这时，一个背有六个麻袋的麻脸乞丐匆匆走过来，老乞丐一点头，这麻子即俯近老乞丐的耳边悄声道：

“禀报帮主，萧秋水与梁大侠等，已进入麦城了。”

老乞丐沉重地点了点头，眺视墨黑的天穹，宛若漆黑的尽处，便是破晓。

夜已深沉。

但人不散去。

众人一颗心，如出鞘的刀，回不了鞘中。

众多的人阒寂无声，呆呆凝在台上那绿眼人的身上。

数百支火把霍霍地燃烧着。但没有人出声。良久，有人上来收拾了卓劲秋的尸体。诸葛先生清了清喉咙，才道：

“而今得胜者乃南宫世家：南宫无伤，有谁不服，可与之挑战，赢者问鼎盟主宝座；只是……”

“只是希望在未来比试中，点到为止，旨在切磋，能不伤人命，就尽可不伤性命……”

诸葛先生的话，根本生不了效。

而且更糟。

往后的战役更加惨烈。

接着下去，还是有人掠上台去。

——擂台战跟一般角逐，心境往往是相反的；擂台战只是把明争暗斗，强烈突出公开化，安排到大庭广众上来罢了。

——不少人都想静观其变，隔山观虎斗，然后从中取利，很多人都想上去竞逐，但又怕长时间消耗战，让敌人想出破绽和来历，或被车轮战术击溃。故非真正艺高胆大，性做偏狂之辈，不敢一上来就登场。除非是十分自恃，大部分的人则都想坐收渔利。

但是不自量力的人还是很多。而今一层一层地，一场一场的比试下去，但台上的南宫无伤屹立不败，武功已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仍有人眼见宝座被人占去，心有不甘，便硬着头皮上来死拼。

——那仅是拼死。

——拼，而死。

——而且是必死。

在南宫无伤的锈刀下，似乎是必杀必死的。

而且已经死了六人。

杀了六场。

南宫无伤真的是南宫无伤。

他刀下从不伤人——只杀人。

一刀必杀。

一杀必死。

这时又有人飞上台去。

“晚辈华山剑派冉豆子，请南宫兄赐教。”

老乞丐仰望星空，在人们舍死忘生的拼搏下，烛炬擎天的焚烟中，很少人注意到天空那寂寞的星闪。

明天，这也是现出太阳的地方。

者乞丐心中喟息着。可是他遽然闪亮了眼睛，如星熠，因为一行人，已风尘仆仆地，进入了群众之中。

来了。

华山剑派冉豆子外号“居合双剑”，他的居合剑法乃源自无相的太极与有相的无极之周转圆融，在华山一脉中，超出了一般同门的技艺甚远。

冉豆子的人十分机伶，他一上来就行后辈之礼，系求万一身败，南宫无伤不致痛下杀手，以他的过人轻功，至少可以躲得过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他处事立身的原则。

对方只是阴冷地横刀于胸，丝毫不理睬他的言词，他心中懊恼，但也惊然而惊。

在三年前终南剑派挑战华山剑派一役中，斗剑七场，连胜五场，慑伏了终南剑派掌门人“九州游龙”有子敬、“十方腾蛟”有子健两兄弟。七场比剑中，冉豆子共战三场，而且三决三胜，连对方副掌门有子健，皆在他剑下落败。

那还是他三年前的剑术。

可是他现在已冲决了十次——十次劈杀，对方的锈刀，依然发出令人牙酸之声响，轻易格过之后，又收入刀鞘之中。

冉豆子满脸如豆般的大汗。

——没有办法！

——这家伙的刀法简直不似人使的！

不管居合剑术如何无相、有相，对方刀势不变，一击必破。

这时擂台下已万分紧张，屏息凝视，因为自从冉豆子上台后，是唯一逼得南宫无伤连出十刀招架的人。冉豆子仍未落败。可是南宫无伤也没攻过一刀。

——只要南宫无伤一击不中，冉豆子是不是有取胜的机会？

“很难。”台下人群中的淡青衣梁斗，如此疲寞地微微叹道，他身旁风尘仆仆的萧秋水，也为南宫无伤刀势之纵横而迷惑。

“这柄横向天笑的刀，因是锈刀，反而可将人心中刀意尽情发挥。”萧秋水眼神中一阵迷茫，又一阵慧黠：“这南宫无伤的刀，比‘七杰’加起来都厉害一些。”

“按定刀术论，”孔别离是关东刀法名家：“这刀意并非南宫世家所能有；这刀势一击必杀，是望道始知天地宽的宗师才能创。”

“好刀法。”萧秋水首肯：“要胜之，除非没有刀法。”

——混沌初开，既生一切，亦无一切。

——是故高手相搏，无招更胜有招。

南宫无伤忽然出刀！

终于出刀！

冉豆子本来已拼死接他一刀，但这一刀之遽，令聪敏机警过人的冉豆子，也来不及接这一刀。

没有令人牙酸的声音——这一刀竟是连鞘刀法！

巨力劈下，冉豆子双剑交叉，全力一架。

“喀喇”一声，双剑齐折。

冉豆子飞退，一面退、一面叫：

“我败了、我服了……”

可惜南宫无伤丝毫不因为对方败服以及求饶而有所动，他先用连鞘刀破了居合双剑，再发出那令人胆寒的锈刀磨鞘之声，拔刀而出！

刀风激火。

火势定时，冉豆子已伏尸当场。

诸葛先生舐了舐发干的嘴唇，沉滞地呼道：

“南宫无伤胜。”

如此连呼八次，俱无反应。群豪情知再呼两回，如无挑战者，即是南宫无伤任盟主一职，当下心中不服，但又慑于南宫无伤杀气，鸦雀无声。

这时已呼到第九遭，忽听一个冷沉的语音道：

“等一等。”

第五 章　擂台

这说等一等的人，就站在一灶火炬下。

火光熊熊，但此人背火光而立，黑幢幢的巨影，叫人无端生有一种恐怖感，只有火光中不明确的轮廓，看不清脸目。

——难道又是一个：没有脸目的人？

这人无疑比南宫无伤稳重闲雅多了。他一步一步地走上台去。萧秋水静观那人的背影，心中却很奇异地生出一种幻觉来，仿佛他跟此人熟悉：他见过此人！

这种很熟捻的感觉很快便得到答案：

因为南宫无伤眼中发出盛厉的绿芒，问：

“你是谁？”

那人的声调却非常富于感情但又善于压抑腔调，答：

“皇甫高桥！”

——皇甫公子！

连萧秋水心中也不禁一震；他想到了十日前大雁塔中的血案。

“皇甫公子到了！”

“皇甫公子才是实至名归！”

“皇甫公子为我们一战！”

也许只有萧秋水、皇甫高桥等，才能获大众的支持，众人见皇甫高桥出现了，欢呼不已，大多数的人对皇甫高桥只闻其名，未见其人，故此莫不求一睹。萧秋水心中就算再豁达，也难免有些黯然。

——皇甫公子很得众望。

他心里如闪电般忽忆及一事。大雁塔叠不叠、潘桂、黎九、齐昨飞、蒲江沙、刁金保、刁怡保等，在长安城中鞠躬尽瘁，为皇甫公子张扬，连军师叠老头儿都出动了，皇甫高桥真的不知？

他这个想法一闪而逝，因为他发现一双怨毒的眼睛正在歹狠地盯住他，正是在终南山下血案中惟一生还的齐昨飞！

萧秋水这时不知怎地忽然念及在“太白楼”齐昨飞等人出现时，也是这一句：

“等一等。”

南宫无伤仍是横刀当胸，神色森冷：

“皇甫高桥你果然来了。”

皇甫高桥走上了擂台，颀长、清瘦的躯体依然背向擂台，沉静笑道：

“我当然来了。”

南宫无伤道：“你终于来了。”

皇甫高桥道：“我如此来了。”

南宫无伤忽然打了一个岔道：“可惜你原来并不是皇甫一系的人。”

卓劲秋对付武功深沉如海的南宫无伤时，也因看不出对方的破漏，故意用活相激；在南宫无伤面对如山般恢宏的皇甫高桥是，也是故意用语言去击溃对方——只要对方因激怒或气沮，稍为松懈，则可以一举搏杀。

谁都知道战斗已近尾声，武林中再也找不出比南宫无伤、皇甫高桥等更高的好手。

所以南宫无伤对皇甫高桥的一战，很是重要。

与整个武林命脉攸关的一役。

大家都屏息以待。

皇甫高桥冷静如铁石。

南宫无伤瞄了瞄，仍横着刀说：

“你硬要挤入皇甫一系里，只是为了要在白道上有个名分可以立足，如此你才准备争取这‘神州结义’盟主的资格……可惜偏偏遇着我。”

皇甫高桥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南宫无伤脸上尽是痴狂之色，但眼神锐利，绿光暴炽：

“你一定在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我还知晓你是朱大天王派来扼制武林的傀儡！”

此语一出，实是轰动，一时窃语纷纷。南宫无伤恻恻地笑道：

“我还知道你利用武林同道，并运用朱大天王的部属，故意纵容，来替你行好事、吹大气，好作侠名之宣扬……是也不是？”

皇甫高桥身躯虽不十分高大，但从背后看去，却深沉不透，宛若一座大山一般。

南宫无伤目中已有一丝畏色，很快地又被野兽一般绿色厉芒所掩盖：

“……你还故意命人杀害自己的部下，让萧秋水的名声大受打击，是也不是？”

皇甫高桥忽然说话了。

“翔实。”

“我跟萧秋水本来就很相似。我扮他去杀人，敢情连他自己都以为是他自己杀的。”

“不过我也清楚你因何知道这些……因为你，就是权力帮豢养的走狗！”此语一出，群情更为轰动，皇甫高桥又道：“而且萧秋水等现在没来，就是你们南宫世家在半途截杀了！”

南宫无伤脸色尽白，涩声道：

“你……你……你怎知道这些？”

皇甫高桥冷笑道：“我不知道的事，还少得很。”

南宫无伤冷哼道：“而今我们俩，都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谁活得下去，谁便是盟主。”

台下一阵骚动。

“欺世盗名的东西，咱们才不选你们！”

“什么盟主嘛，都是残害忠良的东西！”

“滚下来，别玷污了擂台圣地！”

但是谁也不敢上台挑战。皇甫高桥淡淡地道：“天王的意思，本就有盟主可做，则捞一个牵制武林的名位；如果不能，则闹个天翻地覆，让天下不成局面……”

南宫无伤也哈哈笑道：“而今我们两人最后对峙，都不是什么白道中人，倒成了朱大天王和权力帮的对垒，哈哈哈……实在可笑啊可笑！”

皇甫高桥仍静静地道：

“不过……可笑归可笑，朱大天王还是权力帮，总要分个胜负。”

笑容渐自南宫无伤脸上敛去：

“何止胜败……应分个生死。”

说完了这句话，两人都没有再说话了。

连台下的人，也如死寂。

一种无声无息的杀气，倏而掩盖了全场。

只有火苗在“扑、扑、扑”地跃动着。

两人身影不住跳跃着，犹如毒蛇的长信，早已攫击了数十次。

然而两人其实都没有动。

这武林正道所设的擂台，竟然是两大黑道邪派高手的决斗之地。

皇甫高桥始终背向台下。

脸向台下的南宫无伤在火光映照里，脸色倏忽不定。

这气氛一直胶着似的。

然后南宫无伤缓缓拔出锈刀。

又发出那种刺耳的刀磨声。

就在此时，皇甫高桥手腕一掣，竟翻出一柄刀。

一柄刀鞘镶有七颗钻石的鱼鳞紫金刀。

刀长一尺九寸，比锈刀还短。

就在这时，南宫无伤的刀已全抽出来，一刀当头斫下！

皇甫高桥未及抽刀，举刀一架。

但是南宫无伤的刀，居然是削铁如泥的宝刀。

一刀两断。

两断的是皇甫高桥手中的鱼鳞紫金刀。

刀断刀，人却无伤，皇甫高桥抢位，倒踩九宫，两人交错而过。

这时变得皇甫高桥脸向群众，南宫无伤背向大家。

两人交错的身形以及凌厉的刀风，使得火烟轻曼。

众人可见皇甫高桥的脸容阴晴不定，动晃不已。

但是萧秋水却差点惊叫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错愕，使得整个人震住了、慑住了、呆住了、傻住了！

他张口欲呼，却成了千呼万呼的无声！

这时两人又动了。

南宫无伤挟着一刀斩断皇甫高桥兵器的余威，全力出击！

就在这时，皇甫高桥双掌交错。

巨飘狂卷，所有的火炬，同时几为之灭。

南宫无伤只觉眼前一黑，顿失敌人所在。

代而换之的是一种可怖的恐惧感。

就在这刹那间，一剑如同白练破空，“笃”地刺入他的心房，“哧”地连着血水，自尾梁骨凸露出来。

这时群众只觉一窒，随而火光又一盛，再回复正常，皇甫高桥已自南宫无伤体内，拔出了长剑，迅敏地收回袖中。

皇甫高桥冷冷地向南宫无伤捂胸的悲容说：

“我用的本就是剑，不是刀。”

南宫无伤想说话，无奈一张口，却喷出一口血箭。

血箭激喷，连皇甫高桥也不及退后，溅得血迹斑斑。

南宫无伤却轰然倒地气绝。

这时台下却发出一声不知是惊骇、还是喜悦、或是苦楚、抑是兴奋的呼唤：

“哥哥！”

呼叫的人是萧秋水。

他这猛呼一声，就连梁斗等人也吓了一跳。

他叫的人是萧易人。别的人也许还能认不出、看不清，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认得清，是萧易人，没错，就是萧易人！

台上的“皇甫公子”就是萧易人！

萧易人借掌风一激之力，扰乱南宫无伤视线，再一剑搏杀之，以为无人识破，正在踌躇满志之时，忽聆一女音清脆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冷傲如雪的哼道：

“‘一心剑’！是朱大天王的杀手锏！”

萧秋水那大叫一声，就在此时响起。

萧易人听得一震，不由自主地铮地拔剑而出。

剑作龙吟，久吟不沓。

这时全场都静了下来，直至剑吟音绝，众人才开始议论纷纷：

“萧秋水来了！”

“他才是众望所归……”

“可是台上是他的哥哥呀！”

“萧易人不是浣花派的大将吗？怎会……”

“哈！啊！萧家的人改姓皇甫，为的是什么……这可怪了！”

萧秋水乍然发觉台上的人是他寻找已久的亲兄长，真是惊骇无已，再乍听那冷傲如雪的声音，又以为是唐方，在这人事纵错迷离的刹那，他只有感到唐方才是他真正的依凭，不禁血脉责张，张口欲呼。

千呼万唤啊……

——唐方！

然而他张眼望去，不是唐方！

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姿色中隐透一种水莲般的楚美。可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唐方，那……萧秋水好似一下子掉到冰窖里，视觉中只有黑衣的亲哥哥——萧易人，执剑于台上，冷冷地盯视着他。

这时的武林，可以说是十分紊乱，是非纷扰不清，萧秋水本有清誉，早在大雁塔血案的传言中，已被诬蔑成一个“为争盟主而不择手段的沽名钓誉之辈”。这种情形，只有几个人明白。萧易人本人当然明白，因为事情是他一手搞出来的，萧秋水只来得及顿悟，难怪大雁塔中叠不叠等都指他为杀人凶手，萧易人跟他兄弟，本来长得就很相似，何况两人都学得萧夫人之易容术，萧易人故意利用叠不叠等自愿替他宣传，以致声名大鹊，但事成之后即假冒他人，杀人灭口，以致一石二鸟、一箭双雕——这倒是擂台下齐昨飞所意识到的。

可是一般群众，还不明白所以，只见这浣花剑派两兄弟对垒之局已形成，以为又有好戏开锣，大是奋亢，鼓噪莫已。

——在这种激烈煽动、怂恿场面里，人，还能不能仔细思考、冷静处理呢？

——兄弟阋墙，能不能避免呢？

——流血，能不能减少呢？

萧秋水第二次喊：“哥哥！”

在台上的萧易人淡淡一颔首，算是招呼，即问，“你想怎样？”

萧秋水一愣，重复了一句：“我想怎样……”

萧易人生性多疑，以为萧秋水有意讽弄，冷笑道：“老三，你敢与我争强么？”

萧秋水惶然道：“三弟不敢。”

群众哗然，萧易水冷峻地道：“既然不敢，就给我站到一边去。”

这时群众又有人呼嚷起来：

“别怕他呀！”“上啊！”“哥哥又怎样，谁强谁称王！”“别管他，他不跟他老子姓，就不是你哥哥！”

这时有约莫一二百人排开群众，鱼贯步至萧秋水身前，纷纷抱拳与萧秋水招呼，而后便静静站在他身后。

这些人原来都是熟人，肥硕和蔼的便是“好人不长命”胡福、黑不溜丢的便是“铁钉”李黑、高挑白皙的挽髻女子便是“杂鹤”施月、吊几郎当的长发懒汉便是“舞王”吴财，还有一人，呵呵行来，光头大肚，正是大肚和尚，还带了一个女子走来，那女子正是萧雪鱼。

如此近二百人站在萧秋水身后，神色坚毅，他们在此苦待萧秋水至，已非一日，众人向萧秋水抱拳见礼，也出自至诚，这些人都是满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人，其中一名清秀女子越身而出，清朗而英飒地道：

“小妹伊小深，原是唐洁之唐大哥义妹，而今带领唐大哥一千人跟萧大侠，有任何差遣，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有半个不字，阴曹地府里，也没脸目见唐大哥。”

萧秋水听得心头一热。他还记得这女子，便是峨嵋山上，饶瘦极所暗杀的“银戟温侯”唐洁之的义妹。萧秋水见如此多对武林寄了满怀热望，殷切期盼自己的武林同道，宛如以前自己“锦江兄弟”闯荡江湖的时候……

——哎，锦江四兄弟，唐柔死了（后来还死了唐朋、唐猛、唐大，伤了唐方）、玉函也殁了（而他哥哥邓玉平居然是内奸）、连左丘也背叛了（还连同罗海牛，杀了龙川杀仔），只剩下了自己子身一人。

萧易人从上面俯瞰下来，看见那么多人拥向萧秋水，以为他故显身世，砸自己的场，当下怒极，但不动声色，铁青着脸，呼喝了一声：

“天塌下来了，阿美。”

这句话本来是一个暗号，暗号一发，“皇甫公子”的人即到抢登擂台，全力护驾。

可是他发出那句话，却如石沉大海。

其中只激起有些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时不知集合好，还是不集合好，其中有些人，脸上有不豫之色，更有些人的脸上是不忿之色。

只听一个极端苍老、虚弱的声音嘶力地问：

“皇甫公子……你！你有没有杀自己的弟兄？”

问他的人是一个胡须灰白的老头子，坐在竹轿子上，但背躬如驼，才没说几句话，就呛咳不已，根是辛苦，萧秋水认得他，这人便是大雁塔血案中大难不死的叠老头儿：

“你当时蒙面在我背后打了一掌……还杀了黎九、潘桂他们，却声言你是萧秋水……但是后来……”他用颤抖的手指指向萧秋水，声音十分激动：

“他倒是进来，以本身内力保住了我的元气……那分明不是他干的！而那蒙面人的声音，却跟你……要不是南宫无伤说起，我当真还分辨不出来……”

齐昨飞厉声问：“我们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你为何要这样

残害我们！”

萧易人也不否认，冷冷地道：“没有为什么，在武林中，不用点奸计，何以成名？俗语有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幸我现在被权力帮的狗腿子识穿，要是我已成了事，哪还轮得着你们来揭穿……”

齐昨飞嘎声颤问：“那……那你昔日在金陵楼向我们借酒醉大吐苦水，说你心有大志，惟名不足，故无法得行大事……都是……都是有意暗示我们为你宣传，利用我们为你打好名声了？”

萧易人淡淡地道：“是你们自己要去做，我可没有强迫你们这样做。”

叠老头儿气得印堂发黑，惨笑道：“没料我叠不叠，不长眼睛识人……临老骗了许多赤胆忠肝之士，为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效忠，我……”忽然向天长笑，笑声一竭，一掌向自己天灵盖拍击下去，脑浆迸溅，溘然身亡。

萧易人却连眼睛也不多眨一下：“大丈夫当以功名求富贵，无名怎可以在江湖上混？要成名，当然要耍手段，这点都看不透，早就该死了，活到现在，真虚长了一辈子！”

忽听一个声音沉实中带有激动，问道：

“你究竟是萧家的人，还是皇甫家的人？”

萧秋水乍闻这个稳实的声音，大喜过望，果真萧开雁，背插双剑，稳若泰山地站在人群之中，瞪住台上的人，一字一句地问。

台上的萧易人又是一震。却听台下那矍铄老人嘿嘿笑道：

“他干吗要作萧家的人？他在萧家，名不成、利不就，而且还给权力帮杀得全军覆灭，成不了大事，投到我们这边来，我教他武艺，给他钱财，让他仁义满天下，坐待武林盟主宝座，要不然，做个长江七十二水道、黄河三十三分舵、大江南北的山大王，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何乐而不为哉！你说……当萧家人，比得当皇甫公子么？”

地眼大师禁不住霍然而起，喝问：

“你……究竟是谁？”

那精悍老人一笑不答。那老乞丐即骤然跳起来，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直跳了起来，足有一丈高，他的大叫引起会场的惊震！

“他是长江七十二水道、黄河三十三分舵总瓢把子！别放走他！他就是朱顺水！”

这时一场皆惊。纷纷起而围之。那黑衣老人神色自若，淡淡笑道：

“不错，老夫就是朱顺水。”

他摆摆手，安然而坐，笑道：

“我不走，别紧张，武林盟主若没有结果，我根本就不想走。”朱顺水凌厉的眼神一扫，欲欺身而上的数名高手不禁魄散魂飞，全身发软，双腿进不得半步。朱顺水又笑说：

“皇甫高桥——或者是萧易人，不管是谁都好，总之是我朱顺水的弟子，今日你们没人胜得了他，武林中便无领导武林的人物，所以天下正统，应归于我朱顺水的，就算你们不封他为盟主，我朱顺水也自封为王，轮不到你们说话。”

“胡说八道！”那老乞丐跺着脚直嚷道：“混蛋加十级！”

“裘老帮主。”朱顺水悠闲地笑道：“你省省气吧。如您老亲自上台，我朱顺水倒要领教领教。”

群豪又是为之一愕。“裘老帮主”？莫非这看来毫不起眼的“老乞丐”，

就是昔日跟少林天正、武当太禅三人鼎足而立的“神行无影”裘无意！

——连丐帮的帮主也来了！今夜的当阳城，是何等风云色变！

众人因朱顺水的出现而被吸引过去时，萧开雁依然端静地问话（萧秋水却见到他的二哥双肩不停地起伏着……他真的能心平气和吗）：

“爹妈方才过世……待你恩重如山！而你竟为了这一点虚名，而不惜跟三弟争锋，认贼作父，连姓氏也不要了！”

萧易人冷笑道：“大丈夫能行非常事，方为非常人……何况，我也是为了有靠山好对付权力帮。”

“很好。”萧开雁不甘地望向他大哥（萧秋水发觉这素来冷静的二哥，眼圈红了）：“我还听说爹娘是死于朱大天王之手，你不报父母深恩，反而要忘恩负义，不怕天下人唾弃耻笑么！”

萧易人的脸庞犹如数十条虫在蠕动着，在火光的映照下，出奇地狰狞：

“随你怎么说，你看我武功，是不是一日千里？人往高走，水往低流……待扎好了根基，再图恢复家声未迟！”

“大哥，大节不可有失。”萧开雁的声音轻而激昂（萧秋水瞥见他二哥两行泪已挂至厚实的脸颊）：

“否则，我只好代爹娘处理你了。”

“哈哈哈……”萧易人大笑不已，吐出来的劲气震得火把恍惚不定，他你遇到生平最可笑的事儿一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喘息道：

“你这是大义灭亲吧？”他又笑了一轮，笑得让人感觉到他的神经绷紧得不似人形，令人毛骨悚然起来：

“那你好好替天行道吧，莫反让我给灭了亲……”

萧开雁没有再说话。

他只是缓缓地解开双剑，以白布反扎前额（川人纪念诸葛亮，故以白巾系额念之，每有庄严祀祭，更缚此以示一往无前），向萧秋水处望了深深一眼，即大步向擂台走去。

“二哥！”

萧秋水喊。

萧开雁一旦走去，即不再返顾。

“二哥！”

萧秋水排开众人，抢上前去，只见萧开雁两行清泪，已籁落至下颔，而他双眸里仍有泪光，直望着擂台上，不理萧秋水的呼唤。

“二哥——”

萧秋水摧心裂肺地呼叫。这时一阵狂风吹来，火炬闪灭得如飞鸢一般，晃摇不已，原来是晨风，而黎明快要到了。

萧开雁交叉着胸前的黑白双剑，大步踏上擂台。

萧易人望着萧开雁厚实的胸膛，笑道：

“老二，你愈来愈结实了。”

（他心中想到的却是苍山之败……他大好前途，都毁在那烈火与浓烟里。部下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而他要蒙受屈辱，让天下人都知道他萧易人是败军言勇，反不如他那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三弟萧秋水！为此他要吐气扬眉，以雪前耻，而投入朱大天王麾下，有何不可！这看来诚实的家伙，竟以萧家的名义，来阻止他？爹妈都已经过世了，自己是老大，凭什么要他们来管！）

他越想越气，表面却不愠不火，木石般沉冷。

这时萧开雁已踏到擂台上来了。萧易人望着这素来敬服自己的弟弟，浓眉大目，禁不住咆哮一般地道：

“你真的帮老三，不帮我？”

萧开雁沉声道：“我是浣花萧家的人，我帮的是浣花剑派一百三十余年来的浩气长存。”

萧易人冷笑：“我也是浣花剑派的人啊。”

“不是。”萧开雁缓缓地摇首：“不是。”

“你是皇甫高桥——朱大天王的人。”

萧易人额上渗出了冷汗，怒极反笑：“你是我的对手？”

萧开雁没有答话。他交叉的双剑举过头顶，剑尖横直，遥瞄萧易人，前剑却作齐眉而举，遥指萧易人眉心穴。

萧易人再也没说话，长剑斜指三尺之遥地上，左手轻搭在右臂，陷于沉思之中。

那雍华绝色女子凝视场中阵势，道：

“萧易人‘二天一心剑法’，已有七成火候，可是萧开雁秉性耿直，自幼练双剑，要破‘二天一心’，只要洞察机微，并不太难，可惜……”

朱顺水豪笑道：“可惜萧开雁的资质，仍是有问题，他使的黑白双剑，若是够聪明，早已改换剑路，兼走阴阳，一定会好多了。”

大永老人瞠目向那女子问：“你又是谁？”

那女子笑而不答，凝注台上，朱顺水大笑震得后排群豪纷纷坐立不稳，连连跌退：

“世间上还有敢批评老夫剑术的女子，除赵师容外还有谁！”此语一出，全场尽惊。

这时擂台上已发动了。

萧开雁的姿态是攻的姿势，所以他先发动。

萧易人的剑势是后发制人。

他在萧开雁出招前刹那间的刹那间出了手。

一刹那是弹指间的六十分之一。

一刹那间的一刹那，不知有多快，但萧易人把握住了。

而且把握住萧开雁的攻击点。

所以他能截去来招，并封杀对方。

因此也等于把握住生死。

故此萧开雁死了。

萧开雁没有马上死。萧开雁重伤时并没有呼痛，但大叫了一声：

“——老三，浣花剑派没有叛徒……”

然而萧易人第二剑已杀到。萧开雁的脸裂成两爿，随着溅血，还有一声迸裂而中断的惨呼：

“——也不能有叛徒！”

声断，人亡。

奇怪的是萧秋水所想到的，却不是萧开雁的死，而是别的事。

他想起的是峨嵋山上，萧开雁跟他叙述的故事。

那是武林中姜大和姜二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姜大和姜二本是好兄弟，后来两兄弟都成了大名后，互相

猜忌，以致相互攻击，最后被权力帮所灭。但权力帮七个创办人中，也为此牺牲三人，如果这对兄弟不互耗实力，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萧开雁曾结论道：

“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一套方法。”

“只要你信任他，便由他做去。”他殷实黝实的方脸坚毅无比：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倒不是指我们两个，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磨擦较多，从办十年会一事，便可看见。”萧开雁还说：

“他在点苍之败，引为毕生之憾，现处于失意期间，不应再刺激他。”

“我了解。”当时明白了萧开雁的深意而深深感动着的萧秋水答：

“如果我见着大哥，尽可能会让他。二哥不用担心。”

“那我就放心了。”那时萧开雁如此欣慰地答。

而今萧开雁当先挑衅萧易人。然后为萧易人所杀。剩下自己了。

——该如何抉择呢？

就在他宛若掉进泥淖般的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思中时，忽听一声女音哭呼：

“你……对得起爹娘！”

凄呼的人是萧雪鱼，她悲酸的脸颊已挂满了泪光，而且已如箭矢一般掠上了擂台，向萧易人扑来。

“找死！”

萧易人如此断喝。

萧秋水在迷惚中，一惊，跃起。

剑光闪，如匹练破空。

萧雪鱼哀呼，凄然倒下。

大肚和尚厉吼，叫：

“雪鱼——”

不顾一切，挥掌劈向萧易人，这时萧秋水已扶住倒地的姊姊。

萧雪鱼惨白着玉颊，只说了一句话，就失去知觉了。

“浣花萧家，就靠你了。”

萧秋水虎目尽泪，猛抬头，大肚和尚身上已挂了多处伤口，血珠子进溅。

“住手！”

萧秋水发出一声铺天卷地的巨喝。

果真住了手。

萧易人明明想控制自己不听他这个“不成材”的弟弟之意念，但手下不知怎的，竟不受控制般止住了。

——也罢，先且住手，听他要说什么。

萧易人禁不住如此替自己解释，像不如此作个分辩就无法对自己的恐惧感作出交代一般。

萧秋水揽住大肚和尚淌血的身子，只问了一声：

“你可记得……广西五龙亭之役？”

“记得。”大肚和尚忍痛却爽然说道。

在七星湖之役，连广西五虎都误会了萧秋水，权力帮屈寒山等占尽上风，萧秋水简直是孤立无援之际：但，大肚和尚仍不顾一切后果，坚持要站住萧秋水那边，并肩作战。萧秋水跟大肚和尚相识十数年，大小百余战，但大肚和尚始终没有背叛过他。尤其七星湖五龙亭中一役，在众人皆沮之时仗义抢

救，不顾生死，萧秋水梦寐不忘。“你挺得住吧？”“挺得住？”“好。”“挺住看着你把这禽兽不如的东西除掉。”“好”“大丈夫这当儿，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了。”“好”萧秋水，返身，面向，萧易人。萧易人，冷笑，剑指，萧秋水。“我很后悔；”萧秋水说：“后悔我为什么要等到妹姊和二哥倒下了才出手。”“一样；”萧易人道：“什么时候出手都一样。”台下。朱顺水道：“萧易人毕竟长萧秋水十年，十年辛苦不寻常，萧易人的十年米饭，不会是白吃的。”赵师容道：“可是武功不等于吃饭，一点都不等于。约己博艺，无坚不钻。如果多活几年就能无敌，那天下第一高手就是只乌龟。”彻骨的寒冷。东方自鱼肚白之后，初升起一片殷红。晨曦的血红，随着晚风的吹拂，一切穆静得如青冢孤坟。萧易人忽然划出一剑。

火焰呼地几灭。这是示威的一剑，在气势凌绝时，萧易人和身扑上，展示他的“天狼杀法”！

就在这时，萧秋水猛挥剑。

也在同时，旭阳在阒寂中，忽然一跃，在清静的地平线上，露出金芒来！

那金虹般的一抹——旭阳映在剑上，带过一道弧形，照射在萧易人眼帘中！

——看不到！！！

此惊非同小可，右手一痛，拇食二指已被斩断，长剑应手而落。

萧秋水没有再追击。他凝视着云的变化。忆及唐方的柔发。或无所思。（这一剑，当名“唐方”。）

萧易人惊恐地睁大了眼，抚伤、退后，萧秋水拄剑于地，仍然没有追击，却蓦然下跪，垂泣道：

“哥哥，我求你，回到浣花来吧……”

他话未说完，萧易人也“噗”地跪下来，汗下如雨，哑声道：“我错了……”

萧秋水自幼未得他大哥和颜悦色过，一见这等情形，忙跪前搀扶，只闻萧易人泣道：

“我错了……”

萧秋水一时不知如何安慰是好。萧易人悲声饮泣道：“……我错在没有在你武功差的时候就杀了你！”

萧秋水一愕。萧易人一伸手，一拳打在萧秋水鼻梁上。萧秋水鼻血长流，泪眼模糊，抓剑要攻，但手中长剑已被萧易人劈手夺了过来。萧易人狞笑道：

“饶是你精似鬼，还是要栽在我的……”

萧秋水听声辨影，反手一掌，砰地击中萧易人胸前。萧易人“哗”地吐了一口血，却因金丝甲护胸（在《江山如画》中，萧秋水在云南即以此浣花至主之一，避过“佛口神匿”梁消暑之毒针），祛去大部分掌力，扬手一剑，“二天一心”，刷地斩中萧秋水！

萧秋水长啸，危难中忽然抄出怀中一物，不顾一切，直刺出去！

此时萧秋水因鼻梁剧痛，腰脊受剑斩之伤，武功已大打折扣，这一个突刺，理应不能命中，惟此时旭日普照，光跃大地，照得萧秋水手中那物灿然一亮。

萧易人的眼也为之一眩，尖声叫：

“天下英雄令！”

心里怔得一怔，而右手受伤，左手使剑不便，缓得一缓，那令牌的尖牌，已刺入他的心口！

萧易人是何许人也！他在未识朱大天王之前，已经是领袖群伦的青年俊杰，机智过人，应变神速，被刺中的刹那，所有的神经一齐刺痛，他就利用剧痛的刹那，全力一吸气，倒翻了出去！

黑衣飞飘，他倒翻出擂台。

只要能安然落地，再图报复。

但就在这上下之间，人在空中之际，忽然一道人影，迅若流星，刀光一闪，斫中萧易人，萧易人狂嚎，剑向反后刺，噗地把背后的人刺得透明窟窿，两人一齐呻吟，滚落下地去。

萧易人辛苦挣扎，向后看去。

——是齐昨飞！

齐昨飞的九环大刀，仍嵌在他身躯内，他可以感觉到那刀刃是何其酷冷，何其无情。

齐昨天喘息着，用得雪大仇的狠毒眼睛盯着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苦脸、皱眉、歪曲着脸肌，艰辛地道：

“你暗杀这么多……兄弟……我……暗杀……你……”

说到这里，目光逐渐散乱，萎然倒毙。

萧易人却还没有死。

他的感觉就如把一柄烧的的刀子浸在烧酒里一般。从前他年少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欺诈的时候，曾经因为向往古城一种叫做“烧刀子”的酒，豪气霓生。杀了大奸大恶的人之后，也曾和一班意气飞扬的年少酩酊一番，不醉不散。“烧刀子”当然不是这样酿制的。可是现在他却有醉醺醺的感觉。可是很痛苦，那烧的的刀子，就炙在他

体内……

齐昨飞的九环大刀，还遗留在他体内……唉，实在不该那么大意的！

他朦胧模糊的视线中，看见一切似乎都慢了、歪曲了；他的三弟奔下台来，惊愕、伤悲、夹住他，但不是真正碰触他，他知道他自己伤得太重，已气息奄奄，不堪一触了。

……他看着他弟弟那张双眉斜飞入鬓、凛烈的眼，还有一张多情的嘴，以及唇上渐形成浓烈得意如眉的胡髭……他这个“长不大的老三”，也跟他一般，留有小髭了，而且比他还清扬有力……他忽然觉得很伤心，他，挨了这许多年，筹画了这许多日子，因为际遇不好，他就要死了，一切都要过去了。一切都变成属于他这个弟弟了。他很不甘心……

人物综错，衣鬓恍惚。他忆起青年时，跟弟弟下榻，三人在房里纵论江湖事，立志要做大事，兴奋得一夜未眠……远处有鸡啼声了么，暖风好寒，是催促他上船了吧？

他不禁说：

“好寂寞啊……”

晨霞艳丽绚烂，漫天涂抹，晨鸟翱翔，青山犹沉沉……然而萧易人，却，死了。

萧秋水的泪眼望天。

他这个自小最崇拜的哥哥，临死前，说了一句和章残金死时一模一样的话：

“好寂寞……”

这世间走到极峰，悟到最彻，活到最后，难道都只剩下了寂寞？

萧秋水不知道。

因为他还没有活到最后。

他的鼻血流着，鼻骨被打伤，腰侧被斩伤，在以后他亡命的岁月中，他的鼻子易打喷嚏，容易过敏，一直都没有好过，腰脊也容易酸痛，一方面是伤未能好彻底，一方面也可能是纪念他的哥哥吧……他未来的生命里，还充满了无数次跌倒，无数次至亲友朋的出卖，但他却能忍辱咬牙负重苦拼，终于都重新站起来……

岁月苍苍。萧秋水的鼻于、腰脊，还是不好。

萧易人死了。

没有人再上擂台了。

诸葛先生用沙嘎的声音，喊了十次，还是没有人上台挑战。

——萧秋水是实至名归。

事实上，谁也没有打败萧秋水的信心，何况，台下的赵师容与朱顺水那两关，谁也过不去，这“盟主”之位，试问又有谁敢当？

于是诸葛先生宣布：

“萧秋水为‘神州结义’中‘长江大会’之武林盟主，号令武林，天下效命，共抗金贼，锄强易暴，共赴国难……”接下来是交奉大印玉玺和令旗锦帜，并宣誓为盟。萧秋水一生中，也不知见过多少人誓约，尽管说得轰天动地，但要背义弃约时，真是连眼睛都不多霎一下。但他只是像台上的戏子，戏演到哪里，他就尽力去演好他而已。倒是宣布后的欢声雷动，几千人一齐发出来，可堪惊天动地，尤其李黑、胡福、施月、林公子、铁星月等含泪欢呼，雀跃再三，情义深撼，萧秋水内心中也激起了千堆雪，他曾经在这世上只剩下唐方了，但是到了如今，他连唐方也失去时，真是寂寞如雪，冷冽，而在春阳下连形迹也未曾留下。而这一下子，欢声雷动下，他着实有一阵生死无憾的昂奋。可是一句冷冷的话，打断了他的热血：

“萧秋水，盟主你自当你的，天下英雄令却要给我交出来！”

“谁说的！”擂台下的铁星月咆哮道。

“我说的。”

说话的人是朱顺水。

第六章　擂台下的擂台

“盟主归你萧秋水，天下英雄令归我朱顺水，这是两全其美的事——你不干涉我的，我也不干涉你的。”朱顺水摆明了态度：“今晚高手如云，我是知道的，但是其中有多少是老夫手下，诸位可知道么？”

萧秋水忽然有一种感觉。场地宽但太拥挤，他却觉得天地苍茫，就算是拂晓，也是空茫一片，而他没有所依，没有了家人，除了尚生死未知的萧雪鱼，没有了牵绊，天地间，任他一个伤心人，独来独往。可是隐约却有先贤先烈，为神州开路，近人道上有勇将国士，在为国杀敌……他豁然肯定了他该作的了。他站了起来，高大如神。

“你不配。”

朱顺水目光收缩，厉笑，骤然一拍手掌。

一人应声疾闪而出，手中七点星光飞出！

萧秋水虽然伤重，但是并非伤到不能闪躲！

他避不过，是因为他不敢置信，这人也会向他下毒手！

他中了五镖。

镖一射入萧秋水身躯，即倒射回来，随着鲜血激喷——他虽没有闪躲，但全身灌注了护身功力！

他目毗欲裂，吼道：

“你——”

放冷镖的人竟是重伤毁了半爿脸的唐肥！

朱顺水大笑道：“天下英雄令，我还配不配拿？”

萧秋水双目瞪视，毫不畏缩：“你不配！”

朱顺水脸上一阵抽搐，怒笑道：

“你以为我是谁？告诉你……”朱顺水如苍天一枭，狂笑道：

“我是‘铁锁横江’朱顺水。”

此言一出，特别运用内力发话，全场中除了那威猛老人外，连赵师容都被震得霍然站起，有人几乎摔倒，大部分的武林中人震退了几步，更有人当场震得全身麻痹。朱顺水眯着狡狯的眼睛，问：

“那么，”他满怀信心如狐狸般笑道：

“我还配不配？”

萧秋水平视着他，深深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配。”

鸦雀无声。

除了剥剥的火炬未熄前的燃烧之声外，数千近万的人海中，竟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朱顺水犹如鹰鹫，瞅住萧秋水，然后举起了他鹰爪一般的手，轻轻地抓在擂台上的一楹柱上，犹如拾起一只精致的茶杯一般。

然而那一人围抱般粗的柱子，立即摧枯拉朽般霉了，哗啦啦地倒下来，牵动整个擂台，一阵山摇地动的声响，尘土飞扬，擂台全塌了。

这只是朱顺水左手一捏之力。

这下连大永老人、地眼大师都变了脸色。

朱顺水双目如毒刃，盯住萧秋水，全身无风自动，一字一句地问：

“我，还，配，不，配？”

萧秋水这次没有答。

他反过头去。

他问唐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方姊？”

“为什么要背叛唐门，而投入这老匹夫手下？”

唐肥愣住。她那阴阳怪脸还来不及答。朱顺水只觉得一阵血液上冲，脑门炸地轰然一声，一种莫可名状的愤懑，使头上毛发根根竖起！他旋地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他那一击，能不能杀得死重伤在身的萧秋水，始终是一个谜。

但他那一击，忽然被人化解去。

用轻轻一拂化解的。

而且用的是袖子。

水绿色的袖子。

天下只有一个人能用如此轻曼的力道以及如许曼妙的袖子来消解朱顺水的“长江出闸”。

赵师容。

赵师容盈盈笑，吟吟笑。

朱顺水脸色铁青，厉声问：“你要救萧秋水？”

赵师容没有去答他。却向萧秋水道：“你说得对：”她那风华绝代的笑意却带忧悒：

“他哪里配！”

朱顺水简直被气得快发疯了。想他纵横七海，独霸武林，几曾似今日，先被一个后生小子蔑视，再让一个女子奚落过？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居然唱了首《黄河曲》，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看来所有怒气都消尽了，回复到原来的样子，瞿然道：

“原来李夫人也想要‘天下英雄令’！”

赵师容见朱顺水居然能在如此愤慨下恢复冷静神定，心下也不禁暗暗佩服，忍不住说了一声：

“果然是朱大天王！”

朱顺水微微一点头道：“李夫人过奖。”

赵师容化解那一招时，一种淡郁的香味，袅入萧秋水鼻中，连伤痛也似清凉多了，眼前一花，出现了如此一位高贵雅淡的女子，不禁心中一声赞叹，但随即想起与唐方谈论女子（萧秋水与唐方交往时，乃无话不谈，上至天下大事，下至对不识女子之评头论足，曾谈得相知相洽，头头是道），心中一酸，旋向唐肥厉声问道：

“阿肥，你这样作，伤不伤方姊的心？”

唐肥见萧秋水居然身中五镖不倒，真如天神一般，心里暗暗发寒。晨曦下，她半边脸被利斧劈得鲜血淋漓未去，而鼻子又被铁星月失手打得稀烂，看来犹如地府中的肥罗刹，甚是恐怖！

“我本来就是朱大天王的人！”唐肥强充倔悍，咧嘴道：

“我是朱大天王安排在唐门‘卧底’的人，目的是查明唐家近五十年来不出江湖争霸之真相；”唐肥怒气冲冲地道：“而今为了杀你，暴露了身份，你还想怎样？我唐肥可不怕！”

萧秋水讶然。“难道你不是唐家的人？”

唐肥涩笑道：“我是什么人？我那么肥，哪家要我？”她痴笑起来，状若癫狂：

“我要跟随朱大天王，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方才有人看得起！”她一面笑，震动创口，脸颊上鲜血又涔涔淌落，狰狞无比：

“就算欺师灭祖，也在所不惜！”

萧秋水望着她，蓦然打了一个寒噤。他现在才感觉到身上的伤口，一齐作痛。

“唐肥，你真不是人。”

林公子骂。铁星月更气得龇牙露齿，他对唐肥，本已动了真感情：

“唐猪！你——”

唐肥“格格”而笑，一面笑，一面摇，肥肉不住颤抖着，忽然笑容一敛，道：

“你不知道人会变的么？尤其是女人，要变起来，可以抓住任何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把你碎尸万段，……”

她眯着另一只尚称完好的细眼，故意问：

“这些你们都不知道么？不知道又怎么学人家闯荡江湖？”

金刀胡福按住险被气炸的杂鹤施月与邱南顾，沉声道：“我们不是不知道。在江湖上，是要讲道义的，就算别人不讲，我们也凭良心讲。”

李黑冷笑道：“我们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为之而已。要堕落还不容易，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得了。”

施月叱道：“不管如何，就算唐门能饶你，我们‘神州结义’也不放过你！”

陈见鬼亦插口骂道：“枉你跟我们是共过患难的人，竟做出这等事来！我陈见鬼就算活见鬼了，原来邓玉平为‘权力帮’卧底，而你为‘朱大天王’作暗点子，都是一丘之貉！”

朱顺水笑道：“老夫想跟李夫人打个商量。”

赵师容随意笑道：“商量什么？”

朱顺水道：“商量个条件。”

赵师容问：“什么条件？”

朱顺水眯着眼睛，笑得就像只老狐狸：

“天下英雄令，归赵姑娘得可以；但是……”他笑意愈渐肆意。

“长江七十二水道、黄河三十六分舵、五湖四海水寨，都可归姑娘统率……如此可好？”

赵师容笑了。笑意犹如一只翩翩的彩蝶，怩声问：“你是说……”

朱顺水眯着眼，挤在眼皮下的眼珠，不住上下跳动，打量赵师容：

“正是向赵姑娘征得首肯……”他嘿嘿笑道：“我朱老头儿年纪虽长了些，但这些年来，尚未娶妻，而且……”朱顺水傲然道：

“江湖上，武林中，配得上你赵姑娘的，除了老夫，就是李沉舟，李沉舟在我手下是死定了。”朱顺水说到后来，简直污言秽语：

“丈夫是老的好，那些事儿，够稳健，有经验呀！”

朱顺水在群豪面前说这些话，无疑是全不把其他的豪杰放在眼里，而且公然说这种不堪入耳的话，众皆忿然。

赵师容居然妩媚笑道：“你是说……天下英雄令归我，我归你，你……

你归你自己？”

朱顺水乐不可支：“我？我归朱大天王。”

赵师容笑得更嫣然了：“好，好计划，这样的好计划，亏得你才想得出来。”

朱顺水笑道：“我是天才，我一直是人间的天才！”

赵师容婉然道：“真是天才，比白痴还天才……”忽然水袖一挽，急打朱顺水脸门。

朱顺水偏首避过，赵师容的左袖又拂出。朱顺水全力跳避。赵师容云袖暴长，直卷朱顺水，这次朱顺水跳开两丈才能定过神来。

这几下过招，直如电光石火，朱顺水已飘开两丈，纵声长笑道：

“赵姑娘也不……考虑考虑？”

赵师容微微一笑道：“你知道我和李沉舟的关系？”

朱顺水脸色变了变，即道：“我当然知道。但李沉舟自命风流，有多次外遇，有多少个女人……你可知道？呵，呵呵……”

赵师容淡淡一笑，更见一种意无抑尽的妩然。“我知道。若有人想在我面前破坏李帮主，那是妄想。他有多少女子，他都告诉我，我无所谓，因他只爱我一个，大丈夫逢场作戏，在所难免，我赵师容也有不少男子，并不稀奇。李帮主既是我的长辈，也是我哥哥，更是我好友、知音……你想在我面前诽谤他，那未免看扁了我赵师容，也看错了李沉舟！”

赵师容灿然一笑，有若花开，骄傲而韵姿清楚：

“赵师容是什么人，李沉舟又是什么人！”

萧秋水在旁瞥见晨光熙微中的赵师容，心头一热，想到这一对相知相遇、相信相依、天衣无缝、无瑕可袭的信赖，想到他和唐方两地分散，咫尺天涯，却生死不知，眼眶一红，身上所有的痛楚，因为见到赵师容，以及想到赵师容和李沉舟至深至大的恋情，而觉得阳光熏曦，心头郁闷，为之顿消。

朱顺水脸上一片阴沉，这时大永老人、地眼大师，再也忍耐不住这人目中无人有意搅局，激愤至极，地眼脾气毛躁，大喝道：

“兀那王八，就当武林中无人么！”一掌就向朱顺水拍了出去。

“神行无影”裘无意吆喝道：“使不得……”但已太迟，地眼一掌拍出，朱顺水反掌撞去，两掌一交，地眼大师只觉对方大力撞回，自己急忙再生内力，全力抵住，谁料那外力如黄河决堤一般，又冲破了拦防，地眼此惊非同小可，忙使混原真气抵住，但这一脉心经，也给万涛排壑般的巨力冲破，三道逆流，反行体内，地眼只觉全身一窜，连退八步，嘴里渗出了鲜血。

朱顺水见一掌击毙不了地眼，也是一怔，冷笑道：“少林僧人果有两下子。”

在群豪心中，尤其是大永老人等心里，造成了极大的惊恐：地眼神僧与天目神僧齐名，在南少林当长老护法之职，份位极高，而且曾与方丈和尚大师三人合擒权力帮主李沉舟手下第一号人柳随风，声名之大，一时无两。

可是地眼大师却一招之下，输给朱顺水。

大永老人本待地眼大师先行出手，只要对方一动上了手，他在旁边再插一手，擒住了朱大天王，再逐走了赵师容，自然吐气扬眉，俨然武林领袖，然后再批判萧秋水杀兄无资格当盟主一职，再公然要其将“天下英雄令”交出，谅必无阻……如此如意算盘计划下来，却见地眼一招败退，立即打消了出手的念头。

——还是稳着点，看看风头再说。

“神行无影”裘无意，在武林中辈份，以及武功内功，可谓“三大天柱”之一，即是少林天正、武当太禅，以及丐帮裘无意。可惜裘无意为人滑稽突梯，不重身份，故在武林中的号召力，却大大不如前述已殁的两人。武林中虽是众豪拳打天下，但不亮身份，不换声势，其中冷暖炎寒，跟翰林、仕途、宦官的排挤竟逐，也没什么两样。

裘无意这时站出来，绿竹杖往地上一点，向朱顺水大声喝叱：

“朱顺水，你真当江湖无人了？”

朱顺水冷笑：

“除了你裘老还算是个人物外，这一僧一道，合起来只能算是半个，你们所谓‘白道’，哪还有什么像样的人物！”

朱顺水话口未完，只听一人道：

“那我算什么？白道的，还是黑道？或是半白不黑道！”

朱顺水偏首望去，只见那威仪堂堂，但瞧不出年纪，威武的人缓缓站起，不知怎的，心中一凛，但嘴巴可毫不有让：

“我怎么知道你算什么？报上名来，看看排在这一僧一道之前抑或之后……”他一眼瞧出对方武功定必非同小可，所以出语间可软可硬，也客气了许多。

那威猛的人大笑道：“什么？我跟这秃驴和杂毛并排？哈哈哈向天长笑，真个宛若奔雷。这下无疑是极端藐视，大永老人涵养再好，也忍无可忍，怒道：

“兀那野汉，你敢蔑视祖师爷，是活得不耐烦了！”

威仪的人猛回首，问：“谁说祖师爷？”

大永老人也不知怎地，给他瞧得心魄一寒，但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道：

“我说的。”

对方问：“谁是祖师爷？”大永老人只敢回答：“我说的。”原已问非所答，气势上弱了一筹。大永老人也省觉到，老羞成怒，心忖：“我且试他一试，挽回点颜面再说。”他对朱顺水不敢轻举妄动，但这人武功再高，也不可能犹胜朱顺水，无论如何，自己都必能制得住，当下意念既定，恶念陡生，决定七分攻击，三分守势，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先试探一下再说。

威武的人一见大永老人蓄势待发，便一眼了然，笑道：“你死定了。

大永老人勃然大怒。他养精蓄锐的一击，对方竟然说：“你死定了。”好像在对一个小孩说话似的，当下怒吼一声，单掌护胸，右掌劈出，冲了过去。

那人瞪住他，猛喝了一声。

“祭无朋！”

这一声大喝，陡地令大永老人一震！“九阳阴手”祭无朋是三十年前，他未入武当时的绰号与原名，这人何以晓得。这声大喝宛若焦雷，令他本来阴柔绵延的真气，突然有了个漏洞，正在源源散去。

“祭无朋！”

那人又是一声暴喝。大永老人恐惧地睁大双目，冲至一半，被这宛似当头一棒喝叱骤至，身体摇摇颤颤，因发出咆哮在先，大半功力发于攻，小半功力蓄于守，攻守功力未能配合，是以眼前一片乌金，脑门一阵发黑，全身

真力，丝丝遁走，那人又猛喝一声：

“祭无朋！”

轰隆一声，大永老人如被雷击，全身一弹，痉挛起来，脸容抽搐着，全身内力，已被这三声断喝镇住、截断击溃，他双眼一翻，全然混浊，怪吼了一声：“你……

“哇”地一口血箭，打在地上，射出一个血窟窿，他也脸若紫金，仰天倒下，被震碎腑脏经脉而亡。

三声断喝，杀了大永。

——这等功力，连朱顺水都望尘莫及。

——就算朱顺水与赵师容联手，也办不到。

——李沉舟呢？李沉舟能不能够？

全场愣住，天已大明。火炬已灭。阳光洒在众人头上、身上、衣上，因为太过寂然，反而不似是人间一般。

良久，裘无意涩声嘎道：

“你……你……”他每一个字，都像挑了千斤担子，重钩负荷，他嗫嚅道：

“你……你……就……就……是……燕……狂……徒……”

对方没有作答，只发出一阵铺天卷地的狂笑。

燕狂徒未死？

他，就是燕狂徒吗？

——这在昔年，号称天下第一强人，使黑白二道俯首称臣，而且纵横天下，号令七海，始创权力帮，缔造长江、黄河水道分寨的人，最后被他手下的人所出卖，以至黑白道中好手尽出，十六大门派，包括武当、少林高手，以及朱大天王的“七大长老”、“权力帮”的“四大护法”，还有李沉舟都亲自出手，杀得鬼泣神号，遮天蔽日，血流成河，惨绝人衰。燕狂徒全身无一处不是伤，连胸口都被人用剑对穿而过，但居然仍能身怀“无极先丹”，脱身逃去……

——但是在这等重创之下，这魔头居然能不死么！

——不可能！

这人，这人就是燕狂徒么？

燕狂徒未死！

燕狂徒未死——这个讯息委实太过骇入。这几十年来的武林中，燕狂徒已经是一个象征，一种代表，这个骜傲不驯，惊天动地的人，就似天宫派出天神地将，都奈他不何，连太上老君七七四十九天丹火熬炼，都囚他不住的孙大圣；他的存殁，声动武林，威震江湖，摄人心魄。

燕狂徒居然如此年轻……不，甚至连年龄也看不出来！

裘无意、赵师容、朱顺水三人，昔年都没有参加那一役。裘无意当时对笑傲江湖、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的燕狂徒，倒有几分意味相投，并不认为他为祸武林，所以才没有参与围杀；赵师容昔年却因太年轻未能与役；朱顺水只派了他的“七大长老”出手——他当时以为已经太看得起燕狂徒，岂料原来仍是大小觑了燕狂徒——最后只有两个长老能活着回来。

大永老人已经死了。地眼大师当年却参加那一役，他从未想到这人就是在是役几乎把他骇得命丧心裂的燕狂徒，看来这数十年来，燕狂徒不但没有老，反而更年轻，而且更豪壮了。

好一个燕狂徒！

三声震死大永老人的燕狂徒，又大笑三声，道，“既知我是燕某，天下英雄令，舍我其谁！”

忽听一个声音，像剑锋斩劈在铁石上一般，铿锵有力：

“你也不配。”

燕狂徒返身回首望过去。返身得很慢，很慢，因为已经有几十年，人们不敢这样对他说话。他乍闻这个声音，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还有人（也许除了李沉舟、慕容世情之外），居然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他慢慢回身是希望多保留一刻的神秘。

说话的人是个年轻、飞扬、倨傲，却又谦敬、很有自信但一身是伤的青年人。

——一个在燕狂徒当年横霸天下时还未出世的小伙子。

嘿！

燕狂徒认得他！这小子就是现今的什么盟主，说什么了不得，但居然大骂了朱顺水三声“不配”！这人忒也有种！却不料居然连自己都骂上了！乖乖，这可不得了。

“你是萧秋水？”萧秋水这名字，近日在江湖上毁誉参半，有人翘着拇指赞叹，有人跺着脚板痛骂——燕狂徒也有所听闻过。

“我是萧秋水。”那青年人答。

“你知道我是谁？”燕狂徒问。

“燕狂徒。”青年答。

燕狂徒狂豪地笑了，又问道：“你知道燕狂徒是谁？”

“武林第一人。”那青年平静地答。

燕狂徒更满意了：“那武林第一人有没有资格拿这‘天下英雄令’？”

那青年直截了当地回答：“不配。”

燕狂徒倒竖了眉毛，厉声问：“我不配谁配？”

那青年正直地道：“天下第一人才配。”

燕狂徒仰天长笑，怒问：“有谁可以配得上当‘天下第一人’？”

那青年答：“有。”

燕狂徒全身衣衫，猎猎剧动：“谁？”

那青年容色平静，但目露神光：“岳武穆！”

三十功名尘与土。

岳飞以反间计对兀术，废儿皇帝刘豫，并上书奏章：“……知逆豫既废，虏仓卒未能镇备，河、洛之民纷纷扰攘，若乘此兴吊民伐罪之师，则克服中原，指日可期，真千载一也……”惜朝廷不允。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绍兴八年冬，岳飞亲赴行在觐见高宗，力主非议和之策，自此秦桧暗恨岳飞，九年请遣观察金人虚实，诏又不允。十年，金人叛约，大举南寇，复诏岳飞援助关、陕、河北各路，五月，岳军败金兵于宛亭县。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云路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岳飞进密疏，一请北伐，二请高宗建储，并分令诸军北进，命王贵、牛皋、董光、杨再兴，孟邦杰、李宝，提兵自陕西以东；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州县分布经略，又命梁与渡黄河，会合河东、河北州郡，响应北代。再命令岳军将士，语其众人，期以河水相见，并遣军来援刘琦，

西授郭浩，控金、商之要冲，应川、陕之师。岳飞自引其军长驱以取中原。

三十功名尘与上，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燕狂徒虽是草莽英雄，但对真正为国家民族舍身奋战的岳飞，却是敬慕至忱，燕狂徒自称狂人，无敌于天下，但心里却十分尊敬岳飞所作所为，如今萧秋水这般一提，他是磊落男儿，倒是服气，哈哈一笑，道：

“也罢，算你有理！”

众人亲闻萧秋水居然敢出言顶撞无情人物燕狂徒，心中都暗为他捏了一把汗，又见燕狂徒脸色一阵森然，以为萧秋水就要遭殃，却见燕狂徒豁然一笑，便坦然承认，才放下心头大石。

其中站在较外边的几个武林人物，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觉得如此煞气迫人，随时将有杀身之祸，凭自己等人微未技俩，既无利可图也起不了作用，不如偷偷溜走算数，于是乘数千人不觉之时，悄悄地想溜。

谁知方才一举步，燕狂徒一双如电的目光，便射向那些想溜掉的人的身上，那些人都感觉到那双目如森冷的寒电子，乃是望向自己，心下一寒，忖道：这次完了，这魔王看到我了……人人都双腿发软，不敢再走半步。

其中四个胆子较大的，武功也较高的，当下不顾一切，实憋不住，拔腿就跑，只听燕狂徒笑道：

“我在，你还敢溜……”

其中两人，乍闻这冲着自己的一声，便钉在地上，不敢再跑，另外两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自己豁了出去，谅那狂人也追赶不上，人群围得一层又一层……当下不顾一切，发足狂奔。

燕狂徒大笑道：“跑？看你们跑不跑得了！”

双掌拍出，拍向前边两人。

前面两人，并没有逃跑，遽见燕狂徒出手对付自己，仓皇间哪里抵挡得及，“砰砰”两人皆被击中心口。

那两人在这等情形下还敢站得那么近，武功自是不低，可是燕狂徒突然出手，根本就无法抵御，也无从招架，两人一旦被击中，自度死，但却并不觉痛苦，只觉胸前一股巨力涌来，身子稍向后一仰，砰地撞中后边的人，那巨力就法了出去，变得无影无踪……

就此前边两人向后仰撞后边两人，后边两人又撞中后面两人，后面两人再撞中后面两个人……人群本就站得极密，且水泄不通，如此随着人撞人，那巨力被传接了开去，瞬间便传到了靠得最外边的两人那两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一人接一人，跟着是一排的人，向自己身上一压，嘭地一声，自己胸前似挨了一击，便飞了出去，足足飞出了三丈远，恰好撞中正在逃遁中的那两人背门……

那莫名其妙被撞飞的两人，眼前金星乱舞起来，才发觉背后压着各一人，已被震死……

燕狂徒笑道：“这招叫‘薪尽火传’，我要谁死，谁都逃不了。”

众人几曾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功力，简直呆住了，就算命令他走，只怕也犹如石柱嵌在地上一般，移不得半步。

燕狂徒忽又很伤感地道：“自从那一役后，我只剩下一半功力，要是当年……”忽又神色傲然道：

“虽则如此，若论武功，我还是无敌于天下。”

萧秋水忽又说了一句：“真正的无敌绝不杀人。仁者无敌。”

这次燕狂徒可光火了：“谁是仁者？天下只有假仁假义之辈，真正的仁者，早在黄帝、尧、舜、孔、孟那时就死光死绝了！”

萧秋水淡淡地道：“中国的命脉得以保全，全赖一股正气维系，以前有的，将来也会有的……一定会延续下去的！”

燕狂徒怒极反笑道：“谁能延续下去？谁？就凭你一张嘴？”

萧秋水竟然仰天大笑。在燕狂徒面前仰天大笑。他指着他手上沾血的令牌上的几个字，大笑道：

“就凭这令牌上五个字中的四个：天下英雄！”

燕狂徒瞪了他半晌，喃喃地道：“好，好，倒教我真的见识了，这几十年来，武林中是出了英雄……”忽又冷峻地笑道：

“你唬不了我！凭一张嘴，张仪苏秦时代已经过去了！要打天下，得凭真本事，今天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不过你资质好，我愿收你为徒。”说到这里，亦因有人承继衣钵而神貌慈祥起来。

“快，老子做事，喜欢爽快，你这就趁老子兴头上来个三跪九叩，行个大礼，老子除了教你武功，天下英雄令一事，也不和你争了。”

萧秋水静静地道：“我不跪。”

众人闻燕狂徒居然要收萧秋水为徒，自是一惊，有人代他感到庆幸，有人暗自嫉忌。朱顺水听来，更如坐针毡。不料萧秋水断然拒绝。

这下连燕狂徒都怔住。天下间不知多少学武之上，不惜一切手段，以求他教得一招半式，任何代价都愿牺牲，他却毫不假于色，绝不收徒，一来不想有牵绊，二来他好独来独往，平生武功，只觉古往今来，天地间有过他如此惊世骇俗的一人便可，用不着有第二人来接替，二来怕徒弟忘恩负义，或鲁钝拙笨，他可没耐心穷耗。而今得见萧秋水殊异秉赋，而且又被其一番话所撼动，他做事向来我行我素率性妄为，既萌生“薪火相传”的冲动，便慨然答允要相授武艺，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一口回绝。

燕狂徒生平快意恩仇，该打就打，要杀就杀，爱怎样做就怎样做，今日凭他无敌于江湖的名声，居然求不到一后生小子为徒，这是连他自己都不敢置信的事……

燕狂徒讶然道：“难道我的武功还不足以作为你的师父？”

萧秋水答：“不是。”

燕狂徒道：“那是为了什么？”

萧秋水说：“我只跪天地君亲师，以及圣贤、豪杰、英雄、好汉……你一出手就滥杀无辜，只是个狂人而已。”

燕狂徒仰着脖子向天狂笑，道：“好，好，好个‘狂’字……我看你跪也不跪！”

语音一挫，双指骈伸，遥指萧秋水双腿，只闻哧、哧二声，两道极强劲的指风，飞射萧秋水双膝的“跳环穴”！

这双指凌空飞越，劲气破空，地眼大师在旁边一看，真是心悦诚服，原来这指法便是“阿难陀指”，昔日柳随风被擒，地眼便欲以此指法杀之，但因聚力不易，所以速度甚缓，若速则无法施这深奥的指法，而今见燕狂徒使来，轻而易举，而且隔空射物，得心应手，虽非佛门中人，但单止“阿难陀指”的造诣，自己便是穷尽一世难及项背，当下心里浩叹一声，心情萎颓。

大永老人原想趁地眼大师之后，捡个便宜，不找朱大天王和赵师容，却误打误撞，被燕狂徒三声断喝送了死，众人虽是惊震，但以为燕狂徒耍弄妖

法，心有不服者，大有人在，后来见他以奇异内力，借力击杀遥不可及的两人，这才叹服，及至他现在施“阿难陀指”，才真正的无话可说。

燕狂徒隔空射点萧秋水“跳环穴”，为的是要他跪倒，萧秋水身上为萧易人斩伤，脸门被兄长击伤，身上还有五道镖创，但他的武功，非昔可比，就算大永老人、地眼大师合力战之，也非其敌，与天正、太禅的功力，已可并排，他毕竟有着当世八大高手倾力相授，且有“无极先丹”深厚内力，眼见指风袭来，他下盘一阵交错、急闪、杂沓异常，燕狂徒的指风射空！

燕狂徒一愕即道：“哦，是少林豹象的‘百戒错步’。”

说着横腿一扫，这下无论萧秋水怎么跳跃闪躲，都必定被他这一脚扫中。

萧秋水情知不能闪躲，忽然一剑，疾刺燕狂徒足背，燕狂徒忽然收足——说收就收，好似完全没有出过腿一般——萧秋水一剑刺空，燕狂徒好奇心大炽，喝道：

“好！还有银瓶的‘玉壶泻水’！”

人随声至，劈手抢夺萧秋水的剑！

燕狂徒身形何等之快，萧秋水心下一凛，一掌冲出。

只见眼前人影一闪，豁然一空，燕狂徒就似没出手一般，立回原处，自己却一掌劈空；只听燕狂徒道：

“嘿，连章残金的拼命拿法也学足了！”

这下不但燕狂徒觉得稀罕，群众也是大奇，这近年来声名鹊起的青年萧秋水，居然身兼少林、武当奇技，甚至朱大无王长老的绝学！

朱顺水板起了脸孔，紧皱了眉头。

燕狂徒再度出手，这一次，逼得萧秋水使出白丹书的剑法，才迫开燕狂徒，燕狂徒大笑道：

“是东一剑的‘东施效颦’！”说着连攻三招，迫得萧秋水使出蓝放晴的“西子捧心”，才应付得过去，燕狂徒怪叫道：

“你这小子，哪里偷来了这么多武术！”

这下连赵师容都刮目相看。权力帮两位护法的剑术，何以会在这青年身上使出来呢……这真令人费解。

接着下来，燕狂徒连连出手，一面故炫博学，一一道出萧秋水的武功，竟还有万碎玉的掌法、铁骑的内力、还有木叶的暗器，到最后，竟连梁斗的刀法、杜月山的剑法、萧西楼的招式，全部使了出来。

燕狂徒蓦然大叱一声：

“开！”

砰地一声，萧秋水倒退十步，脸若紫金，哇地吐了一口血。

一口血吐后，胸口一热，喉头一甜，又想再吐，萧秋水性子十分拗执，情知再吐，内力就要消散，即要软倒在地，所以坚持不吐，一张脸涨得通红。

燕狂徒见他居然还不萎然跪倒，顿生惜重之心，当下道：“你已接我一十二招，以你身上之伤，只不过比当年天正少接三招，确属难得，你不要逞能，在我燕狂徒面前，你就跪这么一跪，却又何妨？”

萧秋水冷冷地道：“你逼我，我不跪。”

燕狂徒目露凶光：“你跪是不跪？”

萧秋水斩钉截铁：“我死也不跪！”

燕狂徒狂笑道：“我不让你死，偏要你跪！”

萧秋水大声道：“我不跪就是不跪！”

燕狂徒长啸一声，宛若巨兔扑来，这下已出全力，一掌劈下！

萧秋水情知无法硬接，只好全力往后跃。

但后面都是人群。

——如此后跃，燕狂徒的掌，必定伤了后面无辜者的性命！

萧秋水一咬牙齿，双掌一挫，硬生生接下那一掌。

若萧秋水无得力自“无极先丹”近一百五十年的纯厚内功，就算有银瓶、铁骑、章残金、万碎玉、木叶的掌力相传，也无法接下这足以惊天动地的一掌。

这一掌接实，萧秋水如受万钧巨力，猛地身体往下沉去，没土直至足踝。

但是燕狂徒这一掌下来，竟粘着胶贴压下，根本挥甩不去，压力愈大，萧秋水大汗涔涔。

只听燕狂徒咬牙切齿地问：

“你跪是不跪？跪也不跪？”

压力愈来愈大，燕狂徒也尽了全力，只闻萧秋水身上骨胳格格作响，像遭了电殛一般，随时爆裂胀破，寸寸骨头，欲碎迸射，痛苦至极，萧秋水双眼翻白，全身在抖动中死力相抗，嘶声道：

“我不跪！我不跪！”

要知道燕狂徒的武功，是何等深厚，现下虽功力丧失近乎一半，但仍非同小可，这一下在再次出道从所未有的盛怒之中，全力出手，压得萧秋水几乎寸寸骨节碎裂，个中痛苦，无可言喻。

但是萧秋水宁死不屈，燕狂徒一阵懊恼，猛吸一口气，双掌再全力下压，萧秋水全身又是一阵乱颤，嘴里不断溢出鲜血，两条腿骨，似鼓棍一般，弹动不已，随时即将折断……

却仍是不跪！

燕狂徒脸色一变再变，叱道：

“别敬酒不吃……”

他心中杀机大现，狂念一起，再也控制不住，印堂、太阳穴、人中三穴同时黑气陡现，萧秋水只觉双掌压力减轻，但掌背贴住头顶，头顶之上，犹如千针万针直刺，直椎入心窝，奇经百脉，如寸寸断裂，所受之苦，直比开腔剖肺，还要痛楚。

他几乎已失去意识，但仍是不跪。

其实燕狂徒只要一松手，他就瘫痪了，但他强借压力与痛苦，来维持头脑的清醒，只要他能维持一丝神智，则宁可全身摧折，至死不跪。

这时燕狂徒也满脸发黑，额上汗如雨下，萧秋水毕竟是八大高手调教下的智能天纵的唯一人，燕狂徒重伤自痊而耗去一半功力，居然一时未能将之击毙，更令燕狂徒沮丧的是，未能将之屈服。

这时他脸上黑煞之气渐去，用一种只有萧秋水才能听到的声音道：

“很好。”他的声音竟有说不出的沉哀，“你比我还要硬。这身骨头，天生不必下跪，就算跪我，我也经受不了。”微微一声叹息，那殊异的掌力渐渐撤回。

就在这时，裘无意嚷道：

“玄天乌金掌！这是玄天乌金掌！”

大部分群豪，不知所以，也不懂惊讶。但武功较强，江湖阅历较厚者一听，纷纷都变了脸色。

“玄天乌金掌”是一种极厉害的掌法，本来是一种酷刑时迫供的手段，但给燕狂徒活用了，当作普通招法来用，中则如千刀万剐，十分痛苦，任何英雄好汉，都经受不了。其实燕狂徒一旦使用“玄天乌金掌”，便有些后悔，但见萧秋水如此倔强，不禁被他铮铮傲骨所感动。不想再加留难。

这时大侠梁斗、铁星月、邱南顾、林公子及一干支持萧秋水的武林人物，都按捺不住、大喝跃出，要围攻燕狂徒，解救萧秋水，只见七八个人，舍死忘生，飞扑而来……燕狂徒皱了皱眉头，心忖：这小子忒有人缘，一旦有事，还有这许多不要命的人相救！

只见七八个人之后，又扑来七八人，都是豁出了性命，这时燕狂徒已将双掌一收，但就在这时，萧秋水的双掌，如装弹簧一般，反弹起来，直往燕狂徒冲到！

这下子电光石火，燕狂徒已知对方因经受了自己的“玄天乌金掌”，掌劲布满全身，因仍不屈服，全身受劲无处发泄，必致死亡，所以不自觉地反击过来；燕狂徒情知萧秋水若击不中自己，则必被无处可泄的掌力震死，他对萧秋水萌惜重之心，当下心念一转，竟猛吸一口气，硬受一掌！

砰地一声，萧秋水双掌击打在他胸膛上，击个结实！

这下不但别人意想不到，就连萧秋水自己也料不到，他居然能击中燕狂徒。

但他身受其苦，故即刻能明白，燕狂徒乃故意给他击实，以导致自已所受掌劲迫榨的一条出路！

燕狂徒这般作法，委实令人无从捉摸，但以嚣狂若燕狂徒者，什么事做不出来，又有什么事不能做？若不是燕狂徒自愿挨上这一掌，萧秋水哪里打得着他？

燕狂徒虽云昔日天正能接他十五招，萧秋水仅逊三招，事实上，尤其在功力精纯方面，萧秋水与逝去的天正仍然有一段距离。

天正接得燕狂徒一十五招，乃在他当日全盛时期，体力、智慧、武功、声名的登峰造极，那时燕狂徒杀气之大，非今可比，后来武夷山一役，武林黑白二道，尽出精英，伏杀燕狂徒，燕狂徒先被暗算，负伤下终于寡不敌众，诛杀数十名高手后，几为敌人所杀，冲出重围之后，匿伏疗伤，几乎耗尽了原有功力的一半，才得以不死，又过十数年，方才重出江湖。

他生性豁达，虽好杀成性，但并不记深仇，所以没有特别找人报复。萧秋水能接下他一十二招，以未战前已赶路得筋疲力尽及身受重伤的状况下而言，已很相当了得。

但想反击命中燕狂徒，还是不可能的事。

萧秋水双掌命中燕狂徒，全身苦楚，为之一畅，神智亦为之一醒。

燕狂徒硬受萧秋水一击，此击不但是萧秋水抵抗“玄天乌金掌”之全力，怀有“无极先丹”的精纯内功及数名武学大家的掌劲，还有他自己所发出去的“玄天乌金掌”掌劲，这比以燕狂徒自己的掌力，反打自己一掌，更来得惨重。

燕狂徒不得不运全力，硬受这一掌。

同时间，他还得双掌齐出！

呼地一道狂飘，冲过来的十一二人，在他们未动手前，便卷飞了出去。

他的掌力并不含杀意。

——对肯舍身救友的人，他一向不欲赶尽杀绝。

他一向杀人，喜欢杀就杀，不喜欢杀就不杀，对重义深情的人，他列在“喜欢”那一类。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寡情薄幸的人。

但就在此时，有三个人，无声无响，在他全力抵受萧秋水一击，并分心于驱逐来敌的时候，神出鬼没地欺近了他背后，猝然出手！

出手共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加起来，可以叫武林塌半壁天。

他们是丐帮帮主“神行无影”裘无意，“朱大天王”朱顺水，“权力帮”第二号人物赵师容。

赵师容要出手，自然有许多理由。李沉舟杀伤过燕狂徒，其中过程她并不甚清楚，但燕狂徒活着，李沉舟想“君临天下”，确难如愿。何况她既想夺“天下英雄令”，而又对萧秋水同时萌生好感及敌意。她不知道燕狂徒并不想杀萧秋水。她跟朱顺水一样，在萧秋水击中燕狂徒众豪齐发出“哄”地一声喝彩中，她要伺机搏杀燕狂徒。

搏杀燕狂徒，无疑此乃最好时机。

三声震死大永老人，隔着人海夺走两名高手性命，以及一十三招重创萧秋水……这等等都令朱顺水惊心动魄，自叹弗如。

所以他更要杀燕狂徒。

——杀燕狂徒，是比一举成名天下知更闻名的事；就算暗杀也一样。

裘无意以现今的身份，以及他耿烈的个性，是很不想暗算燕狂徒的，可是他非暗算不可。他毕竟是江湖上混过来的人，当然有自知之明，单打独斗，决计非燕狂徒之敌，惟有乘此良机，一举杀之——让燕狂徒活下去，武林腥风血雨，永无宁日！

——现在武林的精气，已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武夷山之役！

所以他们三人同时出手。

一出手，三人都尽全力。

三人各据一方，但此刻完全敌忾同仇。

——对付燕狂徒，只要留他一口气，只怕三人中无一可活。

因此他们尽弃私心，此刻真是同舟共济，倾力施为。

——这一击如若不中，将会怎样？

杀不了燕狂徒，后果真不堪设想！

若换作当日的燕狂徒，这三道突击，还真奈何不了他！

可是今日只剩下一半功力的他……而且正在挨受萧秋水挟带着自己的全力一击时。

燕狂徒大喝一声，借自己打中自己的掌力，猛向后撞去！

他只有这个选择。

——敌人都是在背后出袭。但听风辨影，背后又分正面、左背、右背三道。

——惟有硬受其一，先歼其一，避躲另二，方为败中求胜之策。

燕狂徒身经百战，当机立断。

这是当世三大高手，任何一击，都足以绞碎生机！

燕狂徒挟带掌劲，猛向后撞！

就在这刹那，朱顺水的右“鹰爪”，左“虎爪”，赵师容的左“东海水云袖”，右“西湖水月袖”在一发千钧间，避了过去。

但是裘无意的绿竹杖，“嗤”地刺人燕狂徒左胁。

这绿玉杖原本戳向燕狂徒背门的，但燕狂徒及时侧了一侧，竹杖就自他左肋穿过。

“ 啸 ”地一声，鲜血激喷，燕狂徒居然余势未止，直撞过去，竹杖直穿了出去，燕狂徒左手一捞一扳，已扣住了裘无意手腕，裘无意后退不得，燕狂徒右时硬撞了出去！

“ 崩 ”地一声，裘无意右肋全碎，就在同时间，燕狂徒扭断了他左手手腕。

然后将绿玉杖抄在手上，同一瞬间，背后己完全撞中裘无意！

在这刹那间，燕狂徒至少把他身上所积聚、挨受的掌力，至少有一半撞卸到裘无意身上去！

裘无意的躯体呼地飞上了半天；而在这时，赵师容、朱顺水又已攻到！

——不能让这厮歇息！

这共同的目标使这“ 权力帮 ”及“ 朱大天王 ”集团的两大魁首，协力出手！

——我已经受伤！

——而且伤势很重！

燕狂徒自觉到这点时，比伤口更痛楚的感觉，又升了起来。

以前他了无所惧，不知恐畏是何物——但在武夷山一役，他受了奇重的内外伤，几乎就要立刻身死，使得他藏头缩尾，不敢露脸，耗尽了功力，匿伏了无数光阴，才能稍为恢复……

——而今又再受伤！

他现在被裘无意一杖戳穿左肋。这跟当年邵流泪一剑自后刺穿自己背胸，甚是相近，仿佛新旧伤口，都同时痛了起来。

这“ 痛 ”才是无可忍受的。

燕狂徒蓦然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逃。

当日之时，他本来也是宁可战死，亦不肯逃的人。可是那次如果他没有逃成，就活不到现在。

——他还要活下去！

他的“ 恐惧 ”一来，功力又打折扣。

纵然如此，赵师容和朱顺水的攻袭，仍被他绿玉竹杖封死。

然后他长身掠起！向萧秋水抛下一句话：

“ 有缘我再来找你！ ”

他的轻功极好，正如武功一样，他一旦掠起，便无人赶得上他。

但是一人居然仿佛比他更快，身形跄踉，但快若紫电穿云，一下子抱住了他。

他大喝，把对方扭开。对方飞了出去，原来是丐帮裘无意。“ 神行无影 ”的名号，真不是浪得虚名。就这阻得一阻，燕狂徒背后又中了两记力道，一记猛沉，一记深柔！

他猛喷出一口鲜血，借劲斜飞而出！在众人头顶打了一个旋，消失不见。

朱顺水、赵师容两人面面相觑，长身飞去。

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一人作势一拦。

朱、赵二人，以为是燕狂徒反击，心惊胆战，连忙复身止步。

来人却并不出击，反而斜晃几下，几即摔跌，原来是新任盟主萧秋水。

这阻得一阻间，燕狂徒已踪影全无。

群豪武功更差，要追燕狂徒，又谈何容易，就这呆得一呆，燕狂徒早已不知奔出几里开外。

赵师容急得跺足叱道：

“你干什么……要帮他逃脱？”

萧秋水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自己要甘冒大不韪，阻这一阻，事后自己寻思索解，也许动机出自于敬燕狂徒也是一条好汉，而且大家乃是对他偷施暗击，杀了他也贻笑大方，于心不安，况且他是为自己而受掌伤，所以才被偷袭的，在这生死攸关当儿，他挺身出来，拦了这一下子。

可是他出来挡这一下，祸可闯得大了。

有些人亲眼目睹他居然救燕狂徒，脸都拉长了，愤然离去；“救”燕狂徒的意念，纯粹是萧秋水“良知”上的不安，别人又怎生了解，部分与燕狂徒有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人，还对萧秋水破口大骂起来。

——如果燕狂徒真的十恶不赦，有一天，我就要和他公平地决一死战，被他杀了，也在所不惜……

萧秋水心中这样想着，比较心安。

只是群众是不听解释的。在他们心中，酿造一个英雄人物时熙攘热闹，放弃唾置时也同样兴味索然。

朱顺水比较深沉。他知道萧秋水此举虽遭人误解，但是声威仍如日中天，一时无两，而且萧秋水是第一个击中燕狂徒的人（连朱顺水也未能看出燕狂徒是故意被击中的），他虽放了燕狂徒走，然而武林中大部分人还是把复兴中原的责任，企望在萧秋水身上。

——现刻萧秋水受伤颇重，一眼可知，杀他乃难逢之机。

——只是杀了他，自己逃不逃得过赵师容与这一干武林人物的围攻？

朱顺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天下英雄令”重要。

他千方百计，利用高手潜入萧家打探消息，遣“六掌”假装惩罚萧秋水而鹄在“天下英雄令”，然后笼络退无死所的萧易人，目的也为了可能还在萧家手里但下落不明的“天下英雄令！”

他也不清楚“天下英雄令”有何重要，只听说，一旦得了天下英雄令，就可以有号令“天下英雄”的能力与实力。

——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这消息是否确凿无讹。

朱顺水向萧秋水说：“我安排你哥哥打擂台，为的是控制武林白道的主力，这个，我不说，想你也知道。”

萧秋水盯着他，一字一句他说：“我知道，不然，我哥哥也不会在今天……”胸膛起伏不已，显然十分悲愤，心绪不宁。

朱顺水即道：“你知道便好。现在武林盟主，你当你的，只要把‘天下英雄令’交出来便好。”

他怕萧秋水的倔强脾气会拒绝，立即道：“你现在受伤甚重，在我手下，走不过三招。”

萧秋水摇头。

朱顺水怒笑道：“你要是不给……信不信我杀尽了这边的人？”

这时群雄皆矗然发出怒吼。“你凭什么？”“你这通敌卖国的走狗，我们怕你么！”“卑鄙的东西，光有张嘴，管个屁用！”喝骂声不绝于耳。

朱顺水狰狞笑道：“好，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一甩袖，呼地打出一道冲天旗花炮箭。

众人一愕，忽听喊杀声大震，四面八方不断涌现大群的金兵，和着朱大天王部属，正掩杀过来！

群豪此惊非同小可，金兵涌来最少有三四千人，靠得较外围的武林人，即被屠杀，一时大家慌了手脚，欲四散奔逃，却见四面包围着铁桶般紧密的兵马。

河北本就是宋金交锋之处，本来武林大会，宋金两方都只敢暗中操纵，不敢正面干涉，不知如何，今日竟早已伏下如此重兵，企图一举歼灭武林群豪。

众人大多数只顾奔逃，使得勇于作战之士，也无从发挥，站在外线的人，被杀伤不少，萧秋水幼读兵书，见此情形，热血贲腾，却并不自乱，叱道：

“大家不要乱！金贼和汉好既欺上门来，咱们就拼了，为大宋打出江山来！”

他虽已受伤，但中气极足，如此一喝，全场震住，在数千人的厮杀中，竟也清晰可闻。

众人乍听此番话，心绪较定，心想如此逃亡，不如一拼，便纷纷拔出兵刃，力斗起来。

这些人都是武林中响　　的高手，一旦舍命相搏，气势大盛，而且大多是杀人不眨眼的老江湖，杀红了眼后，真豁了出去，有人割下了三颗金兵的头，嘿嘿大笑道：

“喂，老王八，我斫了三个敌人的头！”

被他叫“老王八”的家伙，也自得地笑道：“我杀了五个金贼，外加一个汉奸走狗！”

说话时一不留神被一名金兵一刀刺中了他的背后；他朋友杀红了眼珠，继续苦拼。

萧秋水明断地大声喝道：“现在以圆弧阵势反击！由梁大侠率正北方，林公子率正南方，孔别离守正西方，孟相逢居正东方，铁星月占东南方，邱南顾坐西南方，陈见鬼领兵西北方，洪华守东北方，李黑、胡福、施月、吴财等于圆心调集兵马，全力守护，一旦我军受伤，迅速调度……”

这时敌军已团团包围，萧秋水施发号令，全不着慌，使得人心大定，以圆形圈阵，逐渐扩大，在第一道外线严密封守，一旦前线有人受伤，圈内马上有人挺上，一时间局势扳了过来，尽管金兵包围攻打，圈内守得如铁城一般紧密，反而扩展领域，以八个方向渐渐突围而出。

八方领军，加上有中心策划，后翼随冲，武林群豪各自加入不同的方面军团，组织一成，声威大振，所向披靡，只是朱大天王所伏下的内奸不少，在圈内施狙杀，在武林军兵里发动，萧秋水也有所发觉，大喝道：

“还我河山！”

“神州无敌！”

连喊三声！武林群豪禁不住也跟着喊，每呐喊一次，便如万涛排壑，冲杀出去，金兵抵受不住，连连后退。

金兵本来甚有组织，军纪甚严，以为这些所谓中土武林之士，乃乌合之众，一冲即散，再逐个诛杀，岂料而今这批人竟因此联成一气，敌忾同仇，众志成城，而且经萧秋水吆喝，武林高手一声大喝“还我河山”、“神州无敌”！声威之大，真是声震天地、撼山河，不但金兵节节败退，连混在众人之中的朱大天王所安排的“汉奸”，也在这浩气及正气的喝声中变了脸色，

随波逐流，不但不敢下手，有些反而倒戈相向，良心发现，对抗起金兵来了！

原来群众的意识，一旦演化成浩大的冲决，便难以收拾，只要控制得住，可以作出任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这些潜入武林群豪中的“汉奸”，泰半为朱大天王所迫而为，并非丧尽天良之辈，而今在这等大汉天声的场面下，反而彻悟前非，意志力反受群豪影响，杀起金兵来！

第七章 还我河山

朱顺水见萧秋水身受重创，尚且指挥若定，心中又妒又恨，大喝一声，一扬手，一爪向萧秋水抓来。

萧秋水猛吸一口气，飞闪八尺，但他刚才运用丹田之气说话，已大大伤身，而今急闪之下，又牵动全身之痛。

就在这时，朱顺水那一爪，又到了眼前！

萧秋水真个吃了一惊，那一爪不是明明避开了吗？却又不容喘息，劈面抓来！

说时迟，那时快，朱顺水的爪子，竟暴长八尺，抓中萧秋水一一却不是他的身子，而是把他怀中的令牌抓了出来。

萧秋水这才看情，原来爪子末端，系有一链索，朱顺水抽出的是飞索钢爪，是一件兵器，而并非真个是他的掌爪暴长八尺。

萧秋水呆得一呆，“天下英雄令”已被这灵巧霸道的飞索钢爪抓走。

朱顺水心中一喜，正想收爪，夺得“天下英雄令”就走，谁料半途一条绢布，“呼”地卷住了飞爪，扯在一起，两不放手。

卷出彩绢的人当然是赵师容。

在战斗中的赵师容，更显出一种明媚得令人怦然心动之风姿。

朱顺水怒叱：“赵师容，还不放手！”

赵师容清越地笑道：“朱顺水，你唬得着别人，唬不倒我。天下英雄令……谁抢到便是谁的！”说着一分神，只觉一股大力涌来，毕竟她内力不如朱顺水沉厚，几被夺去，不禁暗加留神。

萧秋水眼见“天下英雄令”被夺，心中一急，当下不顾一切，长掠而起，向令牌扑去，朱顺水、赵师容不约而同都将绢、索一拧，引开萧秋水这一扑。

这时三人各尽所能，竭力设法抢取“天下英雄令”。

朱顺水突然抽紧飞索，决意仗着大力，把赵师容拉近身边，杀了再说。

论内力深沉，赵师容确有不如，但论轻功，赵师容则轻如飞絮，她猝然放长绢带，飞身而起，急取令牌。

朱顺水一凛，一掌迎空劈出，赵师容接过一掌，被迫落地，这时萧秋水一剑斩向绢带和铁索，拟以他削铁如泥的宝剑，斩了绢、索，令牌定必掉落。

赵师容、朱顺水怎肯让萧秋水得手，腾出空着的一只手，齐攻向萧秋水，破解了萧秋水的攻势。

这三大高手，数斗不下，“天下英雄令”依然在绢、索之上，无人夺得。

就在这时，长空一闪，一人大喝一声，闪电般掠过，当三人瞥见之刹那，已抓得“天下英雄令”，扑入人群之中，夹着一声大叫：“谢了”！遁去不见。

但在这快如闪电的瞬间，朱、赵、萧的三掌，同时击在那人背上，三人都不肯定击中对方没有，那人却顿也不顿，三人却同时倏变了脸色，叫了一声：

“燕狂徒！”

燕狂徒身罹重伤，居然并没有逃离，匿伏附近，在此刻急遽现身，夺了“天下英雄令”再走！

——这份狂傲！

——这种胆魄！

三人呆住。朱顺水骂了一句：“操他奶奶个熊！”赵师容叹道：“真可惜！”萧秋水脱口道：“好气魄！”

朱顺水顿时把满腹怨气，都发泄在萧秋水身上，当下“嘿、嘿、嘿”地笑了几声，掌势微提，向萧秋水行来。

萧秋水知这人定不会放过自己，而自己又重伤未愈，心中微惊，但沉着不惧。

朱顺水走前三步，蓦然顿住。

忽然大笑三声，铁衣一闪，划空而去。

——朱顺水的武功，加上萧秋水现在身负重伤，要杀他本是不难，因何要走？

只听萧秋水道：“谢谢你。”

他这句话是向赵师容说的。

赵师容淡淡一笑道：“好厉害的朱顺水。他向你迫近时，忽然警觉到我站在他背后，只要他一出手，就遭到我和你的前后夹击……他不想冒这个险，而且也没有胜算，当机立断，立刻就走，连话也不多说一句！”

萧秋水诚恳地道：“若不是赵姑娘身上所激扬的敌对之气凌及他背项，今番我决计逃不过他掌下。”

赵师容莞尔道：“其实今日不是有你，只剩我一人，朱顺水也定必杀我。究竟谁救了谁，可说不定。”

萧秋水沉默一下，即道：“论武功赵姑娘绝不在他之下，今日还是蒙姑娘相救……”说着闯入重围，连杀数名金兵，却觉赵师容又到了他身边，举手投足间也杀了几名金人，一面笑道：

“至少我们还算同一条道上，不似朱顺水那般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为汉邦而生死无惧，权力帮也是，只不过策略上不一样而已；李大哥要求先统一后作战，先安宇内后攘外敌，你主张并立作战……”

萧秋水大吼一声，眼见一人，欲自背后刺杀胡福，及时揪出，一剑扎去。并道：

“——至少我们都不是汉奸！”

赵师容在战乱中依然风韵绰约，谈笑风生。萧秋水大发豪兴，长声喝道：

“还我河山！神州无敌！”

众人跟随着一面吆喝，一面奋勇杀敌。萧秋水又喝了一声：

“还我河山！”

众侠喧天嚣地接着嚷道：

“神州无敌！”

这一场长坂坡的交战，宋方在军心大振之际，自然势如破竹，连连大捷。

这一来，群豪中爱国志士，当下风起云涌，于此役中奋亢大志，要收复河山，向萧秋水请命，武林亦欲竭尽心力，长驱中原，杀敌报国。

这正合乎萧秋水报国之志。他率领这一群热血且有通天本领之士，到处打击敌军，确实作了不少非凡事，而且收复了不少失地，使一干数十年来自相杀戮的武林同道，团结起来，“拳打天下豪强，使弱者扬眉！脚踏四方恶霸，令冤者出气！”并且招收兵马，准备会合岳飞大军，直捣黄龙。

这些日子以来，倥偬兵马，征人无泪，在征途杀伐里、运筹帷幄中，萧秋水发挥了高度的练军布阵能力，成为金人胡虏惊慑的一支“天兵”！

梁斗、孔别离、孟相逢、林公子、铁星月、邱南顾、李黑、胡福、施月、

洪华、大肚和尚、陈见鬼等人，一直随萧秋水东征西伐，分掌兵马大权，从率性闯荡江湖，到为故国河山立下盖世功名事业！

权力帮的声威渐不如前，李沉舟虽一直也忙他的大业，一直未曾和萧秋水再度碰面，但每于要紧关头，亦派遣他座下爱将赵师容以及“刀王”兆秋息、“水王”鞠秀山前来相助。

这两年来，萧秋水自是成熟不少，兵荒马乱，妻离子散，见得多了，心肠也硬了，每每想到萧易人之死，总忆起李沉舟曾在峨嵋金顶上对他说过的话儿：“……我不杀你们（萧秋水和皇甫高桥），除非他先杀了你，或者你先杀他之后……”萧秋水直到此，才能了解李沉舟的深意！

每逢征战沙场，狼烟四起，军营野地，■笛悲奏的明月夜下，萧秋水除了想起家人外，还总深念着唐方。

——唐方！唐方。

自从峨嵋山上之后，萧秋水就没有再见到唐方了。没有鱼雁，没有讯息。唐方好吗？“武林四大世家”、“三大奇门”，只剩下了慕容、唐、墨三家。慕容家还派出高手参与义军，其中，慕容恭因而战死，墨家一直囿自为政，虽杀金兵，但向不跟外姓子弟戮力。唐门却一直没有音讯。

——唐方，唐方，你可安好？

这两年来，狼烟处处，萧秋水戎马倥偬，干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大事，与一干结义兄弟，不受朝廷约束，为国尽忠。义军麾下，也有岳军走散的兵将，更重要他们所长，决胜千里。但在萧秋水心中，这一切皆十分孤寞。军中兄弟，一一逝去，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又是新的一批脸目出现。萧秋水的心境，却在喊杀滔天之余，有些老了。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蓑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以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外，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吟及叶梦得词，心中感慨，不能成眠。想当年闯荡江湖，为一首诗赶三百里，为一头小狗不惜大动干戈，斗恶人，战权力帮，挑朱大天王……他毕竟还是那“为骑骏马而上京应试”的萧秋水啊！

这时明月无限姣好，他忽忆起昔日与唐方并辔饮马乌江时，唐方见到美丽的风景时，总是“呀”地清叫了起来，急着用手连拍他马鬃，指给他看，可是马匹驰骋何等之快，那美景一下便过去了。萧秋水见唐方噘起了嘴儿着急，便笑着纵回去看个究竟，有时是一树清白的花，有时是一河塘的浮萍。

那时唐方就会说：“你看，好美，好美，那荷叶好大，”她生怕萧秋水揣摸不出来，用手比给他看，“好大，好大的叶子，”她认真地说着，眼瞳里发出稚气的光芒：“下雨时，可以当作雨伞。”说着骏马一甩，她几乎被抖下马来，萧秋水急忙疼惜地扶住，唐方雪白的脸飞红了一片那旖旎风光，而今都成了咫尺天涯、生死不知的挂念啊。萧秋水只感到一种淡若茶气的悲哀，氤氲心头，久久不去。他合乎诗的个性，每每几乎促使他扔下兵马生涯，去蜀中寻找唐方，但前方紧急，他又不忍离弃为国尽忠的兄弟们。

萧秋水长吟：“故都连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战云横。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长鲸。转眄东流水，一顾功成。”吟着吟着，心中生了一种强烈的意思：去找她，萧秋水，去找她。

——或者，带这班兄弟，暂离这惨绝人寰的战场，无拘无束，遨游一

番……”

可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或者，子身一人，黑马青衫，作小小的隐憩……

可是那待救的百万生灵啊！

萧秋水抛不开，也放不下。想到昔年神州初结义，当然不及现在千万人同呼“萧大哥”、“萧盟主”的风光，但更雄姿英发，发足奔马，溅水如雨，唐方在风中的乌发舞扬起来，捧了一双手的小果果……

江南可采莲呀！

就在这时，萧秋水忽然恍惚闻到一阵琴声。依稀是琴声。真的是琴韵！而且是扬琴轻奏“将军令”之韵律！萧秋水只觉一阵激动，喉头一热，心中不知呼唤了几千声：“唐方，原来你果真没死，你活得好好的。”这乐音正是昔年他在浣花剑庐，大战“三才剑客”时，唐方和欧阳珊一合奏的。那时唐方弹的正是扬琴，弹的正是这阙曲子。

萧秋水只觉心中一股热流，泪夺眶而出，便再也按捺不住，簌簌而下。这时的萧秋水，历年来辗转苦战生涯，已不似当年玉树临风，滴尘不沾的样子，而成了满络胡子，风尘满腔，惟双眉犹飞扬，双目仍有神！

萧秋水遁声寻去，心中一股热流，不住冲击着自己，心中正千喊万呼：“唐方，只要一见，我死也情愿。”唐方在哪里？——月色下，只闻琴韵，不见伊人。

此刻萧秋水的武功，已非昔可比，他的浣花剑法，加上梁斗的刀法及杜月山的“濛江剑法”，已完全能淋漓发挥，他所学得的八大高手武功，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而且将昔日“六掌”本拟交予天正的，武当、少林两派武艺融汇贯通的心法，亦已学得。

原来朱大天王交予天正的这本《少武真经》，虽言明是少林、武当两派武艺的融合，去芜存菁，实则是朱大天王研得一半、另一半尚未有结果的纪录，事实上，如全照《少武真经》所指示练习，反而导致走火入魔，癫狂而殁。朱大天王才不会为得萧秋水“一条胳臂一条腿”而将自己武功精华（能融汇武当、少林两大派武功，自然是不世巨献）赠予他人，他反是想借此获“天下英雄令”，及希望天正利令智昏，误学真经，内息错乱，借此除去大敌。

可是他的如意算盘，尽皆落空，真经为萧秋水所得，天正已殁。萧秋水恰好兼少林、武当两家之长，又有朱大天王一派的武功护身，所以不受其害，反而引用了权力帮两大护法的武功心法，以《少武真经》前半部作为基础，再凭了他个人聪悟天资，居然创出了少林、武当两家融汇之法，并且更顿悟了权力帮与朱大天王武功合并法门；如此一来，萧秋水武功突飞猛进，增进培养不可以道里计，真正超越了当年天正的武功！

他一面领兵征战，一面在冲杀中顿悟武功，功力陡进，但心境也愈渐苍凉，昔日鲜衣怒马，今日“怅平生、交游几许，只今余岁”？而今乍闻琴声，心念唐方，一时悲喜交加，施展轻功来，提纵起落，如飞赶去。

——昔日奏将军令，与唐方合奏击鼓的是欧阳珊一，如今是谁？

——如果是男子，唐方会不会已……

这时月夜下，视野溪然一清，萧秋水已看见吹奏的人，竟然不是唐方。

萧秋水整个脑门都似轰然一声，失望至极，钉在原地，呆在当堂，也不理会是谁在这兵戎杀伐的战场上，向着尸体吹奏的理由，神不守舍，黯然吟

道：

“……千岁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漫云筹吞吐，无处问豪英。信劳年空成千古，笑我来何事怆远情？……”

一时只觉天地虽大，月色虽好，但悲不能自抑，且无地可以容伤孤之身。陡想起章残金、萧易人死前，都说了一声：

“寂寞呀……”

心头一怆。只恨不得立时死了，反而好过。忽听一人道：

“河山变色，满目疮痍，你这就想轻生，大志消沉，对不对得住殷切盼待的唐方？”

这一问如当头棒喝、冷水浇背，使得伤怨中的萧秋水，蓦然一醒。

只见月色之下，盘膝奏乐的三个人，轻舒袍袖，缓缓立起。

萧秋水认得他们。他们就是四度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武功一次比一次厉害的“三才剑客”。

笛剑江秀音。

胡剑登雕梁。

琴剑温艳阳。

萧秋水曾四度与他们交手，四度败在他们手上，又四度反败为胜。他们是谁？为何每次在我想念唐方时候出现？为何每次飘然而来即沓然而去？为何以他们的武功，在武林中并无享得盛名？

萧秋水对他们有着大多的疑窦。月色下，一时间也不知该拣哪一件先问。

江秀音含笑地眄着他，一开口说出了萧秋水的心事：“你有很多话要问我们，一时又不知捡哪一件先问，是不是？”她笑笑又说：

“没关系，慢慢来。上次跟你碰面时，已经说过，下次再见到你，必定告诉你个清楚……你不要心焦，我们不走。”

萧秋水的确怕“三才剑客”又如同上几次一般，来无影、去无踪，江秀音如此说了，他才定下心来。他在沙场久战，已学得临大军压境而指挥若定，惟不知怎的，一想起唐方，心如刀割，大气消沉，神志也不那么稳定了。

登雕梁沉声道：“你要问什么，你问吧。”

月色下，忽闻远处有胡笳声起，肃杀而哀怨，真是一夜征人尽望乡。萧秋水抬起头来，月芒闪在他久经忧患而不老的眼眸里。

“你们是谁？”

三人没料这一问。相顾而笑。

“胡剑登雕粱。”

“笛剑江秀音。”

“琴剑温艳阳。”

萧秋水苦苦思索着。他好像面临一个冗长如江湖岁月的故事，一下子，不知要挑出哪一条线索先问。因为抽不出哪一条主线，这故事任何线索都是开头，都是结尾。温艳阳却先替他择了那线头：

“我们碰过面四次，可是都只与你比剑，没有伤你，有一次反被你朋友所伤，你可知道原故？”

萧秋水摇首，眼睛平平地望着他。这眼神是问题。

萧秋水确与“三才剑客”碰面过四次。第一次萧秋水在剑庐突围，到了桂湖杭秋桥，乍聆三人乐艺，后猝不及防，受这三人夹击，萧秋水以“浣花剑法”对敌，终于落败，唐方、邓玉函、左丘超然及时赶到，救了萧秋水，

并由唐方伤了登雕梁。第二次碰面，系在萧秋水跟大侠梁斗等，被困在丹霞山上，山海关前，三人抢关，萧秋水以“双分剑法”应敌，终于落败。第三次碰面，浣花溪听雨楼中，萧秋水遭三人合击，初时不敌，后唐方赶至，奏“将军令”，萧秋水施“斩琴剑法”得胜，三人逸去。第四次碰面，亦是最近一次相遇，萧秋水从华山“鹞子翻身”登上棋亭，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之际，忽遭三人攻击，萧秋水又败，后来击灭乐音，反而获胜。这三人前几次出现，剑术一次比一次高，萧秋水的武功也是一次比一次激进，但这三人的身份，也一次比一次更不可思议，更神秘莫测。

温艳阳所提的，正是萧秋水所最想问的。

温艳阳笑道：“我们第一次碰着你时，的确是权力帮‘三绝剑魔’孔扬秦的徒弟，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不是人。”

萧秋水诧讶，奇问：“不是人，是什么？”

温艳阳答：“是书。”

萧秋水愕然：“什么书？”

温艳阳说：“忘情天书。”

什么？萧秋水愕然，且似被剑刺般举目，只见温艳阳态度认真，半点不似戏谑的样子。萧秋水禁不住再问了一次：

“忘情天书？”

温艳阳肯定地点头，道：“忘、情、天、书。”

萧秋水动容道：“你、你说你们不是人，而是一部书，一部忘情天书……这……”

登雕梁平静地看着萧秋水讶异震惊的表情，笃实地道：“确实如此。”他旋又补充：

“江秀音是‘忘’，温艳阳是‘情’，我是‘天’……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书’。武林中梦寐以求的‘忘情天书’，其实根本与燕狂徒沾不上关系，他也在寻搜这部‘书’，却不知我们三人，就是‘忘情天’的‘书’。”

萧秋水喃喃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登雕梁淡淡地道：“骗你却又作什么？——那次在桂湖‘聆香阁’我们败退，本来就无意回到权力帮去，严格来说，孔扬秦也不能算是我们的师父，我们对音乐的兴致，本就来得比学武大。于是我们想在浣花溪附近，觅得一清宓之地，供三人弹唱鸣曲，岂知在无意间发现了一道甬道，直达剑庐，我们好奇心重，循路过去探看……”

浣花萧家确有此道。当时萧西楼及萧夫人已潜遁而出，半途却被朱大天王的人所杀。后来萧秋水等一行人由甬道而出，恰巧捕获与和尚大师剧斗后的柳随风。

“这甬道直通你家大厅，我们很纳闷，那时权力帮早已在外布下天罗地网，里面却没有人，我们随意跑跑，就到了‘见天洞’，却被一些东西吸引住了……”

萧秋水听到这里，不禁也专神起来，他自幼在家里乱闯，只是不敢到“见天洞”去闹，因“见天洞”是祭祖之地，也是历代浣花高手尸身停柩之处，萧秋水只觉鬼气森森、肃穆异常，而且守洞的丘伯又是阴阳怪气，便不敢也不想接近该地。

“那祭祠的石洞内，停放着许多副棺木，我们初看当然不觉得什么，家里祠堂有先人的棺木，并没什么稀奇，却见其中一副棺材特别大，棺上所镂

雕的花纹也特别精细，而且纹路奇特，于是我们趋向一看……”登雕梁说到这里，停了一停，江秀音接道：

“原来棺材上所刻的，都是乐谱上特别的音符，其中有几个古怪的音律，为近代所不传，幸而我们钻研乐理，已十数年，所以还是认得出来，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于是不禁驻上来试奏，居然搭配出一首绝妙的曲子来。那棺椁旁又摆着一些陈旧的乐器，我们便依据着曲谱弹，居然奏得更好，而在这时，那棺盖便轧轧开启……”

萧秋水听得睁大了眼，听到此处，禁不住叱道：

“胡说，哪有此等事情。”

江秀音抿嘴一笑道：“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真是见鬼了。后来才知道，那棺盖上装有极其精巧的机括，旁边所故意置放的琴筝笙，只要按照棺盖上的曲调弹鸣，便等于旋开了机关。我们仔细检查之下才知道，如果我们强行开棺，则必中棺中所布置极其犀利的毒矢身亡。”

登雕梁这时将话题接了过去：“当时我们十分好奇，凑近一看，原来棺中有两副骨骼，一本册子，我们开始以为是阁下祖宗堂有什么痴男怨女，生死相随，缠绵悱恻，死在一起……”

萧秋水啼笑皆非，骂道：“胡说八道！”但也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当下目不交睫地聆听下去。

“大哥你就快说，萧秋水可急了哩。”温艳阳说。

登雕梁横了温艳阳一眼，侃侃说了下去：

“后来翻开那本册子一看，才知道不是。那本册子上将这两人因何葬在这里、因何而死、因何要在棺上装如许机括，以及因何而设，详尽书明……你道这两是谁，原来就是数十年前名震江湖、所向无敌的两个人，姜任庭与姜瑞平二人！”

“啊！”萧秋水大吃一惊，脑子里乱哄哄的：姜大和姜二的故事，萧秋水一再听二哥萧开雁说起，说是爹爹常常提及的，而这“姜氏双侠”，曾是武林中最有实力的二人。至于这二人何故葬在浣花“见天洞”祭祠中，萧秋水可一点也不明白。

“当时我们也觉纳闷。”登雕梁瞧出萧秋水的疑问，说：“后来详读书中所写，方才明白。”

萧秋水便想再问，这次由温艳阳接道：“书中说明了姜大和姜二两人，互相争斗的经过，最后两人拼得筋疲办尽，终遭‘权力帮’创帮的七人所灭，姜大和姜二原来在这之前，都作过复合的努力，姜二更感歉疚，但数次抛弃功名事业，恳求姜大原宥，姜大却秉持其弟乃叛徒之心，屡次坚拒。互相耗费、尔虞我诈的结果，终为‘权力帮’所灭。”

温艳阳叙述得比较爽快：“姜大姜二遗书中言明，‘权力帮’中之李大、陶二、恭三、麦四、柳五、钱六、商七七人分别围攻，杀得二人重伤不治，但姜氏兄弟垂死时联成一气，也诛杀了陶二、恭三、麦四、钱六和商七……”

萧秋水不禁咋舌道：“好厉害，陶二、恭三、商七也是他们兄弟杀的？

原来江湖上也盛传那一段。如不是“姜氏兄弟”的“天下社”被“权力帮”所侵，“权力帮”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声势浩大。惟传言中麦四麦当豪和钱六钱山谷确系死于姜老大、姜老二之手，却不知连陶二陶百窗、恭三恭文羽、商七商天良都死于这“横扫天狼”姜任庭、“威震神州”姜瑞平两兄弟的手下。如是，“姜氏兄弟”的武功更深不可测了。

“确是如此。”温艳阳接道，“但姜氏兄弟已身受重伤，眼见不治，也心知自作孽、不可怨，为两人之不睦，大大懊悔起来，那时李大李沉舟已抽手而去，柳五柳随风却依然率兵追杀。姜氏兄弟与令祖萧栖梧友好，乃逃到浣花来……”

萧秋水心里又“呀”了一声，恍然而悟。

——难怪父亲常与我们兄弟说起姜氏的故事，原来是祖父对他说的……

“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你祖父收留了他俩，因怕权力帮追击，也没敢张扬，”江秀音把叙述接了下去：

“姜氏兄弟临死前，要把武功授给令祖，就是‘忘情天书’，你祖父那时已病危，自知不行，但又眼见时下两个儿子不睦，于是就拒绝了……”

萧秋水又了然了。那时萧栖梧得二子，就是萧西楼和萧东广，后因为争祖产而分裂成“内浣花剑派”、“外浣花剑派”，做老父的苦劝不听，眼见姜氏兄弟因此而一败涂地，是何等痛心啊……”

江秀音见萧秋水呆呆出神，嗔问：

“喂，你有没有在听呀？”

“有，有。”萧秋水如大梦初醒，心中却想到，伯父萧东广在祠堂附近守护了十几年，结果只揭发了个假装忠仆的辛虎丘，却不知卧虎藏龙的萧家祠堂，有如此武林梦寐以求的“忘情天书”，因为不谙音律，宝藏近在眼前，依然不知……

江秀音掩嘴笑了笑，继续道：

“你祖父有鉴于家中内乱，不想增加儿子的武艺，而造成更大的腥风血雨，而且也不想偏担任何一方，己身又危在旦夕，故坚拒不受。姜氏兄弟无奈，只望萧栖梧不接受但秘笈仍为萧家后嫡所得，也算报答了萧家之恩。兄弟俩又怕别人对他们遗体不敬，故虽将秘笈藏于棺中，却又装好机簧，万一有人为宝而破棺，即戳他个万箭穿心……书中言明他俩素喜音乐，也乐见门徒有一颗倾向艺术心灵，所以精心设计一首曲子，让有缘人开此机括，姜大姜二心中是以为到萧家祠堂获得此书的人，自然是萧家后代无疑，怎料我们反而误打误撞，得了此书……”

登雕梁沉声道：“姜大姜二，就是因为这点胸襟狭仄，所以才反目成仇，互相猜忌，导致人亡事败的……而今虽然感激萧家，仍怕萧家后人，对他们不敬，故设下陷阶，可说死性不改……书后所录，尽是武功，即‘忘情剑法’菁华所在。”

温艳阳接道：“敢情令尊也不知道，棺中有此等重大秘密，所以置于一旁，没有发掘。令祖逝时，恐怕对武林打杀血腥，早生烦腻，所以也没告诉任何人。如我们不是恰巧进入‘见天洞’，‘忘情天书’就要失传后世。当时我们对这秘辛并无多大信心，又怕柳五总管得悉，所以背诵默记，放回棺中，以免被发现……”

萧秋水何等精细，立即问道：

“柳五怎会知道此事？”

江秀音瞟了他一眼，答道：“我们攻打萧家，便是柳五指挥的，原意跟李帮主无关。柳五要灭浣花剑派，只要他亲自出马便就得了，何必要花那么深谋远虑、耗财费时的布置和设计，想来他是最后追杀姜氏兄弟者，敢情已知姜任庭、姜瑞平的‘忘情天书’暗中窥视已久，故此百般观察令尊，各方试探，才得悉令尊不但没有学会，而且全不知情，才敢全力出击。到后来却

出现个程咬金一一朱大天王一把令尊等杀了，秘密也就永埋棺中。”

萧秋水回心一想，不禁黯然长叹。后来权力帮见萧秋水等确不知有此秘辛，于是纵火焚烧，“忘情天书”偕姜氏兄弟的遗体，也从此火葬于浣花溪畔。

“诸位告诉我这些，兄弟很是感激……”萧秋水颓然道，他脑中掠起许多武林的恩恩怨怨，确有些心灰意懒起来，便想告辞。

“慢着，”江秀音叫了起来。

“我们告诉你这些，是有目的的。”温艳阳接道。

“我们是要你学‘忘情天书’！”登雕梁沉着而谨遵钧谕也似的道。

——学“忘情天书”？

萧秋水怔了一一下，随而笑得一点不快也没有，道：

“感谢三位盛情……姜氏二位老前辈虽一心欲将武功传给萧家的人，但在下并非有缘人，三位不必于心不安，特意相授……三位好意，在下心领便是……”抱拳拱手，就要离去。

“喂喂喂，”江秀音急嚷道：“你别走。”

“你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后来三次围攻你的深意。”

登雕梁寒着脸，加上了这有力的一句。

——这一句话使得萧秋水果真停了下来。

“是呀，这倒要请教。”萧秋水问。

四人旋又盘膝坐了下来，温艳阳率先道：

“我们对你后来三次袭击，都无恶意，只想试试你的功力，每借权力帮出现之时，让你不生疑虑，而倾力出手。事实上，‘忘情天书’上的武功，让我们一一默诵下来了，然而却并不适合我们所学……”

“哦？”萧秋水大惑不解。

“第一，‘忘情天书’的武功，十分怪异，着重的是境界、感觉、情态、气势，这四方面我们都不如你。第二，‘忘情天书’的武功，只适合一人所学，姜大姜二两人合击，反而致使心意不能相通，学习愈精专，愈加苦研，结果二人感情愈易决裂。我们三人同习，所得结果也如是，如不紧急悬崖勒马，我们三人，也如姜氏兄弟下场，自身性情不由控制，后果不堪收拾。第三，我们三人，原本对音乐有莫大喜爱，寄情于山水，乃平生夙愿，对于武学一事，本就看得极淡，而今学了‘忘情剑法’，反而心里有一股隐伏之野心，不安于乐理，我们三人在争吵后互相点醒，觉得此风不可长，但‘忘情天书’，奥妙无比，如此弃之，未免可惜，放想将这绝世武功，传授于你，我等就天涯海角，隐于山水，闲寄余生，岂不乐哉……”说罢嘴角泛起恬淡的笑意，喜不自胜地又接道：

“萧少侠可记得，咱们在新都桂湖一战时，萧少侠劝诫我们说：‘不是佩服你们的剑快，而是佩服你们的音乐好’又说：‘那还是很好很好，很好的音乐。为什么你们要个别奏，而不合奏，看你们出剑配合之高妙，了无形迹，是绝对能合奏出更好的音乐来。’萧少侠的话，我们三人蓦然一醒，深心铭记，我们有次因习‘忘情天书’，而争吵起来，拔剑欲斗，幸亏一起忆起萧少侠的劝言，才赧然住手——这几年来，为了‘忘情天书’，反而荒废了音乐，真是惭愧。再如此下去，怎生使得，还是快快弃剑，但如此精妙剑法，弃之可惜……所以待传给少侠之后，我等方才可以置下心头大石，弃剑鸣琴，而不须自艾自责……请少侠成全这点吧。”

萧秋水觉得甚为讶然，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问道：

“三位为何不另选良材？”

江秀音噗哧一笑，道：“真正的良才璞玉，便在眼前，又何必去选？”

登雕梁瞪住萧秋水道：“我们不选择你，又选择谁？现在中原烽烟，家国垂危，我等隐身退去，已辗转难安，如将这绝世武功，授于歹人，则如何能安？而你若决意推拒，此剑法若落奸贼之手，你又有何脸目拜祭先祖？”

这一番话下来，义正词严，萧秋水憾然。温艳阳比较平和，微笑接道：

“何况我们学得的‘忘情天书’，本就是姜氏二位前辈，一心要传给萧家子弟的，现下转授给你，不过是物归原主，你又不需拜我们为师，何苦坚拒？这几年来，我们暗自跟踪，观察阁下已久，阁下任侠性情、坚守志操，以及英雄风骨，恰恰都是学习这‘忘情天书’的最佳人选，萧兄弟如不想学，那与国家何益？与民族何补？如对天下世局有益有补，还拒之千里，则未免太矫情一些了。”

萧秋水顿陷入沉思之中，江秀音等人知自己的语言，已生效用，当下笑着接道：

“少侠不忍看此绝妙武功，误落歹人之手吧？也不愿我等三人，为了武艺，互不相让，而导致精心创编之《天下有雪》曲子，不能合奏吧？”

萧秋水乍闻诧问：“《天下有雪》？”

江秀音笑道：“是我们三人合作的一首曲子。”

登雕梁苦着脸道：“因为学习‘忘情天书’，是以我们三人一直未能完成《天下有雪》。”

温艳阳惋惜地叹道：“否则，当可奏献萧公子清听。”

萧秋水苦笑，扬了一扬手，道：

“只可惜为了《天下有雪》，我就要变成‘寂寞高手’了……”

江秀音与温艳阳同时喜而呼道：

“你答允学了！”

萧秋水沉重地点头。登雕梁也欣慰地道：

“我等暗中留意萧兄弟已久，萧兄弟对情一字，深心坚守，对唐方姑娘，始终未能忘情，其中心里转侧，正好适于学习‘忘情天书’。又萧兄弟虽性格变易不少，人在江湖，劫难何多，但善良不混，如昔年当阳一役，萧兄弟对裘大侠横死一事，一直深疚于心，对唐肥奸徒，又网开一面，饶而不杀……如此心肠，学得忘情，乃蛮好不过！”最后数言，乃温声而道，语重心长，主要的是点省萧秋水。

这时月明夜静，萧秋水恍惚之间，又回到了当日热衷学武、酷爱作诗、鲜衣怒马、剑作龙吟的初恋心情。心中似琴弦般微微轻荡着，不知是喜悦，还是难过。想当年，他少年时，也曾梦想能侥幸获得秘笈，遂而天下莫敌的呀……

“好，要劳三位费心了”萧秋水毅然道，心中却暗自有一个好玩的念头：他日学会了“忘情天书”，把这等武功，再转录一遍，藏于某处，让后辈有缘人得之。使千百年后，另一个少年的梦想得偿……岂知他这一番异想，些微童稚般的作为，却掀起日后江湖上一番凶涛险浪，风云诡变，那是小侠甘约儿的故事，此处略过不提。

要知道昔日长坂坡一役中，燕狂徒身负重创之下，杀了裘无意。萧秋水因觉燕狂徒对自己有不杀之恩，而且燕受数人合攻，胜之不武，所以稍为阻

拦赵师容、朱顺水的追杀，以致被燕狂徒后来抢得“天下英雄令”逸去。燕狂徒近几年来虽也没惹什么事，反倒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但萧秋水心里总是不安。

尤其是对“神行无影”裘无意之死，萧秋水更觉遗憾。裘于壮岁时曾是睥睨风云的将军，后来因脾气暴躁，而且放浪形骸，终于惹怒皇帝，重判放逐，裘无意却另有际遇，当上了丐帮帮主。后又失踪一段时日，重返后有些神智不清，癫癫癫癫，故声名还不及少林天正与武当太禅。萧秋水初时不知其因何支持拥戴自己，后来在麦城杀退金兵后，萧秋水与陈见鬼遍寻裘老的尸身而不获，心中甚为恐惧，怕燕狂徒狂性大发，似当日整治邵流泪一般的方法来整治裘老，那自身就真个是十恶不赦、假手行凶的罪人了。至于唐肥，朱顺水逸后，萧秋水本可轻易号令弟兄，取之性命，但因念其共过患难，鸿门一役之中，又曾出过大力，所以也就没有出手。唐肥趁机逃去。

“三才剑客”提及这些，显然都真的是留意观察萧秋水已久。萧秋水学武之心，虽不如少年时候炽烈，但由于个性天赋，都近诗剑，有更上一层楼的时机，又怎会坚拒？三才剑客相顾一笑，江秀音启齿动听，娓娓道来。

“‘忘情天书’所录的剑法，其实也是心法、身法、招法、技法……只差没有内功，这也是我们一直要等到你内力高深后，才授于你的主要原因，否则学了就像我们一样，三人分散了凝聚的力量且不言它，连出剑的内力都不足，效果大打折扣，反而不美……”

温艳阳接着说话，这三人说话犹如音乐合奏一般，甚是好听。

“东瀛有这一类剑术，或云刀法，叫做‘忍术’，或又叫做‘阴流’，乃映月芒反射敌人之目、借树隐身、借山遁逃之类方法，但与‘忘情天书’一比，忝为皮毛，蔚为末流矣……最主要的是，东瀛扶桑的这一套，只是‘术’，而没有‘学’，只在花巧，而失去了内容。‘忘情天书’首重‘有情’，‘有情’后始能‘忘情’，‘忘情’后方能‘高情’，高情之后，即能把己身之意志生命，融入为大自然生物静物任何一石一木之中，借宇宙天地的力量，击毁对方，而不是以自身在大自然中沧海一粟的微薄力量……敌人武功再高，又怎禁受得了天地无情的巨力？我们数次胜你，你武功愈高，我们发挥愈强，便是生自这个道理。”

萧秋水有所悟道：“……那么，你们将剑道融入音乐之间，也是……也是这‘忘情天书’中剑法的一部分了？”

温艳阳颔首道：“剑法本无。惟天地无处不是剑法。”

萧秋水一时只觉犹如头顶有一道瀑布，白花花地冲击下来，大悟道：

“我明白了……”

登雕梁沉声道：“这‘忘情心法’共分十五，即‘天、地、君、亲、师、金、木、水、火、土、日、月、风、云、我’，所谓剑招，皆在这十五项变易之中，变变生易，易易回常，常即是我。譬如要在邈远辽阔的大地上击败敌人，可仗‘天意’或‘地势’二诀胜之。借溪流之水激溅而施杀手，乃属‘水逝’之快。借月芒相映使对方如罩寒霜，夺其心魄，则是‘月映’诀。借风吹飞花间扰乱敌手视线而斩杀之，则是‘风流’诀，人融入山影之中，借山势鳞峋破敌人杀势，则是‘土掩’。共十五势，分十五法，总共一十五诀，则上天入地，任何一石一物、片杉片瓦，亦可充分发挥。可随音乐创新招，可随画意生无极。总之层出不穷，永远是创新之生命……”

——难道学了“忘情天书”便是无敌了么？

萧秋水心中有这般疑团，登雕梁比较沉厚，一下子便看出了这点：

“不是。”

“而学了‘忘情天书’之后，要能‘忘情’，一旦不能忘情，便不能抛舍己身，成为一无所有的剑客了。使‘忘情剑法’时，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人、一把剑，千山万水，众生百相，都是他的剑而已。”

“如果有情、情袭他念，便无法进身融入其他人心中。如‘君王’一诀便是仗帝皇之积威，吓服敌人，乃王者之剑，如人有情在，则无法完全放弃自己，成为九五尊的人上人。”

“而且‘忘情天书’，乃由天地万物生意，不是无敌，反是有敌，若有一日，有一人，施展的是他本身就是高山大海，或万民之尊，或生者父母，或日月圣明，你的剑法，面对这完全融入于山河的人，便无法可施了。这点要切记……”

他们都没有留意到，萧秋水眼瞳中稍呈惊惧之色。因为他在聆听那一番话间，猛然想起李沉舟，那空负大志的眼神，那在峨嵋山与青衣江中汇入天地的一叶扁舟……

究竟谁才是无敌？燕狂徒？李沉舟？还是朱大天王、赵师容、柳五？抑或是一册发意心生的“忘情天书”？……

还是神州无敌！

萧秋水一面寻思着，一面倾听着，心中到了一个出奇谧密的境界，但又似些微有着不安。他学了“忘情天书”，还能不能身系家国安危？悟了忘情的剑法，能不能再心念唐方？

“忘情天书”共分十五诀，依次是天意、地势、君王、亲思、师教、金断、木顽、水逝、火延、土掩、日明、月映、风流、云翳、我无共十五法门。“三才剑客”诵读“忘情天书”细则法门时，萧秋水逐而渐之，融入了那浩瀚如海的心法之中……

光阴流逝。